
武俠世界
藏龍峽風雲（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殺手無情，刀客重義；奴王宮羣魔亂舞，天下名花盡失色。這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懸疑、詭秘、刺激，情節着着出人意表，是一篇不容錯過之金牌巨著。
$3.50
1080

編者話

龍乘風的雪刀浪子故事，自在本刊發表以來，歷時已久，甚得一般讀者的稱譽，原因是他的每一個故事，俱具獨立性，而主角方面均是原班人馬担綱，刺激緊張，新穎獨特，因而膾炙讀者口味。今期的「藏龍峽風雲」亦是該故事集之其中一輯，也是作者在春季裡特別貢獻讀者之首部作品，這是一個充滿懸疑、詭秘的巨型故事，場面熱鬧，情節動人，結局出人意表，誠屬一篇不可多睹的金牌巨著，希望各位喜歡欣賞。

** ** **

神州奇俠故事之四「英雄好漢」及俠情中篇「大漠屠龍」今期已告完結，情節發展匪夷所思，敬希垂注。在以上兩部巨著結束後，我們在下期裡即將三大猛稿相繼登場，計有：高皐的俠義中篇：「留香帖」、諸葛青雲另篇新作「玉笛雙英」和馬行空之「雪中行」，以上作品，都是經過我們千甄萬選，竭力搜羅的特別推出，保証滿意。

除了大量的新作在下期刋出外，一部巨型太空科學幻想小說「神童」也同期發表，這是一部超時代的作品，故事驚人，難能可貴，不容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8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藏龍峽風雲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冷血奴王　六親不認

（一）

初一。

每一月都有初一，但現在要說的初一，並不是某年某月的初一，而是一個刺客的名字。

沒有人知道初一的姓氏，也沒有人見過初一的廬山眞面目，甚至沒有人知道初一究竟是男是女。

江湖上的人，只聽說過初一的飛刀，極快！極準！

他出道江湖只有三年，他的名字就已傳遍整個武林。

這三年以來，他總共殺了九個人。

三年殺九人，在武林中並不能算是一個很嚇人的數字。

不少武林高手，一舉手間所殺人的數字，就已不止此數。

但初一殺的九人，每一個人的名氣都很嚇人。

但現在，他們已變成刀下之鬼。

所以，他們的名氣現在已不能再嚇人，充其量只能嚇鬼而已。

（二）

冰山堡不在冰山之上，而是在一座綠湖之旁。

湖水清澈，魚游蝦戲，一目瞭然。

冰山堡以冰山爲名，是爲了紀念一個老人。

這老人名叫冰山叟，也是這座堡壘主人的師父。

×　×　×

長廊陰暗而肅穆，兩旁疏落地懸掛着幾盞燈籠。

一條瘦長的影子，緩緩地穿過長廊，疲倦地來到了長廊盡頭。

長廊盡頭有一道鐵門。

鐵門是緊緊關閉着的。

門外有兩個臉上木無表情的武士，當這人來到門外的時候，他們仍然無動於衷，像甚麼也沒有看見。

雖然，來者就是這座冰山堡的堡主衞冠五！

（三）

衞冠五在江湖上並沒有太大的名氣。

他在江湖上並不出名，和他淡泊名利的性格有莫大的關係。

堡主不出名，這座堡壘在江湖上當然同樣沒有太大的名氣。

無論是人也好，是堡壘也好，太出名未必就是一件好事。

對於淡泊名利的人來說，寂寂無聞，優悠自在的過一輩子，總比活在樹大招風，位高勢危的情況下好得多。

衞冠五就是這麼想。

所以，雖然憑他的武功，已足以在江湖上幹很多驚天動地的事，但他寧願沉默地，在這座堡壘中渡過自己的一生。

冰山堡是一個很恬靜的地方。

這些年來，衞冠五的生活也似乎過得很恬靜，從來都沒有惹過甚麼麻煩。

但事實眞的如此嗎？

他是否眞的沒有煩惱？

×　×　×

鐵門被打開，裏面赫然還有另一道鐵門。

衞冠五走了進去，看來就像是走進了一座黝黯的墳墓。

他忽然瞧着門外的兩個武士，道：「除了雪刀浪子龍城璧，誰都不能擅入，違令者格殺勿論！」

兩武士還是沒有出聲，只是齊齊的點了點頭。

衞冠五說完之後，就把鐵門緊緊地關閉。

（四）

鐵門內是一座石室。

石室裏四週空蕩蕩，只有在中央之處，擺放着一座古玩架。

古玩架上有古玩珍寶，雖然數目並不算多，但無論隨手拿起任何一件，它的價值也許會比整座冰山堡還更值錢。

就算用價值連城四字來形容這些古玩，也絕對不是誇大之詞。

衞冠五走到古玩架前，隨手拿起一隻玉鼎。

那是西漢名匠精心雕琢而成的精品，曾經有人出價黃金萬両，求衞冠五割愛出讓，但衞冠五却只是一笑置之。

一笑置之，也可以說起來是一笑拒絕之。

黃金萬両固不易得，這種古玩珍寶更是難求。

衞冠五拿起這隻玉鼎，却不是仔細賞玩，而是心不在焉的在沉思。

他的目光雖然停留在玉鼎之上，但這種目光却是呆滯、模糊。

倏地，他手中的玉鼎突然碎裂。

好好的一隻玉鼎，不知如何竟然在衞冠五的手中化成碎末。

衞冠五彷似懵然不覺。

石室裏還有另一道鐵門。

門後突然傳出一陣犬吠之聲。

衞冠五終於從沉思中驚醒，但他沒有爲這一隻玉鼎而感到可惜。

他只是喃喃地說：「餓了，餓了……」

他又打開第二道鐵門，門後又是另一座石室。

石室裏沒有狗，只有一個人。

一個臉色慘白，雙目恍如一對血球般的破衣怪人。

破衣怪人看見了衞冠五，不由分說就向他胸膛上猛攻一掌。

衞冠五登時吐血。

他既沒有還手，也沒有閃避，而且中

掌之後居然還說：「很好，再練些時日，你就可以把我擊倒不起了。」

破衣怪人臉上的肌肉在抽搐。

他忽然用一種很生硬的漢語回答：「下一次你不死，我死！」

衞冠五木然一笑！

犬吠之聲再起，而且比剛才在第一重石室所聽見的吠聲更清晰、更响亮。

在這第二重石室裏，居然還有第三道鐵門。

衞冠五負傷啓門，在第三道鐵門後消失了踪影。

他的行動未免有點古怪。

第三道鐵門後，又會有些甚麼古怪的事出現？

（五）

初一！

陽光燦爛，萬里無雲。

這是一個很清爽的天氣。

龍城璧騎着一匹身價五千兩銀子的青驄馬，來到了黑蝶坪。

黑蝶坪在洛陽城西不足百里，這裏雖然不能算是大地方，但黑蝶坪的「黑衣樓」，却是江湖上很著名的地方。

黑衣樓其實並不是一座樓，而是一片很寬敞的廣場。

廣場上有馬，也有人。

無論在甚麼時候，這裏最少有百來匹駿馬待價而沽。

無論在甚麼時候，這裏總是有各種不同類型的殺手供應。

馬有多種，殺手亦然。

有些殺手價格便宜，爲了很少的銀子就會去殺人。

當然，這些殺手只能去對付一些容易被殺死的人，而且，他們的職業道德也並不怎樣好。

曾經有好幾次，這些殺手反過來把聘用他的顧主殺掉，因爲顧主出的價錢，比不上被殺之人求饒時所出的多。

所以，你若用五十兩聘請了一個這樣的殺手，說不定你的仇家多花一百幾十兩，這殺手就會倒轉過來把你殺掉。

這種殺手當然混帳得很，例如青疤老怪鄔猿，雙尾蝎吳平柳，大力金狼莫來，都是這類殺手的典型。

這種人非但聘請殺手的人聞名變色，就連其他的殺手也對他們極爲不滿。

因爲他們不守規矩，令到其他的殺手也受到影响！

這正是害羣之馬。

但十餘年來，都沒有人敢動鄔猿、吳平柳和莫來三人分毫。

因爲他們都是向天殘的朋友。

×　×　×

向天殘是個殘而不廢的人。

他只有一條腿，左腿。

代替他右腿的，是一根用精鐵鑄造的鐵竹。

這一根鐵竹也就是他的右腿。自從二十四年前他在潼關險死還生之後，這根鐵竹就一直不離他的左右。

雖然他現在只有一條左腿，但輕功之佳，却連許多武林高手都比不上。

他現在已快六十歲！

在黑蝶坪，向天殘可是一個很有勢力的人物。

倘若沒有向天殘，鄔猿等人，早就巳不能在黑衣樓中立足。

沒有人敢惹向天殘嗎？

這倒也不是，去年就巳有幾個刀法很厲害的殺手，要對付向天殘。

但現在他們，巳變成枯骨。

（六）

龍城璧來到了黑衣樓，剛下馬就巳被兩個身裁窈窕的小姑娘纏住。

「你可是龍公子？」其中一個穿杏衣的女少問。

龍城璧一怔。

「我並不是甚麼公子，但不錯我是姓龍。」

「雪刀浪子龍城璧？」另一個穿綠衣的少女問。

龍城璧點頭。

杏衣少女接着道：「我叫可卿，蘇可卿。」

綠衣少女道：「我姓秦，秦麗麗。」

龍城璧輕輕的吸了口氣。

她們都很年輕，都很漂亮迷人，但龍城璧現在却沒有興趣和她們打交道。

所以，他點了點頭之後，就不打算和妳們再談下去。

但秦麗麗却道：「你是不是去找向天殘算帳？」

龍城璧一怔。

「我爲甚麼要找向天殘算帳？」

秦麗麗道：「難道你來黑衣樓，並不是準備爲唐二小姐報仇？」

龍城璧本來沒有和她們談下去的興趣，但秦麗麗最後一句說話却令他作出反問：「你說的唐二小姐是誰？」

秦麗麗瞪大了眼睛，彷彿連話都巳說不出口。

蘇可卿立刻接道：「我們說的唐二小姐，當然就是你的朝思暮想的武林第一大美人唐竹君！」

龍城璧眉頭一皺，盯着秦麗麗迷人的小蛋臉：「妳剛才說甚麼？」

秦麗麗嘆了口氣，道：「我豈非巳說得很清楚？難道你眞的不是爲了替唐竹君報仇而來？」

龍城璧臉上的表情變得有點可怕。

「我爲甚麼要爲唐竹君報仇？她究竟出了甚麼事？」

秦麗麗又嘆息一聲，道：「她巳給人賣掉了。」

「賣掉？」

「不錯，是賣掉了。」

龍城璧面上似是現出怒容，道：「她又不是一件貨物，怎會給人賣掉？」

蘇可卿皺皺眉，道：「難道你不知道，世間上有不少奴隸婢僕，他們隨時隨地都會給主人賣掉？」

龍城璧呆呆的看着她，似乎連怒氣也巳不能發作。

過了很久，他才說道：「她不是奴隸，更不是任何人的婢僕，又有誰能有權賣她？」

秦麗麗道：「雖然她本來並不是一個奴隸，但現在却巳不同。」

龍城璧盯着她，道：「怎樣不同？」

秦麗麗沉默片刻，才幽幽的道：「她

巳成爲奴王的女奴。」

龍城璧聽請「奴王」這兩個字，身子不禁猛然一震。

「六親不認，以奴役奴，以奴殺奴的冷血奴王？」

蘇可卿嘆道：「除了冷血奴王之外，又有誰敢動杭州唐門二小姐的主意？」

龍城璧道：「冷血奴王巳最少有二十年沒有在中原武林出現過。」

蘇可卿道：「中原武林的人，當然不希望冷血奴王會出現，但他現在的確巳來了。」

龍城璧微一沉吟，道：「他和向天殘又有些甚麼關係？」

蘇可卿道：「向天殘本來就是奴王的爪牙，他的武功在近年來突飛猛進，也是因爲奴王曾把一本武功秘笈贈賜於他。」

龍城璧目光一閃，道：「是他擄走唐竹君的？」

秦麗麗點點頭，道：「正是如此。」

蘇可卿接道：「唐二小姐現在巳是冷血奴王的奴隸，只要有人出得起價錢，唐二小姐隨時都會再度落在別人的手上。」

龍城璧沉吟着，忽然道：「妳們說的都是實話？」

蘇可卿冷笑一聲：「我們兩姊妹又不是很無聊的人，爲甚麼要揑造一個這樣的故事來欺騙你？」

龍城璧道：「但你們爲甚麼要把這件事告訴給我知道？」

秦麗麗道：「因爲我們想你出手，爲我倆的師父報仇。」

龍城璧目光閃動，道：「妳們的師父是誰？」

秦麗麗面上忽然露出了痛苦之色，過了很久才緩緩說道：「江湖上的人，都叫他青疤老怪。」

「青疤老怪鄔猿？」龍城璧一怔：「他豈非是向天殘的心腹手下？」

蘇可卿點點頭，道：「但他現在巳死在向天殘的暗算之下。」

龍城璧道：「向天殘爲甚麼要殺妳們的師父？」

秦麗麗道：「先師在殺手行業中，雖然聲名極壞，但他本身絕不是那種見錢開眼，六親不認的人。」

蘇可卿接道：「他沒有破壞過殺手行業的規矩，好幾次偃主反過來給殺手殺掉，其實都不是先師幹的。」

龍城璧嘆了口氣。

他緩緩的說道：「我很相信妳們的說話。」

秦麗麗一怔。

「你爲甚麼肯相信？」

龍城璧沉默半晌，才慢慢地說道：「鄔猿，吳平柳及莫來，表面上似乎是黑衣樓中最庸劣的殺手，好幾次都沒有完成殺人的任務，但實際上他們只是故弄玄虛，讓別人無法看透他們的眞正實力。」

秦麗麗道：「龍大俠知道的事似乎不少！」

龍城璧道：「但我仍然無法明白，向天殘爲甚麼要殺害妳們的師父？」

蘇可卿、秦麗麗兩人互望一眼，最後才由蘇可卿說道：「先師爲了要救我們，所以寧願背叛組織。」

龍城璧又問：「妳們有甚麼危險？」

兩個女孩子還沒有說，忽然就有人代替她們回答。

這人的聲音很沙啞，但說出來的每一個字都很清楚。

他說：「因爲我要把她們變成奴隸，奴王的奴隸！」

鐵竹追魂

（一）

秦麗麗和蘇可卿的臉都巳變成鐵青之色。因爲他們巳遇見了殺害師父的仇人——向天殘。

向天殘雖然只有一隻左腿，但他的輕功的確令人無法不佩服。

龍城璧也不能例外。

×　×　×

五尺五寸的鐵竹，不斷敲擊在地上，似乎蘊藏着一股特殊的節奏，使人爲之心神恍惚。

秦麗麗和蘇可卿似乎連站立都有點不穩。只有龍城璧還是很鎭靜。

向天殘向他打量了很久，忽然又道：「你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點頭。

向天殘淡淡道：「聽說你的刀法很不錯。」

龍城璧道：「閣下的鐵竹追魂十三式，更是早巳名動江湖。」

向天殘道：「長江後浪推前浪，鐵竹追魂十三式在許多年前，也許可以稱雄一時，但現在向某巳老了，再也不是你們這些年青高手之敵。」

龍城璧咳嗽一聲。

「你是未免太謙遜了。」

向天殘搖頭道：「這不是謙遜，而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龍城璧默然。

他知道向天殘一定還有說話要繼續說下去。

只聽得向天殘又緩緩接道：「論武功，向某並不是你的對手，但你若要找麻煩，恐怕還是會大大的吃虧。」

龍城璧目光一閃，道：「你知道在下是來找你麻煩的？」

向天殘道：「即使你沒有遇見這兩個小妞兒，你同樣要找我的麻煩。」

龍城璧悠悠笑道：「何以見得？」

向天殘淡淡一笑，道：「因爲向某把你的夢中人，賣給了奴王。」

龍城璧臉上的笑容終於僵硬。

向天殘的笑容却更愉快，他說：「也許你本來連這件事也不知道，但你仍然是存心來找我麻煩的。」

龍城璧的指骨忽然勒勒作响。

向天殘緩緩地接道：「你是不是要找初一？」

龍城璧瞳孔收縮，終於答道：「不錯，在下此來的原意，是要找初一，殺手初一。」

向天殘道：「在黑衣樓，殺人酬金取價最高的殺手就是初一，而且能聯絡上他的人，也就只有向某而巳。」

龍城璧道：「在下本非找你，而是要找初一。」

向天殘忽然冷冷一笑，道：「我早巳

知道你要找初一，因爲他已指定要在下月初一，刺殺冰山堡主衞冠五！」

龍城璧點頭，道：「據說從來沒有任何人，能逃避得過初一的追殺。」

向天殘道：「不錯，即使是以輕功和易容手法稱絕中原武林的萬變秀士，也同樣無法可以多活一天。」

龍城璧補充道：「就算是多活一個時辰也不能。」

向天殘道：「的確很難，所以你要救衞冠五，非要先找到初一不可。」

「他在哪裏？」

向天殘道：「就算向某告訴你初一的下落，你又豈會貿然相信我說的話？」

龍城璧臉色一寒，道：「你若騙我，將來一定會後悔莫及。」

向天殘仰面狂笑：「你太自信了。」

龍城璧冷冷道：「快點說出初一的下落。」

向天殘道：「假如向某不說，你是否馬上就要拔刀？」

龍城璧道：「這個自然，反正對你這種人，根本就不用客氣。」

向天殘忽然嘆了口氣。

「龍城璧，你是自取其咎！」說着，他手中鐵竹已向龍城璧的胸前疾點過去！

（二）

一股森冷的銳風，直逼向龍城璧的胸膛。

五尺五寸長的鐵竹，點的是龍城璧的的心坎穴。

嗤！嗤！

鐵竹來勢極快，龍城璧的身形也急速的變動。

秦麗麗和蘇可卿似巳花容失色。

向天殘這一招鐵竹追魂若是向她們身上招呼，她們實在是完全無法抵擋的。

但龍城璧却很快就把向天殘的攻勢完全閃避開。

向天殘大笑。

「你不敢接招？」

龍城璧冷冷道：「在下到此，本來只是想找初一，但現在却還要你弄清楚唐二小姐的事？」

向天殘又是一陣狂笑。

「好小子，你畢竟還是記掛着唐竹君的。」

「杭州唐門老祖宗可不好惹，你敢去動她的掌珠，只怕將來會後患無窮！」

「不怕，不怕！」向天殘嘿嘿一笑道：「唐老人雖然不好惹，但奴王却更不好惹！」

龍城璧沉聲道：「你眞的巳把唐竹君擄刼？」

向天殘道：「你不相信？」

龍城璧冷冷道：「你現在又想把這兩位姑娘帶去，送給冷血奴王？」

向天殘哈哈一笑道：「一點也不錯，奴王最喜歡漂亮的女人，因爲她們賣得起價錢，尤其是那些絕色美人，例如唐竹君，薛惜瑤，呂蜜芳，伊斯蓮公主等……」

轉目向秦、蘇兩個女孩望去，笑道：「她倆雖然比不上唐竹君等絕世佳人，但倒也是一等貨色，向某當然不會輕易把她們放過。」

他的目光漸漸變得很瑣猥，臉上的表情越來越是顯得醜惡下流。

秦麗麗突然對蘇可卿道：「我們跟這惡賊拚了。」

蘇可卿咬了咬牙，翠袖一揚，七七四十九道森冷冷的寒芒，突然從袖中飛射而出。

這一手暗器功夫之精妙，連龍城璧也感到有點意外。

但這些暗器的力道，還是太弱一點。

只見向天殘衣袖一拂，四十九道寒芒恍如泥牛入海，瞬即消失得無影無踪。

向天殘初時對龍城璧推崇備至，但現在却處處擺出了老前輩的的架子。

「龍城璧，這一手接暗器的功夫，就算是昔年北極異人風雪老祖，恐怕亦不外如是！」

龍城璧冷笑。

突聽一人咳嗽兩聲，繼而嘆道：「這跛子是誰？」

接着，另一個粗豪嗓子响起，冷笑道：「這厮接暗器的功夫雖然稀鬆平常，但吹牛神功恐怕最少巳練到第九層境界！」

先前那人微微一笑，道：「只怕他吹牛不成，變成了吹豬。」

嗓子粗豪的人一怔：「何謂吹豬？」

先前那人道：「你看，他現在馬上就要吹豬了！」

說到這裏，突然一塊黑影凌空疾射，直向向天殘的臉上射去！

向天殘急以鐵竹揮擊。

篤！鐵竹一下子就穿過了這塊黑影，原來居然是一塊又霉又臭的豬肉！

向天殘暗叫一聲好險。

那知心念未巳，另一塊又霉又臭的豬肉又巳向他迎面飛來。

這一次，向天殘居然沒有閃避開！

「叭」的一聲，臭豬肉像洗臉布似的拍在向天殘的臉孔上，一股惡臭連站在丈外的龍城璧都可嗅到。

向天殘大吃一驚，急忙扯開那塊臭豬肉。

那知這塊臭豬肉竟然牢牢的黏在臉上，一時間扯也扯不開來！

（三）

陽光明媚，天氣很好。

但向天殘的臉龐却是一塌糊塗。

這塊又霉又臭的豬肉極爲邪門，居然如膠似漆般黏在向天殘的臉上，還把他的左眼也遮蓋住。

向天殘這一輩子，可說是從來也沒有如此狼狽的經歷。

他扯了幾下，非但扯不開這塊豬肉，連自己的面皮亦扯得陣陣發疼。

他再扯下去，後果恐怕更糟，所以他只是扯了幾下，就沒有繼續再扯下去。

他的左眼被遮蓋住，極不舒服。

他的右眼却看見了兩個人，而這兩人的樣子，也是令他看得極不舒服。

那是一個蓄着山羊鬍子，頭髮灰白的黃衫老人，是一個身裁奇胖的漢子。

黃衫老人嘻嘻一笑，對胖漢道：「老夫泡製的『癡情豬肉』，你看怎樣？」

胖漢姆指一豎，大笑道：「妙用無窮，老子總算是佩服死了！」

黃衫老人笑道：「你是佩服死了，他是快焗死了！」

胖漢道：「別焗死他，這人若給焗死，冷血畜牲一定會很不高興。」

黃衫老人道：「管他高興不高興。」

胖漢道：「那不好，你畢竟是冷血畜牲的師父，倘若徒弟不高興，做師父的恐怕也會大有痲煩。」

黃衫老人哼一聲，道：「老夫早就不是他的師父，他的師父是個苗族蠻人！」

胖漢道：「苗族中人，未必個個都是蠻人，老子三年前認識一個苗族女人，她就是一個溫文可愛，直教老子拍案叫絕的絕色佳人。」

黃衫老人冷笑道：「可惜冷血畜牲第二個師父，既不溫文可愛，更不是個甚麼絕世佳人，而是個蠻不講理的老混蛋！」

胖漢點點頭，道：「老混蛋敎出來的弟子，自然也是混蛋。」

「是冷血混蛋！」

「那麼這個叫向天殘的獨脚獸又是甚麼？」

「是冷血混蛋的爪牙。」

「冷血混蛋的爪牙該叫甚麼東西？」

「不是東西！」

「是人？」

「更不是人！」黃衫老人冷冷笑道：「他既不是人，也不是東西，是一個連東西都不如的東西。」

胖漢搓了搓肚子，笑道：「老子可有點糊塗了。」

黃衫老人道：「當你有點糊塗的時候，最想幹的事情是那一種？」

胖漢毫不考慮立刻回答：「揍人。」

黃衫老人道：「揍誰？」

「揍自己，而且揍得越勁越好。」胖漢一笑，道：「當一個人捱揍之後，他也許就不會再糊塗了。」

黃衫老人道：「這豈非自討苦吃？」

胖漢道：「除此之外，老子想不出有甚麼辦法可以讓自己清醒一點。」

「老夫却有個很好的辦法。」

「老子洗耳恭聽，願聞其詳。」

黃衫老人神秘地一笑，緩緩道：「這辦法很簡單，不揍自己，另揍他人。」

胖漢想了想，道：「有理。」

黃衫老人道：「現在你是否還想再揍自己？」

「當然不！」胖漢道：「既然可以揍別人，何必讓自己皮肉受苦。」

說着，跨出大步，直向向天殘走去。

癡情怪叟

（一）

豬肉又霉又臭，而且一黏在肌肉上就很難弄脫，這無疑也是一種既古怪又厲害的武器。

龍城璧一面看，一面暗暗失笑。

這兩個倒算是武林中的奇人。

那胖漢正是杭州唐門的唐大少爺，也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是也！

和他在一起的黃衫老人却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老怪傑——「癡情叟」饒不得。

饒不得原名饒得，年輕時在武林中素有菩薩心腸之稱。

他嫉惡，却談不上嫉惡如仇，往往抓住歹人之後，又輕輕把他們放過，希望他們能改邪歸正，從此不幹傷天害理的事。

但漸漸地，他覺得這種辦法走不通。

他曾經三番四次抓着一個殺人放火的强盗，但却是屢擒屢放。

直到第五次，這個强盗居然刦殺到他舅父的家裏，還在牆壁上用他舅父的鮮血大書一番，道：「饒得乃中原第一號渾人也！」

這一次，可把饒得氣得七竅生烟，整整三個月沒有吃飯。（此人有怪脾氣，每逢生氣時就不肯吃飯，只吃饅頭。）

饒得立誓無論如何，一定要把這惡賊抓回來。

幸好皇天不負苦心人，也許是這個惡賊罪惡貫盈，居然在北極寒苦之地，還給饒得抓着。

這一次，饒得不再放過他。

他把這個惡賊抓去餵狼！

自此之後，饒得自行易名，易爲饒不得！

他又被稱爲「癡情叟」，因爲他對歹人的確很「癡情」，只要他看上了某一個江湖惡賊，就非要苦苦追纏，非要把他擒到手不可。

如此「癡情」，黑道中人莫不聞名變色。

（二）

向天殘臉上的豬肉扯不下。

唐竹權巳走過去，準備重重的揍一揍這個「混蛋」。

在唐竹權和饒不得的眼中看來，這種人是應該重揍一頓的。

但就在這時候，饒不得和龍城璧都巳看出了有點不對勁！

向天殘居然呆站在哪裏，似乎並無閃避唐竹權之意。

唐竹權也覺得不對勁！

他突然停止了一切的動作，只是喃喃的說道：「這混蛋死了！」

× × ×

向天殘眞的死了，當唐竹權停下來的時候，他就忽然「噗」的一聲倒了下去。

饒不得立刻說道：「那一塊豬肉沒有毒！」

龍城璧點頭道：「我相信這一點。」

饒不得吸了口氣，道：「他也沒有自殺。」

唐竹權說道：「他還不想這麼快就死的。」

饒不得臉色變的有點蒼白，道：「那麼他何以會在衆目睽睽之下忽然死去？」

秦麗麗與蘇可卿的臉龐也是變的一片煞白。

過了很久，秦麗麗才道：「剛才我看見那叢樹林裏，閃過了一條人影。」

她指着那一片小樹林，神態還是很震慄。

唐竹權立刻在向天殘的身上東翻西找，就像是一個小主婦在屜櫃裏找尋一枚失落了的戒指。

他當然沒有找到戒指。

他找到的是一根只有兩寸長的鋼針。

鋼針是穿過向天殘的頭髮，直插入後腦的。

這根鋼針當然有毒，而且是見血封喉，厲害巳極的劇毒。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看來這位向

先生知道的事情不少，一旦有了危險，非但沒有人助他一臂之力，而且還要來一個殺人滅口。」

饒不得的臉色很不好看，他咬牙罵道：「冷血畜牲的武功果然精進不少！」

龍城璧一怔，道：「前輩可以肯定這暗殺向天殘的人，就是冷血奴王？」

饒不得哼的一聲，道：「除了他還會是誰？老夫若抓住了他，這人無論如何饒不得！饒不得！」

龍城璧沒有再說甚麼。

唐竹權忽然走過來，問他：「近個把月來，你有沒有見過酒囊？」

龍城璧一怔。

「誰是酒囊？」

「你是眞的不知道呢？還是假裝不知道？」

龍城璧搖頭苦笑，道：「我算不算是酒囊？」

唐竹權說道：「你的酒量不差，可稱酒囊。但老子現在不是問你有沒有見過自己。」

龍城璧道：「司馬血算不算酒囊？」

唐竹權眉頭一皺，半晌才道：「他亦是酒囊，但你總該知道，老子問的也不是他。」

龍城璧笑了一下，道：「你是問衞空空？」

唐竹權沉默片刻，道：「他似乎有點麻煩。」

龍城璧道：「你知道他會有甚麼麻煩嗎？」

唐竹權皺眉道：「你有沒有聽過初一君！這個人的名字？」

龍城璧道：「他是個身份極其神秘的殺手。」

唐竹權點點頭，道：「聽說他將會對衞空空不利。」

龍城璧道：「不但對衞空空不利，還會對衞冠五的性命很有興趣。」

「對衞冠五的性命很有興趣？」唐竹權一怔，道：「初一要殺衞冠五？」

龍城璧道：「衞冠五是衞空空的堂叔，衞空空年幼的時候，曾追隨衞冠五兩年，這兩年內，衞空空在他的身上學得不少本領。」

唐竹權道：「砍腦袋劍法是不是衞冠五教他的？」

龍城璧搖頭，道：「那倒不是。」

唐竹權道：「江湖傳言，他們現在都有不少的麻煩。」

龍城璧忽然嘆了口氣。

「說到麻煩，恐怕咱們的麻煩也絕不會比任何人少。」

唐竹權說道：「你這句話到底是甚麼意思？」

龍城璧道：「你可知道唐竹君已被人擄走？」

唐竹權一笑。

「當然知道，這消息早兩天前已在江湖上流傳開去。」

龍城璧楞住：「你既然知道，何以還這麼輕鬆？」

唐竹權又是一陣大笑。

「向天殘所擄走的人，其實並不是竹君！」

龍城璧問道：「不是竹君？那到底是誰？」

唐竹權臉上的笑容忽然收斂，嘆道：「她叫朗月。」

「朗月？」

「她是誰？」

「她是某人的乾女兒。」

「何謂之『某人的乾女兒』？」龍城璧一怔：「這個『某人』究竟是誰？」

唐竹權訕訕一笑，說道：「這個『某人』是老子最怕的一個女人，不提其名也罷。」

龍城璧不由爲之失笑，道：「是你的八姑媽？」

唐竹權道：「不是她還會是誰？」

龍城璧道：「難怪你一點也不緊張，原來被擄去的根本就不是竹君，而是八姑媽的乾女兒朗月。」

唐竹權道：「朗月這小妮子，樣貌不錯，而且的確有點像竹君。」

龍城璧道：「所以冷血奴王的人才會擄走了朗月，還以爲她就是唐竹君。」

唐竹權道：「這是錯把豆腐當西施，以爲蒼蠅是豆豉。」

龍城璧聽得一陣發傻。

突見饒不得面色一沉，道：「這種事豈可拿來開玩笑？倘若八姑媽聽見，不把你的鼻子捏碎才怪！」

唐竹權咧嘴一笑，說：「她若要整弄我，何必動手捏鼻，只消大喝一聲，老子可就立刻變成病貓矣！」

龍城璧的心情却沒有這麼輕鬆。

他實在担心衞冠五，還有他的老朋友——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一個很可怕的陰謀，顯然已在江湖上展開。

下個月初一，就是殺手初一指定要殺衞冠五的最後期限。

究竟又是誰聘請初一？是誰要殺衞冠五。

韋天神伏虎功

（一）

初四，細雨紛飛。

在七層雲霧峯下，烟霧迷離。

七層雲霧峯珠璣山莊在江湖上是一個很神聖的地方。

這裏雖然不算是江湖禁地，但數百年來，敢到這裏生事的人却還是並不多見。

現在，掌管珠璣山莊的，是薛默。

薛默是一個很沉默的老人，但在山莊十四位長老中，他的人緣却是最佳。

薛默沒有兒子，只有三個女兒。

除了幼女蘇惜瑤之外，他的兩個女兒都已出嫁。

而蘇惜瑤也已有了未婚夫，他就是江湖上人稱偷腦袋大俠的衞空空。

他們快要成親了，這將會是一件哄動武林的盛事。

× × ×

雲霧峯方圓五百里內，一共有四個市鎭。

其中最熱鬧的一個，是珍珠集。

珍珠集雖以珍珠爲名，但這裏最著名的並不是珍珠，而是一把沒有鑲着珍珠，但名字却叫「珍珠」的一把刀！

（二）

珍珠刀的主人，是一個商人。

他是大名府天珠綢緞莊的大老闆。

在珍珠集，也有天珠綢緞莊的分店，而且規模比老店還要龐大。

珍珠集雖然不是個大地方，但這間珍珠綢緞莊的分店，却是令人爲之側目的。

這間綢緞莊的老闆姓韋，珍珠集上的人都叫他韋六爺。

在江湖上，珍珠刀韋方喜，可也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

他雖然是個很隨和，凡事都不喜歡斤斤計較的人，但有一點不可不知的，就是他除非不拔刀則已，一旦刀鋒出鞘，就一定會有人死在這把珍珠刀之下。

三年前東海四大盜潛入珍珠集，想打天珠綢緞莊的主意。

很不幸地，他們得到了一個錯誤的消息。

他們以爲韋方喜不在珍珠集，誰知當他們闖進天珠綢緞莊帳房的時候，韋方喜已氣定神閒的坐在那裏恭候着。

東海四盜自恃武功不弱，而且以四對一，形勢上絕不會落在下風，於是不由分說，亮出武器就向韋方喜狂攻。

但韋方喜輕描淡寫的，就把這四個大盜收拾下來。

十天之後，東海四盜的師父接到了一個箱子。

箱子裏有四顆人頭，人頭上還有一張白紙，紙上寫着七個字：

——殺人者，珍珠韋六！

自此之後，江湖上就有一個很可怕的傳說。

東海四盜的師父，也要把韋方喜滿門老幼的頭顱砍下來，要爲他的四個弟子報仇。

但三年過去了。

東海四盜的師父彷彿已在武林中銷聲匿跡，他那四個弟子的血仇，似乎就此不了了之。

但事情眞的會就此過去嗎？

（三）

韋方喜每天都要裁花。

其實，在他的花園裏，每一朶花都已經被修剪得很齊整，但他仍然不滿意。

也許他不是不滿意那些嬌艷的花朶，而是不滿意自己剪花時雙手的那種速度和力量。

在別人來說，剪裁花園裏的花朶可能是一種工作，也可能是一種娛樂，但對韋方喜來說，這是一種訓練。

而且一種很艱苦的訓練。

他剪花的時候，往往要想大半天，才向那些花朶動剪。

那不單是剪花的動作，而且也可以變化爲殺人的動作。

在別人的眼中看來，他似是有點不大正常。

也許世間上絕大多數的武林高手，都是有點不大正常的。

一個正常的人，也許不容易成爲一個武功絕頂的高手，就像是世間上的許多有才藝的人，他們都會有些很古怪的脾氣。

× × ×

韋府的門房，是一個滿嘴黃牙，容貌醜陋不堪的駝子。

這駝子已經快六十歲，但還沒有討老婆。

他沒有討老婆並不是沒有人願意嫁他，而是他對女人的興趣還不如狗窩裏的小狗。

一般人都認爲這駝子實在很古怪，古怪而且難以親近。

一個這樣古怪的駝子，怎能成爲韋府的門房？

但他已在這裏工作了很多年，直到前年，他才在衆目睽睽之下露了一手功夫。

那一次，是個嚴寒的上午，一個喝醉了的屠戶，乘着七分酒意，闖到天珠綢緞莊門前，說要放火把這間綢緞莊燒了。

這屠戶力大無窮，在珍珠集上是著名了的兇漢。

他的岳丈，更是遼北鎭山鏢局的總瓢把子，非但武功高强，而且廣交天下英雄，提起了他岳丈的名號，那是人人都要賣帳幾分的。

但這屠戶甚麼地方不好去撒野，却到天珠綢緞莊的門前搗亂，結果給韋駝子把他揪了出來，重重的揍了一頓。

能把這惡屠戶重重揍一頓的人，當然不會是無名小卒。

事後，惡屠戶的岳丈非但沒有爲他報仇，還把這女婿臭罵一頓。

「你甚麼人不好去惹，竟然惹到韋天神的頭上？」

「他……他就是韋天神？」

「不是韋天神，誰能使出這種天神伏虎功？他若不是手下留情，你早就去見閻王了！」

自此之後，惡屠戶不再兇惡了，尤其是當他在珍珠集上遇見韋駝子的時候，更是禮貌週到，絕對不敢有半點輕慢。

但駝韋子却往往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就只當他是一條狗。

自此之後，珍珠集上每一個人都知道，這個韋家的門房，實在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手。

在韋府所有的奴僕中，韋長義和他是最合得來的老朋友。

但就在這一天的早上，韋長義找遍了整座韋府，也找不到韋駝子。

他有點急了。

因爲他今天剛想起床的時候，就已聽見一個人用很神秘的聲音對他說：「駝韋子很快就要死了。」

當時韋長義還以爲自己是在做夢，但直到他到處找尋駝韋子的時候，才發覺這人的說話很可能是眞的。

那人是誰？

駝韋子到了甚麼地方？

韋長義左思右想，最後還是決定把這件事禀告主人知道。

× × ×

韋方喜在細雨中剪花。

他今天只修剪了一朶，那是一朶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名字的奇花。

他去年在深山中把這株花移植到自己的花園裏，曾經一度幾乎凋謝枯萎，直到幾個月前才恢復了生機。

韋方喜很喜歡這一株花。

所以，他修剪的時候也特別小心。

但當他知道韋駝子消失了踪跡的時候，他就把剪子隨手丢掉。

「到綢緞莊告訴田先生，叫他今天要愼重一點。」

韋長義吃了一驚。

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韋六爺的臉色這麼沉重，似乎有很可怕的事情立刻就要發生了。

他立刻用自己最快的速度，由韋府趕到天珠綢緞莊！

當他來到天珠綢緞莊的時候，突然天色變得很黑暗，霹靂一响，更下起滂沱大雨。

韋長義嚇了一跳。

他並不是個胆大的人，雖然只不過是一場雷雨，却已令他渾身不自在的感覺。

這個珍珠集，彷彿巳變成一座地獄。

他實在不明白自己怎麼會有這種感覺的。

× × ×

外面的雨點聲就像是無窮無盡的黃豆，不斷的由天空中傾瀉而下。

天珠綢緞莊內，顯得一片黑沉沉，沒有半點生氣。

韋長義又是一陣手足冰冷。

店裏的伙計、掌櫃、還有管事田先生，怎麼都不在店堂之內。

事情未免是大有蹊蹺。

韋長義向店堂後走去。

店堂後面，是一個很寬敞的天階。

天階下，竟然有八個人，像是木頭般站立着，連動也不動。

韋長義嚇了一跳。

他們都是天珠綢緞莊的伙計，掌櫃，還有管事田先生。

雖然韋長義不是武林中人，但他耳濡目染，也知道他們巳給人點住了穴道。

他急的有如鍋上的螞蟻，只恨自己從來都沒有練過武功，更不懂怎樣爲他們解開穴道。

大雨巳打了他們的身子，韋長義苦思無策，只得回去向主人禀告，忽然脚步一個蹌踉，踢着了一隻烏溜溜的木箱子。

韋長義一呆。

他曾經在綢緞莊裏工作過一段時日，知道這箱子是管事田先生用來載銀子所用的。

這口箱子平時必然被擺放在帳房內，但現在居然會被人抛在天階。

平時，就算韋長義吃了豹胆熊心，也是萬萬不敢碰一碰這箱子的。

他是個老實人，同時也知道人言可畏這四個字的道理，萬一被人誤會自己覬覦箱子裏的財物，那豈非傾盡長江之水，也難爲自己洗得清白？

但現在，他却不能不把箱子打開，倘若裏面還有銀子的話，他非要捧着這口箱子回去見主人不可。

當他打開箱子的時候，心裏巳沒有存着太大的希望。

這分明是盜賊把這口箱子裏的銀子盜去，然後又把箱子丢在地上。

箱子平時是鎖着的，但現在却連那柄鎖也巳不知去向。

韋長義很容易就把箱子打開。

他的臉色本來就巳青黃不定，當箱子打開之後，他差點就沒有給當場嚇得窒息過去。

「媽喲！」

此人年紀不輕，居然也會給這口箱子裏的東西，嚇出一句「媽喲」！

箱子裏的東西，可不簡單。

那是一顆人頭，韋駝子的人頭！

東島老怪

（一）

原本用來載放銀子的箱子，現在那却裝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擺放在韋府大廳中央的一張桌子上。

韋六爺的臉色蒼白得可怕。

他並不是驚懼，而是憤怒。

每當他憤怒的時候，他的臉龐就會變得比紙還更加蒼白！

掌長義雙手垂立在一旁，連動都不敢一動。

韋方喜忽然冷冷一笑。

韋長義一驚，心想：「難道老爺子以爲我殺了韋駝子？」

但是他這種想法顯然是多餘之又多餘的。

就算天下間只有十個人，韋方喜也只會懷疑其他九個，而絕不會把事情想到他的身上去。

但韋長義實在不知道韋六爺爲甚麼冷笑！

其實，連韋方喜自己，也未必知道自己爲甚麼要冷笑。

他忽然又咬了咬牙，冷笑道：「這老妖物終於來了，韋某若是怕你的就是灰孫子。」

韋長義凜然一驚。

他巳經猜想到，韋方喜口裏說的「老妖物」，必然就是東海四盜的師父東島老怪。

東島老怪姓霍，名天仇，現在恐怕最少巳有八十歲。

東海四盜被殺，東島老怪前來報仇，那是意料中事，不過那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巳。

× × ×

在天階上的八人，都巳成了落湯鷄。

韋方喜把他們的穴道，一一解開，田先生驚魂未定，差點連站都站不穩。

這位田先生，是蜀東武林大豪田覺雄的胞弟，七七四十九式落英掌和田氏十九追魂劍的造詣，據說猶在乃兄田覺雄之上，但這一次他却栽了一個筋斗，這個臉也未免丢得太大了。

韋方喜沉着臉，甚麼話也沒有說，來到了天珠綢緞莊的帳房。

田先生當然跟隨着。

兩人的心境都是那麼沉重。

（二）

韋方喜坐在帳房內的一張梨木椅上，雙眉緊皺，一言不發。

田先生臉色灰白，嘆道：「屬下無能，夫復何言？」

韋方喜搖搖頭，道：「這不關你的事，須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而且這本來是韋某的麻煩，現在連累及各位，實在抱歉。」

田先生忙道：「常言道食君之祿，担

君之憂，屬下未能爲六爺擊退惡匪，反而受制於人……」

「不必再說了。」韋方喜嘆道：「現在不是責任上的問題，而是怎樣對付東島老怪。」

田先生道：「把我們點住穴道的，是個蒙面白衣人。」

韋方喜一怔。

「此人不是東島老怪霍天仇？」

田先生道：「他蒙住臉面，屬下無法看見他的廬山眞面目，但以東島老怪的脾氣，似乎不會蒙面行事。」

韋方喜道：「若非東島老怪，却又是誰？」

田先生道：「縱然把我們點住穴道的人不是東島老怪，但殺韋駝子的人，却必然是東島老怪無疑。」

韋方喜臉色一變，道：「你何以肯定殺韋駝子的人就是東島老怪？」

田先生道：「今天一早，韋駝子巳帶着嚴重的傷勢，來到了這裏。」

韋方喜一凜。

田先生接道：「當時屬下曾檢視過他的傷勢，他是中了東島老怪霍天仇的九幽冥王掌。」

韋方喜道：「你可以肯定？」

田先生道：「絕對可以肯定。」

韋方喜說道：「韋駝子有沒有說些甚麼？」

田先生道：「他說今天早上，在門外看見一個黑袍老人鬼鬼祟祟，似有不軌意圖，於是上前查問。」

韋方喜道：「後來如何？」

田先生道：「他們動上了手，韋駝子終於不敵。」

韋方喜嘆道：「他中了九幽冥王掌，必死無疑。」

田先生道：「黑袍老人擊傷韋駝子之後，就消失了影踪。」

韋方喜道：「後來又怎樣？」

田先生道：「韋駝子來到店堂，屬下正欲派人向六爺禀告，就在這時候，一個蒙面白衣人突然出手，把我們的穴道點住，還把韋駝子的頭顱砍了下來，用那口箱子盛載着。」

韋方喜問道：「韋駝子的下半截屍身呢？」

田先生搖頭。

就在他搖頭表示不知道的時候，忽然有人敲門。

田先生沉聲喝道：「誰？」

門外一人氣急敗壞的回答道：「是我……是我……」

田先生怒道：「甚麼『是我』？『我』是誰？」

那人似是嚇了一驚，忙道：「小的是歐安。」

田先生板起了臉孔，道：「進來。」

「是！」

只見一人推門而入，乃是天珠綢緞莊的一個雜役小厮。

他叫歐安，是一個胸無城府的渾人。

田先生道：「甚麼事？」

歐安道：「剛才我口渴。」說到這裏，好像甚麼話都說完了。

韋方喜一怔，忍不住道：「你跑進來就是要說這句話？」

田先生苦笑一聲，道：「他的嘴巴不大靈活，每說一句話之後，都要停一停才能繼續說下去。」

韋方喜眉頭一皺。

只聽得歐安繼續說道：「我到後院那口井裏打水喝。」

韋方喜和田先生心中一動。

不必歐安說下去，他們巳立刻猜到歐安在那口井裏，看見了韋駝子的下半截屍體。

（三）

世間上聰明的人實在不少。

韋六爺和田先生無疑都是很聰明的人，他們的確沒有猜錯。

韋駝子的致命傷，並不是切下頭顱的那一刀，而是東島老怪霍天仇的九幽冥王掌。

韋方喜吸了口氣，道：「果然是東島老怪霍天仇的傑作。」

田先生眉頭一皺，道：「看情況，霍老怪並不是孤身前來。」

韋方喜同意他的看法，點點頭道：「最少，那個白衣蒙面人就是他和他同一路的人。」

田先生嘆道：「單憑我們的力量，似乎是……」說到這裏，又是長長的嘆了口氣。

韋方喜沉吟着，道：「你的意思我巳明白，但要求助於珠璣山莊，似乎又未免是太大陣仗。」

田先生道：「紙包不住火，這件事珠璣山莊的人遲早都會知道，常言道，救兵如救火，再拖延下去，恐怕後果堪虞。」

韋方喜嘆道：「十年前我曾救薛默一命，倘若現在去求他，他必然會全力相助，但這未免是挾恩自重……」

「不，」田先生道：「挾恩自重這四個字萬萬談不上，就算是一般朋友，也該見危援救，豈可袖手旁觀？」

韋方喜說道：「但有一件事你不可不知。」

「是甚麼事？」

「珠璣山莊此刻也有很大的痲煩。」

「珠璣山莊也有痲煩？」

「不錯，」韋方喜道：「你有沒有聽過金百兩其人？」

「當然聽過，他是一個專門出售消息謀生的探子。」

「金百兩所出售的消息，一向都很準確。「

「不錯，」田先生目光一亮，道：「難道他知道珠璣山莊有痲煩？」

韋方喜道：「他對薛默說，有人要對三小姐不利。」

「薛三小姐，豈非是偸腦袋大俠衞空空的未婚妻薛惜瑤？」

「正是薛惜瑤。」

「有人要殺害她？」

「那也不一定，」韋方喜道：「金百兩只是說有人將會對薛惜瑤不利，却沒有說是否要殺害她。」

田先生嘆息道：「自古紅顏多薄命，希望這一句說話不會在薛三小姐的身上靈驗。」

「在目前的情況下，珠璣山莊可說是

陷於一片緊張的形勢中，我們又怎能在這個時候，給薛默添增痲煩？」

「六爺此言不無道理，看來，我們的事只能靠自己來解決。」

韋方喜道：「東島老怪雖然來勢洶洶，但我們未必就會輸虧給他，最少，他現在還不敢和韋某明刀明槍的對陣。」

田先生道：「話可不是那樣說，明槍易擋，暗箭却難防，東島老怪一日不除，始終是我們的心腹大患。」

突聽一人冷笑道：「六爺，你是太瞧不起老夫了！」

萬刼九天大法

（一）

後院的一扇木門後，忽然出現了一個青衣老人。

老人的語氣似乎不大友善，但臉上却滿是親切的笑容。

韋方喜大笑：「原來是薛長老。」

老人終於笑了。

他就是七層雲霧峯珠璣山莊的莊主薛默。

薛默的笑容只是有如曇花一現。

他檢視着韋駝子的下半截屍體。

他看得很仔細，比最小心的女人在看珠寶的時候還更小心。

他看了很久很久，忽然道：「這不是九幽冥王掌！」

× × ×

薛默的說話，的確令人大感詫異。

韋方喜不禁小心的再檢視韋駝子的屍體。

他看了半天，終於道：「是我們看錯了，這的確不是九幽冥王掌。」

田先生愕然半晌道：「這不是九幽冥王掌，又是甚麼武功？」

韋方喜道：「凡是中了九幽冥王掌受傷的地方必然呈現紫紅色，而且中央還會有一顆黃豆般大小的黑點。」

田先生道：「韋駝子的傷勢，豈非和這兩點相符？」

韋方喜嘆息一聲，道：「但我們剛才都忽略了一點。」

「哦？」田先生眉頭一皺。「是那一點？」

薛默緩緩地接道：「凡是中了九幽冥王掌的人，中掌之處的骨骼，必然片片碎裂。」

田先生目光一亮，恍然大悟：「韋駝子中掌之處的骨骼，是完好無損的？」

薛默點頭。

「不錯，正因爲這一點，老夫可以肯定的說一句，這絕對不是九幽冥王掌，而是一種比九幽冥王掌更厲害的武功。」

「比九幽冥王掌更厲害的武功？」田先生的眼色又已變了。

薛默眉頭深皺，道：「假如老夫沒有猜錯，那是萬刼九天大法上的武功！」

「萬刼九天大法」六個字才出口，田先生險些連脚步都站不穩。

薛默吸了口氣，緩緩接道：「東島老怪武功雖然不錯，但比起使用這套武功的人，却還是差得很遠。」

韋方喜道：「薛莊主認爲韋駝子是萬絕老君所殺的？」

薛默道：「除了萬絕老君宇文堡之外，老夫實在想不出還有誰有如此深厚的功力，使出這一套萬刼九天大法的武功。」

韋方喜長長的嘆息一聲，道：「萬絕老君已最少二十五年沒有在中原武林露臉，有人說他已死在華山派十絕劍客柳振清的劍下。」

薛默道：「柳振清的劍法就算再練三十年，也絕不是宇文老魔的對手，這種傳說，豈能相信？」

韋方喜吸了口氣，道：「韋某與萬絕老君從來都沒有仇怨，倒不知這是甚麼力量，使這個老魔頭找到韋某的頭上來。」

薛默默然。

田先生忽然道：「難道東島老怪居然請了這個老魔頭來對付咱們，爲東海四盜報仇？」

韋方喜道：「這點不無可能，但在沒有任何佐證之前，一切都是瞎猜而已。」

薛默道：「老夫剛才在這附近暗中視察過，發現有不少可疑的陌生人。」

韋方喜道：「薛莊主早已知道這裏會發生事故？」

薛默道：「早在三天之前，老夫就已得到一個消息，知道珍珠集必然會發生很嚴重的變故。」

韋方喜道：「這消息從何而來？」

薛默道：「金百兩。」

韋方喜道：「他的消息的確通靈準確，也許他早已察覺到不少可疑的人，陸續潛入本市集之中。」

薛默道：「金百兩雖然只是一個人，但他却還有不少手下，到處爲他找尋有價值，能賣得起價錢的消息，這人的成功，倒非偶然。」

韋方喜盯着薛默，忽然道：「我也聽到了一個消息。」

薛默也盯着他。

韋方喜嘆了口氣，道：「聽說有人要對薛三小姐不利。」

薛默點頭，道：「不錯。」

韋方喜道：「看來珠璣山莊的痲煩，也絕不會比咱們的少。」

薛默亦承認這一點。

韋方喜道：「既然如此，莊主實在不該到此，否則敵人乘虛而入，那豈非連累了珠璣山莊？」

薛默苦笑，道：「唇亡齒寒，假如老夫沒有猜錯，六爺現在所面對的敵人，也就是珠璣山莊所面對的敵人。」

田先生忍不住道：「他們究竟是些甚麼人？」

薛默臉色凝重，道：「他們都隸屬於奴王宮。」

「冷血奴王的奴王宮？」田先生失聲道。

「不錯，除了冷血奴王之外，又有誰敢動薛三小姐的主意？」韋方喜又是一聲沉重的嘆息。

田先生臉色青藍不定道：「如此說來，奴王宮現在使用的乃是調虎離山計。」

韋方喜道：「薛莊主此番下山，想必是率領莊中若干高手同來。」

薛默道：「來者不多，連同老夫在內，總共五人，但咱們五人，已是莊中武功最高的精英高手。」

「這就是了！」韋方喜擊腿道：「奴王宮並不是志在攻擊小弟，而是聲東擊西，他們最主要的目標，乃是薛三小姐。」

薛默淡淡一笑，道：「兩位不必過份担心，珠璣山莊畢竟還是珠璣山莊，雖然咱們幾副老骨頭都已下山，但奴王宮的人要自來自去，恐怕不會太容易。」

韋方喜忙道：「薛莊主切莫誤會，小弟絕無小覷珠璣山莊實力之意……」

他的說話還沒有完，薛默已揮手阻止他繼續說下去。

「六爺，你的說話未免扯得太離譜了，咱們兩人可說是肝胆相照生死之交，豈會隨隨便便兩句說話就產生甚麼誤會？」

韋方喜輕輕嘆了口氣，道：「只是薛兄爲了小弟的事，而削弱了珠璣山莊的實力，小弟實在於心不安。」

薛默笑道：「那裏的話兒了？六爺有事，老夫若還袖手旁觀，豈非該殺？」

語聲一頓，又道：「山莊雖然少了老夫等數人，但實力却絕不會減弱。」

韋方喜想了想，忽然笑道：「莫非山莊之內，已另有高手，隨時可以給予奴王宮來一個迎頭痛擊？」

薛默拈鬚微笑，臉上充滿了自信的神態。

× × ×

戰幔已掀開，奴王宮的野心也已越來越明顯……

（二）

七層雲霧峯上，今天沒有雲霧。

珠璣山莊大門之前，一個紅衣小童在練功。

這紅衣小童年紀甚輕，看來還不够十二歲。

但他的掌法居然也練得頭頭是道。

門外有一片草坪，草坪上有兩人。

這兩人的年紀都不相上下，而且都同樣年青、英俊。東方一人瀟洒豪放，而西方一人則比較老成持重。

他們就是江湖三大奇俠裏的，偸腦袋大俠衞空空和醫谷谷主許竅之。

× × ×

在門外練功的紅衣小童姓薛，叫薛小寶。

薛小寶的父親薛雄鷹，是珠璣山莊的長老，但却已在六年前病逝。

薛小寶後來成爲了薛默的乾兒子。

他年紀雖然細小，但却資質聰穎，是個不可多得的練武奇材。

薛默傳授了一套掌法給他，竟然在短短半年之內就已練成。

薛默在年輕的時候，足足花了五年才勉强練成，和薛小寶相比之下，實在是相差得太遠了。

薛小寶很討人歡喜，不但薛默喜歡他，珠璣山莊上下每一個人都很喜歡他。

衞空空和許竅之也喜歡他。

（三）

衞空空是珠璣山莊薛三小姐的未婚夫，他在珠璣山莊出現，當然不是奇事。

但許竅之是醫谷谷主，他爲甚麼也會在珠璣山莊呢？

原來珠璣山莊一向都和醫谷有來往。

山莊裏有幾個採藥經驗極爲豐富的老人，他們採得的藥材，除了莊中自用之外，餘下來的都會慷慨地送給醫谷。

所以，珠璣山莊若有人患病，或是受傷，醫谷中的醫仕必然會盡快全力爲他治療。

這數十年來，雙方的關係是越來越密切。

而許竅之身爲醫谷谷主，也經常在珠璣山莊內作客，尤其是當衞空空也在這裏的時候，許竅之更是經常和他一起出現。

× × ×

江湖傳言，偸腦袋大俠衞空空的酒量，僅次於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這一點，倒也不是言過其辭。

事實上，衞空空的酒量的確驚人，最少，雪刀浪子龍城璧，殺手之王司馬血的酒量都不如他。

許竅之當然更不是他的對手。

幸好衞空空酒量雖然驚人，但酒癮却並不很大，即使不喝酒，也絕不會有心癢難熬的感覺。

和唐竹權那種無酒不歡，非酒不行的作風相比，衞空空是可愛得多了。

最少，許竅之看見唐竹權就頭疼，但遇上衞空空却不愁會被對方用酒灌醉。

雖然他們現在也在喝酒，但喝的並非烈酒，而且也只是用小杯喝，縱然喝一百幾十杯，也不愁會醉。

他們並不想醉。

既不想醉，也不能醉。

因爲他們都知道，冷血奴王隨時都會給珠璣山莊作一個突如其來的襲擊。

× × ×

薛默傳授的掌法，薛小寶已練得滾瓜爛熟。

許竅之忍不住鼓掌讚好。

薛小寶却在冷笑。

衞空空一怔，忍不住對他道：「許谷主讚你的掌法很好，你爲甚麼不高興？」

薛小寶居然板起了臉孔，道：「許谷主害我，我當然不高興。」

許竅之大奇，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衞空空也是莫名其妙。

「許谷主害你？我倒想不出是甚麼道理。」

薛小寶冷笑：「你眞的不知道是甚麼道理？」

衞空空道：「我很蠢，而且蠢得要命，一個蠢得要命的人，通常都是不明事理的。」

他臉上的神態很認眞，認眞得跡近乎滑稽。

薛小寶終於忍不住笑了。

「你不蠢，你只是在裝傻。」

「你當我是蠢材也好，是裝傻也好，但我現在的確不明白你爲甚麼說許谷主害你。」

薛小寶臉上的笑容又消失，冷冷的道：「許谷主讚我就是害我！」

許竅之一怔。

「讚你就是害你？」

「當然！」薛小寶冷冷一笑，道：「我的掌法雖然看來已練的滾瓜爛熟，但却完全不够火候，如此武功，豈容誇讚？」

衞空空道：「你是說，許谷主讚的不對？」

薛小寶道：「當然不對，倘若我沾沾自喜，從此以爲自己的武功很了不起，到處亂闖，非但本身武功不能再有寸進，反而遲早惹來大禍！」

衞空空、許竅之相顧愕然。

十二齡童，竟然能說出這一番說話，倒不簡單。

許竅之忽然長揖爲禮，對薛小寶道：「這位小兄弟說的極是，愚兄在這裏謝罪了。」

薛小寶道：「謝罪倒是不必，以後說話小心一點也就是了。」他臉上居然是一副老氣橫秋的樣子。

許竅之忍住笑，道：「小兄弟還有甚麼說話，不妨吩咐下來。」

薛小寶想了想，眼珠子轉了轉，忽然道：「我想幹那件事。」

許竅之聞言，居然臉上一紅。

衞空空也是聽得耳朵直豎，皺眉道：「你只是個小孩子，怎能幹那件事？」

薛小寶一怔。

「你說話怎麼如此糊塗？爲甚麼小孩子就不能幹那件事？這豈非蹩死我也？」

許竅之衞空空相顧駭然。

這位「小兄弟」的說話，怎麼如此嚇人。

薛小寶瞪着他們，忽然大聲道：「你們爲甚麼瞧着我？難道連撒尿都會闖禍的嗎？」

他說完之後，就向靠外的一叢矮林走去。

許竅之、衞空空聽了，不由相顧大笑起來。

河東河西一雙球

（一）

無可否認，薛小寶是一個很討人歡喜的孩子。

許竅之和衞空空實在很喜歡他。

許竅之忽然問衞空空：「你將來會不會教他學砍腦袋劍法？」

衞空空毫不考慮，立刻就搖頭道：「不！絕不！」

許竅之道：「你不喜歡他？」

「不是不喜歡，而是實在太喜歡。」

「既然你喜歡這個小孩子，爲甚麼不肯把砍腦袋劍法傳授給他？」

衞空空嘆了口氣，臉上的神態忽然變得很疲倦。

那不但是疲倦，而且是一種厭倦。

一種極度蕭索的厭倦。

他本是一個意氣飛揚的人，但在這一刹那間，他似乎忽然陷入呆滯、消沉的境界中。

許竅之已明白了衞空空的意思。

除了龍城璧之外，世間上最瞭解衞空空的人，也許就是許竅之。

——砍腦袋劍法世間上最霸道，也最殘暴的一種劍法。

——以暴易暴，雖然有時候是無可厚非的一種手段，但又有誰能瞭解到，使用砍腦袋劍法的人，在夜靜時候有何感想？

衞空空雖然本着正義之心行俠江湖，但是兇殘的砍腦袋劍法，却像是一隻無形的巨蟻，蛀蝕着他的心靈，又像是一隻巨無霸的手，時刻緊緊揑着他的脖子，使他連呼吸都不暢快。

幸好衞空空能抵受得住。

但薛小寶呢？

他又何必把這種兇暴的劍法，傳授給這個可愛的小孩子？

在衞空空的眼中看來，薛小寶永遠都是一個小孩子。

那就像是天下間所有的父母，兒女縱然已長大成人，但在父母的心目中，他們仍然是個小孩子。

×　×　×

薛小寶去後，竟然很久還沒有回來。

許竅之有點担心。

「他爲甚麼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衞空空微微一笑，道：「這小傢伙古怪精靈，多半是練功練得疲累了，趁機會來一套『借水遁』。」

許竅之却不同意：「雖然他年紀小小，但看來却不像是那種惡勞好逸，喜歡躲懶的人。」

給他這麼一說衞空空也有點担心了。

就在這時候，矮林裏突然冒出了兩個矮老人！

（二）

看見了這兩個矮老人，衞空空和許竅之心中却是爲之一凜。

這兩個老人雖然矮，身裁却不細小。

他們簡直就像是兩團肉球，蹣跚地從矮林裏滾跳出來。

衞空空吸了口氣，悄悄對許竅之道：「河東肉君子，河西肉神君！」

許竅之沉默着。

這兩個矮胖老人，脾氣暴躁，而且心腸極其毒辣，無論任何人得罪了他們，那怕只是三歲的小孩，他們也能下手加以殺戮。

肉君子早在四十年前已兇名昭著，而肉神君出道較晚，但行事手段之狠毒，更猶在肉君子之上。

這兩個人在這時候忽然出現，當然是一件不妙的事。

最少，薛小寶恐怕已有了危險。

×　×　×

要辨認誰是肉君子、肉神君，並非難事。

江湖中人，就算沒有見過他們，也該聽人說過，肉君子臉如鑊底，而肉神君却額有刀疤。

眼前的兩個矮老人，左首一人顯然就是肉君子，而右面一人則是肉神君。

肉神君的眼睛瞇成一綫，冷冷的對衞空空說：「你可知道我們是誰？」

衞空空道：「知道。」

肉神君道：「既然知道，快滾！」

衞空空道：「我是這裏的貴賓，除了薛莊主之外，誰也沒有資格下逐客令。」

肉君子嘿嘿一笑，道：「薛老兒不在莊中，我來代替他把你趕出去！」

肉神君道：「你們若乖乖滾出去，饒你們兩人一死！」

衞空空，許竅之互望一眼，臉上都已變了顏色。

肉君子又冷喝道：「你們若還不滾，那小畜牲的性命可難保得住！」

許竅之怒道：「你們把他怎樣了？」

肉神君桀桀一笑，道：「這一點不勞

閣下費心，反正他已落在咱們的手上，要剮要煮，任憑咱們的主意。」

衞空空沉聲道：「兩位先把小寶釋放，其餘的事慢慢商量。」

肉君子冷笑道：「我認爲根本沒有甚麼好商量，那小畜牲是死是活，全看你們是否願意乖乖的把珠璣山莊送給奴王。」

衞空空沉默着，過了很久才緩緩道：「奴王宮何以對珠璣山莊有如此濃厚的興趣？」

肉神君搖頭道：「我不知道，你也不必問。」

衞空空道：「奴王若要打珠璣山莊的主意，衞某自當袖手旁觀。」

肉君子道：「識時務者爲俊傑，憑珠璣山莊的力量，根本就無法抵禦奴王！」

衞空空點頭道：「這一點在下相信是事實，但薛小寶剛才是我和許谷主看管着的，他現在出了岔子，咱們若不把他平安送回給薛莊主，又怎能安心離開七層雲霧峯？」

肉神君冷冷一笑：「你不必用這種花言巧語，而且我們根本不必和你談甚麼條件。」

說到這裏，他手中已忽然亮出了一柄式樣很奇特的鐵刀。

這把刀看來並不怎樣鋒利，最少，它一點也不像是那種吹毛斷髮，殺人不見血的神兵利器。

但許竅之和衞空空都已看出，這把刀縱然不算很鋒利，但它必已染浸過不少人的鮮血。

這是一把曾經殺人如蔴的刀。

（三）

肉神君看着這把刀，臉上的表情就像是一個準備殺豬的屠戶。

肉君子淡淡一笑，對許竅之道：「你也是個用刀的人。」

許竅之點頭。

肉君子又道：「你的刀好像是一把金刀。」

許竅之又點頭。

肉君子臉上忽然露出了一種很奇怪的表情：「像你這種豬玀，居然也配用這種刀嗎？」

許竅之沒有生氣，他居然還笑瞇瞇的，過了很久，他才對肉君子說：「你看我會比你們更像豬玀？」

肉君子冷冷道：「豬玀並不一定很胖，有些豬玀又瘦又蠢，而且還以爲自己是個很了不起的英雄，俠士。」

許竅之沉默着。

肉君子又道：「你看肉神君這把刀，是否很平凡？」

許竅之道：「這把刀不壞。」

肉君子道：「他的刀法更不壞。一

許竅之道：「他現在把刀子亮出，是要向我挑戰？」

肉君子搖頭。

許竅之道：「他若不是向我挑戰，何必要亮出刀子？」

肉君子桀桀一笑，道：「要向你挑戰的不是他，而是我。」

「是你？」

「不錯，是我。」肉君子也亮出了他的武器，那是一支判官筆。

「那麼他亮出刀子有甚麼目的？」

「殺人！」

「殺人？」許竅之臉上的表情已逐漸僵硬，「他要殺誰？」

「當然是殺薛小寶！」

「你敢！」衞空空忽然厲聲一喝，隼鷹般銳利的目光緊緊的盯着肉神君。

肉神君冷冷道：「世間上只有一種事我不敢幹，那就是傷害自己的事！」

衞空空冷笑道：「你若敢動小寶一根汗毛，無異就是自取滅亡！」

肉神君忽然仰面狂笑。

「我就要看看自己怎樣自取滅亡！」

「滅亡」二字還未說完，他的人已向那叢矮林裏衝過去。

雖然肉神君身材臃腫，但這一衝之勢，居然比一支箭還快。

但他剛向前竄出去，就已給六個灰衣人阻攔住！

肉神君立刻不動。

這六個灰衣人的年紀參差不齊，其中最年老的一個，看來最少在八旬開外。

但最年輕的一個，居然比薛小寶大不了多少。

他是薛小寶的表兄，人人都叫他杜五郎。

轟動江湖

（一）

杜五郎最關心的人共有兩個，一個是薛小寶，另一個就是他的母親。

爲了這兩個人，他可以幹任何事，包括拚命在內。

他現在已準備爲薛小寶而拚命。

肉神君瞪着眼睛，說道：「快把小寶釋放！」

肉神君哈哈一笑。「就憑你這個黃毛小子，就敢在我面前大言不慚？」

年紀最老的一個灰衣人沉聲道：「閣下遠道而來，敝山莊本該好好欵待，只可惜你不是來作客。而是來尋釁生事的。」

肉神君冷冷道：「你是誰？」

灰衣老人目光一閃，道：「老夫薛天桐。」

肉神君冷笑道：「原來是珠璣山莊第一快劍薛長老。」

薛天桐冷冷道：「老夫劍下，從來不殺無辜之人，你今天若死在我劍下，那是合情合理的事。」

肉神君大笑。

「好一個合情合理，看來今天我是非死不可的了？」

「那也不一定，若你把小寶釋放，馬上離開七層雲霧峯，則仍有活命之道。」

肉神君冷笑：「只可惜我已活膩了，你們最好馬上殺了我！」

薛天桐突然一聲暴喝，劍已出鞘，而且同時閃電般向肉神君的胸膛上刺去。

他的眸子有如隼鷹般深沉、銳利。

他的劍有如狂風般飛襲而來，除了劍風之外，還有一股萬鈞巨力，隱然籠罩着肉神君。

肉神君冷笑道：「好！」

他絲毫不懼，手中鐵刀上下翻飛，把薛天桐的劍勢硬生生的完全封死。

另外四個灰衣人分別去找尋薛小寶。

至於杜五郎，他更是比這四個灰衣人更早動身，他是極其關心薛小寶安危的。

至於那邊廂，許竅之也巳和肉君子激戰得難分難解。

衛空空站在一旁，忽然覺得有點不對勁。

就在這時候，珠璣山莊西北方，突然凌空射出一支色彩燦爛的號箭。

衛空空一凜，急問薛天桐：「這是不是貴山莊的號箭？」

薛天桐搖頭。「不是。」

衛空空眉頭一皺，忽然脫口道：「糟了，山莊裏一定出了事。」

他說到這裏，肉神君和肉君子突然雙雙擲出幾顆彈丸。

彈丸甫着地面，立刻散發出濃厚的烟幕，薛天桐，許竅之無法不退避。

肉神君和肉君子顯然是想乘機逃脫。

衛空空倒似是看穿了他們會有此一着，居然比他們更快一步，截住了他倆的去路。

肉神君吼道：「小子找死！」

他只是說了四個字，就巳向衛空空劈出了十二刀。

他的刀法兇狠而快速，似乎每一刀都可以把衛空空的腦袋砍了下來。

但這十二刀却對衛空空絲毫無損。

衛空空冷冷喝道：「砍腦袋的功夫，你還差得太遠！」

肉神君十二刀落空，肉君子的判官筆巳同時向衛空空的十六處大穴點去。

但他只是發出了十六招，他的腦袋就巳給衛空空一劍砍下！

（二）

這一來，不由得肉神君不驚心動魄。

「姓衛的，你敢殺肉君子，奴王一定不會放過你！」他揮刀急退，只求自保。

衛空空冷冷道：「我不但要殺肉君子，也要殺你！」

肉神君臉色巳變得很蒼白。

顯然，他和肉君子一直都在低估了這位偷腦袋大俠衛空空。

肉神君的語氣忽然軟弱下來。

他說：「你不要動手，有甚麼事不妨慢慢商量。」

衛空空沉聲道：「剛才那支號箭是代表着些甚麼？」

肉神君猶疑半晌，終於咬牙道：「薛三小姐巳給咱們帶走了！」

衛空空的心一沉！

突見一人匆匆從莊內急奔而出，向薛天桐道：「三小姐給人擄刦啦……」

衛空空忽然有一陣天旋地轉的感覺。

肉神君沒有錯過機會，一刀向衛空空的咽喉上刺去。

衛空空似乎巳渾然不覺，居然不閃不避。

眼看他立刻就要成爲刀下之鬼，突見金光一閃，許竅之的金刀巳同時殺到。

鏗！

肉神君的刀立刻斷折。

許竅之這一刀的力量眞還不輕。

他知道目前實難再佔到甚麼便宜，還是走爲上策。

但薛天桐不讓他走。

嗤！

他的劍法極快，而且又是覷準了機會，肉神君巳是無可閃避。

一劍穿心，結束了這個魔頭的性命。

× × ×

杜五郎終於找到了薛小寶。

原來薛小寶給肉神君點住了穴道，還帶到一塊巨石之後，再用另一塊巨石遮掩着。

薛小寶這一次眞的「受驚不少」。

幸好他雖然年紀細小，但胆量却是不小。

他居然對杜五郎笑着說：「這麼緊張幹嗎？我不會死的，因爲你還欠我五兩銀子！」

杜五郎笑了。

他這個寶貝表弟，精靈古怪，的確是很討人歡喜。

× × ×

杜五郎找到了薛小寶，心情很愉快。

但衛空空却是恰恰相反。

因爲他的未婚妻薛惜瑤，眞的給奴王宮的人擄走了。

這種感受，實在比死亡還更可怕。

他誓言就算粉身碎骨，也一定要把薛惜瑤找回來。

肉神君和肉君子顯然是在故意分散珠璣山莊的力量，好讓進行擄刦薛惜瑤的人更容易得手。

雖然這兩個可惡的傢伙之被殺，但奴王宮的目的總算巳經達到！

× × ×

這又是一件轟動江湖的大事！

（三）

緣湖平靜如鏡。

一葉孤舟，緩緩地穿過湖心，直向冰山堡划過去。

舟上有三人。

那是龍城璧、唐竹權和「痴情叟」饒不得。

現在距離下個月初一，只有三天。

龍城璧終於來到了冰山堡。

× × ×

平時陰暗而肅靜的長廊，由於燈籠的火光巳經熄滅，看來更是深沉幾分。

在冰山堡總管衛雄的帶領下，龍城璧唐竹權和饒不得來到了那道鐵門。

鐵門前有兩個武士。

武士的臉木無表情，當他們來到了門外的時候，他們的眼睛仍然只直視着前方，好像根本就沒有看見有幾個人來到了這裏。

衛雄對兩個武士說：「這三位是龍城璧、唐竹權、饒不得，他們要見堡主。」

左邊一個武士回答：「堡主有命，除了龍城璧，任何人不得入內，違令格殺勿論。」

唐竹權、饒不得互望一眼。

唐竹權道：「這算是甚麼玩意？」

饒不得道：「莫不是嫌老夫老了？不中用了？」

衛雄忙道：「兩位息怒，敝上可能情緒欠佳，只想見一見龍大俠，兩位請到廳上休息片刻……」

唐竹權立刻道：「廳中可有酒餚？」

衛雄道：「早巳準備妥當。」

饒不得道：「何以早巳準備妥當？」

衛雄笑了笑，道：「實不相瞞，三位還遠在五百里外的時候，敝堡就接巳獲消息，知道三位的行踪。」

唐竹權一怔。

饒不得道：「冰山堡消息靈通，何以一直在江湖上沒有多大的名氣？」

他說話從不客氣，可說是坦率之極。

衛雄輕輕一咳，沒有回答。

龍城璧忽然淡淡一笑，對唐竹權和饒不得說道：「衛堡主只想見我，兩位就在廳中等我好了。」

唐竹權猶疑半晌，終於道：「也好，反正老子的嘴裏快要淡出鳥來，不喝點酒實在很沒趣。」

饒不得道：「老夫奉陪！」

「奉陪到底？」

「當然奉陪到底！」

（四）

第一道鐵門內，是擺放古玩的地方。

龍城璧對於古玩沒有多大的興趣。

他打開第二道鐵門。

第二道鐵門裏又是另一座石室，裏面沒有甚麼奇珍異寶，只有一個面色慘白、雙目恍如一對血球般的破衣怪人。

× × ×

破衣怪人冷冷的瞧着龍城璧，忽然用很生硬的漢語說：「你是來殺我的？」

龍城璧也瞧着他，而且瞧了很久，才慢慢的說道：「我不是來殺你的。」

破衣怪人說道：「你是要來殺衛冠五的？」

龍城璧道：「我不是來殺衛冠五。」

破衣怪人道：「你不想殺人？」

龍城璧道：「我爲甚麼想殺人？」

破衣怪人狂笑，笑聲有如鬼哭：「中原武林的人，沒有一個不想殺人！」

龍城璧一楞。

破衣怪人又接着說道：「你不殺人，人就要殺你，你們都是喜歡殺人的人！」

他的聲音很特別，使人聽過之後，絕對不容易忘記。

龍城璧可以肯定，在今天之前，他既未見過這個破衣怪人，也沒有聽過這個怪人的聲音。

同時，他也可以肯定，在今天之後，他絕不會忘記這個破衣怪人。

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第三道鐵門，也同時聽見門內傳來一陣狗吠的聲音。

狗吠聲漸漸停止。裏面終於傳出了冰山堡主衛冠五的聲音。

「你進來。」

雖然是短短的三個字，却是那麼沉雄有力。

龍城璧打開了第三道鐵門，立刻就嗅到一陣臭不可當的異味。

他看見了四條巨犬，還有滿室狗糞。

冰山堡主衛冠五，竟然就坐在那些狗糞之上！

衛堡主似瘋非瘋

（一）

龍城璧就算在做夢的時候，也絕對想不到衛冠五竟然會在這一座石室裏，坐在一堆狗糞上來見自己。

衛冠五莫不是巳經瘋了？

那四條巨犬看見了龍城璧，更是狂吠不巳。

衛冠五忽然叫道：「爾勒魯高！爾勒魯高！」

龍城璧一怔。

這是藏語，而不是漢語。

難道這幾條巨犬是從西藏而來的？

那四條巨犬聞聲之後，居然一起安靜下來，還俯伏在地上。

龍城璧吸了口氣，盯着衛冠五。

衛冠五淡淡道：「你不必用這種眼光來看我，我沒有瘋。」

龍城璧聳肩一笑，道：「你當然沒有瘋，只不過你現在的行動的確難免令人覺得奇怪。」

衛冠五道：「你聽過臥薪嚐胆的故事沒有？」

龍城璧一怔。

過了半晌，他才道：「這故事我在六歲的時候就巳聽過。」

衛冠五忽然道：「我餓了。」

龍城璧道：「廳中巳在設宴欵待唐竹權和痴情叟饒不得，咱們可以出去吃個痛快。」

「不必。」

「嗯？你不想吃？」

「不是不想吃，而是不必到外面吃。」衛冠五淡淡道：「這裏就巳經有不少可以吃的東西。」

龍城璧突然感到全身毛管直豎。

衛冠五居然一面說，一面伸手抓起狗糞，大嚼起來。

（二）

狗吃人糞，合情合理。

吃屎的狗，本來就不能算是瘋狗。

但人若吃狗糞呢？那又怎樣？這人究竟算不算是個瘋子？

龍城璧想不出。

他希望衛冠五不是眞的瘋了，但現在看來，又有誰敢說他沒有瘋？

衛冠五吃了不少狗糞。

他忽然問龍城璧：「你餓不餓？」

龍城璧忙道：「不餓！不餓！」

衛冠五冷冷一笑：「我知道你一定會說不餓，因爲你怕吃狗屎！」

龍城璧暗暗嘆口氣。

這位冰山堡主，莫不是眞的瘋了？

幸好衛冠五臉上立刻又恢復了笑容，嘆道：「龍老弟，我知道你本來不餓，而我也沒有瘋。」

龍城璧眉頭一皺。

「衛堡主有甚麼事不能解決？」

衛冠五又是長嘆一聲，道：「你可知道殺手初一要在下個月初一殺我？」

龍城璧點頭。

衛冠五緩緩接道：「你又可知道初一是誰？」

龍城璧目光一閃，道：「初一是個很神秘的殺手，江湖中人甚至連他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只知道他的飛刀又快又準。」

衛冠五抽了口氣，道：「初一是個女人。」

「女人？」龍城璧微微一怔，「堡主知道她是誰？」

衛冠五苦笑一聲，道：「我當然知道她是個女人，因爲我們在十年前，我們幾乎要成親，結爲夫婦。」

龍城璧不知道這件事。

衞冠五嘆了口氣，接着說道：「她是西藏維吾族族長的女兒，叫魯爾絲黛。」

龍城璧目光一亮。

「魯爾絲黛是西藏最美麗的女人。」

「不錯。」衞冠五緩緩道：「但她的哥哥勒圖，却是西藏最野的男人。」

龍城璧眉心一緊，道：「他反對你們兩人成親？」

衞冠五點頭：「不錯，他認爲我們成親，對整個維吾族都有不利的影响。」

龍城璧道：「有何不利之處？」

衞冠五道：「維吾族與西方的金戈族一直都存有矛盾，數十年來不斷發生戰鬥，直到十年前，終於有了和平的希望。」

龍城璧默然。

衞冠五接道：「金戈族族長看上了魯爾絲黛，聲言維吾族族長若把女兒嫁給他，兩族之間就可以和平共處，否則一年之內，就要把維吾族的人殺個清光。」

龍城璧道：「所以勒圖希望自己的妹子能嫁給金戈族族長？」

「正是。」

「後來如何？」

衞冠五的目光忽然變得很黯淡。「結果魯爾絲黛眞的嫁給了金戈族族長。」

「堡主自然感到很失望了？」

「何只失望，簡直恨不得跳進沸鍋裏把自己活活燙死。」衞冠五沉聲道：「可惜當時我沒有自殺的勇氣。」

龍城璧搖頭道：「自殺並不是一個好方法，而且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衞冠五的臉色似乎很激動。「當時我若死掉，倒是一了百了，但我沒有死，却喝了很多酒。」

「醉了沒有？」

「九分醉意，十二分怒火！」

「如此則危險！」龍城璧微喟。

「你說的一點也不錯，」衞冠五道：「當時我帶着滿腔怒火，和渾濁不清的頭腦，竟然在魯爾絲黛成親那一天，殺進金戈族。」

「你殺了金戈族的族長？」

「不錯。」衞冠五恨恨的說道：「這人本來就是個無恥之徒，殺之不枉。」

龍城璧點頭道：「這一位金戈族族長，的確殺之不枉，據在下所知，他生前曾殺人無算，姦淫擄掠的暴行，幾乎是無日無之。」

衞冠五道：「此人確是殺之不枉，但那天我又殺了另一個人。」

「誰？」

「那是魯爾絲黛和勒圖的父親！」

龍城璧面色變然，道：「這一着堡主恐怕是做錯了。」

衞冠五垂下了臉。「不但做錯，而且錯的離譜，錯的不可收拾。」

龍城璧嘆道：「酒能亂性，這話眞是不錯。」

衞冠五面色雪白，道：「直到現在，我還是未能原諒自己。」

龍城璧道：「魯爾絲黛恐怕也不會原諒你。」

衞冠五慘笑。「我豈能有這種奢望？魯爾絲黛又怎會原諒我？」

龍城璧道：「在外面的那人，他好像不是中土人氏。」

「當然不是。」

「他是誰？」龍城璧看着衞冠五，「他是不是勒圖？」

「不錯，他就是勒圖！」衞冠五沉聲道：「在五年前，他從西藏來到中原，終於找到了我。」

「他要爲父親報仇？」

衞冠五點頭，道：「但他不是我的敵手。」

龍城璧道：「既然不是你的對手，你也沒有殺他，又不是囚禁着他，他爲甚麼還會留在這裏？」

衞冠五的神態變得很憔悴。「這五年來，他一直都在第二重石室練功，希望總有一天能把我殺掉。」

龍城璧道：「你也希望能死在他的手中？」

衞冠五嘆了口氣：「他若能殺了我，我是死而無怨，但我却還想再見一見魯爾絲黛。」

龍城璧道：「你找到了她？」

衞冠五眉頭深皺，道：「在半年前終於找到了她。」

龍城璧道：「你大概初時也想不到，名震江湖的神秘殺手初一，居然就是魯爾絲黛。」

「的確想不到。」衞冠五嘆息着，道：「她說一定要爲父親報仇。」

龍城璧道：「這個你很難怪她。」

「我不怪她，」衞冠五緩緩的說道：「我若死在他倆兄妹的手上，那是罪有應得，死而無怨。」

龍城璧忽然嘆了口氣。

「你爲了這件慘案一直良心不安，所以經常把自己困在這裏，折磨自己？」

衞冠五神色黯然。「龍老弟，你看我是不是眞的瘋了？」

「不！」龍城璧凝視着他，道：「你並沒有瘋，最少，你知道自己沒有瘋，而我也知道你不是一個瘋子。」

衞冠五突然狂笑。

「我沒瘋，我沒瘋！」他大聲道：「但我寧願自己眞的瘋了，甚麼事情都忘記，甚麼事情都不知道！」

龍城璧默然。

衞冠五的情緒很激動。

當別人情緒太激動的時候，自己不妨冷靜一點，等待對方漸漸平靜下來。

（三）

衞冠五終於平靜下來。

他忽然用一種令人出乎意料，平靜已極的聲音對龍城璧說：「魯爾絲黛就是初一，初一就是魯爾絲黛，她要殺我，我是躲不了的。」

龍城璧道：「你根本就不願意躲。」

「當然！」衞冠五道：「我可以死，而且也極願意死在他倆兄妹的手上，我爲甚麼要躲避？」

龍城璧道：「但我不贊成你白白的送死。」

衞冠五道：「這點沒談論的必要。」

龍城璧道：「有甚麼事我可帮忙？」

「當然有！」衞冠五的眼睛直盯着他，「雖然我有不少朋友，但我最信任的人只有你！」

龍城璧道：「在下只是個浪子，你爲甚麼這樣信任我？」

衞冠五道：「要我信任一個人，並不是一容易的事件，但龍老弟，我的確信任你，除了你之外，這件事恐怕沒有甚麼人能辦得到。」

龍城璧的目光忽然變得很嚴肅。

過了很久，他才說道：「你說。」

衞冠五吸了口氣，一字一字的說道：「我要你殺了魯爾絲黛的丈夫！」

× × ×

「魯爾絲黛的丈夫是誰？」

「冷血奴王！」

「冷血奴王？」

「她的武功，最少有一大半是冷血奴王教她的。」

「她嫁給冷血奴王，就是爲了要學他的武功？」

「不錯。」

「在江湖上有個傳說，但未知是否屬實？」

「甚麼傳說？」

「冷血奴王與波斯天神教有來往。」

「這傳說不假。」

「天神教是個邪教組織，教主更是個色中餓鬼。」

「也不錯。」

「天神教主有三本練武秘譜，冷血奴王欲取其一。」

「龍老弟，你的消息絕對正確。」

「所以，冷血奴王已和天神教主說好，用中原十名絕色美人，換取一本武功秘譜。」

「你這消息是從哪裏打聽回來的？」

「是在下花一千兩金子買回來的。」

「這一千兩金子花的並不寃枉，這消息很準確，但却還說漏了一點。」

「這一點很重要？」

「當然重要，冷血奴王還想借助天神教的力量，先行消滅八大門派，繼而招兵買馬，密謀作亂！」

「他居然想做皇帝？」

「當然想，想得要命！」

石室中頓然陷於一片沉默。

此地臭氣薰天！

秦州雙狼

（一）

酒香四溢，唐竹權在冰山堡中喝個不亦樂乎。

癡情叟饒不得初時的確奉陪，但漸漸地就放緩下來。

唐竹權瞪着他，哈哈一笑：「饒老俠，你怎麼越喝越少？」

饒不得道：「唐大少爺果然酒量驚人，老夫不是你的對手。」

唐竹權道：「你不是曾經說過要奉陪到底嗎？怎麼現在居然反悔了？」

饒不得頻頻搖頭道：「剛才老夫是醉了，所以胡言亂語。」

「醉？這倒怪了，」唐竹權揉了揉眼睛，說道：「剛才你還沒有喝酒，怎麼醉了？」

饒不得一本正經的說道：「老夫就是這麼古怪，不喝酒的時候老是醉薰薰的，喝了酒反而清醒過來，所以，剛才老夫說奉陪到底，那是醉話，萬萬不能當作是眞的。」

唐竹權白眼一翻。「你這個人倒是古怪得可以，你不喝就不喝，不必這許多廢話。」

這兩人似乎越來越糊塗。

但他們沒有眞的醉，更沒有眞的糊塗起來。

唐竹權忽然悄悄的在饒不得耳邊說道：「衞總管呢？」

饒不得吸了口氣，也壓低了嗓子，道：「剛才他還在外面的，但忽然間就不見了。」

唐竹權道：「老子還聽見一陣很輕微，但却很怪異的聲音。」

饒不得目光一閃，道：「你聽見的是甚麼聲音？」

唐竹權道：「那是一個人忽然中人暗算，連慘呼聲也叫不出就倒下的聲音。」

饒不得道：「不錯，暗算者的武功似乎非同小可。」

唐竹權沉聲道：「依你的看法，衞總管現在還有幾分活着的機會？」

饒不得嘆了口氣。

「照老夫的看法，連一分都沒有。」

「換而言之，衞雄現在已變成了一個死人？」

「不錯。」

唐竹權臉上露出了不愉快的神色。

「衞雄這人不壞，而且對咱們兩人更是慇勤招待，他若無緣無故的給人算暗身亡，老子一定要爲他報仇！」

他的聲音越來越大，就算外面的人耳朶不靈，也該聽得清清楚楚。

話猶未了，衞雄已回來。

但他並不是活着回來，而是躺着進來的。

（二）

兩個臉孔瘦長，身高七尺的漢子，抬着衞雄的屍體，昂然步入大廳之中。

這兩個漢子一穿黑衣，一穿藍衣，脚上穿着的都是一雙牛皮靴子。

唐竹權望了饒不得一眼，道：「你認識這兩個畜牲嗎？」

饒不得道：「老夫只認識人，他們既不是人，而是不通人性的畜牲，老夫又怎會認識？」

唐竹權道：「老子却和你有點不同，人也認識，畜牲也認識。」

饒不得乾咳一聲，淡淡的說道：「這兩個畜牲是誰？」

唐竹權道：「他們是秦州雙狼的高平和廖志。」

「秦州雙狼的名號有點耳熟，好像曾經聽過，」饒不得閉目沉思，忽然又睜眼叫道：「對了，這兩個畜牲的師父，就是萬絕老君宇文堡！」

那兩個黑衣漢子和藍衣漢子突然把衞雄的屍體拋在地上。

黑衣漢子冷笑着，對饒不得說道：「你說够了沒有？」

饒不得說道：「當然沒有說够，只不過老夫已不想再說下去，因爲像你們這種人的名字，根本就不屑讓老夫老是掛在嘴角邊。」

黑衣漢子冷冷道：「我是高平。」

藍衣漢子接着說道：「我是廖志。」

高平道：「我們是奉命邀請兩位到奴王宮的。」

廖志說道：「希望兩位不會令奴王失望。」

唐竹權橫掃了他們一眼，道：「你們和奴王宮有甚麼關係？」

高平道：「高某是奴王宮第一分舵的舵主。」

廖志道：「廖某是奴王宮第六分舵舵主。」

唐竹權冷冷一笑：「你們的師父呢？他在奴王宮中又司任何職？」

高平冷冷答道：「這一點你已不必知道。」

唐竹權嘿嘿一笑：「高老弟，憑你們兩人，就想請得動癡情叟和老子？」

廖志道：「咱們從來不幹沒有把握的事，而且奴王既已下令我們一定要把兩位帶回去，那麼就算是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險，也是要把你們帶回奴王宮的。」

饒不得冷冷道：「聽你的口氣，似乎我們若是不肯跟你們回去，就要把我們幹掉。」

高平臉上殺機湧現，冷然道：「兩位若能活着去奴王宮，固然最好，但必要時把兩位幹掉才帶回去，奴王也不會怪責我們。」

「說得好！」唐竹權狂笑道：「兩位志氣可不小，你們若能把天下第一號大醜鬼和癡情叟幹掉，立刻就會成爲武林中大名鼎鼎的人物，這實在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

饒不得冷冷笑道：「兩位何以還不動手？莫不是還要等待强援相助？」

說到這裏，廳外一人大笑進入！

「饒兄，久違了。」

一個黑袍老人，隨着大笑聲走進了廳中。

(三)

喝了十幾斤花彫的饒不得，他的臉龐已是一片殷紅之色。

當他看見這個黑袍老人的時候，臉龐的顏色更是「紅得發紫」。

「宇文堡，你終於來了！」

唐竹權冷冷一笑，盯着這個黑袍老人：「萬絕老君宇文堡，可是江湖上威風十足的人物。」

宇文堡嘿嘿一笑：「最少，絕不會比令尊唐老人稍遜半分！」

饒不得看着他，聲音冷如冰雪：「杭州老祖宗可是個光明磊落的君子，你憑甚麼跟他相提並論？」

唐竹權撫掌大笑：「饒老俠這一句才是人話！」

饒不得一呆，怒道：「難道老夫以前說的都是豬話？狗話？貓鵝鴨話？」

「別誤會！」唐竹權忙道：「別生氣，老子向你陪個不是！」

宇文堡忽然冷笑。

「好一對活寶貝，好一雙活王八！」

唐竹權忽然面色一變，喝道：「老匹夫，冰山堡可不是你說來就來，說走就走的地方！」

宇文堡冷哼一聲：「這裏也不是甚麼龍潭虎穴，連衞總管也是個不堪一擊之輩，又有甚麼力量可以阻嚇本堂主？」

饒不得道：「甚麼堂主？」

宇文堡道：「奴王宮刑堂堂主！」

饒不得道：「這裏可不是奴王宮！」

宇文堡冷冷道：「饒兄，本堂主到此，正是要把兩位帶回奴王宮！」

饒不得道：「死活不論？」

「正是死活不論。」

「老夫也有意思把你們三師徒留在這裏，」饒不得冷冷一笑，「但老夫只留死的，所以你們都不能再活下去！」

宇文堡臉色沉下！

「饒兄，你是喝醉了。」

唐竹權立刻答道：「不錯，他是喝醉了，所以先由老子來領教你的萬封九天大法！」

他放下酒罈，就待向宇文堡撲去！

高平却已立刻攔住唐竹權，沉聲喝道：「宰鷄焉用牛刀，對付你這醉鬼，憑本舵主已是綽綽有餘！」

宇文堡目光一寒，對廖志道：「你也見識見識杭州唐門的武功。」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高平，廖志兩人已聯手，向唐竹權展開狂攻猛打！

饒不得沉着聲，凝視着宇文堡道：「你這兩個徒弟比豺狼更兇殘，恐怕已有不少人在他們的手下大大的遭殃。」

宇文堡悠悠一笑：「饒兄的眼光一向都看得很準。」

饒不得冷冷道：「只可惜今次他們遇上了尅星。」

宇文堡道：「未必。」

饒不得道：「你若輕視這個喝酒如大牛喝水的醉鬼，那可是大錯特錯。」

宇文堡臉上的笑容忽然漸漸消失。

饒不得沒有看錯，唐竹權的確是秦州雙狠的尅星。

(四)

高平擅用掌法，而廖志長於暗器和輕功。

高平掌法陰柔毒辣，每一出手，攻的儘是唐竹權必救之處。

他每一掌都似是志在必得，看來甚至不惜與唐竹權拚個兩敗俱傷。

然而，每到險處，他却立刻停手。

他停手並不是存心相讓，而是製造有利的環境，讓廖志的暗器能發出致命的攻擊！

兩人配合的天衣無縫，唐竹權似乎已陷於手忙脚亂的局面。

廖志已發出了數十枚毒針，一蓬奪命毒砂，三十二顆鐵蓮子，還有兩支淬有奇毒的袖箭。

他每一次都是選擇最有利的時候才出手。

他最先發出的是毒針。

他以爲這數十枚毒針，用滿天花雨的手法撒出去，一定可以把唐竹權擊斃！

但他失望了！

唐竹權身裁胖大，但身法之快速，却是大出乎廖志意料之外。

這數十枚毒針完全落空。

毒針無功，接着是毒砂，鐵蓮子，袖箭。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朋友，你的花樣可不少，能够一口氣使出這許多種暗

器！」

廖志臉色一變。

只聽唐竹權又道：「老子對暗器功夫略有研究，你也來接一接老子的暗器。」

廖志吃了一驚。

唐竹權可不是恐嚇他，只見右手一揚，兩支袖箭閃電般射出。

廖志急閃。

這兩支袖箭射了個空。

唐竹權大笑：「你以爲已躲開它？」

廖志又是一凜。

他分明已避開這兩支袖箭，但唐竹權却說他沒有避開，這是甚麼緣故？

就在此際，宇文堡忽然叫道：「小心背後——」

話猶未了，那兩支袖箭已激射回來，射在廖志的背心上。

廖志驚駭欲絕！

這兩支袖箭，本來是他自己的，但不知如何却由唐竹權的手裏射出，他明明以爲已經避開了，但幌眼間，這兩支袖箭又已射在他的背心上。

直到饒不得看着他不斷笑的時候，他才明白過來。

唐竹權剛才根本就不是用這兩支袖箭對付他，而是把袖箭交到饒不得的手上。

眞正致命的一擊，是由饒不得所發動的。

唐竹權哈哈大笑：「廖朋友，這種暗器功夫，你總算是大開眼界了罷？」

廖志已氣得面色鐵青，突然張開嘴巴，鮮血狂噴。

袖箭有毒！

即使袖箭無毒，也已足够取掉他的性命！

劍拔弩張

(一)

殺氣瀰漫，每一個細微的動作，都可能是動手殺人的先兆。

高平眼看着廖志死在自己的袖箭下，心中實在是驚怒交集。

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的確不容易對付。

還有癡情叟饒不得，也是一個極難纏的角色！

高平的信心已搖動。

他甚至不敢向唐竹權動手。

但局勢忽然又有了極大的轉變。

大廳外忽然出現了二十四個黃衣黑靴，衣飾劃一的刀手。

除了這二十四個黃衣刀手之外，還有一個頭戴金冠，神情矍爍的華服中年人。

今天冰山堡實在是熱鬧極了。

× × ×

雖然這個男人的年紀已不算輕，但他却仍然有一種足以令女人心動的魅力！

他年輕的時候，必然是個很英俊的男人。可惜這裏沒有女人！

而且就算唐竹權是個女人，他也絕對不會欣賞這個男人。

因爲他知道這個男人，絕不是善男信女！

「你是誰？」唐竹權劈頭就問。

華服中年人淡淡一笑道：「奴侯。」

「奴侯？」

「不錯，是奴侯。」

「你來自何方？」

「奴王宮。」奴侯悠然道：「在奴王宮，除了奴王之外，無論是誰都要聽從我的說話。」

「爲甚麼要聽你的說話？」

「很簡單，」奴侯慢慢的說道：「因爲我的說話就是命令，無論是誰敢違令，都必死無疑。」

唐竹權冷冷一笑。

奴侯又接着說道：「違令的人不但要死，而且還要死得很痛苦。」

說到這裏，他的目光盯在萬絕老君宇文堡的臉上！

宇文堡竟似是打了個寒戰。

只聽得奴侯繼續說道：「宇文堂主掌管刑堂，該知道我的說話並不假。」

宇文堡忙道：「侯爺令出如山，這是宮中上下每個人都很清楚的。」

奴侯的目光還是盯着他。

「我現在希望宇文堂主能够辦一件事情。」

「侯爺儘管囑咐下來便是。」

「高平是你的徒弟？」

「不錯。」

「廖志也是你的徒弟？」

「也不錯。」

「唔，」奴侯冷冷的說道：「廖志勇戰殉身，應該重賞。」

「他已死，如何賞法？」

「以金棺葬之，另贈黃金五千両給其遺屬。」

宇文堡默然。

奴侯又道：「但高平却臨陣怯敵，雖見同門手足死在敵人手下，竟無一拚之心，如此懦夫，留來何用？」

宇文堡、高平面色慘然。

宇文堡忙道：「侯爺……」

奴侯面色一寒冷然道：「你不必說，你可以不下手，也不必向我解釋甚麼。」

宇文堡頓然停口，一雙隼鷹般的眼睛，冷酷地盯着高平。

高平汗出如漿。

「師父……，不要再叫我師父，」宇文堡的眼睛發出寒光，「你不配！」

高平突然狠狠的盯着奴侯，厲聲道：「你好狠毒，我做鬼也絕不會饒你！」

宇文堡陡地大喝：「畜牲住口！」

暴喝聲中，他的右掌已猛然向高平頭頂拍下。

高平沒有閃避，一雙眼睛射出來的光芒更是怨毒。

他不閃避，是因爲他知道自己絕對避不開師父這一掌。

「唷！」一聲悶响，高平中掌，身如敗絮，軟綿綿的倒了下去。

宇文堡一掌斃了高平，臉上猶自一片漠然之色。

奴侯淡笑。「這一掌雖然只有五成內力，但却已足够擊殺巨獅猛虎，宇文堂主威名赫赫，果然名不虛傳。」

宇文堡欠身道：「侯爺過奬了。」

奴侯淡淡道：「只要你對奴王宮忠心不二，將來自有你的好處。」

宇文堡道：「屬下知道。」

「你知個鳥屁！」唐竹權忽然咆哮起來，「你只有兩個徒弟，一個戰死，却連

另一個也保不住，將來奴王宮唯一能給你的好處，就是砍下你的腦袋，然後在你的鼻孔上插上幾朶野花！」

饒不得大笑。

「如此花瓶，雖然難看，却也別緻有趣。」

奴侯冷笑，道：「兩位想的辦法雖然荒謬，却很有趣，我也想弄兩個這麼樣的花瓶。」

宇文堡道：「饒兄，你聽見了？」

饒不得道：「我沒聾，也不必裝聾，當然是聽見他在胡亂放狗屁。」

「放肆！」宇文堡喝道：「饒不得，本堂主現在要你變成活不得！」

饒不得怪笑一聲：「儘管動手，且看畢竟是誰活不得！」

宇文堡一聲怒吼，左掌拍出。

這一掌的聲勢極其駭人。

饒不得冷笑，也以左掌相迎。

掌風呼嘯，「砰」然一聲巨响，兩人的身子乍合又分，各退三步。

饒不得冷冷道：「果然有點門道。」

宇文堡沉默片刻，才緩緩道：「一別多年，你的內力又已增進不少。」

「彼此彼此。」

饒不得又再揮掌。

宇文堡反應奇快，突然向左疾衝五尺，避開饒不得這一掌，順勢繞到對方背後，右手兩指猛插饒不得頸際血管大脈。

這一着看來沒有氣勢洶湧的感覺，只是悄悄的攻出一招。

但這一招却暗潮湧伏，待饒不得翻身自救的時候，宇文堡的指勢又變，居然由上而下，直點饒不得氣海穴。

饒不得怪叫一聲，身形如箭般向上射起，一個筋斗，頭下脚上凌空擊出一拳。

宇文堡亦單拳向上擊出。

兩人以拳擊拳，忽然响起一陣淸脆的骨折聲响。

饒不得冷笑：「萬絕老君，你的腕骨可給折斷了！」

宇文堡也在冷笑：「彼此彼此！誰也不划算。」

饒不得臉色一沉，飛身再以右掌劈向宇文堡的胸膛。

宇文堡掌勢急展，兩人都已被狂烈的掌風所籠罩着。

突聽宇文堡大喝一聲：「萬刦九天大法！」

兩人的右掌同時緊緊黏在一起。

宇文堡與饒不得的臉色都同時變得一片血紅。

奴侯淡淡的對唐竹權道：「癡情叟這一次是死定了，無論是誰，都不容易抵擋宇文堂主的萬刦九天大法。」

唐竹權瞪了他一眼，怒道：「你別得意，癡情叟若有閃失，老子就摘下你的腦袋作爲下酒之物！」

奴侯冷冷一笑：「只怕你口氣雖大，本領却是平平無奇。」

唐竹權「呸」的一聲，大聲道：「老子現在就向你討教幾招！」

奴侯道：「你想跟我動手？」

唐竹權道：「難道老子不配？」

奴侯道：「的確不配！」

「呸！」唐竹權怒喝：「老子偏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胆敢口出狂言。」

奴侯哂然道：「還是那句老話：殺鷄焉用牛刀？」

說着，轉身背向唐竹權離去。

唐竹權撲前，但却最少有五六把鋒利無匹的刀，把他攔阻住。

（二）

刀鋒映目生寒，每把刀的刀尖都指着唐竹權的要害。

唐竹權怪笑着，橫掃了這幾個黃衣刀手一眼。

「看你們的樣子，好像每每個人都比雪刀浪子還更神氣，倒不知道刀法是否及得上龍城璧十分之一？」

黃衣刀手同時暴喝，刀鋒急落，猛襲唐竹權。

剎那間，唐竹權已被這幾把刀所遮蓋着。

唐竹權身形奇胖，目標實在很大。

這幾把刀來勢洶湧，似乎每一把刀都可以在眨眼間把唐竹權砍成肉醬。

但唐竹權沒有被砍成肉醬。

他甚至連一根指頭都沒有被割傷。

但那幾個黃衣刀手，却忽然同時掩着自己的鼻子。

唐竹權沒有把他們怎樣，只是在他們的鼻子上，各揑一下。

這一揑的力度看來也不怎樣大，但他們的鼻子却似是快要甩掉出來。

幾個黃衣刀手相顧駭然。

他們自然知道，若不是這個大胖子手下留情，他們不但鼻子不保，就連性命也很難保得住。

奴侯却在這個時候冷冷的說道：「你們若不再打下去，儘管可以休息休息。」

這幾個黃衣刀手聞言，非但沒有休息下來，反而臉色劇變，又再不顧一切的繼續揮刀狂攻唐竹權。

唐竹權嘆息一聲，喃喃道：「爾等兔崽子，既可惡復可憐，你們的主子眞是他媽的不是人。」

他還是可以很輕鬆。

但他很快就輕鬆不起來，因爲還有其餘的黃衣刀手，也在這個時候加入戰圈，圍攻唐竹權。

奴侯笑了。

他的笑容看來就像是土匪頭子，看着他的嘍囉在姦淫良家婦女。

（三）

這一戰，唐竹權給打出了怒火。

「爾等混蛋再不知死活，休怪老子手下無情。」

他的五絕指法威力兇猛霸道，一經出手，可不是鬧着玩的。

但那二十四把尖刀又豈是鬧着玩的？

唐竹權嘴裏發出警告，但自己却先在大腿上吃了一刀。

雖然這一刀並不致命，但却也給弄出一道半尺長，深約一寸的口子。

血飛濺，唐竹權臉龐上的肌肉一陣跳動。

他道：「他奶奶個熊，眞的不給老子面子！」

怒火之下，五絕指法終於出手。

那個一刀傷了唐竹權的黃衣刀手，以爲唐竹權技止此矣，食髓知味，再度欺身



上前，一刀橫劊唐竹權的小腹。

其實唐竹權沒有「小腹」。

他的「小腹」，簡直比身懷六甲的孕婦還更厲害。

如此龐大的腹部，不難一刀劊中。

但這種想法，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那黃衣刀手一心以爲可以立下大功，那知一刀劊下，居然僅僅差了半寸，從唐竹權的「大腹」旁邊劊了個空。

他心知不妙，抽刀急退。

他只求自保，不再冒進。

可惜遲了。

唐竹權給他算了一刀，已恨得牙癢癢，見他又想把自己的「大腹」砍開，更是無名火起，當下不再留情，右手五指箕伸，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向他的小腹上狠狠插去。

這一着奇快無比，最少比那黃衣刀手後退的速度快上三倍。

「唷！」一聲慘呼，此君從此一倒不起。

唐竹權殺了一人，更是殺得性起。

「爾等再不退下，統統都要躺下！」

但沒有人退下。

他們都知道，無論是誰畏敵不前，後果都一定不堪想像。

他們都似已變成了冷血奴王的奴隸。

奴侯冷冷的站在一旁，臉上還是充滿了自信。

他相信饒不得和唐竹權一定無法逃得出自己的掌心。

× × ×

唐竹權雖然擊殺一人，但仍然陷於以寡敵衆的危險局面。

但他並不担心自己，反而担心饒不得會敗在宇文堡的掌下。

他不斷的注視着饒不得與宇文堡。

久戰之下，他又殺了五個黃衣刀手，但他的傷口也添增兩處。

陡地，奴侯突然無聲無息的向唐竹權直欺上來！

救援來遲了

（一）

奴侯就是一個這麼深沉，善於把握機會的人。他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幾乎已有十足的把握。

他的判斷非常準備。

當唐竹權既窮於應付黃衣刀手，又關切饒不得戰況如何的時候，奴侯已選擇了一個最有利的機會，驀然出擊。

唐竹權並非沒有防範到這一着。

但奴侯的出手實在太快，而且他又備受着黃衣刀手的圍攻，他終於無法抵擋奴侯這一擊。

蓬！

奴侯一掌擊在唐竹權寬敞的胸膛上。

唐竹權面色慘變，蹌踉後退三丈。

這一掌力量不輕，他竟然無法站立得住。

奴侯盯着他，臉上的神態一片冷漠。

唐竹權跌倒在地上，立刻又有四五把刀向他的頭頂攻下。

奴侯突然又再出手。

這幾個黃衣刀手的刀，突然全部都鬆跌在地上。

只聽得奴侯冷冷的說道：「把他縛住等侯發落。」

唐竹權振聲道：「誰敢縛老子？」

奴侯冷笑，忽然向一個滿面鬍子的黃衣刀手說：「你身上有繩子？」

滿面鬍子的刀手點頭。

奴侯淡淡說道：「你去縛他。」

滿面鬍子的刀手臉色一變。

「你害怕？」奴侯悠悠道：「你是怕他會用唐門的五絕指法來對付你？」

滿面鬍子的刀手又是吃了一驚，不敢再猶疑，立刻取出一綑繩子，就去綑縛唐竹權。

唐竹權咬牙喝道：「你敢縛老子，簡直是找……」

他正想用五絕指法把這刀手幹掉，那知手剛抬起，就發覺全身內力已然盡洩。

他甚至連手都已很難抬起！

（二）

唐竹權不大喜歡粽子。

他既不喜歡吃粽，甚至連看見粽子都會覺得很不舒服。

但是他寧願一口氣吞下三十隻粽子，也不願意自己變成一隻又胖又無用的大粽子。

現在除了用「粽子」這個名詞之外，恐怕已很難再找另外兩個字來形容他。

× × ×

饒不得不像粽子。

宇文堡也不像。

他們只像兩個倒空了的布袋。

他們的鼻孔彷彿只有出氣沒有入氣。

他們的頭頂在冒着一層蒸氣，但漸漸地蒸氣沒有了，他們的眼皮也同時垂下。

直到龍城壁來到這大廳的時候，宇文堡已嚥氣。

饒不得距離嚥氣的時候也已不遠。

（三）

龍城壁來遲了。

他實在沒有想到，自己只不過在石室裏逗留了半個時辰，外面就已經給弄得天翻地覆。

衞冠五帶着滿身臭氣，也跟隨着龍城壁一起出現。

奴侯的目光，卻只是注視着龍城壁。

他忽然問：「你就是雪刀浪子？」

龍城壁沒回答，甚至連點頭都沒有。

他只是關心癡情叟饒不得。

等到龍城壁的手按在饒不得肩膊上的時候，饒不得忽然用一種氣若游絲的聲調說道：「他叫奴侯，此人饒不得……」

龍城壁看出他雖已垂死，卻還是很激動。

他立刻掏出一顆碧血靈芝丸，塞進饒不得的口中。

然而，饒不得的嘴巴已僵硬。

龍城壁臉上的表情同時已僵硬。

奴侯卻在笑，笑得就像隻剛吃掉兔子的狐狸。

× × ×

衞冠五不認得癡情叟。

但他卻從饒不得臨嚥氣前的兩句說話，猜出了他就是饒不得。

他忽然大步上前，向奴侯道：「你就是冷血奴王的師弟奴侯？」

奴侯不答反問：「閣下莫非就是冰山堡的堡主衞冠五？」

「正是衞冠五！」

「冰山堡在江湖上一直沒有甚麼名氣，到現在我才明白是甚麼緣故。」奴侯冷冷一笑，道：「這裏根本就不是一座堡壘，而是一個鳥巢。」

鳥巢！

奴侯竟說冰山堡是鳥巢，幾乎隨便甚麼人都可以把它搗跨。

衞冠五一楞。

良久，他忽然沉重的嘆了口氣，道：「你說的不錯，也許這座冰山堡甚至連鳥巢都不如。」

奴侯冷笑：「你倒有點自知之明。」

龍城壁盯着奴侯，突然冷冷說道：「還有兩三天，殺手初一就要殺衞堡主，這件事你應該很清楚罷？」

奴侯也看着他，道：「初一要殺衞堡主，與我又有甚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龍城壁冷冷一笑，「初一是甚麼人，你不會不知道罷？」

奴侯乾笑着。

龍城壁又接道：「你是初一的先鋒，你今天消滅了冰山堡的高手，到了下個月初一，這個擅用飛刀的殺手就更容易對付衞堡主。」

奴侯又是不斷乾笑。

「你很聰明，但卻只猜對了一半。」

「一半？」龍城壁皺了皺眉，「還有另一半又是甚麼事？」

奴侯指着唐竹權，道：「爲了這個大粽子。」

唐竹權雖然受制於人，但一張嘴巴卻還不肯輸虧，聞言立刻吼叫道：「你娘個祖宗才是——」

但他只是罵了一半，奴侯已點了他的啞穴。

「粽子無論大小，都是不會講話的，這一點我絕不會弄錯。」

龍城壁吸了口氣。

「你脅持着他有甚麼目的？」

「尋人！」

「尋誰？」

「中原武林的第一位大美人，也就是這個大粽子的妹子唐竹君！」

唐竹權氣的渾身發抖。

龍城壁的臉孔也是一陣煞白。

奴侯又笑了，他笑瞇瞇的看着龍城壁：「聽說這位大美人對你很不錯。」

龍城壁沉聲道：「你要怎樣？」

奴侯道：「你們想救唐竹權，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在下月初十，帶唐二小姐到藏龍峽！」

龍城壁面色再變。

奴侯突然伸手按在唐竹權頭頂上，冷冷道：「別妄想在這裏搶走唐大少爺，你若輕舉妄動他立刻就由醉鬼變成眞鬼。」

龍城壁不敢動。

奴侯又笑了。

他的笑容很陰沉，很可怕。

他說：「下月初十正午之前，我們若等不到唐二小姐，這個醉鬼就可以永遠戒酒了。」

衞冠五的臉色很難看。

這裏本是他的地方，但奴王宮的人一出現，他的貴賓就變成了階下囚。

「鳥巢！」衞冠五苦笑，喃喃道：「這裏也許眞的連鳥巢都不如！」

奴侯冷冷一笑。

「到了初一，你就得死，這裏是鳥巢也好，是銅牆鐵壁固壘也好，對你來說都已沒有多大的關係。」

衞冠五無言。

他彷彿已變成了一具沒有血、也沒有靈魂的走肉行屍。

（四）

奴侯走了。

雖然萬絕老君宇文堡和他的兩個徒弟都已犧牲，但他一點也不在乎。

殺了饒不得，再擄走杭州唐門的大少爺，這已是很不錯的收穫。

龍城壁的手緊緊按着風雪之刀的刀柄，他的指骨勒勒作响。

若不是唐竹權受制於人，風雪之刀早已出鞘。

但他現在不能動。

他只能像個呆鴨般，目送着唐竹權像是粽子般給奴王宮的人抬了出去。

衞冠五忽然嘆了口氣，道：「雖然你不會死，但你的煩惱似乎比我還多。」

龍城壁苦笑。

衞冠五又道：「其實我已沒有甚麼煩惱，我將會變成一個很平靜的人。」

龍城壁盯着他，道：「你爲甚麼老是想着死？」

衞冠五木然道：「我本來早就應該死掉。」

龍城壁道：「過去的事情何必老是記掛在心上？再說，人誰無過？難道那一次的錯過你永遠都不肯原諒自己？」

衞冠五搖頭。「不能。」

龍城壁吸了口氣，點頭道：「就算你不能原諒自己，也不該死！」

衞冠五道：「像我這種人，活着又有甚麼用？」

龍城壁說道：「不！我若是你，必定鼓盡最後一分氣力，先對付了冷血奴王再說！」

衞冠五道：「冷血奴王雖然娶了魯爾絲黛爲妻，但他並無負我。」

龍城壁道：「奴王雖無負於你，却有負於天下！」

衞冠五道：「天下事，不由我管。」

「恰恰相反，」龍城壁大不以爲然：「難道堡主沒有聽說過，天下人管天下事這句話？」

「只可惜我根本就不是個人。」衞冠五嘆道：「人是不會吃狗糞的。」

龍城壁的臉色沉下。

「衞堡主，你太令人失望。」

「即使天下人盡皆鄙視我，我亦無動於衷。」

「不是鄙視，而是令人失望！」

「別人不必關心我，我也不必去關心別人。」

「衞空空呢？」

「空空？」衞冠五的聲音陡地一震，連身子也不禁震蕩起來。

× × ×

「空空！空空！」衞冠五翻來覆去唸着衞空空的名字，臉上的神態變得既矛盾，又複雜。

龍城壁趁機道：「難道你對他已漠不關心？」

衞冠五搖頭。

龍城壁又道：「難道你以爲他會對你漠不關心？」

衞冠五胸膛起伏，情緒顯得很激動。

「不錯，就算我可以忘記天下間每一個人，也絕對不能放得下空空，他可是個乖孩子。」

龍城壁目光閃動，道：「你是不是想見他？」

衞冠五點頭，道：「我的確很想見他，你是不是可以把他找回來？」

龍城壁嘆了口氣。

「你在初一就要死了，而時間又是那兒逼切，就算我能找他回來，恐怕你已看不見他。」

衞冠五默然半晌，忽然用一種堅決的口氣說：「爲了空空，爲了不使你失望，我決定要逃過初一這場刦數！」

龍城壁一怔。

衞冠五又一字一字的說道：「我要到藏龍峽！」

小毒王居雙

（一）

冷雨一點一滴的打在紙窗上，店堂內卻是暖烘烘的。

衞空空實在很飢餓了。

自從薛惜瑤被擄刦之後，他沒有吃過一頓飽的。

心情不好，胃口也自然欠佳。

但現在，他非要儘量塡飽自己的肚子不可，因爲他已發覺自己體力正在逐漸的衰退。

他瘦了，瘦得有點不像往日的衞空空。幸好他還年輕，損耗了的體力很快恢復過來。

× × ×

人在吃燒鷄，馬在吃草料。

衞空空騎的是猴子馬。

猴子馬奇瘦無比，無論牠吃多少，無論牠過的是怎樣的生活，牠都是那麼瘦，除了用「瘦骨嶙峋」四字之外，已沒有甚麼字眼可以來形容牠那瘦得出奇的體態。

但這實在是一匹怪馬。

別的馬匹瘦成這副樣子，必已「舉蹄維艱」。

但猴子馬卻特別古怪，雖瘦而不弱，看來不值一哂，跑起路來卻是速度極快，軔力十足，亦可算是奇哉怪也。

× × ×

這裏是雲祥客棧，距離開封府還有百五里。

雲祥客棧的老闆，是個很節儉的人，而且還節儉得離譜。他雖然是個老闆，但別人卻以爲他只是客棧中的小二。

他姓趙，名一丁。

他最大的興趣是賺錢，除此之外，唯一最感興趣的就是養馬。

他給自己起了一個外號，自稱爲「賽伯樂」。

但他眞的對養馬很有研究嗎？

不！

他懂的只是皮毛的見識。

當他看見衞空空拖着猴子馬進來的時候，他不禁「嗤之以鼻」。

他暗暗忖：「這小子準是窮的發霉，連一匹像樣的馬都養不起。簡單是羞煞人也。」

但他仍然很慇勤的招待衞空空。

由於他一副店小二的模樣，衞空空也不知道他居然是這間客棧的老闆。

（二）

衞空空沒有喝酒。他心情不好的時候，反而往往只喜歡喝茶。

燒鷄的味道雖然不太好，而且燒的太焦黑，但衞空空並不計較。

吃完燒鷄，又再吃了一斤熟牛肉。

熟牛肉反而比燒鷄好吃得多。

這一斤熟牛肉下肚後，衞空空的胃已被塡得脹滿。

趙一丁對這個客人沒有興趣去研究。

對於那匹瘦得可憐的馬，他更是懶得去瞧一眼。

但他忽然發覺有兩個鬼鬼祟祟的青衣人，正在悄悄解開那拴縛着瘦馬的繩索。

趙一丁一楞，心想：「這兩個準是霉賊，霉賊偷霉馬，霉之又霉！」

他雖然不是甚麼江湖名俠，但倒有幾分俠義之心。

光天化日下，竟然連一匹瘦骨嶙峋的馬都要盗走，眞太豈有此理了。

他張開嘴巴，正待大聲呼喝。

但他還沒有喝出聲，就巳給一個人的手掌掩住了嘴巴。

趙一丁一凜。

「別大呼小叫，否則把你五馬分屍！」背後一人冷冰冰的對趙一丁說。

趙一丁大吃一驚。

「爲了盗一匹霉馬，竟動用三人，何其隆重也？」他心中暗自在咕嘀。

只見那兩個青衣人把繩索鬆開，就待拖馬離開客棧。

但在這時候，那個剛吃完燒鷄和熟牛肉的年青人巳像旋風般衝了出來！

兩青衣人拔刀猛砍年青人。

但年青人的武功極高，赤手空拳的就把這兩人的刀奪了過來。

趙一丁嚇了一跳。

他最怕有人在自己的客棧裏動刀子。

背後那人突然在他頸際輕輕一拍。

趙一丁還沒有弄清楚對方是誰，就巳昏倒過去。

直到很久很久他醒過來之後，還是不明白那些人，何以對一匹瘦馬如此重視。

（三）

衞空空很快就解決了兩個青衣人。

這兩個青衣人盗馬手法平庸，武功更是平凡之極。

衞空空沒有殺他們。

他不知道這兩個小毛賊的來歷，只知道這兩人雖然盗馬，却罪不致死，也沒有把他們打成殘廢的必要。

他最擅長的是砍腦袋劍法。

這種劍法兇殘、霸道、殺傷力之强，在各門各派的劍法中幾乎是無出其右。

但衞空空却並不是兇殘霸道的人。

不到最必要的時候，他絕不會動用到砍腦袋劍法。

對付這兩個想盗馬的小毛賊，當然不必殺掉他們。

他只是把他們的臉龐打腫，這巳是很客氣，很微不足道的教訓。

這兩個青衣人急急連跑帶跌的走了。

衞空空早巳付完了帳，他又再翻身上馬。

突聽背後一人淡淡說道：「衞空空，你巳中計！」

衞空空沒有轉過身子，只是覺得心中忽然一凉。

背後那人又緩緩的說道：「你是不是拳頭有點癢，所以要揍人？只可惜你揍了人之後，拳頭却是更癢了。」

× × ×

衞空空的手本來不癢。

但當他揍了那兩個青衣人的時候，他的手眞的癢了。

衞空空吸了口氣，道：「這好像是開封府大毒叟的下毒方法。」

背後那人淡淡一笑，道：「大毒叟巳經死了。」

「他死了？」

「不錯，」背後那人悠悠說道：「擅用毒者死於毒，他巳給人毒死。」

「是誰毒死大毒叟的？」

「我。」

「你是誰？」

「小毒王屠雙。」

「小毒王？」衞空空雙眉一揚，道：「你和大毒叟有甚麼關係？」

「不是父子。」

「你姓屠，大毒叟是姓莫，當然不會是父子。」衞空空道：「你們是師徒？」

「本來是的，但現在不是了，」屠雙悠然一笑，道：「當他知道中了我下的毒之後，就不再認我是他的徒弟，還說要把我殺掉。」

衞空空冷冷一笑：「原來你的師父火氣這麼大，你只不過是要毒死他，他居然就不再認你是徒弟。」

屠雙道：「所以嘛，人心難測，這句話是一點也不錯的。」

衞空空忽然拔劍。

屠雙彷彿吃了一驚：「你不是想把自己的一雙手砍掉下來罷？」

衞空空道：「雖然我的手有點癢，但我絕不會弄傷自己的手。」

屠雙道：「聽說你的砍腦袋劍法獨步中原，莫非你要砍掉自己的腦袋？」

衞空空道：「也不會。」

屠雙想了想，忽然道：「我總算明白了，你是想用這把劍殺了我！」

衞空空冷冷的盯着他，沒有說話。

屠雙嘆了口氣，道：「我勸你還是不要打這個主意了，你千萬不要運勁，否則毒氣向上蔓延，那時候就算有解藥也無從解救。」

衞空空臉色一變。

「那兩人的臉龐上，塗着些甚麼毒藥呢？」

「此毒無名，毒性也並不怎樣霸道，最少要在十二個時辰之後，才可以致人於死地。」

衞空空道：「如此說來，我最少還可以再活十二個時辰。」

屠雙道：「似乎是的。」

衞空空道：「難道你認爲我連十二個時辰都活不了？」

「也不一定，」屠雙淡淡說道：「你若肯替我做一件事，你很快就可以獲得解藥。」

衞空空冷然回答道：「你是在要脅衞某？」

屠雙眉頭一皺。

「要脅這兩個字，未免是說得太難聽了，咱們只不過是在公平交易。」

「公平交易？」

「當然是公平交易，」屠雙道：「我給你解藥，你替我辦事，只要兩厢情願，那麼誰也不吃虧。」

衞空空忍住怒氣，道：「你想我爲你做甚麼事？」

「殺人！」

「你找錯對象了，」衞空空冷笑，道

：「我並不是個職業殺手，絕不會替任何去殺人。」

「你說錯了。」

「錯在何處？」

「你現在並不是爲了別人而去殺人，而是爲了自己而去殺人。」屠雙緩緩的說道：「你若不殺人，你就得死。」

「你的說話好像很有道理。」

「我說的都是事實，當然有道理。」

「你要我殺誰？」

「一個壞人！」屠雙目中忽然露出憤怒的火燄，「這人本來就該殺，你殺了他，對整個中原武林來說，是一件好事。」

衞空空沉默半晌，又再重複那一句：「你要我殺誰？」

「奴侯！」

「奴王宮的奴侯？」

「不錯。」

「你和奴侯有仇？」

「這一點你不必理會，」屠雙慢慢的說道：「你只須知道兩點就巳足够。」

衞空空道：「第一點，是我若不殺奴侯，就得不到解藥。」

屠雙點頭，接着說道：「還有另一點更重要的，就是你殺奴侯，絕不會後悔，反而會覺得這是一件很值得去做的事。」

衞空空道：「如此說來，我非但沒有選擇的餘地，而且根本不必考慮？」

屠雙道：「事實確然如此。」

衞空空却搖頭冷笑：「你錯了，事實並不如此。」

屠雙一怔，似是感到很意外。

衞空空冷冷的說道：「我現在也可以告訴你兩個理由，爲甚麼我不會替你去殺奴侯。」

屠雙沉着臉，神態有點不好看。

衞空空却反而微笑起來，慢條斯理的說道：「第一個理由，就是我從來不喜歡在別人的威脅之下幹任何事。」

屠雙皺了皺眉，欲言又止。

衞空空笑了笑，接道：「所以，就算你威脅我去幹的事對我很有利，我也絕不肯去幹，因爲威脅始終是威脅，就等於臭襪子永遠都是臭襪子一樣。」

屠雙道：「還有呢？」

衞空空淡淡說道：「還有一點更重要的，就是你所恃的毒藥，現在對我來說，巳不能構成威脅。」

屠雙眼色一變。「你有辦法解除這種毒？」

衞空空搖頭。

「我不能，但却有另一個人能，而且他巳來了。」

「誰？」屠雙的神態忽然變得有點侷促。

就在這時候，一個蒼老但却並不衰弱的笑聲響起。

屠雙猛然轉身，大喝道：「是誰在亂笑？」

他看見了一個灰袍老人，手裏提着一桿槍。

屠雙臉色一變。

「松木紅纓槍？」

灰袍老人冷冷道：「你識貨。」

「你就是唐老人？」

「老夫就是唐老人，」灰袍老人冷冷的看他，「老夫一直都在跟着你，就是要看你能弄出些甚麼花樣。」

屠雙道：「你爲甚麼要跟着我？」

唐老人冷哼一聲：「老夫倒想問你，你爲甚麼要擄走朗月。」

屠雙吸了口氣，沒有出聲。

他的回答是三枚金光閃爍的飛鏢！

松木紅纓槍

（一）

三枚金鏢來勢極快、極準。

但唐老人却以槍擊鏢，他的槍更快，更準。

叮！叮！叮！

三枚金鏢盡被擊落。

唐老人冷冷一笑：「大毒叟以前用的也只不過是鐵鏢，想不到他的徒弟却這麼闊氣，居然用黃金來鑄造飛鏢。」

屠雙冷喝一聲，突然從腰間亮出一支短槍。

這支短槍也是用黃金鑄成的。

槍長原來不過尺許，但一抖出，尺許長的金槍就巳變成兩截的鍊子槍。

他一槍擊出，人如天馬行空般飛躍在唐老人頭頂上。

唐老人冷笑道：「來得好！」

唰！

鍊子槍從高而下，凌空飛刺唐老人的面門。

唐老人腰向右側，閃開這一槍。

屠雙槍法變化極多，看似繁雜，又似簡單，但有時看來很簡單的招式，但一幌眼間又變成詭異莫測，似乎可以從任何一個方位把對手擊殺。

這人不愧是個高手。

槍法中的高手。

但這一次，他遇上的人却是唐老人。

說句難聽一點而又很確切的說話，當唐老人憑着手中一桿松木紅纓槍縱橫江湖的時候，屠雙恐怕還未出世。

常言道：「拳怕少壯，槍怕老郎。」

雖然這八個字未必放諸天下而皆準，但最少這一次是靈驗了。

唐老人以唐門槍法名震天下，絕非一般不學無術之輩可以比擬。

不少使用槍的高手，都敗在唐老人的松木紅纓槍下。

屠雙用毒的本領雖然高明，但槍法上的成就，却還未如杭州老祖宗。

但唐老人沒有施殺手。

松木紅纓槍只是刺在他的右肩上。

屠雙臉如紙白，厲聲道：「唐老人，你爲甚麼不索性殺了我。」

唐老人冷冷道：「老夫若要殺你，那是易如反掌的事，難道你眞的活得不耐煩了？」

屠雙呆了半晌，忽然冷笑道：「你是想我把解藥交出來？那是做夢，屠某可也不是容易受人威脅的。」

唐老人冷冷道：「屠雙，你錯了，衞空空根本就不需要你的解藥。」

屠雙嘿嘿道：「他也不想活了？」

唐老人道：「你把自己用毒的本領估計得太高了，你是大毒叟的徒弟，但你可知道，談到用毒的本領，大毒叟還及不上老夫。」

屠雙的臉色又已變了。

唐老人冷笑着，接道：「所以，老夫胆敢說一句，無論你在他身上下了甚麼毒，只要他還活着，老夫就可以把他身上的毒完全消除。」

屠雙臉龐的肌肉一陣跳動。

唐老人是杭州唐門的主人，而杭州唐門本與蜀中唐門源出一脈，唐老人在用毒和解毒方面的功夫，是不容懷疑的。

唐老人凝視着屠雙，續道：「你並不愚蠢，總該知道老夫為甚麼不殺你。」

屠雙勃然大怒道：「我絕不會出賣奴王！」

唐老人道：「你說得很漂亮，似乎眞的很忠於冷血奴王。」

屠雙道：「奴王是武林之雄，誰不服從，誰就死！」

唐老大在笑。

他的笑聲中充滿了譏諷之意：「你若忠於奴王，又怎會想殺奴侯？」

屠雙臉色一變，道：「奴侯是奴王宮心腹之患，屠某要除去他，也是為了奴王宮着想。」

「屠老弟，你以為老夫才三歲？」唐老人乾咳兩聲，「你不是為奴王宮着想，而是為了自己着想，在奴王宮，奴侯是你最大的阻碍，你借刀殺人，只不過是因為想爬得更高一點。」

屠雙雙眉緊蹙，說不出話來。

衞空空淡淡一笑，道：「可惜你找錯了對象，假如你去找司馬血，他說不定會接下這一票買賣。」

唐老人點點頭，拈鬚微笑道：「不錯，因為你要殺的本來就是一個壞人，殺手之王必然樂於接下這一次的殺人任務。」

屠雙嘆了口氣，道：「這一點我也曾考慮過，但殺手司馬血，殺人酬金極高，我付不起。」

唐老人嘿嘿一笑：「你又錯了，只要他高興，可能只要十兩紋銀就可以答應你的要求。」

屠雙一怔。

衞空空冷笑道：「但現在已經太遲了，即使司馬血在這裏，也絕不會答應你的要求，去殺奴侯。」

屠雙垂下了臉，肩上的衣衫已被鮮血染成一片鮮紅。

唐老人忽然喝道：「朗月在甚麼地方？快說？」

屠雙回答道：「說又如何？不說又怎樣？」

唐老人冷冷道：「你若不說，不待奴王出手，你就已變成一具死屍。」

衞空空接道：「你若說出來，最少還有活命的機會。」

屠雙猶豫片刻，終於點頭道：「好！我說，但却不能在這裏說。」

唐老人白眉一皺。

「你要在甚麼地方才肯說出來？」

說到這裏，屠雙的臉色忽然變得有點古怪。

他木然一笑，慢慢的說出了四個字。

他說的四個字是：「地府陰曹。」

說完之後，他的嘴角就沁出了鮮血，身子隨着軟綿綿的倒了下去！

（二）

屠雙躺在地上之後，很快就連動都不能再動。

他的臉龐上籠罩着一層淡淡紫金之色，嘴唇也比平常腫脹幾乎一倍。

衞空空抽了口冷氣。

「他怕死，但却更害怕冷血奴王的懲罰。」

「冷血奴王確是個很可怕的人物。」

「他是怎樣自殺的？」

唐老人忽然揪起了屠雙的左手。「你不妨看看他的尾指指甲。」

衞空空瞧了一眼，道：「原來他早已把毒藥暗藏在指甲縫之內。」

唐老人忽然冷笑。

衞空空一怔。「有甚麼不妥？」

唐老人說道：「老夫想借你的劍用一用。」

衞空空甚是奇怪，但仍然依言把劍拔出。

他用的並不是寶劍。

劍雖然不是名劍、寶劍，却也極是鋒利。

唐老人一向不用劍，他忽然向衞空空借劍，究竟有甚麼目的呢？

衞空空不知道。

但他做夢也想不到，唐老人竟然會用自己的劍，去砍斷一個死人的手掌！

× × ×

屠雙已經是個死人，唐老人為甚麼還要摧殘他的屍體？

衞空空茫然不解。

唐老人莫不是有點瘋了？

難道唐老人和屠雙之間，還有甚麼不可化解的仇恨，以致屠雙死後，唐老人還要把他一隻手掌砍了下來？

又難道是屠雙這一雙手掌很有價值？

但這幾個理由都絕不成理由。

唐老人的神態很平靜，看來絕對沒有半點的激動。

他把劍鋒上的血拭乾。

劍鋒又再晶瑩如昔。

唐老人把劍還給衞空空。

「你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衞空空却沒有回答，只是在尋思。

唐老人沒有打斷他的思潮，只是靜靜的看着他！

衞空空忽然把劍插回劍鞘之內，目光閃爍的盯着唐老人，道：「我明白了。」

唐老人大笑。

「老夫知道你一定會明白的，你畢竟比龍城璧聰明得多！」

× × ×

衞空空明白了甚麼？

龍城璧是不是比衞空空蠢得多？

× × ×

衞空空的心裏暗暗的在嘆氣。

——唐老人似乎還是那麼頑固，總是對雪刀浪子龍城璧有所偏見。

人，就是這樣！

人結人緣，奈何！

（三）

冷雨停頓了很久。

到了黃昏時候，忽然又下起雨來。

躺在地上的屠雙，竟在這時候輕輕的移動身子。

他蠕動着，就像是一條爬蟲。

這個已經用毒藥自殺身亡的人，竟然在這個時候甦醒過來。

× × ×

屠雙從地上爬起，心裏在暗暗發笑。

這一次他可說是賠了老本，幸虧自己有一種極奇妙的怪藥，可以使自己的呼吸中止半個時辰，而且更可以在幾個時辰之後復活。

他四處張望。

那可惡的唐老人和衞空空都已走了。

他鬆了口氣。

這種法子他今生還是第一次使用，雖然已經成功了，但他却希望以後永遠再也不必使用這種狠狽的法子來逃命。

忽然間，他的臉色又變了，變得比裝死的時候還難看。

因為他忽然發覺自己已不見了一隻手掌，而且傷口還給別人用布包裹着！

他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

他忍不住機伶伶的打了個冷戰，整個人都陷入虛脫的狀態中。

他臉上的肌肉在抽搐，眼瞳裏似快要噴出火來。

但他畢竟是驚悸多於憤怒。

他忽然看見眼前出現了兩個人，那正是杭州唐老人和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四）

冷雨中，屠雙的臉色看來一片黑灰，就像是一隻病了八年的老病貓。

他當然不是貓。

最少，他一直都認為自己很聰明。

貓又怎能比得上自己？

但現在，他却在暗驚自己，簡直比呆鴨更呆，比蠢豬還蠢。

唐老人的聲音終於又在他耳邊響起。

「屠老弟，你是不是睡得很舒服？」

屠雙抬起頭，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唐老人忽然嘆了口氣，又道：「你就算要睡覺，也不必用這種笨法子，老夫的松木紅纓槍，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都可以讓你睡得很舒服。」

衞空空淡淡一笑道：「最少，你不會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不見了一隻手掌。」

屠雙忽然跳了起來，大聲道：「你們快動手，用槍也好，用劍也好，就算是用石頭砸死我也可以！」

唐老人冷冷一笑，道：「你以為老夫不敢殺你？還是不捨得殺你？」

他的松木紅纓槍忽然直指着屠雙的咽喉。

「你眞的不怕死？」

屠雙沒有回答。

他突然感到一陣寒意。

唐老人的松木紅纓槍，已刺破了他頸際的皮膚。

但他還是咬着牙，一言不發。

唐老人却不再動。

人不動，槍也不動！

衞空空突然亮劍，同時大喝道：「老祖宗，讓晚輩來看看他的頸子有多硬！」

唐老人立刻收回松木紅纓槍。

只見劍鋒寒芒閃動，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已直向屠雙的頭頂罩下。

屠雙臉色大變，突然雙膝一軟，跪倒在地上，同時又叫：「劍下留人！」

× × ×

唐老人已把衞空空手上的毒消除，他用的只是一點黃白色的藥末。

這種藥末塗在衞空空手上之後，他的手就不再癢了。

衞空空一劍砍出，那種氣勢實在是懾人已極。

屠雙畢竟不是視死如歸的好漢，當他驟見砍腦袋劍法向自己砍下來的時候，不禁立刻高呼求饒。

衞空空及時把劍收住。還差一分，他的劍就已砍在屠雙的頸子上。

唐老人悠然一笑，對屠雙道：「現在你一定要說實話，否則休怪老夫對你不客氣。」

屠雙只能點頭。

唐老人語聲一沉，道：「朗月被羈禁在甚麼地方？」

屠雙猶豫半晌，才道：「奴王宮。」

唐老人道：「奴王宮在甚麼地方？」

屠雙又默然半晌，才道：「藏龍峽東南一里外的一座山谷中。」

唐老人冷冷道：「老夫不相信。」

「我為甚麼還要騙你？」屠雙慘笑一聲，「屠某已不打算在江湖上混下去，在想找一個隱秘的地方渡過下半生而已。」

唐老人瞧了他很久，忽然道：「你若敢騙老夫，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老夫也絕不饒你！」

屠雙啞聲道：「我是否可以走了？」

唐老人道：「你可以走了。」

屠雙忽然又問：「你們怎樣看出我是裝死的？」

唐老人淡淡道：「這是一個秘密，一個不必讓任何人知道的秘密。」

屠雙神色黯然，終於帶着頹喪的心情離去。

直到屠雙遠去後，衞空空才對唐老人說道：「冷血奴王大舉擄刧美女，當眞可惡復可恨。」

唐老人嘆了口氣。

「老夫聽到了一個消息，蘇二小姐也已被奴王宮擄去。」

「不錯。」

「她會不會在奴王宮？」

「不知道。」衞空空長嘆一聲，仰首觀天。

天色漸更黯淡。

雪刀逞威

（一）

初八，艷陽天。

衞冠五半臥半坐的，斜挨在一個寬敞而舒適的車廂內。

初一已過，他還沒有死。

龍城璧也在車廂之內，他在奏琴。

他奏的是七絃琴。

在奏琴這方面，他並不能算得是個高手。

但他在五歲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懂得奏琴。

只是他長大之後，花在練刀上的功夫，遠遠在練琴之上。

他練的是八條龍刀法。

他的刀法已有所成，最少，目下江湖上，提起了雪刀浪子這四個字，可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但很少人知道龍城璧也會奏琴，而且也不能算是奏的太劣。

× × ×

琴聲，馬蹄聲，車輪滾動聲混合在一起，那種節奏可說是別有一番風味。

衞冠五忽然坐直了身子，問龍城璧：「你本是個很豪放的男人，怎麼今天奏出來的琴聲，總是充滿幽怨淒凉的意味？」

龍城璧十指未停，奏琴如故。

他淡淡說道：「你覺得這琴聲充滿幽怨淒凉之意？」

衞冠五嘆了一口氣，問道：「難道不是？」

龍城璧道：「當然不是，這不是幽怨淒凉，而是悲壯，肅殺的一章。」

衞冠五道：「此曲何名？」

龍城璧道：「轉戰千山！」

衞冠五吸了口氣，半晌才道：「此曲是何人所譜？」

龍城璧琴音忽然停頓下來。

過了很久，他才慢慢的說道：「李藏珍。」

衞冠五一怔：「風流殺手李藏珍？」

龍城璧點頭，道：「不錯。」

衞冠五道：「你與他是深交？」

龍城璧搖頭，道：「我不是，司馬血却和他有極深厚的交情。」

衞冠五道：「殺手之王與風流殺手的故事，我曾聽過不少，他們倒是一對傑出的年青人物。」

他忽然又說：「司馬血若能參與藏龍峽一戰，對我們可說是有極大的幫助，可惜他是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人，要找尋他實在太不容易。」

龍城璧微微一笑，道：「這一次你却猜錯了。」

衞冠五一楞。

「難道你已有把握可以在初十那一天，邀請司馬血助咱們一臂之力？」

龍城璧沒有直接回答，却道：「衞堡主，你可知道在下爲甚麼要奏這一曲轉戰千山？」

衞冠五沉思片刻，忽然目光大亮：「難道你是奏給司馬血聽的？」

龍城璧點點頭。

衞冠五立刻指着車廂前面，道：「莫非正在趕車的，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龍城璧沒有表示甚麼，車廂外已有人回答道：「在下正是司馬血！」

衞冠五瞪大了眼睛，很久都說不出話來。

（二）

穿過了一段崎嶇不平的山道，這輛雖不華麗，但却舒適而寬敞的馬車到了望龍鎭。

望龍鎭距離藏龍峽還有二百里路，乃是藏龍峽方圓五百里內最大的一個市鎭。

這輛馬車來到了望龍樓。

× × ×

望龍樓頭，每一個窗子都是開着的。

今天實在是一個難得的好天氣。

望龍樓外有庭園，庭園內百花已凋零，就只有幾株梅花開得正燦爛。

龍城璧、司馬血和衞冠五選擇了最接近這幾株梅花的桌子旁坐下。

同時，他們都看見在另一張桌子旁，正坐着四個神態猙獰，目光兇猛如同野獸的皮袍漢子。

他們的目光，都同時盯在龍城璧的身上。

× × ×

無論是誰給這種目光盯着，都一定會很不自在，或者驚惶、或者憤怒、或者侷促不安。

但龍城璧的反應却不是這樣。

這四個皮袍漢子兇巴巴的瞪着他，他却報以淡淡的微笑。

司馬血一怔，對龍城璧說道：「你的脾氣雖然不壞，却也不是馴良如羊的人，怎麼居然會對他們發笑？」

龍城璧聳肩微笑，道：「我爲甚麼不能笑？難道別人兇巴巴的盯着我，我就要哭起來？」

司馬血又是一怔，忽然也笑了笑，道：「想不到你居然變成了一條笑面虎。」

「你錯了，」龍城璧淡淡說道：「笑面虎吃人的，但我却不會吃人。」

司馬血道：「假如現在有人想吃掉你呢？」

龍城璧道：「揍他一拳。」

「拳」字才出口，那邊廂的桌子險些給砸翻了！

四個皮袍漢子不約而同的重拳擊在桌面上，那種聲音的確很驚人。

但龍城璧却連眼睛都沒有眨動一下，仍然笑瞇瞇的望着他們。

四個皮袍漢子幾乎是用一種蠻牛撞樹的速度衝過來的。

其中一個沒有眼眉毛，但鬍子却比草蜢腿還粗的漢子戟指喝道：「你是不是姓龍？」

龍城璧緩緩站起，緩緩的說道：「在下浪子龍城璧。」

沒有眼眉毛的漢子粗聲道：「俺是杭州太歲謝一非。」

龍城璧悠然道：「其餘三位，想必是杭州霸王呂烈、杭州鐵掌裘上雄、杭州猛虎魏連生了？」

謝一非冷笑：「想不到你居然也知道咱們杭州四傑的名號，而且還知道的如此詳細。」

龍城璧道：「四位在杭州的名氣可不少，在下的耳朵就算聾了，也不會連四位的名號也沒有聽過的。」

在謝一非身旁的紅臉漢子冷冷道：「俺是魏連生，倒想問問你在武林刀法名家中，算是老幾？」

龍城璧淡淡道：「刀法名家是萬萬談不上的，所以你這一問，是多餘之極。」

裘上雄怒道：「龍城璧，你實在是欺人太甚，難道你以爲杭州地面上，除了唐門父子之外，就再沒有能人？」

龍城璧笑道：「豈敢。」

呂烈「呸」的一聲，「你口裏說豈敢，其實心裏根本就看不起咱們！」

司馬血越看越不是味兒，忍不住上前道：「四位和龍城璧究竟有甚麼夙怨？」

謝一非哼的一聲：却沒有回答。

回答司馬血的是裘上雄。

他說：「實不相瞞，咱們四哥兒，本是唐大少爺的老朋友。」

呂烈接道：「唐竹權很看得起咱們，

他的妹子唐二小姐也認識咱們。」

魏連生冷冷一笑，道：「咱們都有一個希望，希望其中一人，能與唐二小姐成親。」

謝一非道：「這本來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到最後却給你從中破壞！」

龍城璧不禁失笑：「在下如何從中破壞？」

魏連生道：「由於唐二小姐看上了你，咱們的希望都已落空。」

司馬血不住冷笑道：「想不到在這裏居然遇上幾個渾人，怪言怪語，不自量力，實在叫人噴飯。」

呂烈怒道：「你是誰？」

司馬血冷冷道：「你不必問，也不必管。」

魏連生道：「咱們與龍城璧的事，你也不必管。」

呂烈道：「咱們是來救唐大少爺的，想龍城璧也是爲了這件事而來！」

龍城璧並不否認。

呂烈接道：「奴王宮要唐二小姐去交換唐大少爺，這個如意算盤，的確打得很响。」

謝一非道：「咱們偏要把冷血奴王的如意算盤打個稀爛。」

呂烈冷冷一笑，道：「對付奴王宮，憑咱們杭州四傑已很足够，根本就不必雪刀浪子來插上一手。」

裘上雄點頭道：「對！龍城璧是甚麼傢伙，竟敢在咱們的事情上碍手碍脚。」

一直坐在桌旁，一言不發的衞冠五突然站起，冷冷笑道：「直到現在我總算知道你們是怎樣的人。」

呂烈瞪着眼：「咱們是甚麼人？」

衞冠五道：「杭州人。」

杭州四傑大笑。

但衞冠五的說話，還有下文：「你們都是杭州地方上最糊塗、最不自量力的渾人！」

（三）

「渾人？」呂烈狂喊。

「你是甚麼鳥東西？竟敢駡咱們是渾人！」魏連生磨拳擦掌。

謝一非更是立刻撲前，呼的一拳就向衞冠五的臉龐上擊去。

衞冠五屹立如山，好像根本看不見這一隻砵兒般大小的拳頭已撞向自己的臉龐來。

就在這刹那間，另一隻寬闊而穩定的手掌，忽然擱在衞冠五的面前。

謝一非的拳頭就擊在這一隻手掌上。

啪！

謝一非只覺得自己的拳頭如擊敗絮，根本就毫無着力之處，反而給對方一股暗力，把自己的拳頭吸啜着。

定睛一看，這是雪刀浪子龍城璧的手掌。

謝一非就算不太聰明，也不是一個比笨驢還更笨的笨蛋。

他已看出龍城璧的武功遠在自己之上，倘若龍城璧趁勢把自己的拳頭一扭，他的腕骨恐怕立刻就要當場折斷。

但他却很頑固，雖然明知打下去凶多吉少，但爲了面子，仍然繼續纏鬥下去。

他拳脚兼施，兇猛得很像是一頭發了瘋的野獸。龍城璧却不由暗暗嘆了口氣。

這四人雖然對唐竹權和唐二小姐都很好，但武功却是平庸之極。

憑杭州四傑的本領，又怎能去對付整個奴王宮？

龍城璧也不想幹得太過份，只是任由謝一非狂攻，直到他筋疲力竭的時候，才輕輕一拳把他擊倒在地上。

魏連生怒喝一聲：「姓龍的，你休得意，讓魏某來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

他外號杭州猛虎，練的是虎爪功。

他五爪伸出，氣勢倒也很嚇人。

但他的虎爪還沒有使出，就已給一人喝住。

「畜牲，別給老夫丟人現眼！」

喝止魏連生的，赫然竟是七層雲霧峯珠璣山莊的莊主薛默。

（四）

看見了薛默，杭州四傑就像是學生遇見了老師。

薛默並不是杭州四傑的老師，而是他們的師父。

原來他們都是薛默的記名弟子，只不過江湖上的人絕少知道而已。

薛默的目光很嚴厲。

他瞪着謝一非，冷冷的說道：「爾等胡作非爲，老夫又怎能把你們正式收錄爲弟子？」

謝一非吶吶道：「弟子也……也許是錯了。」

薛默怒道：「錯了就是錯了，又如何說是『也許是錯了』？」

謝一非不敢再說。

薛默厲聲道：「對付奴王宮，就連老夫也沒有甚麼把握，憑你們四個混蛋，又能幹出些什麼？」

呂烈忍不住道：「咱們可以拚。」

薛默冷冷一笑：「你們當然可以拚，但又憑甚麼去阻止龍大俠去救唐大少爺？那豈不是自相殘殺？」

杭州四傑個個垂頭，連大氣都不敢吭出來。

薛默忽然嘆息一聲，對龍城璧道：「劣徒不知所謂，老夫在此謝罪了。」

「豈敢！薛前輩言重了。」

「目下奴王宮氣焰逼人，顯然是由於天神教在背後暗中撐腰。」

「要對付天神教，更不容易。」

「不！」薛默沉聲說道：「天神教畢竟是來自西方，據老夫所知，天神教在西方也有不少矛盾，甚至可能全教分裂，咱們若能一擧消滅奴王宮，天神教未必就敢冒險進軍中原，與各大門派高手爲敵。」

龍城璧想了想，終於也同意薛默的說話。

薛默說完之後，望龍樓外忽然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

冰山堡主突然失踪

（一）

八匹駿馬，八個衣飾鮮明的錦衣武士，簇擁着一輛金色的馬車，來到了望龍樓前。

龍城璧心中砰然一動。

這八個武士，是杭州唐門的護院武師，他們都在唐老人的指點下，練成了很不

錯的唐門槍法。

江湖上絕少人認識這八個人。

但龍城璧却例外。

中間那一輛馬車，裏面的人是否唐竹君？

× × ×

沒有人能接近這輛馬車。

車廂裏的人也沒有下車。

除了這輛馬車和那八個錦衣武士之外，不遠處還有兩匹馬。

其中一匹馬奇瘦無比，鞍上的人正是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而另外一人，赫然正是杭州唐門的主宰——杭州老祖宗唐老人。

看見了唐老人，龍城璧不禁有點頭皮發炸。

幸好衞空空看見了龍城璧，他立刻策馬直闖到望龍樓內。

「想不到我們會在這裏遇上。」衞空翻身下馬，把猴子馬拴在一株梅花樹下。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一別三月，近來發生的事實在太多。」

衞空空道：「你儘管放心，奴王宮雖氣焰欺人，但這一次冷血奴王可要大大的吃虧。」

龍城璧不由一笑。

「你的未婚妻給人擄刦了，反而倒過來安慰我。」

「唉，這是命數，就算終日愁眉苦臉，又有甚麼用？」

「說得有理。」

兩人越談越是投契，冷不防一枝利箭從東向西，直向他們怒射而來。

× × ×

這一箭突如其來，但龍城璧的反應却比這枝利箭還更快。

鏗！

風雪之刀突然出鞘，而且立刻把這枝利箭擊落。

衞空空厲聲喝道：「是誰放冷箭？」

喝聲中，他的人也如矢箭般向東方飛射過去。

只見一條黑影，迅速逃去。

衞空空怒叫道：「鼠輩休走！」

那人毫不理會，逃得更快。

突聽龍城璧的聲音在背後響起：「窮寇莫追，這裏已是奴王宮勢力範圍，孤軍深入敵陣，危險不過！」

衞空空悚然一驚。

龍城璧的判斷力一向極强，他這番說話，衞空空是絕對同意的。

當他們回到望龍樓的時候，衞冠五却已不見了。

（二）

那黑衣人的冷箭，顯然是存心擾亂。對方真正的目標，並非對付龍城璧或者是衞空空，而是要對付冰山堡堡主衞冠五。

「是初一！」衞空空一拍桌子，忿然道：「一定是初一！」

龍城璧道：「你也知道初一要殺衞堡主？」

衞空空點頭。

龍城璧沉吟半响，忽然搖頭道：「但照我的看法，衞堡主突然失踪，未必和初一有關。」

司馬血也走了上來，問道：「何以見得？」

龍城璧緩緩道：「初一要對付衞冠五，絕不會把他擄走，必然會使用飛刀！」

衞空空點點頭，道：「不錯，初一殺人，例必使用飛刀。」

司馬血目光一閃，道：「如此說來，這件事顯然又是奴王宮的傑作。」

龍城璧又搖搖頭，道：「這個也是未必。」

衞空空皺眉道：「難道，你認為奴王宮不會把衞堡主擄走？」

龍城璧道：「奴王宮一向都只是喜歡擄刦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司馬血道：「衞堡主不是女人。」

龍城璧道：「所以奴王宮突然擄走衞堡主的嫌疑也並不大。」

突聽唐老人冷冷一笑，道：「這倒未必！」

衞空空吸了口氣，道：「前輩又是怎樣的看法？」

唐老人冷冷一笑，道：「竹權也不是一個漂亮的女人，他何嘗不是已經給奴侯擄走？」

龍城璧立刻道：「奴王宮擄走唐兄，全是為了二小姐，但衞堡主——」

「別說了！」唐老人沉着臉，冷冷說道：「這件事目前不必討論，咱們先去闖一闖奴王宮再說！」

龍城璧想問唐老人一個問題，却是欲言又止。

但司馬血却已把這個問題提出：「前輩是否已知道，奴王宮的所在？」

唐老人沉吟半响，道：「老夫雖然從某一個人的口中，知道奴王宮的所在，但却未敢肯定此人是否撒謊。」

衞空空道：「無論怎樣，我們最少應該去闖一闖。」

「不錯，」唐老人的目光更是深沉，緩緩的說道：「就算是龍潭虎穴，我們都要闖進去。」

（三）

時：初八黃昏。

地：藏龍峽東南一里外一座山谷中。

人：羣雄。

天氣：晚霞絢爛艷麗，微風和暖。

× × ×

屠雙沒有撒謊。

事實上，他身受重傷，而且更斷了一掌，此時此地，他已經沒有值得奴王利用的價值。

屠雙並不愚蠢，他當然知道自己在奴王宮的前途，都已隨着這一次慘敗而結束了。與其左右都是一死，不如把心一橫，把奴王宮的一切都說出來，讓唐老人，衞空空等人一舉把它消滅。

像他這種人，當然不會眞的忠於冷血奴王。

倘若唐老人與奴王宮拚個同歸於盡，那更是最好不過。

× × ×

藏龍峽初十的約會，奴王宮中上上下下每一個人都已知道。

這裏雖然不是藏龍峽，但奴王宮中人，仍然喜歡稱呼這裏是藏龍峽。

其實，這裏本該叫藏龍谷，但奴王宮的人却不理會甚麼谷谷峽峽，一律稱之為

藏龍峽。

（四）

奴王宮並不像是一座宮殿。

它缺乏了一種巍峨的氣勢，更缺乏了宮殿那種豪華奪目的修飾。

這裏只有一座又一座的石築平房，看來就像是一個龐大的牢獄。

平時，根本沒有人走到這種地方。

一則此處荒僻，人跡罕見。

二則尋常人等，根本就不敢走近奴王宮附近。

因為這裏經常有强盜出沒，除了强盜外，據說還有不少吃人的猛獸。既有强盜，又有猛獸，只要走近此處，隨時都可能要變成一堆枯骨，又有誰敢去冒這種險？

但羣雄來到此處，却沒有遇上强盜，也沒有遇上吃人的猛獸。

他們只是遇見了一頂轎子，還有兩個很漂亮動人的的女孩子。

當龍城璧看見這兩個女孩子的時候，臉上居然沒有半點意外的神色。

雖然，這兩個女孩子，一個是秦麗麗，還有一個却是蘇可卿。

（五）

龍城璧初次遇上她們的時候，她們是可憐兮兮的。

但現在，她們看來一點也不可憐，倒像是用一種可憐別人的眼光來看着龍城璧。她們的眼睛似乎在說：「你怎麼這麼笨？居然會來自投羅網？」

但龍城璧好像一點也不不在乎她們怎樣看着自己。

秦麗麗忽然用一種很特別的語氣，對龍城璧說：「我們又相逢了。」

龍城璧淡然一笑：「人生何處不相逢，天下雖大，就連青山綠水也有再度碰頭的日子，又何況是人？」

蘇可卿嬌笑道：「佩服，佩服！雪刀浪子果然是一個令女人心折的男人。」

龍城璧悠然道：「蘇小姐不必瞎捧在下了，妳們一定還在暗笑，龍某是個比豬還蠢的呆瓜。」

蘇可卿眼睛一眨：「呆瓜？」

秦麗麗笑了笑，道：「我看來看去，都看不出龍城璧居然會像個呆瓜。」

蘇可卿道：「看他的樣子，似乎一早就就知道我們是奴王宮的人。」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在下一直只是懷疑，直到現在，才敢相信自己沒有看錯。」

蘇可卿道：「你是甚麼時候開始懷疑我們的？」

龍城璧道：「就在向天殘被暗算的時候。」

秦麗麗道：「你覺得向天殘不是被奴王殺死的？」

龍城璧點點頭，道：「你們在故佈疑陣，一直讓人以為妳們被奴王宮追逼，其實向天殘在宮中的地位，恐怕還比不上兩位。」

蘇可卿冷笑道：「向天殘的嘴巴並不穩，到了生死關頭上，他極可能把本宮的秘密都向你們抖出來。」

龍城璧道：「所以妳們早就打算殺人滅口。」

秦麗麗道：「倘若他不死，我們的秘密就很難保得住。」

龍城璧道：「兩位的暗器功夫，的確令人佩服，可惜却誤入歧途，和冷血奴王混在一起。」

秦麗麗冷哼一聲，側開臉龐。

突聽唐老人重咳一聲，冷冷道：「轎內何人，何不出來與老夫等人相見？」

蘇可卿吃吃笑了起來。

「這位老先生，想必就是杭州唐老人了？」

唐老人道：「老夫正是唐老人。」

蘇可卿道：「老先生有一位聰慧美麗的女兒，實在令人羨慕。」

「廢話！」

「難道我說錯了。」

「轎內究竟是何人？還不出來與老夫相見？」

秦麗麗嫣然一笑：「唐老先生要見轎中之人，那容易的很，只要把唐二小姐交出來，自可如願以償。」

此言一出，衆人皆是一凜。

衞空空忍不住問道：「轎中之人，莫非就是唐竹權？」

唐老人的臉色變了。

秦麗麗忽然緩緩地把轎前的竹簾捲起來。

這頂轎子絕不能算是狹窄，就算蘇可卿和秦麗麗一起坐上去，都不會太擠逼。

轎內只有一人。

但就只是這麼一個人，他的身子已完全佔據了轎內所有的空間，而且令人看來還有一種「快要擠破轎子」的感覺。

這也難怪。

因為轎中人已是滿身肥肉，以酒量和五絕指法名震天下的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大醉鬼被抬來了

（一）

這本是一頂很不錯的轎子。

倘若唐竹權不是這麼胖，倘若唐竹權不是全身穴道都給人點住的話，那麼他現在一定會覺得很舒服，很寫意。

倘若他眞的坐在這頂轎子上享清福，他一定會命令奴僕，在這頂轎子的後面，再抬着另一頂轎子。

這頂轎子不是給人坐，而是給酒坐的。這頂轎子裏應該放着天下間各種最香醇的酒，每罎最少該有五十斤重。

倘若他在途中遇見老朋友，那更妙，你一罎，我一罎，他一罎，她也一罎，大家喝個不亦樂乎，豈不妙哉？妙妙哉？妙哉之又妙妙哉？

但現在唐竹權並不是享清福。

在他的背後，連一斤酒都沒有。

他現在雖然遇見了老朋友——龍城璧、衞空空、司馬血，還有許竅之、韋方喜、珠璣山莊的薛默都來了；但他却連半點勉强的笑容也擠不出來。

現在想要他擠出笑容，恐怕比向公牛擠奶還更困難。

他現在並不妙哉。

他現在是嗚呼哀哉，生不如死。

現在最令他立刻想跳海的事，莫過於他父親唐老人的目光。

這目光是仁慈的，但也是嚴厲的。

唐竹權最怕父親的目光，和八姑媽的一張嘴巴。

「幸好八姑媽沒來……」他心中暗暗慶幸。

那知心念猶未已，那輛黃金般的馬車已傳出了一個婦人「鷄啼」般的聲音：「竹權死了沒有？」

老天！

這豈不是八姑媽的聲音？

× × ×

唐竹權沒有死。

他不但沒有死，而且身上的傷勢已痊癒八八九九。

冷血奴王並不想他死。

他只想要活着的唐竹君，並不想要一個死了的唐竹權。

車廂左邊的門打開，冒出了一張「兇神惡煞」般的臉孔。

唐竹權沒有看。

他已閉上了眼睛，就算「此一閉眼，從此瞎掉。」他也絕不後悔。

（二）

秦麗麗和蘇可卿瞧着八姑媽，臉上的神情說不出的奇怪。

「這位恐怕不是唐二小姐了罷？」蘇可卿冷笑着，笑聲中帶着說不出的譏誚之意。

八姑媽輕咳兩聲，道：「我若說自己就是唐二小姐，妳們又是否願意相信？」

蘇可卿冷冷一笑，道：「我若說舉手之間，就可以把這轎裏的大胖子置諸死地，你們又是否會相信？」

八姑媽毫不考慮，立刻說道：「當然不相信。」

蘇可卿道：「難道妳以爲我們不敢殺了唐竹權？」

八姑媽道：「妳們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再動他一根汗毛。」

蘇可卿冷笑道：「妳錯了，你們若不立刻把唐二小姐交出，我們就斃了他。」

龍城璧插口道：「這是冷血奴王的主意？」

秦麗麗道：「你不必管這是誰的主意，總之，你們得馬上交出唐二小姐。」

龍城璧道：「今天可不是初十。」

秦麗麗冷然道：「這是甚麼意思？」

龍城璧道：「唐二小姐就算要來，也不必這麼早，而且我們也沒有說過，要用唐二小姐來交換唐大少爺。」

秦麗麗臉色一變，叱道：「龍城璧，你若以爲我們不敢殺了唐竹權，那可是一個極嚴重的錯誤。」

一直沉默多時的唐老人突然冷冷道：「老夫有一珍物，煩兩位呈交奴王。」

說着，把一塊玉珮遞給蘇可卿。

蘇可卿面露狐疑之色，沒有伸手去接過。

唐老人臉色一寒，沉聲道：「妳以爲老夫是甚麼人，竟然會在玉珮之上下毒，來暗算妳這個黃毛丫頭？」

蘇可卿臉龐不禁微微一紅。

顯然，唐老人已把她心中的疑慮一口說了出來。

但她還是嘴舌不饒人，冷笑道：「諒你也不敢在這裏弄些甚麼花樣。」

在唐老人的面前，她居然還有這種傲氣凌人的說話，不禁連龍城璧都大大爲之佩服。

但唐老人可不是好惹的老前輩。

當蘇可卿接過那塊玉珮的時候，唐老人突然一掌向她的臉上摑去。

蘇可卿一驚，急閃。

她的身法很靈活，閃避的動作更是巧妙無比，就像是一條在水中鑽動的魚兒。

唐老人反手又是一掌。

這一掌更不客氣，是向蘇可卿背心上重重擊過去的。

蘇可卿只覺得一股巨力，從背部急湧過來，她雖然身手靈活，但內力方面又怎及得上有數十年修爲的唐老人？

她一個蹌踉，向前仆出三丈，不偏不倚，已向八姑媽的面前仆了過去。

八姑媽輕描淡寫的揮掌，輕描淡寫的在她臉上摑了兩下。

看來輕描淡寫，但蘇可卿的臉龐却已立刻腫了起來。

秦麗麗怒道：「你們再動手，我先斃了大胖子。」

八姑媽果然停手。

蘇可卿驚怒交集，但手裏還是緊緊握着玉珮不放。

唐老人冷冷道：「這是小懲大戒，好讓妳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句話。」

就在這時候，一個人沉重的聲音響起：「唐老人，你的年紀也不小了，怎麼居然動手去欺負一個小女孩？豈不是大失身份麼？」

轎後突然出現了一個頭戴金冠，神情矍爍的華服中年人。

「奴侯！」龍城璧道：「你擄刦唐大少爺到奴王宮，奴王一定很高興了？」

「不！」奴侯的聲音很冷淡，「奴王絕不會爲這件事而感到高興，因爲他要的人並不是唐竹權，而是唐二小姐。」

龍城璧冷冷道：「唐二小姐對奴王來說，眞的那麼重要？」

奴侯道：「這一點你不必問，唐二小姐是否就在車廂之中？」

龍城璧沒有回答。

回答奴侯的却是唐老人。「竹君沒有來。」

「何以不來？」

「因爲她根本不必來？」

奴侯笑了，笑得很深沉，很冷酷：「老祖宗，我看你是越老越糊塗了，你的女兒不來，豈非害了你的寶貝兒子？」

唐老人道：「你們不敢動他。」

奴侯臉色一寒：「你憑甚麼敢自信，我們不敢動他？」

唐老人道：「不憑甚麼，就只憑那一塊玉珮。」

玉珮在蘇可卿的手中。

奴侯把玉珮取過，看了半天還是看不出甚麼名堂。

「這是甚麼？武林至尊的令牌？還是皇帝老子的密令玉牌？」

唐老人冷冷一笑：「老夫早就知道你看不懂，因爲這塊玉珮根本就不是給你看的。」

奴侯道：「老祖宗之意，是只有奴王才明白這塊玉珮的眞正意義。」

唐老人點頭。

奴侯沉吟半晌，忽然對蘇可卿道：「妳把這玉珮呈給奴王，然後再回來。」

（三）

蘇可卿去的很快，快如流星，快如給母獅踢了一脚的兔子。

她本是個很美麗的女孩，但現在却已給八姑媽打得鼻腫臉青。

唐竹權坐在轎子上，忽然有一種「清涼舒適，如喝瓊漿玉液。」的感覺。

他一向都不覺得八姑媽是個可愛的人。但現在，他却覺得八姑媽簡直比三百罈女兒紅還更可愛。

× × ×

蘇可卿去得快，回來得更快。

但比她更快的，却是一個臉戴金色面具，身穿金袍，腰際懸着一口黃金劍的「金人」！

金光閃閃，這人看來就像是一尊會走動的金像。

在某些人眼中看來，一片金光燦爛的顏色，可能是世間上最悅目的。

但在龍城璧、司馬血和衞空空的眼中看來，這人的裝束却是俗不可耐。

在蘇可卿的背後，又跟有十二個金衣人。

他們都是奴王宮中的高手。

這十二個金衣人，每人身上帶着的武器都不相同。

唯一絕對相同的，就是他們的步伐，是那麼齊整，那麼快速。

還有，他們的身上，都帶着一種與生俱來的標悍之氣。

他們臉上沒有面具，但每個人的表情都是一模一樣的。

他們的臉其實木無表情，既不喜、也不怒，亦無哀無樂。

富於江湖經驗的人，都一定知道，這種人正是最可怕、最狠辣的殺人者。

（四）

金袍人全身上下都是金光湛然。

唯一例外的，就是他手中的那一塊玉珮。

那是唐老人交給他的玉珮。

這金袍人毫無疑問，就是把中原武林攪得天翻地覆的冷血奴王。

× × ×

風已停頓，谷中一片沉寂。

冷血奴王唯一可以讓別人看見的，並不是他的手。

他的手也戴着一套金絲手套。

別人能看見的，只是他的一雙眼睛。

他的眼睛畢竟不是金色，而是和一般人毫無半點分別。

他冷冷的盯着唐老人。

「你就是杭州老祖宗？」冷血奴王的聲音很混濁，那簡直不像是個人，而是像一隻能言的鸚鵡。

唐老人不答反問：「尊駕就是冷血奴王？」

冷血奴王冷冷一笑，道：「不錯，這裏是奴王宮的範圍，也就是本王所管轄的地方。」

唐老人這才道：「老夫就是唐老人，也就是轎中人的無能父親。」

「你無能？」

「連兒子都保不住，豈非無能？」

「罵得好！」冷血奴王忽然沉重的嘆了口氣：「你是無能，本王却更無能！」

羣雄聞言，俱是一怔。

他們都不懂冷血奴王言下之意。

只有龍城璧，他明白其中一切。

只是，未到揭盅的時候，他還是不敢過於肯定。

× × ×

龍城璧無疑是個很聰明的浪子。

他心中所猜想的，與實情完全相符。

在那輛馬車裏，除了八姑媽之外，一定還有另一個人。

但這人却絕不會是唐竹君。

因爲唐老人已說得很清楚。

唐竹君根本不必來，唐老人本來就沒有用女兒來交換兒子的打算。

兒子固然是骨肉，女兒又何嘗不是？

唐老人雖然頑固，但却絕不是那種重男輕女的父親。

對他來說，兒子和女兒都是同樣疼愛的。

所以，用唐竹君來換回唐竹權，絕對是下策。

精明如唐老人，絕不會用這種下下之策來挽救兒子的性命。

但要走一着高明的棋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而，唐老人辦到了。

他找到了一下妙着，可以在劣勢中平反敗局。

他花了五萬兩銀子，從一個隱士的口中，買到了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這個隱士，原本也是武林中人，但却在十年前退隱，不再理會江湖中事。

但這只是表面的情況而已。

他非但沒有眞的退隱，而且還暗中組織了一個秘密的帮會。

這帮會就是鐵鴿門。

沒有人知道鐵鴿門有多少人，但却有人知道，鐵鴿門在刺探消息這方面的功夫，已可算是武林中的佼佼者。

這隱士也就被人稱爲鐵鴿隱士。

他收下了唐老人的五萬兩銀子，只是給了他一張黃色的紙條。

紙條上只寫着兩行字。

第一行是——

姓名：金川霖。

居址：開封府霖春園。

× × ×

在開封府，金川霖是一個很闊氣的公子哥兒。

他在十年前，就買下了霖春園這個地方，那時候霖春園還只是一塊野草叢生的空地。

但不到半年，這塊空地就變成了開封府最豪華的宅院。

那時候，金川霖還只有十五歲。

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也沒有人見過他的父母。

他只有一個老師，經常不離開他的左右。

這個老師，據說很有學問，而且還做過大官。

直到有一次，金川霖和開封府一個惡霸發生衝突，雙方打了起來。

但金川霖沒有動手，動手的是那個姓

何的老師。

一戰之下，何老師的大名不脛而走。

他不但學問好，而且更是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那惡霸給何老師輕輕打了兩拳，就已躺在床上，整整一個月連飯都嚥不下。

自此之後，沒有人敢惹何老師。這個金公子和何老師，究竟是何方神聖？

× × ×

冷血奴王一直握着那塊玉珮，一雙眼睛却不時向那輛馬車上望去。

唐老人忽然冷冷道：「你是不是想見一見金公子？」

冷血奴王道：「不錯。」

八姑媽忽然把車廂門完全打開，裏面坐着了一個華服公子。

在華服公子的身旁，還躺着了一個老人。這老人已死，但一雙眼睛却還是睜得很大。

公平交易子換子

（一）

坐在大轎子裏的唐竹權，又再次有「清涼舒適，如喝瓊漿玉液」的感覺。

可惜他不能動。

他若能動，他若有翅膀，此刻說不定已興奮得馬上要飛到雲霄殿上，然後找那佻皮的齊天大聖一起翻八百個大觔斗。

但他現在却仍然只能呆坐着。

剛才他覺得八姑媽很可愛，現在却又輪到父親也可愛極了。

唐竹權也是個很聰明的人。

他也和龍城璧一樣，想到了其中的關鍵。

這個華服公子，必然是冷血奴王極關心的人，若非寶貝兒子，就是衣鉢弟子。

× × ×

這個華服公子，正是金川霖。

那老人却是何老師。

何老師做過三年大官，後來被黜，四十五歲那年曾加盟排教，但不到一年，就不辭而去。

原來他已成爲金川霖的「老師」。而金川霖，實際上就是冷血奴王的獨生子。

（二）

世間上儘管有許多不公平的事，但精明老辣的人，却往往能把不公平的事，變成很公平。

現在的形勢，可說是公平極了。

冷血奴王擄走了唐竹權，但唐老人也擄走了他的獨生子。

那塊玉珮，是冷血奴王親手彫琢，在兒子十歲生日那年，懸在他身上的。

這玉珮居然會落在唐老人的手上，又怎不令他爲之大吃一驚？

但沒有人能看見他臉上表情的變化。別人所能看見的，只是一張金光閃閃的面具。

× × ×

車廂門一直打開看。

冷血奴王沉默着。

過了很久，唐老人終於道：「奴王，現在是打開天窗說亮話的時候了。」

冷血奴王冷冷道：「這很簡單，你把他釋放，本王也把唐竹權釋放。」

「不！」唐老人斷然道。

「難道這還不算公平？」

「當然不公平！」唐老人冷冷道：「除了犬子之外，還有薛三小姐和朗月，也該一併釋放！」

「不能！」冷血奴王冷哼一聲，「賠本的生意。本王決不能幹。」

唐老人嘿嘿笑道：「老夫不管，條件已開出，答允與否，那是閣下的事。」

冷血奴王突然大笑。

唐老人沉喝道：「這有甚麼好笑的？薛三小姐和朗月都該一併釋放，否則老夫就宰了你的寶貝兒子。」

冷血奴王笑聲陡歛，道：「本王的兒子雖然在你手上，但唐門大少爺又何嘗不是在本王指掌之間，你敢動我兒一根汗毛，本王誓殺唐竹權雪恨。」

唐老人冷笑。

冷血奴王接道：「以一換一，已是極公平的事，休想再佔便宜。」

但唐老人却仍然不肯讓步。

「不行！老夫一定要以一換三，少一個都談不攏！」

冷血奴王怒道：「談不攏，拉倒！本王先殺了這個大胖子再說。」

「再說」兩字還未出口，他的劍已閃電般指向唐竹權的咽喉。

但另一把銀七首，却也已同時抵在金川霖的心臟部位。

× × ×

銀七首雖然短小，但要取金川霖的性命，却已游刃有餘。

那是八姑媽所作出的反擊行動。

「冷血奴王，你若敢動手，我就先斃了你的寶貝兒子！」

唐老人厲聲道：「你殺我兒，我猶有女，你兒若被殺，從此絕子絕孫！」

他這幾句說話，不怒而威，有如雄獅之吼。

冷血奴王的手不由微微一顫。

他雖然號稱「冷血」，但畢竟還有骨肉之情，他又怎能眼巴巴的看着兒子死在八姑媽的七首下？

這一刹那間的氣氛，可說是壓逼得人連氣都透不過來。任何一方稍再衝動，都會產生一齣極可怕的慘劇。

（三）

緊張、扣人心絃的氣氛持續了很久。其實這段時間並不太久，但每個人都被這種驚心動魄的場面震懾住。

最後，還是冷血奴王的劍首先收回。

「唐老人，本王算是服了你！」

唐老人冷然道：「只要你把三人放還，自可化干戈爲玉帛。」

「化干戈爲玉帛，」冷血奴王頻頻搖頭，冷笑道：「你我之間，積怨已深，與其日後水火不相容，不如此時此地，決一死戰。」

唐老人道：「決戰之事，另行再談，先解決犬子與令郎的事再說。」

冷血奴王沉吟半晌，道：「也罷，本王就破例幹一次賠本生意，以一換三！」

× × ×

以數字上來說，唐老人已勝了一仗。

衞空空與未婚妻薛惜瑤重逢，自有一番說不出的滋味湧上心頭。八姑媽找回了

乾女兒朗月，也是歡喜之極。

唐竹權穴道被制，終於被解脫，登時振臂高呼：「老子雄風猶在，誰不怕死，就來嚐嚐唐門五絕指法。」

奴侯立刻冷笑：「敗軍之將，甫脫樊籠，又再口出狂言。」

唐竹權怒道：「老子是打不死的硬漢，老子現在立刻就要——」

他只是說到這裏，八姑媽便已喝道：「你現在立刻就要躺下。」

唐竹權一凜。

「我爲甚麼要躺下？」在八姑媽面前，他現在是萬萬不敢自稱「老子」的。

八姑媽冷笑道：「躺下來療養傷勢，別的事自有父親和姑媽作主！」

唐竹權嘆了口氣。

他倒也聽話，眞是躺在馬車上，動也不動。

（四）

大戰一觸即發。

冷血奴王雖然武功極高，但金川霖却不是個精通武藝的高手。

他自然不能參與這一戰。

冷血奴王命令奴僕，帶走金川霖。

奴侯和金川霖本不願走，但冷血奴王却非要他們離開此地不可。

奴侯無奈，只得駕駛着一輛馬車，和金川霖離開奴王宮。

唐老人挺槍屹立，向冷血奴王挑戰。

但冷血奴王却避而不戰。

代替他的是身後的金衣人。

× × ×

奴王宮內，果然高手如雲。

除了這十二個金衣人之外，還有名震湖北的黑白蜘蛛，向來獨行獨往的大盜曾一嶽，被少林寺逐出門牆的兇僧百維大師，他們都已加盟在奴王宮旗下。

這一戰，對奴王宮來說，是極其重要的。但百維大師却臨陣退縮，當黑白蜘蛛、大盜曾一嶽正在與金衣人併肩作戰的時候，他早已逃之夭夭。

冷血奴王也無暇理會這個和尚。當然，這筆賬他日後必定會向百維大師清算。

× × ×

一場慘烈的惡戰終於開始。

黑白蜘蛛來勢洶洶，一動手就已殺了韋方喜。

韋方喜武功不算差，但却遠不如黑白蜘蛛陰險毒辣。

他一上來就已着了道兒，登時中劍身亡。

薛默驚怒交集，誓殺此兩惡賊，爲韋方喜報仇。

但黑白蜘蛛能在湖北黑道上稱霸多年，武功自然不弱。

薛默武功雖然比他們任何一人都强，但以一敵二，形勢上就很不利。

三人惡戰百招，薛默左腿中了一劍。血奔流，黑白蜘蛛更是瘋狂地向他猛攻。

但就在這個時候，一道劍芒突然在他們眼前驟閃。

那是偸腦袋大俠衞空空的劍。

黑白蜘蛛從來沒有見過衞空空。

他們也不知道這個年青公子就是衞空空。

但他們畢竟是識貨的，一看之下，就已認出這是武林中最霸道的砍腦袋劍法。

黑白蜘蛛雖然久經大陣大仗，但衞空空這一手劍法，仍然令他們有魂飛魄散的感覺。

颯！

衞空空使出的這一招劍法是「醉斬天魔」。

雖然他沒有喝酒，也沒有醉，但這一招劍法的威力，却已發揮得淋漓盡致。

黑蜘蛛生性陰險而自私，一見勢頭不對，已有退下之念。

但白蜘蛛却比他更毒辣，居然比他退得更快。

他不但退得快，而且爲了要躲開衞空空這一劍，居然不惜出賣黑蜘蛛，把他一掌推送上前。

衞空空的長劍已劈下。

黑白蜘蛛都是黑道上惡跡昭彰，人人得而誅之的惡賊。

衞空空當然不再留情，長劍就在這一刹那間，砍在黑蜘蛛的頸子上。

血怒射。

黑蜘蛛立刻變成了無頭蜘蛛，滿地俱是觸目驚心的血漿。

白蜘蛛更是心胆俱裂。

他喃喃道：「還是百維大師有先見之明，走爲上策……」

話猶未了，他已看見了百維大師的頭顱給人割了下來。

（五）

把百維大師頭顱割下的，是奴侯。

奴侯終於回來了。

他已把金川霖的性命，交托在另一個人的手上。

他還是要回來，與冷血奴王合力併肩作戰。

百維大師臨敵退縮，已給奴侯殺死，還把他的頭顱砍下，帶了回來。

冷血奴王不由脫口讚道：「幹得好！這禿顱該殺。」

混戰更激烈，杭州四傑藝業不精，已倒下了三人。

唐竹權看得甚不滋味，終於還是加入了戰團。

唐老人力敵十二金衣人，肩膊上也受了傷，血漬斑斑。

但他仍然全力作戰，戰意之旺盛，令金衣人大出意料。

最惹人注目的，還是冷血奴王與龍城璧的一戰。

× × ×

一刀平胸，龍城璧氣定神閒，雖然面對强敵，却是毫不緊張。

冷血奴王冷冷一笑：「你能在武林中崛起，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龍城璧道：「彼此彼此。」

冷血奴王道：「其實我們本來沒有甚麼深仇大恨，只要你願意，大可以化干戈爲玉帛。」

龍城璧冷笑道：「剛才你豈非說過，遲早總有一天要決一死戰？」

冷血奴王道：「那只是針對唐老人而已，他這人脾氣極壞，心胸狹隘，而且頑固無比……」

「你看錯了，」龍城璧冷漠地說道：

「我才是你口裏說的這種人，你若不殺了我，我保證你從今夜之後，每晚都很難睡得着覺。」

冷血奴王嘿嘿一笑，道：「你倒很自負。」

龍城璧道：「你喜歡怎樣批評我，那是你的事，其實我若不殺了你，以後也是很難睡得着覺。」

「這就是了，」冷血奴王冷冷一笑，道：「唐竹君是你最傾慕的紅顏知己，而本王又一直在打她的主意，你不殺我，自然難免耿耿於懷，可見你這人也是心胸狹險的很。」

龍城璧冷冷道：「你就當我是個卑鄙小人好了，亮劍罷！」

冷血奴王終於亮劍。

好一口黃金寶劍，看來份外顯得燦爛奪目。

「龍城璧，你畢竟晚我一輩，本王讓你先出手。」

龍城璧一聲冷笑，跟着，風雪之刀突然擊出。

× × ×

一聲冷笑，龍城璧連發三刀。

只聽得錚錚錚三響，冷血奴王以劍封刀，把這三刀接下。

龍城璧身形一變，彷如游龍般再度展開攻勢。

冷血奴王大喝一聲，身如怪鳥向上高飛逾丈，忽地金光亂閃，黃金劍凌空如電閃般擊向龍城璧天靈。

這一劍非但姿勢美絕，而且出手之快，簡直令人無法看得清楚。

但龍城璧根本不必看，就已知道該怎樣應付。

他使出一招「龍捲西風」，以快擊快，以狠對狠。

冷血奴王的劍勢陡地受阻。

龍城璧順勢反攻，把他連續逼退七八步。

風雪之刀的刀勢，威猛絕倫，對手若不是冷血奴王，恐怕早已給砍成數段。

冷血奴王一退再退，突然劍勢一展，剎那間反刺二十八劍。

這二十八劍每一刺出，冷血奴王的身子只向前衝出半尺。

二十八劍之後，龍城璧已給他反逼退得很遠。

但龍城璧沉着應戰，冷血奴王這一輪急攻，也是未能把他擊敗。

然而，龍城璧一退再退，却退到奴侯的面前。

奴侯是個善於把握機會的人，眼看龍城璧被逼得節節敗退，此時不打落水狗，更待可時。

颯！颯！颯！颯！

奴侯連發五鏢。

龍城璧連閃四鏢。

直到第五鏢向他胸前激射過來的時候，雪刀一晃，擊中此鏢，把這一鏢怒射過來的方向改變了。

這一鏢不偏不倚，竟然射在冷血奴王的咽喉上！

（六）

奴侯以爲打落水狗，那知却成爲奴王宮的大罪人。

冷血奴王驚怒不已，渾身發抖。

奴侯睹狀，知大勢已去，急遁。

但這時候他想走，却是太遲了。

殺手之王司馬血就已不肯放過他。

司馬血用毒蛇劍法纏着他。

奴侯方寸已亂，百劍之內已敗在碧血劍下。

一劍穿心，立死無救。

秦麗麗，蘇可卿，十二金衣人，黑白蜘蛛，大盜曾一嶽，悉數陣亡。

冷血奴王的計劃，也隨着他性命的結束而結束。

× × ×

掀開了黃金面具，羣雄看見了一張猙獰可怖的臉。

這張臉並不算太醜陋，但却令人有一種心悸的感覺。

冷血奴王的確是個很可怕的人。

奴王宮已被澈底的毀滅，但冰山堡從此也變成一座廢堡。

這一座堡壘的主人，究竟在哪裏呢？

他在望龍樓神秘失踪，又是怎麼一回事？

（七）

三天之後，龍城璧、衞空空和司馬血三人，一起來到了冰山堡。

他們又來到那道鐵門。

第一道鐵門緊緊關閉着，門外的兩個武士已不知所踪。

穿過第一座石室，打開第二道鐵門，那破衣怪人也不見了。

三人面面相覷。

龍城璧又推開第二道鐵門。

第三座石室裏的巨犬不見了，狗糞也被冲洗得乾乾淨淨。

裏面甚麼也沒有，只有兩具屍體。

他們是一男一女。

男的正是神秘失踪的衞冠五。

女的却是不知何許人也。

經過一番調查，終於才證實她就是魯爾絲黛，也就是江湖中令人聞名喪胆的殺手初一。

他們並不是因爲決戰而雙雙身亡。

他們的死因，是喝了混着鶴頂紅的女兒紅。

× × ×

雪飄舞，大地變成了一片白茫茫。

冰山堡雖然從此被廢棄，但衞冠五和魯爾絲黛的故事，龍城璧和衞空空永遠都不會忘記。

（完）

下期預告（巨型小說）

太空科學幻想故事「**神童**」 馬雲著

他是一名神童，能人所不能，因爲他有外太空生物的細胞……故事離奇詭幻，曲折莫測，萬勿錯過。

逐出門牆

文圖 鐵翅

俠義奇情短篇小說

將心比明月　忍辱離師門

轟動江湖　衡山法堂逐高徒

今日，八月之十五，俗習的中秋佳節，也是所謂團欒良辰，何況，天公也眞能體貼人，金風送爽，無雨無霾，當得一聲「好一個良辰美景佳節天」也。如此之可心天時，就該持酒邀月，賞菊吟詩，再不，友儕三五，縱談古今，這才對得住這個佳節號中秋吧。

雖說「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在這兒就對不上頭寸。此地是衡山迴雁峯，純陽觀之內堂，亦是威震武林衡山派之主壇所在。第七代的掌門天乙道長自卅三歲得繼掌門以來，憑其武功人品，不凡之鑑賞眼光，無比之組織能力，將一個奄奄一息之衡山派，整頓得聲勢日增。當天乙道長六十花甲那一年，江湖道成名之門戶長老、具聲望之名宿，不約而同的上衡山祝壽的，竟有三百來位。連少林、武當、峨嵋、崑崙如此掌執武林盟壇的巨門大派，均派遣了門中長老主者，親自上山致賀觀禮。於此可見衡山派之可貴一斑，當然也可相反的證明了天乙道長這廿幾年來的苦心孤詣以及成就之驚人了。

可是，今日，中秋佳節！純陽觀內堂却是一片愁雲，第六代衡山七秀，再傳弟子十三尊者……還有等而下之的門人徒孫之輩，個個是滿面愁容，有幾個更有淚痕的肅然侍立……再看看清，衡山派外的同道、至交，甚至於江湖成名的門戶帮會，也有不少名宿、子弟在，他們又來幹什麼？衡山派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如此轟動江湖？

「但願從輕發落！否則，毀了一個人才事小，我怕，後果難估……」

「這件事可眞怪，『七星廻渡』乃是有名的智計過人，他那會上這惡計？」

「所謂有心人算計無心人啊，唉！」

「江湖難走，陰謀重重……」

「行俠仗義，哼哼，也會鬧得引火燒身，眞所謂善門難開，好心難做啊……」

「不，依我看，仲七爺也該有取罪之道，太自信，太勇於任事……」

「哼！可能他是別有野心……」

野心，什麼野心？這兩個字立即引起了另一股聲潮，圍繞住這野心兩字，各發議論。

「叮」！一聲悠長的清磬，「噹」，又是一聲雲板响，這大一座純陽內堂，如此嘈喧的所在，竟然爲這引磬、雲板聲响，將座大堂立即壓得寂靜。因爲，大家知道，衡山派主者，天乙道長立即出場主持這件江湖上也難得一見的大事——執仗家法！

執仗家法！哈哈，也所以在如此之時日下，而有如此不相襯之面容表情！須知，武林道中，所謂在刀頭上打滾的人們，難免有出手傷人之事，又何況習武人，又有幾個能放棄門戶之見，原因爲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的觀念相爍下，引起江湖風波

，時有所聞，甚至於鬧得不可開交。你殺我，我逼你，爲什麼？爲了爭口氣，也可以說，誰也護短，誰也不肯自認己短，亦因此，有武林門戶以來，相爭相殺之事，層出不窮，而眞正的開法堂，俠家法、百年來也難得一聞，而今日，衡山派却來這一套？還有，連這個將被家法處置之人的姓名也叫了出來。於此可見，不，該說是難怪會如此之轟動江湖了——

步履聲響，在場人個個不約而同的站起身來，只見衡山派第七代主者在其同輩同行之二個師兄一個師妹之挾護下，穩步走出，而後面還有兩個精瘦、枯乾的矮小老人，有識之士已認出，正是第六代祖師玉龍仙師之師弟，衡山派兩大長老，左筆、右史兩位耆宿。兩老已多年不出山，不出關，今日竟然破例出來，唉！可見得這個受處分之門徒，罪行嚴重之處了——

誰也看得出，天乙道長的面色雖極端莊，但是，雙目神光微黯，並有水氣之外映，唉！掌門人即使功力、定力不凡，所謂事不關己，已不動心，事之繫心，心神難寧啊！所以，這張素來令人看來心服的面容，今日，不自主的讓人有了一種淒然之感。

衡山派走了數十年的順風，今日，却算是摔了個狠的！其中難免有着幸災樂禍的人在——

老天乙，想不到你也有今日——。

瞧你如何處決，哼哼，毀了這個「七星迴渡」仲午昌，十三尊者算是毀了一大半！還有，影响所及，勢必會牽翻了衡山一門！有人在嘀咕着——

「敝門不幸，門下弟子竟然爲宵小所愚，參預殺戮之事，而將大名樂家一門均毀，雖然，已有不少別門他戶之名宿來書，再三代劣徒分說，可惜，樂氏後人中，尚有毀了未死之孑遺在，哀詞切切……」天乙道長在發言，十分緩慢，可是，這聲音清晰，每個人宛如面對交談似的，因此，誰也可感到老道說話的語氣抖戰之情！事實俱在，老道面對的是一場極度激烈的挑戰，情感，正義，武林，衡山……這件事在衡山派破天荒的第一遭，還有，被處決的更是個本門中第一流人才！

仲午昌雖說是自己再傳弟子，但是，他的出身、來歷，他全有知曉，他的學技，他的爲人，他的出師，游俠，他歷歷在目。想不到，一個有極大前程的後起之秀，却會自墮惡阱，而今，變成了個待決之囚。他那會不震動？此人是門中之秀，自己奠定了衡山派之基礎，亟須再有人繼往開來，這多年來，對仲午昌是寄於厚望，不想，他却會犯了這樣嚴重之過失，而今自己失望……

當然，大可一意護短，護短也不是自己發明，眞的來個不聞不問，强作調人，樂家後人又待如何？可是，其奈武林道義何在？自己之所以能爲武林同道之稱頌，執仗者，公正嚴明，所持者道德義理。爲了門人，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不能，當然不能。唉！處決，他明知，無論如何的決判，仲午昌勢必無法苟全於這個江湖鶩風駭浪中……也等於說，仲午昌必須由自己的口，來斷送他的性命……

他那會不激動？

「……我輩身在江湖中！」天乙道長他定了定神，繼續强抑心情，說了下去：「這江湖大義，豈可有違……因此……」

「且慢！」外面傳來一聲極緊張，並且蒼然的說話，而聲隨人到，一個年約五十開外、身穿玄色長袍的老人，已站立在天乙道長之前：「道兄請了！」

「原來是神鷹先生光臨……」

此言一出，人聲鬨然，即使是暴出道的小伙子，也該耳聞這位前輩之巍德盛行。神鷹先生蒯人駿，非但武功高，更且一生仗義好客，更喜獎掖後進，目下隱居荊門山、五惡嶺天雲山莊中，已有十年未履江湖，平常人想見此老一面也難，爲的是，由於此老心腸太好，在十二年前，爲魔教中人，幾乎毀了武功，殺盡全家，僥倖不死，却也因此爲其至交友好，再三勸慰，而作避靜之舉。但是，今日，他竟然會親身趕來……爲什麼？

「仲兄弟呢？」

「神鷹先生……你！此來何意？」

「天乙道兄，我是來向你討個情！」

「啊！神鷹先生！你！」天乙道長他可是呆了，並且，手忙脚亂的，自己也巳跪了下去。原來，這位神鷹先生巳拜伏在地！「請起，蒯道兄，請起……」

「人才難得，你！你可不能逞一時之意氣，而將仲兄弟毀了！」

「道義爲重！小弟怎敢有負武林之傳統？」

「法外施仁！」

「蒯先生！樂氏一門之帳，又該怎樣算？」右角落傳來一聲極冷極冷的女子聲，又見人影一條，一個身材苗條的少婦，推着一輛小車，車上坐了個面黃肌瘦，奄奄一息的孩子！「各位英雄同道請看，這是樂家唯一生還者，只有十二歲，十二歲的孩子，身中五陰手，斷脈式……如果，不是仲大俠之所賜，他那會受這樣慘無人道的打擊……還有……大名樂家，俠名乎天下，却想不到……今日會遭到魔教滅門之禍，小元！你講講！你講一句！那怕是講一句！讓在場的前輩尊者聽聽，誰是罪魁禍首……」

「仲——午——昌——」孩子是聲嘶力竭的吐出三個字，而這三個字，每個字全帶有千仇萬怨的，可見這孩子對仲午昌之怨深恨絕之情態！

「如果老夫之記憶不錯，你是武昌談家大小姐！也是金坪方家的大少奶……方大少奶，這其中可能有着極大的錯綜複雜之情，更可能有着難明所以之處，仲午昌行俠仗義十來年，我相信在座者受其惠者，當在不少……」

果然，有不少人起身，自承，自說……當然，難免變得亂成了一片，突然，一聲龍吟，清越激厲，將這一股哄叫聲一鎭！然後，又聽得一個極陰沉的語聲道：「此乃衡山開法堂，處置劣徒，請各位靜坐觀禮！」

「右長老！」

「蒯先生！請稍安毋躁！」

「我是懇請法外施仁！」

「衡山教中之事，豈能容你干涉！」

好！這一句話，就此將蒯人駿窒住了！是啊！你外人怎可干涉衡山門戶之事？而貽

人越狙代庖之譏！

「我是請求！」

「不容所請！」好！就此僵死……

「帶仲午昌！」事到如今，天乙道長也明白，立即發落，不能再拖延了！形勢巳十分明顯，自己的門下，的而且確的做了件有違江湖道義之大事，但是，他這十幾年來，所做過的俠行義舉，也不在少，所謂「桀犬吠堯」，人，又有那個是衆叛親離而落一個嚴惡所歸的！事情只能儘可能朝寬處辦！早早發落，了此一件公案爲要！所以，他是只能將這個主犯帶上。

一遞一聲的叫號，「帶仲午昌！」這四個字，越聽越感到有鬼氣、凄涼之感。可是，在純陽內堂之中，人人可感到有一股無形的、陰森壓束之力，將他們壓得透不過氣來，也因爲這個原故，人們自然而然的會肅靜，會沉默，然後是等待，等待着這個爲人心目中意觀不同的人物出現。有的同情，有的嗟嘆，有的憤懣，有的輕視，更有的是，希望他受到千災百難，然後挫骨揚灰……

有舒徐的步伐聲傳來，現在，內堂中更是肅穆，沉靜，每走一步，即使是來人有極上乘的功力，走路不至於山响水激，可是，依然十分清晰的傳入了衆人的耳中，人們的目光注視着這一條陰黯的小備弄！一個身高七尺開外的小伙子出現了！是這樣的鎭靜，也是這樣的沉着，即使面容是萬分的陰沉、苦痛，但是，他的雙眼極亮，咀唇緊閉，無人能知其心中在想什麼？是感到悔恨？還是別有不忿，甚至於他想到了抗命，或者掙扎……

此人即是仲午昌！

「仲午昌！」

「弟子在！」

「尚有何詞申訴？」

「弟子助人是實，因之而引致大名樂家被毀，也是實，至於因此而貽師門之羞，或者，爲江湖律例、武林正義所不齒，弟子不敢認，也無法認！」

「孽障！大名樂家，俠名播天下，魔教惡譽，雖童稚黃首皆耳熟能詳！衡山門中，幾時有過這樣的叛犯師門戒條之徒！爾非但大胆，簡直欺師滅祖！」

「弟子不敢！」

「還說不敢！」

「弟子若眞的欺師滅祖，決不會親身投到，也更不能坐視師長，開堂立法！」

「依你之見，非得大鬧衡山迴雁峯，與本門打一個落花流水才稱你之心意？」

「哼——」一聲長嘆後，仲午昌是充滿了蒼涼之意的說道：「弟子不再訴說，請祖師發落！」

「是你輕視了衡山派，是你不甘心於衡山派，衡山派中的兵刃，暗器，你是不在眼中了！又何況你巳做出了如此有違江湖道義之惡行。仲午昌，交出衡山鐵雁牌，十二枝地絕叉！」

衆人差不多有一半驚叫出了聲！誰也明白，仲午昌之遊俠江湖，所憑仗的就是這鐵雁牌與地絕叉。兩物一收，就如大虫去爪，猛鷹戟翼，試問，以後，這個仲午昌又如何存身江湖中——

總以爲，仲午昌會有所爭辯，可惜，這個面目樸實，淳厚的小伙子，現在，除了面色略帶苦痛之神情外，他是一無拒絕的，將長衣一卸，腰間一排三寸來高的皮帶，帶上有銀光閃閃的暗器在，正是江湖强梁，見而生畏的暗器，地絕叉！而嗆啷一聲輕响，皮帶巳安放於地下了。

滿腔孤憤　荆天棘地十五年

衡山弟子，不論二、三兩輩同門，看到了仲午昌如此舉動，至少有一大半，哭出聲來。誰不知道，這一來，仲午昌算是被衡山派判處了死刑！他們誰不知道仲午昌之個性爲人？誰不知道，師門尊長是爲江湖道義所擠壓，不得不作此重斷。但是，誰又不明白，此事其中難免不有別情？可惜，事發倉卒，誰也沒法有足够之證據，以資證實仲午昌之不幸。只能眼看這一個仁俠英風的小輩俊傑，逼入了絕境之中，忝在同門，他們又有那一個不感到痛心，不感到難過？

「方大娘！仲午昌巳被逐出門牆！」

「不……」十三尊長——現在只有十二個。仲午昌巳待罪一邊——異口同聲的求告！「弟子鐵子衣……」「沐丑夫！」「梁寅生！」「曹卯純！」「韓辰英！」「韓巳雄！」「常未央！」「時申錫！」「侯酉民！」「蕭戌乾！」「冼亥坤！」「戚甲干！」好！十二尊者全拜伏在地！其中爲同門稱之爲智囊的時申錫巳越衆而出道：「尊門長老！伏念仲午昌自入衡山門中，多年來也曾屢建大功，江湖上亦有所聞，再說，此次大名樂家一案，其中尚有不少疑竇！」

「你們意欲何爲？當了異門別派之前，仗衆要脅，抑或結勢相挾？爾等越來越目無尊上了……」

「不！尊門師長，孫兒們焉敢如此大胆，事實俱在，仲師兄心戀師門，降罪施罰，也所以示師門，雷霆雨露，何一不別有深恩在，唯求師尊決不可逐出門牆！」

「弟子們深信仲午昌，決不甘心，脫出師門……」

「方大娘！爾意下如何？」天乙道長何嘗不知，仲午昌如果甘心背叛師門，那麼誠如其言，他也不至於自投純陽觀，挺身受判！何況；仲午昌的確是個可造之人才，如此毀了，也未免太可惜。不過，釘實其罪的是與大名樂家有着極有關係的後人，自己大動干戈，當衆示罰，如果稍有偏袒，那麼，非但有違初意，並且，數十年辛苦積聚來的聲譽，也被破壞得乾乾淨淨。爲此，他不得不請求這位方大娘有所表示。

「前輩乃當今之泰山北斗，聲名孚孚，小女子是久聞大名，大名樂家滿門一十八條人命，是死在魔教人手中，本來，我們是不該，也不可向這位仲大俠討帳，誠如前輩所言，仲大俠乃是誤爲宵小所愚而巳……看來，樂家是該死，仲大俠是該受同情……」說話是平靜冷淡，可是，誰也聽得出，這弦外之音，是如此的狠厲，將個仲午昌釘了個死實！

「掌門長老！弟子不敢欺弄尊長！大名樂家之人命，弟子甘願負責……」

「爲什麼？」十二尊者異口同聲，誠惶誠恐的，詢問着仲午昌——

「列位同門！我！又何必多言其他！

唉！到今日，我算是看清了些眞相……」

「仲七賢侄！你不會與魔教中人交往……」蒯人駿是急得語聲也打了顫：「老夫如果不是你，早已爲魔教四天將所毀。全仗你的現身，全仗你的地絕叉、鐵雁牌將四天將毀了。衆位，仲午昌與魔教中人有着不可解消之仇怨，試問，他那會與魔教中人，同流合污？……」

「蒯前輩，仲午昌即使不肖，也不願承受他人之垂憐，而求苟延殘喘！」

「不！是我求你之垂憐啊！」

「請尊長示罰！」

「逐出門牆十五年，如有善功異行，或者能得苦主願情，允你再列門牆。否則，十五年後，再來衡山……去罷！」天乙道長在形勢所逼之下，他只能硬下心腸，判於重罰！十五年！唉！誰也該明白，仲午昌在這十五年該如何抵禦這武林之惡風險浪啊！

「十五年中，不准你動用衡山武技，十五年中，凡我衡山中人，均不得徇私呵護，如有發覺，與同犯並罪！」

在人聲喧嘩中，有大部份人覺得天乙道長的處罰太嚴了，有些人甚至於罵出了聲——

「還不如毀了他的好！」

「對！死了的好！」

「十五年，哼，我看連十五天也難過啊——」

「死的便宜。否則，我眞怕不出三天，仲午昌就得死活皆難！」

「誰不知青面羅刹的心腸，出了名的陰毒——」

一聲龍吟，左筆右史兩個衡山耆宿又出了聲：「敝派已秉門規判決了劣徒，以後，仲午昌再不是衡山弟子，十五年中，敝派視之爲外人，其他事，請恕敝派不能越權過問了！請！」好個左筆右史，一聲請，就此將這多的武林人士，乾擱在堂上，他的說話已十分明白，仲午昌之事，從今之後，與衡山派再無糾葛——

仲午昌沉實地向衡山所供歷代祖師牌位，叩了九個頭，然後，他是謝阻了那些與他有交的友好之慰問。有幾個還想代其籌設避禍之道，他更是沉着地說道：「孽由己作，該由己消！」語下之意，他不想別人來淌自己的混水！然後，飄然下山。連自己至好同門也無法能揣摸出其去向！

八月之十八，離仲午昌被逐出師門之第三天，茶陵大豪易宜仁家中，有着極大之盛會，宴請的是武昌有名武林大俠，八手神槍談家騏之女，玉面羅刹談菁芸。還有，她的丈夫，金坪方家的方玉驤，方氏夫婦此次爲了大名樂家之事，已鐵了心要代姨丈樂肅田全家報這血海深仇。但是，她十分明白仲午昌頗具俠名，此次之誤陷師門規條，不論大小門戶，全有專人投書，希望天乙能恩施法外，不可毀了仲午昌。如果不是自己早有伏筆，以江湖道義脅逼，仲午昌眞可能來個禁閉山中，面壁思過而了事！現在，仲午昌被逐出門，好！就得有個通盤籌算，用仲午昌來尅制魔教中人，然後，以遂其另外一個大陰謀。

玉面羅刹另具陰謀？當然！沒陰謀她會如此出力？常言道得好：「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各位看官：這就是江湖，這就是所謂道義，這也算是這批自命英俠者的眞面目。他們只不過借些題目，裝出些激昂慷慨，義薄雲天之感情，究其實，欺世盜名而已！

「……列位，仲午昌這一來，就算令魔教中人對其大生好感。如果，我們能够將仲午昌扣住，在我們的別有安排之下，哼哼，這些魔教中人，勢必一個又一個的，來自投羅網。到那時，我們可以以逸待勞！」

「玉娘子！我却怕仲午昌之同門！」

「他們誰也不敢有違祖師之命！」

「可以糾合同道，何況，還有不少人同情仲午昌。譬如神鷹先生蒯人駿……」

「我自有辦法阻止蒯人駿，還有其他與仲午昌有交之江湖人物！只求你們信服我，事成之後，哈哈……我相信在座各位，誰也能富可敵國！」

富可敵國四個字，令那些江湖豪士大爲高興，一個個與高采烈，一個個鬨然叫好——

此地是個陰森、破敗的所在。天上還有月光，可惜照得此地越形蒼凉可憐，這是一間破敗的土屋，沒一件好東西，也可以說沒一件東西不是破的，爛的。

可是，這裏却有一個年才十八九歲的少女，生得如此之清麗脫俗。

尤其是一頭長髮，襯了她的白色衣裙，偶或清風吹來，飄飄然的，形成此女不知是仙，抑是鬼？一對星樣的俏眼睛，嘿，在流淚，唉！莫非神仙也有愁，靈鬼也有怨？

「七哥！爲什麼你不能跟我爹去？」

「我已說過，我與你道不同不相爲謀……再說……」

「你不想我們淌在這趟個混水中？七哥，這缸水本來不混，是我們將它攪混了的啊！」

「你們誰也沒這個能耐，來攪混我的水！也就是說，如果我不想混的話！哼哼！我總算看清了，這就該多謝你們啊，如果不是你們相助，我又怎會看清了這些俠名滿天下輩的眞面目？哈哈……」一陣笑，是蒼凉，落寞，還有一股自暴自棄之感覺！

「七哥，難道你如此聰慧、有爲的人，就這樣算了？你就甘心情願爲那些惡鬼折磨？……」

「崔小姐！這就是我再三要求你別在中間打岔之原故，你以爲我聰慧，其實，你比我更聰慧，你以爲我有用，不，你錯了，我一無用處，我只會害人，現在，哈哈，總算好，我讓師門逐出；又回復我的本來面目，一個無家可歸的可憐虫！活該讓人折磨、作弄。然後無聲無臭的死！死在溝壑，或者陋巷，全不壞！這才是我的歸宿……」

「不！七哥！」姑娘幾乎哭出聲來了！她不是個木然懵懂的女孩子，她乃是個天賦過人，更且處事饒有心計的人。但是，在這個看來樸實、淳厚的小伙子面前，她竟然會變得手脚無措，現在，她直覺的，感到了仲午昌是讓自己坑了的，大名樂家……

自己的父親爲了追踪五毒天王之落脚點，來到了大名府，並且風聞大名樂家，

暗中派人與五毒天王聯繫，這就引起父親之深思，爲什麼江湖有名的仁義樂家，會與這個江湖上人聞名喪胆的毒魔頭來往？

自己父親是人中英傑，謀事籌計，舉世無雙。這就有假扮賣藝之事發生！自己的容貌果然引起了宵小的垂涎，不想却招來了個打不平的傻小子！她一想起當時的情景，她的面就紅了……

「朋友！全是江湖一脈！何必逼人如斯？」

「小子！你也不睜開你的狗眼，在大名府，你想管閑事，告訴你，除了仁義樂家，可就沒人敢來挑我的眼！再說，我只不過看見這個妞兒有些勁，哈哈……她又不是尊駕你的什麼人，請便吧！別來瞎打擾！」

「朋友！我請你睁開了你的狗眼，在大名府，我老人家想管閑事，連仁義樂家也不敢來挑我的眼，再說，我是看這一對父女挺彆扭，所以，你請便，別在這兒等打！」

哼哼，這個傻小子可眞有些個意思……說話可眞陰得可以，這就那會不招惹了這位少爺的火氣，打起上來。很好，這個大少爺可讓傻小子摔了個七顚八倒，臨走還中了他的衡山破穴手！

可是，傻小子對自己父親可眞謙厚誠懇，父親也眞狠，結結實實的訛了他一頓，總以爲他會討厭啦！誰知他非但毫無半分怨色，臨行之時，他還諄諄叮囑，要父親趕快還鄉，別讓自己再拋頭露面……

天下那有這樣的好人？眞誠而又樸實的好人……自己感動得哭了，就算老父也有些眼潤……最後，父親他是斥了一聲：「衡山派有什麼積德，收得這樣個好徒弟的……」聽得出，老父親在喝衡山派的醋啦……

自己父女，依然不出所料，自己的美貌令五毒天王曲東有所耳聞，所看中。不過出於意料之外是，大名樂家出帖來請，然後，樂肅田親口要父親出賣閨女，出價相當高，還說明了，拿了錢立即離開大名府。父親詢問女兒的以後，這位仁義大俠却變了面色，厲聲說明；那怕是有人糟蹋死自己，這些錢作賣命錢，也不算少……

我們剛想發作，傻小子又出現了！

「仁義樂家偌大的聲望，想不到還幹這種代人牽馬引綫的事？」

「小少爺，你快走！好漢不敵人多……我父親看不過眼叫他脫出是非圈……」

傻小子可不肯！「我可不明白，樂大俠，你還圖什麼？爲什麼會幹這種事？」

「小子！你好大的胆！」

「衡山仲午昌，出了名的大胆！」

「老三，代我將這個小子毀了，記住，不留活口！」

仁義樂家的底算是洩了！說什麼仁義，道什麼英雄，原來，這背後臭不可言！殺人得滅口，這就說明了，他們的醜事，全讓這個手法給掩蓋住了！能做一件，誰又能保證他們不幹第二、第三件？

仲午昌出了手，雖說功力並非舉世無雙，在小輩中，他實可算是佼佼者！並且看得出，他是拚全力在維護自己父女，更希望自己父女能得出生天！

可是樂家的人全部出動，連五毒天王也露了面，五毒認得我父親啊！他叫出了聲，好！無法掩藏啦！出手罷！仲午昌才算發覺，他讓自己父女賣了！不，作弄了！當時他那個難過樣子啊！自己看了，竟然莫名其妙的感到了心痛，自己會毫無保留的，與他併肩出手，傻小子向自己笑，這個笑容美啊……依稀就在目前那樣……令自己一想到就感到心甜！

仁義樂家雖毀了，傻小子也算是親耳聽到了五毒天王的招供，證實了樂肅田的陰謀。他們有一個極陰狠而又龐大的下毒計劃，幾乎想令天下武林引起一個大屠殺！傻小子明白了仁義的可怖！不想，他却陷入了今日的困境。而自己父女，却自然而然的做了陷傻小子於絕地的主兒，姑娘的淚又流下來了——

心有忠憤　甘判一身走陷阱

「你恨死了我們啦！」

「沒有，我不會恨死你父女，我不是早就說過，全仗你倆，令我看清了這個道義的眞面目！」

「你爲什麼不爭不辯！七哥！你師父，不，這個掌門的長老！我看他簡直是糊塗得可憐……該揭穿這個陰謀……」

「崔小姐，這樣會有用麼？人，唉！突然我有所感受，成功了，眼兒也就淺視了。不！該說這成功是堵無形之高牆。將個人圍了個密不通風！然後，他只能揹了個成功的包袱在担心，在掙扎，心中所顧住的是；別毀了成功，別毀了已得的成功……然後，他只能以耳代目，以鼻代目，更進一步，他也只能讓些虛假的形象，封住，封住……我相信，我是無法可以揭穿，也不必揭穿這些。事實上，在衡山，有幾個會相信，你們父女所毀的是；不是仁義的樂家，而是江湖之巨憝！惡宿？」

「對！」說得可算是血淚交迸！」進來了一個年約五十左右的中年人，打扮得似個鄉愚，可是，誰又會認出來，這乃是當今第一名手的無形天魔崔毋求？

「爹！」

「倩兒！來吧！先將這只鷄去泡製泡製，來，我與他喝二盅……」

少女是十分聽話，抓了只大母鷄出去了。而只剩下崔毋求與仲午昌兩人，毋求是取出了個大紅葫蘆，還有一大包油紙包的鹵味，懷中又掏出了些杯筷之物，他斟了兩盃酒道：「來！小七子，先來一盅定定神！」

「崔前輩！你又何必守住我？」

「爲了你好啊！」

「不！你這是在害我。」

「放屁！我害你？我憑什麼來害你？你又有什麼值得我來害你？小子！你得放明白些，這三天內，你也該看清了你的處境！」

「奇怪！我的處境又干你何事？」

「啊！」崔毋求突然是被兜心打了一拳：「你說什麼？你的處境干我何事？嗨！好！領教了。想不到所謂名門正派的大人物，却個個是他娘的忘恩負義之輩！」

「就該各走各路！」

「不！爹！這是他故意的在說氣話，他是想逼我們走，然後，他自己去投入陷阱！」是倩兒的急亟語聲：「七哥！爲什

麼？爲什麼？你如此的傻啊，你以爲，他們會好好的放過你？難道你還沒有看清了他們別有陰謀……」

「難道，你我就該共同陷在這個毒阱中！」

說了半天，崔氏父女突然看清了仲午昌的眞面目。他是比任何人更清楚，自己之處境？就因爲這樣，他以爲自己沒理由拖累他人，又何況，他早巳說過：「孽由己作，該由己消。」還有，更令其苦痛而油然生消沉之感的是：樂肅田的所作所爲，令其心神俱震——

揹了仁義之名，却幹着又狠又毒的勾當！

武林正義人士目之爲邪魔外道的，却反而是替天行道，撲殺眞惡的正人！

自己自命爲俠義道中人，手下也不知毀了多少所謂邪魔外道的人！焉知不是自己無意中，殺的是眞正的菩薩，維護的是，虛僞的小人？

老實說，當其發現了樂家之事，他一直在這個懸疑中打轉，一直轉到今天，依然轉不出來，依然理不出個頭緒來。他消沉，他苦悶，甚至於他自暴自棄，他更希望一死了事……

那想到他的個性，他的爲人，他的正直，眞誠的行動，令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看上了眼。又何況；崔毋求是個不世出之奇才，可惜，他人手孤單，從天乙道長的成名，突然，他發現了自己的缺點，無組織之才，他想重振魔教，可惜，來來去去只有父女兩個，試問，又怎能成得了大氣候？爲了這個原故，湊巧天乙逐出仲午昌，好！將仲午昌收歸手下，以後，一步一步的再建立一個核心小圈子！因此，老魔是不肯走了！也可算纏住他了！想不到，仲午昌是說了斷頭話！

「我與你們，始終是道不同，不相爲謀的啊！你是魔教！而我是……」

「你是名門正派！」

「至少，目下是有如此之分野！」

「你還承認是衡山弟子！」

「我又怎能否認！」

「你已被逐！」

「十五年後，我依然是——」

「十五年？小子，依我看，如果沒有我們，你可是十五個時辰也捱不過！」

「何不你就離開我十五個時辰？」

「小子！」一聲怒叱中，就見一條灰影飄動，仲午昌面前立即有一股極强極勁的大力，壓束得他呼吸也難！可是，橫側又有一股極柔和的勁力透入重圍，一阻一擋，耳中又聽得了倩兒的驚叫，哀懇聲：

「爹！你這是幹什麼？求你放過了他！」

「孩子！你讓開，別在中間打岔！」

「你預備如何處置他？」

「要他自食其果……」

「你說什麼？你想折磨他，你想難爲他？你想——」

「毀了他！」是崔毋求的怒吼聲。

「好！多謝成全！」是仲午昌沉着、鎭靜的回答……誰也該明白，仲午昌是眞的巳處於消極之邊緣。也可以說，他根本不想活下去！

早巳說過，崔毋求乃是個不世出之奇才，那怕稍爲有些風吹草動，他可是聞聲知意，聽音知味。仲午昌的「多謝成全」四字才出口，他是立即住招收式，面色鐵青的對仲午昌道：「是你不受抬舉，是你爲這死道學所困，總以爲你是個瀟洒倜儻的俊物，想不到依然打不破這個頭巾的樊籠，我又何必來成全你？譬如你與我沒來往，未相見。我只能讓你自食苦果！如此而已！走！」一聲喝走，崔毋求巳扣住了女兒倩兒之手，人影一晃，突出破屋走了！可是，遠處却傳來了倩兒的悽厲叫聲：

「七哥！快走……」

仲午昌是怔怔的出神，他何嘗不是個玲瓏剔透的聰明人物。他更明白「快走」這兩字的涵意！倩兒分明巳發覺了自己存身之所，有敵人的踪跡存在，他明白，自己巳是江湖中人的對象，又何況玉面羅刹談菁芸對自己是永不會放手，因爲，她們還有極大的陰謀在。因此，倩兒是叫自己快走，仲午昌突然面上浮了一層苦笑，心中轉念，「我，又能走得了多遠！」

「老大！看來，這一對魔頭父女是走遠了！」

「不錯！不會回頭了，先把他帶了走，免得他落在那些宵小之輩之手！」

聲音才歇，仲午昌面前巳多了一個身穿五色彩袍的矮子。如果不是此君之五官實在不敢恭維之外，說實在，倒也面目可親，又何況他是嘻了一張小口，面上充滿了笑意：「仲午昌！你不認識我吧！」

「你是笑面矮判儲艮！」

「不壞！一見面就能叫出我的名字！嘻嘻……不賴。」

「你是魔教中雲字門中的護法！」

「對！有眼光！」

「你意欲如何？」

「什麼！你怕我會送了你的命？」

「送我命！求之不得，我怕的是不知你另有企圖，如此而已！」

「哈哈……好！眞有些意思，不過，現在，可不是你與我掂斤論兩的時候，還有——」

「我們也沒有太多的時間，老四，快走吧！」

「好！」那個錦衣矮子，聲隨人到，，手巳扣住了仲午昌的「寸關尺」脈。唉！仲午昌的基本功夫不弱，即使現在他仗以成名的鐵雁牌、地絕叉巳失，衡山基本功；十七式玉靈純陽式，依然有不可輕侮之實力。如果不是逐出師門，不准仗衡山武功傷敵之故，錦衣矮子勢必會讓仲午昌這返擊迴震之力，鬧一個手忙脚亂。

現在，即使仲午昌未施這外鑠之力，矮子的一式巳爲其「卸」字訣卸脫了眞力：「我可不想隨你們走！」是仲午昌的語聲！不料，後面陰惻惻的傳來一聲冷而且厲的語聲道：「很好，不如跟我走！」

仲午昌面前倏的多了一個面容黑瘦的，形似竹桿的白衣女子！她的面色是又白又死！兩條又黑又濃的板刷眉，却配了一對又死又黃的倒掛眼，鼻子不壞，口也算得是櫻桃小口，但是，配在一起，却有着說話不出的別扭！突然，仲午昌一見了此女之面容，一聲驚叫道：「尼山三煞，我與你們又有什麼過節？」

「你與我們是一無過節，但是，你與方家有解不開的仇結啊！」

「如此說來，你是爲他人作嫁衣裳的了！」

「那也由得你自說自話了！」

「尼山三煞！你是老大，阿二，還是臭老三！」錦衣矮子開了口。語聲顯得有些輕視之意，可是，那個白衣女子是理也不理，身形漸進，只是向仲午昌過來。仲午昌是身子一小，看得出，他即使是武器盡失，但是，依然不甘就手待縛。但是，仲午昌他是完了，自己的玉靈純陽式，必須有鐵雁牌，才能發揮其潛在之眞力奇招，地絕叉可令其表現其非凡之神威，現在，兩種衡山的殺手武器巳被剝奪，那麼，純陽功用來出手變招，等如人體缺了四肢，試問，又怎能有所發揮，又怎能對付江湖道上的殘滅殺手？

那個尼山三煞中的白衣女子也眞陰得可以，既不理會矮子的說話，可是對付仲午昌却是用了全力。只見她在手關節格格一响，而五爪戟張，向仲午昌迎面抓到，仲午昌一個七星式。右手一彈掌，分彈七式，向白衣女子的左臂之「臂儒」、「手五里」、「肘膠」、「曲池」等穴點去。唉，如果有鐵雁牌在手，兵器長，別說連點四穴，那怕一掠之威，白衣女子即使狂妄，也不敢强掙强格，勢必迴招反格。可惜，現在，你是用手，就算你眞力不弱，人家的護穴罴也不輸虧，你是不能以力硬迫，人家却可左手一收，右手關節又一陣响中，奪門直入，堪堪巳封住了仲午昌胸前重穴。

尚幸那個矮子也發了狠，跟踪而上，，這就可看出，各人有各人之習藝專長。矮子是以掌法指法稱雄，與白衣女子共專一功，這就得憑眞功夫來判輸贏，他的一招出手，雖說是抓向白衣女子之肩頭，可是，巳深得武道中「圍魏救趙」之要點。白衣少女出手快，矮子的跟踪而上更不慢，白衣女子如果一定要「得勢不饒人」，那麼，對不住，矮子的出手勢必會毀了女子的肩頭……任何一個江湖有識之士，絕不肯做這種傻事，可是，即使如此，矮子耳聞一聲極尖厲的厲叫，而眼前又是白影晃動，自己的手抓一空，一條人影一閃，巳不見了女子的踪影，不過，當頭却依稀有一股極陰，極尖，極狠，極厲的勁力蓋來。矮子到底不是江湖無名之輩，他是哈哈一笑，莫名其妙的一個合作，臥身在地，而另一面，只見那個白衣女子，不知什麼時候，雙手各多了一柄藍光閃鑠的武器，其疾無比的，向下刺到。

矮子現在是以背向天，白衣女子發現此人合仆臥地，她是一聲刺耳的怪笑中，兩點藍星，其疾無比的向矮子頭脚打到。

橫側裏却傳來一聲怒叱道：「好陰毒的雙星環！」聲隨人到，一面形如盾牌的黑影，護在矮子之背部，可是，錚錚連聲中，矮子突然一個大翻身，右手一揚，由盾形黑影底抖出一串微雜爆音的五色火串，而白衣女子是看來猝不及防這兩個突如其來的變故，有些手忙脚亂，火串，與自己的雙星環在其面前晃動，她是一聲長嘯中，眼前突見一張大網，將這女子一兜罩住，可是一股勁力傳來，她是巳滴溜溜的爲人帶出這破屋！

矮子巳起身，後來的解圍人也巳現身，乃是個身材魁梧，身披金甲的白髮老人。左手一張黑盾，右手執一柄金戈——按：戈乃槍之一種，兵書有云：矛丈八，戟丈四，槍丈二，干一丈而戈八尺——由於此人身材高大，龐如巨靈，所以八尺之戈，就如平常用劍相仿了。剛才，如果不是他之趕來用盾一擋這女子之雙星環，分明，矮子有猝不及防而爲其暗器所傷之虞。現在，他非但解救了同伴矮子之厄，更且讓矮子在下風之際，反打一串神火鈴，雖然不能成功，總算扯了個直。不料，兩人才一現身，四週倏的轉來了一陣極嘈雜的鬼啾之聲：「雙判官，雙判官，今日來，無處走，閻王現，判官留，閻王不見，判官當衰……」

四週是一片似歌非歌的嘈叫聲，突然蓬蓬勃勃的升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彩烟……

正邪難分　巨惡山莊人獸鬥

「七聖速魂散！」是仲午昌的驚叫！—他想奪路而出，可憐，饒你發覺得快，依然難以脫出這個重圍，本來，他可以憑仗鐵雁牌殺出重圍，而今，他可是面前又多了一個白衣人，不過，此人不是初見的那個，分明也是尼山三煞中的同伴，她並不出手，只是像與他開玩笑那樣的，左遮右攔，逼住仲午昌無法脫出這個七聖速魂散包圍之地。

遠處傳來，幾聲洪厲的叫聲，仲午昌依稀看見了笑面矮判儲艮與他的同伴，莫名其妙的摔向半空，可是勁風一掠，好，兩個人不見了，也不知是爲三煞的同黨所獲，抑或另有別情，他猜不透，自己却是一陣頭暈，可惜，他是慘然一聲苦笑，神思一迷，再也抵不住，仆身倒地，他，昏迷過去了……

當仲午昌醒來時，發覺自己是手足被扣。並且，這脚下，分明巳扣上了連蜆骨卸節也無法脫身的重物，木狗。也就是說，仲午昌根本無法有脫身之機會。

看看清四週，自己在一個山洞中，四週陰濕之氣襲人，而山壁間隱然有水沁出，形成了這週圍濕漉漉的，離自己十來步遠，壁間有一枝人臂粗的火炬，火不太旺，而且不知用的什麼油，烟極多，引得這火光不亮，更且多上三分的陰森兒氣！可是，在這個火炬下，赫然有一個白衣人，雙手被釘在山壁間，雙足也套上了木狗。在這火炬的一晃一閃下，仲午昌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這不是尼山三煞中的一煞，她那會與自己一般的，被困在此，並且，看來受着比自己更慘痛的酷遇？

「你是老大，還是老二……」

「我的老三。」

「奇怪！你那會與我一樣？」

「我與你一樣？你也四肢被廢了？」

仲午昌聞言，不禁一怔，微一運氣，發覺四肢無恙，心中倏的升起一個疑竇。奇怪，這到底是爲了什麼？還有，自己到底爲何人所擒？擒住自己，爲的是什麼？當然，自己奔走江湖十來年，有不少朋友，更有不少寃家，到現在爲止，自己算是眞正的糊塗了，朋友是否實得稱之爲朋友，寃家是否眞的稱得上是寃家，也不敢必，這因爲，自己以前憑一般的認識來分辨善惡，最近却讓樂肅田所作所爲弄寒了心

，也令自己對眞正的善惡分野，起了疑心，如此而已。現在，照理說，這兒的主人，既然扣住了三煞中的一煞，應該是敵人之敵，即己之友，可是，爲什麼將自己也扣住，扣住不用重手，這就有些難以明白了！

「我問你，你爲什麼不答我？」那個尼山三煞中之一煞，焦躁地問着……

「我，好像未被廢……」

「什麼好像不好像！仲午昌，告訴你，此地的主人，乃是多年未出山的亘惡山君！你可曾聽見過他的名字？」

「『亘惡山君』？又是個什麼樣的東西？」

「哼哼哼！」一陣極陰，極狠的笑聲，傳得這山洞中，四壁有迴聲，可能這山洞別有傳聲之道，這笑聲竟然會連綿不絕，幾聲哼哼，越到後來越爲洪烈的，傳入仲午昌之耳膜！

「連亘惡山君也不知道，哼哼，你也配走江湖，逞好漢的？……」語聲中，有一陣軋軋聲响，有一股陽光透入，光影中有些塵影飛揚，而一個瘦弱的人影，拖了個半死不活的人，走了進來。仲午昌聚一聚眼神看清了，來的乃是個一身黑衣的女子，這女子年才卅不到，除了眉眼帶煞之外，可算是個美女！手中所抓住的，正是那個尼山三煞同伴，看來是奄奄一息，那女子來到了右邊洞壁，她是來熟了的，手一抄，嗆啷聲中，一條鐵鍊已在其手中，她是「卡卡」兩响，好！已將這個垂死的一煞雙手鎖住，又移來一副木狗，拉住了雙脚，然後對仲午昌說道：「明日，再來問你……」

仲午昌却讓這六個字，鬧了個由心底泛出來的噁心之難受。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爲了什麼？自己會如此的聽不慣這樣的說話！

「連亘惡山君也不知，哼哼……」遠處傳來石門移動聲，而山洞中却哄哄發發的，讓這笑聲去示威，在壓迫着這三個囚徒的心——

「大姊，二姊呢？」

「死了，」

「怎樣死的？」

「吃了！」

「啊！什麼？吃了？」

「唉！不想我尼山三煞，竟然會落一個屍骨獸吻！」

「給野獸吃了！二姊讓野獸吃了？」

有飲泣聲，可是，仲午昌却無論如何想不透，亘惡山君是爲什麼？在武林中，所謂邪魔外道，各式各樣的奇行怪癖，全有人做，全有人嘗試。至於飼養野獸，更是不在話下，不過，用人餵獸，並且，用武林中知名人士餵獸，這可是第一次聽到，爲什麼……人對付人，竟然有這樣出人意表的手法？

自己怎會來到如此？難道七聖迷魂散是亘惡山君之毒藥？據自己所知，七聖散是苗疆金牛峒主的秘方，亘惡山君難道是苗人，不錯，苗人性蠻，更且擅於弄蛇養蠱，驅虎役豹……唉！想不到自己竟然會陷入了野人手中。哈哈，說不定自己也是獸口中的肉！也好，仲午昌！想不到，你臨死還得讓人作飼料——雖然，人生到頭，難免一死。不過，死得如此離奇古怪？

「哈哈」！仲午昌突然他笑出聲來，並且，更脫口而出的叫了一句：「想不到我的死，也會與衆不同！」

石門開，又有人來，有人提來了食盒，尼山雙煞——現在，分明只有二個人，是氣極而不食，抑或別有感慨而不食，沒人能知，至少，這兩個女人是沒動食盒！至於仲午昌別有打算，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不吃白不吃，譬如自己餵野獸，難道野獸會客氣？所以，他是不理三七廿一，來多少，吃多少。何況，這食盒中的東西，非但不如囚糧那樣的難吃，可能他餓久了，覺得這東西還挺對胃口，吃了個空空如也——

運了一會功，不壞，功力依然是一提就到，可是，突然想到了，自己根本沒兵刃暗器，即使功力不弱，無輔佐主兵、暗器，自己僅僅是個江湖上第四五流的人物，有了兵刃，可稱是第二流之頂，有暗器之助，不敢妄自菲薄，第一流之頂尖不敢說，第一流之中流一帶，大可徘徊。

可惜，自己只不過是隻去了爪牙的大虫而已——他糊裏糊塗的想了很久，如果不是石門移動聲傳來，他還會想下去，那怕他想了一夜，現在，他又再看見了那個黑衣女子，首先，她是解下了尼山雙煞，然後，她來對付仲午昌了，總以爲自己功力不弱，誰又想得到，這女子她的那對帶煞氣的雙眼對其注視了一下，仲午昌根本沒看清了自己的木狗怎樣脫開了機簧，而一股酸心蝕骨的苦楚，已令其難以忍受，待到這陣苦痛稍緩，自己已爲此女扣住了，頸後「天柱」穴，除了乖乖的聽其命令之外，根本無半點相爭之餘地，當然，手銬之如何解開，也在未知之數。

尚算不幸之中的大幸，仲午昌自知身上尚未帶傷，而眼前尼山雙煞，分明是受傷不輕，據自己所知，老三是四肢被廢，而另一個分明是血傷未癒。至於還有一個，做了獸物口中之食，而現在，仲午昌又有一個念頭升起，可能自己也會與三煞步上同一命運——

眼前一亮，自己一行人算是又走在青天白日之下了。仲午昌抬頭望了望天，很好的太陽！再看一看清，自己還在一條明溝中，原來，這山洞在地底下……

不久，來到了個極大的廣場上，身後門响，這才看清，這扇門是掩住這山洞通道之用。現在這個廣場是四面圍牆，前面有一排房屋，一座大廳，廳階下有一張大盤交椅，椅上披了一張極珍貴的獅皮，而椅前舖了一張原隻的虎皮。椅上無人——

仲午昌還未看清四週，突然，他發現尼山雙煞渾身抖戰，分明，她們怕極了這個所在。仲午昌不禁代這兩個江湖有名兇星，感到羞慚，人誰無死，何必如此示弱，而其他三面圍牆門大開，仲午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見每一門有着人物出來，在前面的，個個垂頭喪氣，抖戰緊張，從他們的體態看來，每個人有着不凡之武功。並且，每個人有着他們的身份地位，可惜，每個人顯示了他們的可卑、可憐——

嘎然一聲，鼓聲停止，一陣香風吹來，仲午昌精神一振。只見大廳上走出了一

對對紅衣俊童，每個俊童手中執着長柄之香盞，而一股股香烟，由盞中傳來，半空中又傳來了一聲斷金的呼叱：「山——君——駕——到——」而四週立即轟的一聲叫：「迎接山君……」

仲午昌打足精神，得看一看清，所謂山君，究竟是身如亘靈，形如天神，抑或三頭六臂面目猙獰的修羅惡煞，或者——

嗨嗨，出乎意料之外，只見在俊童秀女之後，緩步走出一個年才卅七、八，面容瘦削，而雙眼無神的道姑！而所有人一見此人，立即就地跪倒，口中齊呼：「迎接山君！」可只有一個沒跪？仲午昌。由於他的不跪，形成了他的突出！錚錚幾聲急風，日光中，幾股細如牛毛的光影，已向仲午昌環身打到——

一聲陰惻惻的喝叫：「住手！」就見有兩個俊童，兩個秀女宛如驚電飛虹般，在仲午昌面前一掠而過，而一連串金屬相擊聲中，人已退山在行列中。分明，打出來的暗器經已被四人受下了。仲午君目前是充滿了自暴自棄的心意，老實說，一個頗具江湖俠名之小輩英傑，而今落得個如此地田，這心情也就難免落寂凄凉。「生不如死！」這四個字一直在其心中來回，而今是越爲朗然，所以，他是苦笑了笑，冷然的看視着這裏的變化——

「裘大魁，祖金煌，爾兩個尙有何話想講——」是那個中年道姑的說話。東角，北角如有一條人影擲出，嗆啷聲响，分明這兩個人也難討得了好，但是裘大魁、祖金煌，難道是橫行冀北的人魔裘大魁？如果是他，那麼祖金煌必定是七省惡星，殺人嗜血的野狠神了！奇怪！這個乃是江湖上有名惡宿兇煞，而今，竟然爲這個看來瘦瘦的，眼無神的道姑所困！難道，她才是亘惡山君？一個道姑，有如此之氣派？如此之排場？哼哼，倒是不可不看個清楚明白，即使死，哈哈，總算沒有落得個孤陋寡聞啊！

裘、祖二人在數說，有所爭辯，可惜離得遠，兩人可是說話有顧忌什麼的？仲午昌聽了個語焉不詳。反正事不關己，只能靜觀其變，也就不必多耗心力！不料，突然聞得道姑陰惻惻的笑聲中：「身爲武林人物，濫殺不習武功之人，已經可恥，還要童稚不留，更是混帳，又何況，殺的乃是頗具清名之文士全家，好，有本領，就與我去鬥瘋象……」語聲才畢，倏然地陷一穴，裘大魁叫聲中：「容我一言」中，地底傳來一聲象叫，立聞蹄聲奔騰，叫聲恐怖。仲午昌突感鐵鍊一緊，人已爲一股大力引走，只見不少人圍在一個地穴，向下觀看這人象之戰！

「亘惡山君！這未免太殘忍，太無人道！」仲午昌只看得一眼，心中勃然火發。原來，這個裘大魁一入象穴，雖然武功已被廢去七八，到底是個久走江湖之强梁巨魁，即使步入厄境，人，誰也不甘心就死。走、閃、躲、藏，唉，人與被激成瘋之龐然大物相鬥，又且限定在一個固定之地盤之內，試問：如何能抵擋？瘋象之奔騰，長鼻之捲打，裘大魁已狠狽萬分。可是，他還在哀叫……哀叫饒其別慘死於巨獸蹄下，或者鼻子問！

仲午昌看了惻然心傷，所以，他是不加考慮的，說出了這幾句話。不想，你這裏話才出口，四面八方，傳來了勁風異嘯，而且這壓力之强，大大出乎仲之意料之外。如果，鐵雁牌出手，或者可以憑你招「雲幻舒卷」式，震出重圍，現在，他是冷然一笑，束手待縛！

頸、胸、肩、臂，連腿彎、脚踝全不落空，分明有不少人出了手，各式各樣的怪勁異力向其體內滲進，仲午昌現在算是爲衆人鬥力試勁之肉靶！雖然如此，仲午昌冷汗如豆般沁出，他可是半聲也不哼！冷冷地環視着這些對付自己的江湖朋友。

一聲極凄厲的象嘯中，衆人眼前一花，象穴中擲出一條血影，叭的一聲，宛如一堆肉般的，擲在仲午昌等人之前。仲午昌看得幾乎嘔出來，唉！即使是江湖巨惡，這樣死法，實在太慘！簡直慘不忍睹！

裘大魁分明已難逃厄運，爲瘋象之鼻紋壓成泥，然後擲出象穴。

「你叫什麼名字！」道姑開了口！

「仲午昌！」

「好漢子，將他押上來！」

陰謀乍露　八手神槍會天魔

一叠聲的呼叫中，仲午昌已到了道姑的座椅前。

「你可知道怎會不受委屈？」

「我也不見得受到了優待。」

「放肆？」

「事實如此，怎可說我放肆？」

「在我面前，誰叫你如此說話？」

「在你面前，爲什麼不可以說該說之話！」

「大胆狂徒，難道你不怕慘死？」

「唉……」仲午昌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我眞代你可憐……別想阻我說話，事實俱在，也是你自己口中所說，我是大胆而至於發狂，試問，又怎會怕死？，死，唉，還揀什麼慘，或者樂？想不到一個人，一發火，就會語無倫次……」

「審查使何在？」是道姑的怒嘯聲！

「在！」一個年才廿七八歲的綠衣女子站在道姑之前，神態十分恭謹！

「將此人之一生作為報上。」

「此人人稱七星迴渡，乃衡山七秀翁秀蘊之門徒，精鐵雁盤打，暗器擅打地絕爻，誅殺江南八怪，凉山一煞，還有不少小善小行，救過神鷹先生，並以助神鷹，殺四天將為最著，可是，最近為魔教中所誘，竟然出手助崔毋求毀了大名仁義樂家，而為師門逐出，八手神槍之女玉面羅剎談菁芸為求代姨丈報滿門血仇，邀請江湖朋友，務求要除此為快，半途上受玉羅剎所邀之尼山三煞困打，為祖師路過所帶，而至此地……功過分記，而作審核考覈，仲午昌不失為一性情中人，無必死之罪，可是，而今，大言不慚，冒犯師主，請師主示下……」

不容易，將仲午昌的來歷查得十不離七八。

「而今他如虎去爪牙，鷹失健羽。」

「正是。」

「還敢如此狂妄，豈非作死？仲午昌，你……」

「怎樣？」

「為何不開口。」

「我怕我開口會引你不快，再說；唉・我突的有所憬悟，哼哼，飼養野獸惡物，久而潛移其氣質，尊駕不知不覺與牠們有着相似之處，相攝之機，我，又何必再多言其他，其實，也眞有些，言語難相通啊？」

「你罵我為禽獸，畜生？」

「平心靜氣，詳加參詳，就可明白，同類相殘，豈能用你那送種……絕滅人性之手段？」

「小畜生！」道姑眞的發怒了，突然，外面傳來，一聲炮响，道姑面色倏的一沉，「不准離開，今日，即使有客來訪，我也得去此充事。」

客人被引進了大廳，為首一人，乃是個年約六十開外，精神鑠矍之老人，後面却有七八個武林健者，可是當他們一報名，可令在場人個個心中忐忑，為什麼？原來，為首一人，正是威震武林數十年的八手神槍談家騏，後面一個師太，鬼見愁玄瑛師太，一位道長，滅魔觀主金面純陽徐慕岩，憑這三個江湖前輩，已可鎮服當場，何況還有隱居金頂太行山達廿年的巨靈雙秀，邱秉正，邱秉持，還有三人，乃是茶陵大豪易家宜，玉面羅剎談菁芸與其丈夫方玉驄，老實說，即使易、方三人稱是小一輩。

但是，三個人誰也可以獨當一面，以三人來拜會此地主人，也算不乏，可是，偌大的排場，為的什麼？這不得不令道姑有所疑忌了。

「巨惡山君早歸道山，不想，道因師太不墮家風，可喜可佩！」

「談老爺子，此次辱臨敝莊，不知有何貴幹？」

「向你要一個人，然後，送一份價值巨萬的寶藏與你！」

「要那個？」

「就是此君？」

「仲午昌，哈，我明白了，仲午昌與令親大名樂家一事有關！」

「還有其他之干涉！」

「想殺他……」

「哈哈，老夫怎會殺他，還得請他與我等合作呢！仲七弟，來，來，來，別以為是小女逼你，她實是別有打算，記得天乙道長會說過，如有奇行異跡，或得當事人之垂允，可准你早歸山門，好，我們只求你能與我等攜手合作——」

「我也叫你一聲談老爺子，請問，我這個待罪逆徒，又有什麼事可與你合作的呢？」

「引老魔來！」

「老魔，誰？」

「崔毋求啊？」

「引他來作甚？」

「嗥！這是三枚『戮魂針』，老虎功力之詭異，老夫也自承甘拜下風，唯有這『戮魂針』可以破其功門罩穴，我們全明白，你與老魔別有淵源，也只有你能近其身而不為其發覺，只要你一得手，老魔即使魔功通天，至少在七日之內，功力大打折扣……」

「你這是要我暗算他人，唉，試問，

「對付所謂魔教中人，用上這一手，羞乎不羞？」

「成大事，豈能顧小節？魔教貽禍江湖百餘年，仲七弟，我這是為你好。」

「那麼，至於價值巨萬之寶藏又如何呢？」

「誰不知老魔有三大寶庫，第一：是武林珍本寶庫，第二：是武林兵刃寶庫，第三，是財富寶庫，扣住老魔，哈哈……非但可有敵國之富，更可成為武林第一大豪……」

「我怕，到時候，武林中勢必會引起了難以解脫之血光刀兵之刦，哈哈，別說我根本不甘心為人作走狗，並且，仲午昌一生最卑視的是，滿口仁義，而滿腹蛇蝎的兇徒狂人。」

「你可知你目前是我砧上肉？」一聲陰狠的女子聲，仲午昌已為人扣住了「神封」「步廊」「幽門」三個要穴，仲午昌本不打算避，當其看清了是玉羅剎時，他更為坦然：「你大可試試我的個性！」

「好利口的賊徒！」手一按動，一吞一吐，仲午昌胸前宛被巨鎚一擊，氣血翻湧中，又為一股爍勁一吐，人直彈彈出：……如果不是後面有人抵住，午昌勢必摔了個狠的，可是，人即使不倒，談菁芸這出手却是陰狠得可以，午昌現在分明已為其戮魂手法所陰損，胸前之筋脈為談之手法所錯，就算不斷不亂，可也得慢慢的，讓其血液之流通而慢慢分解，現在，可是痠、痛、痳、癢，五味俱全的直刺午昌之心田，午昌是個倔強而又倨傲的漢子，他不甘示弱，那怕痛得他咬牙切齒，冷汗直淌，他依然不肯哼這一聲半句……

「仲午昌，你可別敬酒不吃吃罰酒，」是談家騏的柔聲勸告：「事實俱在，你在我們手中，也只有好好的與我們攜手共行，這非但是識時務的俊傑，更且會有你的好處！」

「我本不願說，但是，是你們逼我說，你以為你可以瞞過了天下人耳目？你以為我直個是貪生怕死之徒，你們錯了，實在，是我看怕了那些大俠，那些大俠，仁義的眞咀臉，樂肅田可以利用五毒天王，希望憑仗自己一面的仁義，引使他的好朋友入其陰謀中，然後，用五毒天王的玄陰七絕毒物來害這些江湖朋友，逼秘笈，攫財帛，前後，嫁禍於人，自己再以仁義自名，而順利掌握武林門戶之實權……而後再用那些無知之徒之激昂之情，找五毒天王算帳，送他們入死亡陷阱，不料，為我所發現，為我所揭穿，可惜，我錯了，我太快的出手，變成了死無對證，我揹了黑鍋，我就甘心去死……至於你們的計劃，也不過是樂肅田的繼續而已，哈哈……突然，我更清晰的看到了你們的眞面目，其實，比魔教中人更陰狠，更可怕——」

「如此說來，你是不肯答應我的提議了？」

「我受傷如斯，我不甘屈服，我希望你們該死了？」

「不，我們即使對老魔有必勝之道，我依然希望有你從中穿針引綫。」

「為什麼？」是徐慕岩的詢問。

「我是不想我們與老魔來一個玉石俱焚！」

「如此，談老兄，你又有什麼好的打算？」

「帶他走！慢慢勸他！」

「倒不如說慢慢的折逼我低頭！」

「算你聰明，好！走？」

「且慢，」是巨惡山君之後，那個道因師太的語聲：「憑什麼帶他走？」

「呃，道因，我已說明，你也算我們的道中人？」

「誰又答應過你的說話？」

「哈哈！看來你想自取其利？」

「大可以如此啊，不過，談家騏，你該明白，巨惡山莊中所最歡迎的，就是你這種人頭畜鳴之輩，想不到江湖上自命不凡，以俠義道自命的八手神槍，竟然是個如此昧良無恥之輩，至於玄瑛、徐慕岩，連邱氏兄弟在內，全是陰狠可怕，見利忘義的傖夫走狗而已。」

「道固師太，看來你以為關了門做皇帝，沒人敢奈你何的了？」

「就算我關門打賊，又待如何？」

「哈哈——你以為巨惡山莊還是你主持？你以為老夫會一無所備，自陷險地？周天瑛，曾天琇，林天璜，吳天瑾何在？……」這談家騏叫一個名字，在人羣有一個應聲，可是四週倏的陰風陡起，一陣陣虎嘯獅吼傳來，軋軋聲响中，「道因，你可明白，你莊中早已有人服我命令，而今，連萬獸獄也已開啓，老夫看你如何來收拾這殘局？」

「你們不可如此，毀了巨惡山莊事的，這萬獸獄一開，勢必會造成極大之危害，至少，這裏的人，難有噍類……談老賊，你好……」

在獸吼聲中，本來是越來越洪厲，奇怪，隱隱的傳來了幾聲吆喝聲，而軋軋聲

練功秘訣之六

分水功

拳法中有排山勢分掌等法，蓋即濫觴於此也，此功之力完全聚於兩臂，而以側掌輔之。初練時擇廣地植粗竹一排，約十數枝，下端入於土者約三尺，其上端則以鐵絚貫之，使其密排無縫隙，緊貼如竹牆。練者先在正中兩竹間，用合掌竭力插入，竹性韌而有彈力，雖密排無隙。若力分之，亦可弛張，兩臂插入之後，向左右力闢，其始僅小罅隙，按日行之，積久而漸如門戶，可容人出入矣。至此再於兩旁多植巨竹，由十數枝漸加至數十枝，亦能開闢自如，則功已半成，蓋多植一竹，其增加之重力，至少有百斤。若以三十枝計之，兩臂之力，又奚止千斤。然後更壘細砂為壁，用臂插入，向左右排之，須至兩臂在沙中排闔自如，而沙不飄颺，則爐火純青，功造大成矣。蓋非若是剛柔失相擠之效，功成之後，縱千萬人當前，一舉手莫不如山奔海嘯矣。但一着身，鮮有不立斃者。

分水功

漸漸靜止。

看來，萬獸獄已自動停止打鬥。四週復轉平靜。

道因師太是一聲長嘯，身形一動，好個師太，看來冰冷澈骨，雙目無神，可是一出手，身法之快，出招之疾，簡直令人驚駭莫名。

首先，一個白衣女子，和一個黑衣女子由人羣中摔出……

分明，她是在先淸理門戶中人，然後，再作抗外之打算。

「萍兒，挾了仲午昌走？」而老談自己也已抖開，七截勾連槍，會同邱氏弟兄之兩柄銀戟，玄瑛師太與徐慕岩之雙劍，會成了一個小五行陣圖，由方玉驤與易宜仁夾輔殺上。

有不少為亘惡山莊拘來之江湖人物，一見如此情景，由於武功半失，誰也不敢捲在這個血風腥雨之漩渦中，紛紛覓地退避。

而未被收買之莊中好手，在道因之率領下，各奮全力的，堵截談家騏等人。

可是，談家騏之武當勾連槍招式繁複，妙用無方，就是其帶來的帮手，那一個不是大有名望之武林殺手。

而且在這個所謂羣毆混戰之際，亘惡雙戟簡直似殺神天降般，兩股銀虹起處，慘聲立傳。

那幾個山莊中的子弟，不是倒斃，就是仆倒血泊呻吟——就算道因來往阻截，其實，她又怎能阻得住這七個武林高手之環打？

玉面羅剎談菁芸是一心在找仲午昌，而仲午昌却為一個山莊中人托住了他身軀，在東躲西閃。

可是，談菁芸生性陰狠，當人羣狠突豕奔之際，幾個轉折，她是那會容得這些半死傷者的阻攔，出手毀敵。

太陰爪又狠又疾，只幾招，血光此起彼現，慘叫連連中，為其抓開一條血衖，看看已逼近這個扶托仲午昌之人。

她是左手一抖，右爪一揚，向那個女子當頂抓到。

仲午昌現在氣血稍和，更不忿談菁芸之濫殺無辜，看出這一爪之陰狠殘忍，他是强迗一口氣，一個大翻身，將這一招之擊，全盤由自己來承受，眼前又見一條白影，其疾似箭的射到，耳邊聞得一聲慘哼，「咯咯」兩聲响，而談菁芸面似死灰的，幾乎立脚不住，而兩只手掌，軟軟的垂了下來，分明為人，對症發藥的，折斷了腕骨……再看清來人，正是倩兒！

崔倩兒可還是得理不饒人，出手又快又疾，一招成功，第二招已將個談菁芸天柱大穴扣住。

而那邊又傳來了一聲聲厲吼，自己父親正在施展天魔功中之大混沌神招，將談家騏所佈之五行陣扣了個狠的。

「談老賊！你以為打得好算盤，可惜，老天爺偏不如你所願，你看如何……想取我魔宮中秘庫，哈哈……即使你一時甘言巧語，可以令他們糊塗一時，但是，你能騙到他們至死……玄瑛，你的師妹碧琳呢！徐慕岩，你的師侄蔣無畏呢！老賊說死在魔教中人之手，不……在老賊莊後水牢之中，你們快些去，或者，還能見他們一面……」

玄瑛師太與徐慕岩首先脫出戰圈：「好，我等去查，稍有不符，老魔頭，你該知後果如何？」

「你們不可輕信人言，不可輕信人言……」是談家騏之厲聲嘶叫，可是，兩條人影已越牆而去了——

「亘惡小君，不必再與這老賊一般見識，倩兒，將他的寶貝女兒交還給他，請他們立即離開此地，別累得亘惡山莊變得更為腥殘可怖？」

崔倩兒應了一聲，可是，她依然恨這少婦出手陰狠殘忍，所以，一吐勁，還是叫她得受七日苦，一股陰魔炁令談菁芸慘叫連連的，摔在老賊之面前。

「你們走吧！」

「為什麼放他們走？」

「你有什麼本領留住他……」

「這！」道因師太可怔住了……事實俱在，如果不是這個他們口中的魔頭出現，不……分明，萬獸獄也是由他父女之出手，而未釀成不可收拾之局，沒有他倆，也眞難的抵擋這個老賊與他的同黨……」

「你我後會有期！」談家騏冷冷的說了聲面子話！

「我看未必，哈——」一聲大笑中，談氏父女及其同伴全已走了，崔毋求則對道因師太道：「老賊他有自己的報應，哼，徐慕岩與玄瑛師太一定不會放過他，又何況，他的假面具已為我揭穿，以後，有他們好日子過，至於你，此地須得好好料理一番，我與談老賊後會未必有期，與你後會却是有期，倩兒，你我走吧？」

道因師太還想挽留，想到山莊、獸牢，這多的江湖亘奸大惡，實在須要有所重新安排，所以，只能留下個心，將來，找他去——

月夜，一個少年在前走，後面跟了個少女在柔聲勸慰着：「為什麼不跟我們走？七哥！」

「不為什麼！」

「你難道不怕這江湖險惡？你難道將身試險，你為什麼這樣傻？我們魔教到底有什麼不好？你說，你說！」

沒有回答，可是，少女無法看到仲午昌在流淚，他心中有話：「魔教其實很好，只是我一直以為魔教很壞，壞極，事實證明，不是魔教為禍江湖，是江湖上的名門正派，自命俠義輩，做着喪天害理的事，非但如此，反將這種種罪過，嫁禍於魔教，我為什麼不跟你們走？因為，我自覺形慚，我實在不配與你們在一起，如此而已？」

「你……你會死在那些自命英俠輩之手的——」

「活該——」仲午昌心中在回答。

「回來，七哥——」

「由得我去吧，讓我去死……去受罪……」

是的，仲午昌現在是衡山被逐出門的弟子，他甘心情願，他毫無畏懼的，面對這江湖惡浪駭濤，是這五年的煎熬……為什麼？

他要以一己之身，將魔教之惡名澄清，也要正派人士看清了，你們是錯了——

（全文完）

兩月完中篇俠義故事

馬行空・文
盧 令・圖

大漠屠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顧相如等三人和武林衆人以及黑衣人等在前院混戰，死傷遍地，後院白雲天，高揚等四人又力戰多名黑衣人，情勢危急，芝兒在危急之時，幸得淸風子道長暗中相助，才逃過一難，龍頭老二奮戰之下見無法取勝，使出「飛龍在天」殺着，當塲把十幾名黑衣人劈成兩半，遂即逃去，白雲天見黑衣人均已死去，立即和高揚等人離去……白雲天高揚等七人，經幾天養傷之後，他們又計劃如何對付龍堡，同時高揚也決定將一招尅制「龍飛在天」的招式「龍騰九天」傳授給各兄弟，以便去力戰龍堡。

血染綠茵紅

龍堡遭瓦解

當時，衆人都哄笑起來，芝兒一把拉蘇倩如坐下，道：「六妹，小妹帮你。」

白雲天也笑罵道：「二弟，老是沒正經的，這麼大個人了，看你將來娶了弟妹後，還敢不敢這樣笑鬧。」

顧相如一伸舌，扮個鬼臉道：「不敢，不敢，小弟有天胆也不敢。」

引得衆人大笑起來，蘇倩如也笑道：「二哥，你祇識取笑小妹，哼，看我不回去告訴未來二嫂知！」

顧相如連忙打拱作揖道：「六妹，二哥求你千萬不要對她說，一說就不得了，求求妳，以後也不敢笑妳了。」

衆人被他逗得哄笑起來，高揚差點笑彎了腰。

衆人正在笑鬧着，突的有人拍門聲，衆人靜下來，白雲天問道：「是誰？」

門外有人道：「客官，有人迗了張帖來。」

衆人驚訝地互看了一眼，奇怪怎會有人知道他們住在這小鎮上，更奇怪有人迗帖給他們。

白雲天道：「門沒有門，你推門進來吧！」

門推開，進來的是店小二，行前兩步，將手中帖一遞，道：「各位客官，這帖是迗給白爺和高爺收的。」

白雲天伸手接道：「什麼人迗來的？人可在？」

店小二道：「客官，小的不認識那人，那人交待了小的後就走了。」

白雲天摸出一錠二兩重的碎銀遞給小二，道：「這給你，沒事了，出去吧！」

小二接過，一彎腰，連連道：「小的告退。」

退出房後，順手將門關上。

封套是白色的，寫着白、高親收字樣，白雲天也不多看，將封套內的帖抽出。

抽出的帖是黑色的，衆人皆大奇，從沒看過有黑色的帖，每個人都迫切想知道這樣奇怪的黑帖寫着什麼。

打開一看，黑底白字，只有幾行簡單

的字句：明天午時三刻，四十里外，松林坡下會，一決生死，不見不散！下欵：五龍聖教：教主，大龍頭，副教主，金銀銅鐵四龍。

原來這是死亡請帖，怪不得是黑帖白字！

七人看過後，白雲天問：「五弟，龍堡幾時變了五龍聖教？」

高揚也是一頭霧水，道：「小弟也不知道，小弟離開時從沒聽過這個名稱，許是在小弟離開後才改稱的。」

顧相如道：「龍堡攪的什麼鬼，以前千方百計不讓人知道他們，找到他們，爲什麼現在又自動約戰咱們，不怕暴露他們的面目身份呢？」

白雲天道：「確是有古怪，從改稱五龍聖教，自動約戰咱們兩件事上，不難想到，但到底有何古怪，攪什麼鬼，我看要明天見面後才能弄清楚。」

李飛道：「他們原來一直監視着咱們的行踪！咱們却一點也不知道，這太可怕了！」

裴然道：「如果他們要暗算我們，眞是防不勝防。」

白雲天一笑道：「那又未必，莫忘了五弟和七妹是從他們那裏出來的人。他們的手段，五弟知得一清二楚，只要他們一動手，無論用何手法，也會被五弟識穿，所以他們只會監視咱們，而不敢下手暗算咱們，放心吧！」

蘇倩如道：「他們打的好如意算盤，乘咱們七個人有五個受了傷，就約戰咱們，分明不安好心！」

高揚道：「六妹，有一樣他們估不到，就是估不到咱們受的傷不重，好得這樣快！」

白雲天道：「這是咱們的有利條件，好了，咱們不說這些，目前咱們必須充份休息好，什麼也不要理，養精蓄銳，一舉克敵！」

高揚道：「大哥，先不忘休息，等小弟將那招『龍騰九霄』講解示範給你們看，好讓你們將這招式練熟，明天可以出奇制勝！」

於是七人出房，先在四周察看了一遍，確是無人監視之後，高揚就將那招威力無窮的「龍騰九霄」一一詳細解說，傳授給他們。

× × ×

春光普照，樹綠花紅，好個明媚天。

四十里外，松樹坡下，有一塊百十丈寬廣的平坦坡地。

未到午時，坡地的一端出現了一行七人，五男二女，爲首的正是白雲天，並行的是高揚，顧相如五人隨後。

七人站下略一打量四周環境，立時一散，五條人影飛開，迅速在四圍轉了一轉，同時落下，又聚在一起，芝兒和蘇倩如迎上，同時問道：「可有發現？」

五個男的搖頭。

原來他們五個散開將周圍搜查了一下，是恐防龍頭老大他們佈下埋伏陷阱，故此早到一步，好及早提防。

太陽當空，不遠處有步聲響起，七人心裏一動：莫非龍頭老大他們到了？十四道目光一齊注視着步聲傳來的方向。

稀疏的樹木後現出人來，不止一個，起碼有幾個，當先一人身穿僧袍，緊接一人道服長髯，赫然是一定禪師及清風子，緊接的是程重，沈如山，關天雲，趙少川，蔣淡如，易北山。

雙方均巳見到，白雲天待他們一行人走近，忙抱拳一禮，道：「各位前輩，你們怎會來這裏？」

一定禪師道：「白少堡主，你們也怎會在這裏？」

白雲天道：「在下一行人，昨天接到一張死亡黑帖，約在下等在此一決生死，咱們就來了，大師們難道也是？」

一定禪師點頭道：「正是！昨天也有人送了張黑帖來，約戰這裏，下欵署名五龍聖教，大教主大龍頭，副教主金銀銅鐵四龍，高施主，你是龍堡出來的人，這大龍頭等五人是否就是龍堡的主宰？龍堡本是個殺人組織，怎會變成五龍聖教?！施主可否解答？」

高揚道：「大師，各位前輩，大龍頭及四龍確是龍堡主宰，四龍每人統率一隊殺手，在下在龍堡二十年，只知龍堡是殺人拿錢的組織，至於這五龍聖教，在下也是昨天從帖上看到才知，他們因何自稱五龍聖教，那就不知道了。」

清風子道：「既然高施主也不知道，等會他們來了就會知道，不要多說了，咱們小心戒備，等他們來決一生死吧！」

易北山臉色蒼白，胸前傷口仍包扎着，憤聲道：「五龍聖教，等會要它變成五虫死教！」

關天雲本就喜歡這羣年青人，上前和白雲天顧相如等人笑談。

衆人正等得有點不耐煩，突聽坡上松枝响動，衆人抬頭望去，松林中走出一羣人來，當先是四十個身穿四色衣褲的漢子，隨後是五位半百老人，當先一人相貌威猛，年在六十左右，身穿五色綉龍袍，隨後四位分穿金銀銅鐵四色綉龍長袍，再接下去又是四十個分穿四色衣服的漢子。一行人走下林坡，在他們這羣人面前五丈外站下，五位老者在正中，背後四十人，左右各二十人排站着，好大的排塲！

身穿五色綉龍緞袍的老者掃了羣雄一眼，最後落在高揚和芝兒身上，陰笑一聲，道：「高揚，石芝，你兩人竟然死不了，你兩人本是龍堡的人，本教主念在這一點，如肯重投本教，既往不究，如何？」

高揚夷然道：「大龍頭，我高揚不吃你這一套，你的手段我很清楚，今天你既敢約戰這裏，咱們就一決生死！」

龍頭老大哈哈一笑道：「好小子，等會就要你先死！」

隨又望着白雲天道：「姓白的，你爲何硬要趟這渾水？幾次壞本教主大事！」

白雲天一笑道：「除奸鋤惡，救危伏義，乃我輩所爲。」

隨又問道：「你因何約戰咱們？」

龍頭老大狡猾一笑，道：「你們不是要到龍堡找我們嗎？好，我們就成全你們，不用你們長途跋涉，約在這裏一戰，一了百了。」

一定禪師道：「然則爲何你又約老衲等呢?!」

龍頭老大看一眼他們，不屑地道：「

你們不也在江湖上像蒼蠅一樣到處亂飛亂鑽，要找到龍堡嗎？本教主是個爽快人，既約了他們在此一決生死，何不也一並約了你們，來個大解決！」

一頓又道：「不過本教初創，極需人材，如你們各位肯投入本教，本教無任歡迎，定當委以重任。」

關天雲「呸」一聲吐了口唾沫，大聲道：「作你的春秋大夢，咱們今天一定要毀了你們那個鳥教！」

龍頭老大毫不動怒，微笑着望着關天雲。

身穿黑綫綉龍長袍的鐵龍道：「關堂主，忘了你身上受的傷？」

關天雲望着他，恍然道：「那天夜裏，原來是你帶人到南北盟分舵去殺人！」

易北山雙目赤紅，吼一聲就要衝出去拚命，站在他身旁的趙少川和沈如山連忙將他攔勸住。

這也難怪他，分舵死了這樣多人，也等於差不多毀了，此仇不共戴天。

白雲天一笑道：「大龍頭，你們不會單是爲了成全咱們，而約戰這裏那樣簡單吧？」

大龍頭道：「你以爲呢？」

白雲天道：「你打的是如意算盤，既然你殺不了高揚，而高揚遲早會帶咱們到龍堡去，這樣，咱們遲早會面對面搏殺，與其讓咱們有充份準備後再找你們一決，倒不如你趁咱們多人受傷，元氣未復時，來個先下手，是不是這樣？」

龍頭老大一笑道：「你好聰明。」

清風子問道：「江湖上所做一切，是不是你們所爲？」

龍頭老大仰天哈哈大笑一會，才止住笑聲道：「不錯，本教巳決定由今天起，逐霸武林，不用再躲藏了，今天告訴你們吧，好叫你們死得甘心！」

清風子道：「那本派被殺的清塵子也是你們殺的了？」

「不錯！」龍頭老大掃了芝兒和高揚一眼：「金陵李自然，少武一智，南北盟兩位長老蘇州蘇善財等人，皆是本教所殺，一是要嫁禍高揚石芝兩人，讓他們成了武林罪人，沒人相信他倆，借你們的手殺了他！二是本教正好借機削弱你們的勢力，來個下馬威。一舉兩得，何樂不爲！」

自然門的許清源和元冲沒有來，是一定禪師他們不讓來，以免在這兇險的約會中，搏殺下，連自然門最優秀的兩個門人弟子也不幸死去，令自然門無重振的機會。他兩人接受了勸告，也自知武功未到家，所以答應不來，不然以元冲的急躁性格，聽到大龍頭如此說，一定會不顧一切，衝出去爲師父報仇。

一定禪師不解道：「你們因何又殺『天狼』余北，『地蛇』曾百足？兩人只是獨行盜！」

龍頭老大道：「他兩人不死，我龍堡何以在黑道立威，更不能將他兩人歷年刦得的錢財據爲本教所有。」

一定禪師道：「原來如此。」

程重道：「那江湖上傳出在太行山區發現龍堡所在，也是你們故意散佈？」

金龍道：「你說對了，這都是咱們教主的妙計，可憐那批蠢人竟然相信了，一窩蜂擁向那裏。」

「你們目的何在，將他們那羣人怎樣了？」程重急問。

金龍得意地道：「很簡單，目的是建立勢力，他們巳被困在一秘谷中，大部份人巳投入了本教，至於有不降服的，只好殺！」

「阿彌陀佛。」一定大師唸句佛號。

「一來你們佈下陰謀陷阱，讓他們上當，好惡毒的用心。」

高揚問道：「那麼，那三個殺手，也是你們請來殺我和芝兒的了？」

銀龍道：「不是請，而是派！」

白雲天道：「他們巳投靠了你們？」

「不錯！」銀龍道：「只有咱們教主才能令他們順服！」

清風子道：「你們龍堡本是殺人組織，怎會一下變成了五龍聖教？」

這個問題，都是家人極想知道的。

龍頭老大以君臨天下的姿態語氣道：「五龍聖教出現江湖是遲早的事，被你們和高揚一攪，只好提早成立，不錯，龍堡確是個殺人組織，但殺人全爲了錢，爲創立五龍聖教打下經濟基礎，所以龍堡什麼人也殺，只要出得起錢，到如今，咱們巳有足夠的錢財，而殺的人多是武林人，一方面既可賺錢，另一方面又可以不斷削弱武林各門各派，大小帮派堂口的實力，各位大概記憶還好，可記得近十多二十年來，龍堡殺了多少有名望的武林人，這一切，都爲咱們五龍聖教今後雄霸武林打下了基礎。」

一頓又道：「還有，龍堡自今天起，再不是江湖上神秘可怕的地方，我們巳決定公開進軍武林，從今後不用再在那窮山谷裏呆下去了，今天約戰你們，就是要先將你們來祭刀，在長沙一帶立下足來，加上太行山那批投入本教的人手，遙相呼應，本教將席捲天下武林，雄霸武林，唯五龍聖教是尊！哈哈哈……」

四龍跟着大笑，那神態就像天下武林巳在掌中一樣！

一定禪師和清風子變色道：「原來如此！」

顧相如和關天雲道：「呸！妄想！」

白雲天和高揚相對一眼，神色凝重。

其餘各人被龍頭老大這番狂言，驚怒得怒目而視。

笑聲一歇，龍頭老大傲然道：「想知道的都知道了，滿意了吧，現在話巳說完，你們受死吧！」

臉色刹那變得猙獰兇猛，一揮手，喝：「殺！」

四拾個身穿四色衣服，手執長刀長劍的殺手，立時一擁而出！

× × ×

這是慘烈的一戰。

衝出來的這四十人，武功比夜襲南北盟分舵的黑衣人高了一籌，一上來，就是三個一組，二刀一劍，圍攻一人，刀劈劍刺，配合得天衣無縫，加上悍不畏死，實在不好對付。

這邊羣雄上來勢洶洶，連忙散開應敵，一定禪師知道在這情況下，只有下殺手才能速決，禪杖一舞，杖影如山，當頭砸向衝上來的三名殺手！

他巳收起了慈悲心腸。

易北山由於傷還未好，受的傷又重，一上來就吃了虧，被兩名金衣殺手左右各一刀，銀衣殺手當胸一劍，閃避了左右兩刀，避不了當胸一劍，幸虧他拚力雙掌一合，將刺來長劍當胸挾住，怎知那銀衣殺手好刁滑，就在他雙掌剛挾住那長劍時，突的一翻側，令易北山雙掌合挾在劍鋒上，雙掌頓時血流如注，差點被切斷！

一陣劇痛攻心，頭上冒汗，易北山咬着牙，死命將劍挾住，同時脚下疾踢，銀衣人正在全力將劍推送，猝然間一脚巳到，想退身巳遲了，「蓬！」一聲，被易北山一脚踢在小腹上，整個人飛跌出二丈外，命喪當場。

與此同時，左右兩刀又到，一刀攔腰，一刀當頭！

易北山只顧傷人，兩刀巳到躲巳不及，大吼一聲，雙掌左右疾出，挾住的長劍「噹」聲落地，「蓬蓬」兩聲響，血光飛濺，兩名金衣殺手兩刀砍在易北山頭上腰間，而同時也當胸各捱了易北山一掌，兩人被震飛丈外，「叭」聲跌在地上，死狗一樣，和先前那名銀衣殺手同一命運。

易北山頭腰各中了一刀，血流披面，全身是血，一把刀還留在他腰間，形狀極爲可怖，他死不甘心，還想找個墊背的，剛巧有一名黃衣人被程重金背刀一刀蕩開，退到他面前六七尺外，易北山雙手箕張，厲叫一聲，像慘死鬼一樣的撲向那名殺手。

那名殺手聞聲轉身，易北山巳如厲鬼般撲到，那名殺手幾曾見過如此可怖的血人，一呆間，伸出的刀一停，就這瞬間，易北山雙手巳揑住他的脖子，他一驚，長刀往前一送，插入易北山腹腔，易北山身軀一陣劇抖，拚盡最後一點力，雙手一緊，「喀」一聲，黃衣殺手喉核碎裂，眼一反，身軀一軟，帶着易北山的屍身，仰跌在地，死了！

長刀從易北山背後突出，易北山至死仍緊揑着黃衣殺手的喉管！

以一抵四，勇武易北山！

程重以一敵二，金背刀橫砍竪劈，迫得兩名用刀劍的黑衣殺手連連後退。

程重金背刀重二十八斤，舞起來勁風呼嘯，兩名殺手用的是刀劍，怎敢硬接，不敢硬接，只好退閃。

程重的金背刀逼得兩人喘不過氣來，一刀斜砍用劍殺手，刀到半途，突的反轉，迴斬用刀殺手腰間，這一刀用得神妙無匹，轉快凌厲，用刀殺手不及提防下，刀光一閃，而攔腰將其揮爲兩截，上半身飛起六七尺高，臉上還帶着錯愕之色，摔落地上，下半身才血光噴湧，退一步，倒在地上。

由此可見程重這一刀如何迅猛，威力嚇人！

用劍殺手被程重一刀逼開又進，就在程重一刀將用刀殺手揮爲兩截的瞬間，他巳悄聲的一劍刺進程重腰間，劍入一寸，再也刺不入了，他巳被程重借那一刀揮劈之勢，金背刀呼嘯着，帶起一道半弧金光，亦是攔腰揮斬在他腰上！

程重身軀一幌，站穩，一刀砍斷黑衣人拿劍右手，黑衣人屍身「蓬」聲倒在地上，程重右手拇食二指揑住仍插在腰上的長劍，一咬牙，將長劍抽出，腰上傷口血湧。

運指在傷口四周連點，止了血，撕下一幅衣衫，匆匆包扎好，金背刀一起，金光閃舞，如猛虎般又搏殺起來。

清風子左拂塵，右長劍，連傷幾名殺手。

高揚和芝兒雖說是新傷初愈，但勝在年青，加上熟知龍堡殺手的招法，故此連傷幾名殺手，却沒有痛下殺手，但那些殺手却不領情，源源湧向兩人。

白雲天和蘇倩如金銀兩劍揮舞，猶如兩條金龍銀龍般夭矯飛舞，那些殺手雖不怕死，却近身不得。

顧相如和李飛，裴然三人躍起，成品字形，抵拒着十多個黑衣人的衝擊。

關天雲多得白雲天及時援手，才不致喪命刀下，但也捱了一劍，猶在苦鬥着，幸得沈如山和他合手，才扭轉了劣勢！

這一戰直殺得天愁地慘，不知何時，太陽躲進雲層中，天空一片灰暗，又下起了綿綿春雨。

×　×　×

四十名殺手全倒在地上，不是死了，就是受傷，不能再戰。

程重斷臂，趙少川斷腕，蔣淡如傷足，關天雲股上捱了一劍，一定禪師背上也有道尺長的血痕。只有清風子沒有受傷，算是幸運。

他們七個人巳有六個人傷了。

高揚和芝兒還好，沒有受傷，但顧相如腿上捱了一劍，李飛捱了一刀，傷在肩上，裴然却沒有受傷。

白雲天也沒受傷，蘇倩如氣喘連連。

他們七人，兩人受傷所幸傷得不重。

但龍頭老大他們還有四十三人，他們如何能抵擋。

龍頭老大五人，看着這場搏殺，簡直就像看一場精采的武打戲一樣，司空見慣，毫不動容，就連四十個殺手中的最後一個也倒在地上，連眼也不眨一下。

因爲他心裏有數，身後還有四十個，四十個後，還有他五人，那時，羣雄方面剩下來的，將不堪一擊。

他用的是車輪戰，消耗法。

龍頭老大手一揮，喝聲：「殺！」身後四十名殺手，如洪水猛獸般衝出，刀劍如林，連春雨也爲之斷。

一定禪師清風子，白雲天高揚等沒有受傷的衆人，正在忽忙爲受傷的人上藥止血包扎，而殺手又衝上來了，俱不由臉色一變，顧不得爲受傷的包扎，連同受輕傷的圍成一圈將受傷的圈在中間，戒備着，四十名殺手巳將衆人圍個密不透風。

他們這面能戰的只有一定禪師，清風子，白雲天，高揚，顧相如，裴然，李飛，蘇倩如，芝兒九人！

而對方竟有四十人。

還有最難對付的龍頭老大五人。

情況實在不樂觀。

一聲喝，衆殺手巳發動，如波浪般此進彼退，衝擊不絕，長刀揮劈，利劍削刺，九人聯手，勉强支持住。

這羣殺手如瘋子般，這個倒下，那個衝上，非到受傷倒地不休。

再也不能這樣打下去了，高揚不再手下留情，劍光一緊，連殺兩人，芝兒也將「殺手十三擊」連續施展，痛下殺手！殺一人傷三人。

白雲天等也盡力施爲，裴然雙戟飛舞，擋者披靡，這一陣全力搏殺下，巳有十多名殺手被他們擊得受傷，剩下的又再衝上，刹那劍影刀光慘叫血濺，情景令人心悸。

突的猛聽一聲大吼，受傷的關天雲如猛虎般從地上一躍而起，翻越過人叢，雙拳緊握，撲擊而下。

兩名殺手以爲有機可乘，兩把長刀疾向臨空撲下的關天雲左右肩砍去。

關天雲左右拳擊出，「砰砰」兩聲，兩拳擊在劈來長刀刀鋒上，刀折拳裂，鮮血飛濺！

撲下的身形如舊，雙拳如箭，「撲撲」兩響，雙拳左右擊在兩殺手胸腔上，一陣骨折聲，胸爲之陷。

兩名殺手痛得流淚彎腰，斷刀一送，同時插進關天雲肋下！

關天雲悶哼一聲，雙拳齊起，撞在兩人胯下，但聞兩聲撕心裂肺的慘叫響起，手一鬆，兩名黑衣殺手爛泥般倒在地上，抽搐了幾下，不動了。

關天雲兩脇插刀，口角溢血，大叫一聲「殺——」

聲音在半空戛然而止，一名金衣殺手將他一刀砍倒！

×　×　×

程重躺在地上，眼見關天雲如此壯烈，他本也是個烈性之人，雖然右臂巳斷，但巳包扎好，右手金背刀撐地而起，站在顧相如和李飛兩人身後，覷準一名銀衣殺手利用顧相如一劍揚起，擋架砍來雙刀的刹那，一劍衝前，猛扎向顧相如小腹！

豈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被程重金背刀在顧相如和李飛兩人之間，疾擲而出，其勢如電，那名銀衣殺手只道一劍得手，萬想不到會憑空擲出一刀，臉色一變，連叫也來不及，金背刀巳擲進他小腹，一進即出，足以致命。

而銀衣人劍尖觸到顧相如小腹上，却再也無力刺進了。

顧相如一額汗，來不及回頭看是誰救了他，一劍又擋進攻來的兩刀。

程重一刀斃敵，興奮得很，乘機一伏身從李飛和顧相如兩人之間竄出，滾倒在地，刀光滾着身形，一直滾前。

三名黃衣殺手不虞有此，被他刀光滾過，三聲慘叫響起，三名黃衣人雙足踝被削斷，齊皆倒地，斷足鮮血迸湧！

一名斷足黃衣人倒下時，咬着牙，借那倒下之勢，一劍插下，穿過程重滾動的刀光，一劍插在程重背上！

一聲猛吼，程重回刀一揮，將那人一刀揮爲兩截，身軀一挺，寂然不動。

李飛和顧相如都看見程重竄出，想喝止，巳來不及，這一切皆發生在一眨眼間，令兩人欲救不得，因爲剛巧有三名殺手又攻到。

兩人看得血脈賁張，目眦欲裂，齊吼一聲，狀如瘋虎，狂風暴雨般攻向三名殺手。

又經過了一次衝擊，高揚白雲天等人全身是血，在大口喘着氣，一定禪師以杖拄地，望着還未倒下的八九名殺手。

清風子道袍破碎，拂塵長劍緊握，雙目烱烱！

受傷躺在地上的幾人，除程重和關天雲慘烈死去，全都無恙，四色殺手刹那波浪般衝出，始終突不入他們幾人的防綫。

稍爲鬆了口氣，那羣殺手又開始動了，不單是他們，原來龍頭老大在坡上松林內還伏有殺手！

龍頭老大發出一聲長嘯，松林內突然飛縱出幾拾名殺手，亦是身穿四色衣服，這批人全部用刀，用的是金龍老二那晚夜襲南北盟分舵所用的，刀身特別窄長的長刀，這種刀殺傷力特强，鋒刄閃光，是一種殺人的利器。

幾拾名殺手長刀齊舉，躍下松坡後，排成五排，每排大約有十人，長刀如林，在灰暗的天色下一樣閃閃生光，一步步，會同剩下的九名殺手，進逼上前。

那種聲勢，不要說打了，就是嚇也能嚇死人。

每一步落地聲皆震人心弦，高揚白雲天等人，這次面色眞的變了，看來很難再抵擋這批殺手的一次衝擊。

自古有話：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高揚等人這邊的情況正是這樣，而龍頭老大也是利用這最後一擊，將他們全部擊殺！巳達到他的第一步！

望着那羣趔趔而進的殺手，龍頭老大臉上露出了勝利的笑容，笑容中摻揉着一種殘忍的獸性。

勝算巳在握，怎不令人歡笑，五人都巳笑出聲。

但世事變幻不定，常有出人意料的事發生。

就在五人笑聲剛出口，一種意料不到的情況發生了，令五人臉上笑意僵凝，笑聲卡在喉嚨裏笑不出，因爲五人眼裏出現了一羣人，一羣排山倒海般湧來的人，人數比他們那批殺手起碼多一倍有多，吶喊連天，如一陣大風般捲到。

爲首兩人正是自然門門下兩大弟子：許清源與元冲領着那羣仍在長沙等找高揚兩人下落，不肯散去的那百多位武林人。

一定禪師，清風子等人眼中閃出了興奮的光芒，神振氣沛手中兵器握得更緊！

那羣舉刀邁進的殺手，被這羣聲勢比他們大幾倍的武林人壓得脚下窒步，停了下來。

龍頭老大暴喝道：「通通給我殺！」此響彼應，那羣停步的殺手，陡的放開喉嚨聲：「殺！」

殺聲震耳，地動山搖，風雲也爲之變色。

奔騰而來的那羣武林人，也不由被這一羣殺手那如雷般的「殺」聲震得陡的一窒！

元冲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這批人都是殺他師父的兇手——在他是如此以爲——因爲這批人都是龍堡殺手，他脚下一窒，又衝前，振臂一呼道：「殺喲！殺了這批狠！」

如斯響應，百多位武林豪客跟着衝向前，手中兵器一舉，石破天驚一聲：「殺啊！」

潮水一般湧向那羣殺手！

兩下裏人羣一合，殺聲、兵器撞擊聲漫天响起！

一場大搏殺開始了！

高揚和芝兒，何曾見過如此豪壯慘烈的場面，就算是一定禪師，清風子，白雲天等人，也未見過，這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大場面，是正邪大決戰，幾人一時間，都被眼前悲壯的場面，震動得有點呆了，一時忘了動手。

血與肉飛濺，殺聲與慘叫聲同時响起，兵刃與屍體齊落地，只殺得天愁地慘，血染綠草，屍骸遍地。

× × ×

龍頭老大眼見成功在即，却殺出這羣該死的武林人，氣得他簡直是七竅生烟，眼看好夢即將成空，一咬牙，低聲對四龍道：「殺！趁他們喘息未定，一舉殺了他們幾人，那時羣龍無首，還不是都要俯首聽命於咱們！」

四人點頭，各掣兵器在手。

五人散開，一齊掩上。

首先發現的是李飛，大喝一聲，雙槍一舞，迎向鐵龍。

其餘各人本是注視着厮殺的人羣，聞聲連忙迎敵，白雲天與蘇倩如雙鬥銀龍，一定禪師獨鬥龍頭老大，高揚和芝兒合鬥金龍老二，清風子獨鬥銅龍老四，裴然與顧相如一個帮李飛，一個帮一定禪師！

李飛獨戰鐵龍，一交手就感受到壓力，他已是疲兵，而鐵龍是銳將，一對短棒烏光泛閃，上砸下掃，銳不可當，李飛提起精神，雙槍吞吐擋刺，還是被他逼得退了二步。裴然雙戟一到，情勢大是改觀，鎖扣截刺挑斬，一輪急攻，又將鐵龍逼退兩步。

鐵龍穩住陣脚，短棒帶起一溜烏光，如毒蛇般一棒向裴然砸去，右棒一揚，蕩開李飛刺來雙槍，左棒仍然向裴然砸下。

裴然一退步，眼看他短棒還有三四寸才夠得上，也不理會他，雙戟一戟橫掃，一戟斜刺，攻向鐵龍。

鐵龍故技重施，短棒依然砸落，陡的「卡」一聲，短棒長了一截，棒尖如錐，原本不夠長的，現在已有餘，一棒打落裴然肩頭！這一棒如砸實，裴然勢非肩碎骨折不可！

裴然萬想不到變生俄傾，出人意料，疾忙一閃身，避過了肩頭，避不開棒尖，烏光一閃，衣裂血現，被鋒銳的棒尖在左胸劃開一道血槽，蹌退一步痛得直咬牙！

鐵龍獰笑一聲，進步一棒刺出，短棒已變成了判官筆！

李飛被鐵龍一棒將雙槍蕩開，同時裴然已受傷，正是欲救不及，一咬牙，雙槍又起，左七右八，十五槍刺向鐵龍。

鐵龍一棒迴舞身前，連擋十五槍，一棒仍刺向裴然！

裴然忍痛，雙戟迴護前胸，戟刃井口一套，將鐵龍棒尖一截套住，手一側擰，已將鐵龍刺來一棒扣鎖住。

鐵龍大驚，一按機簧，想將突出的半截尖棒收回，收是收回了，但他只顧收回被扣鎖的尖棒，護胸的短棒一慢，冷不防被李飛十五槍，左三右六，再刺九槍，連擋八槍，第九槍突破棒影，「噗」一聲刺進他右胸，槍咀直攻入胸，眼看是無救了。

鐵龍眞是個狠人，臨死也想拉個墊背的，一聲慘叫，身軀不退反進，猛往前一衝，槍尖背後突出，他也拚盡全力，乘前衝之勢，卡察一响，一尺短棒變作二尺，鋒銳的棒尖疾刺李飛腹腔！

變生意外，李飛想抽槍退身。已自不及，棒尖「嗤」聲刺入他腹腔二寸即止。

原來是裴然在旁，眼見此情景，拚力一戟，由臍下刺進他心房。

鐵龍人已死，眞力一散，全部動作皆停止，要是裴然動作稍慢一點，尖棒再刺入半寸，李飛這時也是死人了。

鐵龍死後手仍緊握短棒，槍棒承着他的軀體屹然不倒，雙目睜凸，樣子可怖。

裴然連忙扳開他握棒的手指，李飛刺進他體內的短槍一鬆手，鐵龍屍身直挺挺仆伏在地，短槍由他背後透出一大截。

李飛用手握住鐵龍刺進他體內的短棒，痛得額上汗珠直冒，裴然連忙將他扶着。連點他胸腹七大穴，用手握着短棒用力一抽，鐵棒抽出，李飛頭一歪，也昏了過去。

裴然連忙爲李飛將腹腔的傷口包扎好，將他放到樹下倚坐着，不顧自己的傷勢，返身加入激鬥的人羣中。

× × ×

就在鐵龍被殺的同時，銀龍也跟着進了鬼門關。

金銀雙劍合璧，銀龍一開始就處於下風，白雲天外號「白衣銀劍」。自然在劍上有不凡造詣，而蘇倩如稱爲「金劍無雙」，當然不是浪得虛名，三數招之後，銀龍巳腿上挨了一劍。

忍着痛，銀龍施出「飛龍十八式」。「飛龍十八式」果然不同凡响，刹那又扭轉頹勢，並攻多於守，但始終傷不了白雲天和蘇倩如。

銀龍使出的是「銀龍十八式」裏的前十七式，反覆使用了三次之後，白雲天和蘇倩如都是聰敏之人，巳摸熟了他的劍路，一輪急攻，又將他迫得險象環生。

銀龍心內一急，「飛龍十八式」的最後一式：「飛龍在天」終於使出！

他滿以爲用這一招可以將兩人殺死。

如果在高揚沒有將破解「飛龍在天」的一式「龍騰九霄」傳給白雲天等人時，銀龍憑着這招「飛龍在天」確可不能殺死也可擊傷兩人，可惜他不知道。

銀龍身形一衝二丈，身一折，劍芒與身形盤舞而下，劍光威力廣達三丈，可惜他功力不及金龍，聲勢不及那晚金龍的大，但劍光與銀衣相襯，在空中恍如銀龍飛舞，聲勢着實嚇人！

白雲天和蘇倩如不敢怠慢，就在劍光盤空罩下時，兩人疾忙挺劍衝空而起，金銀兩道劍光如龍，如神龍騰空，半空中劍光相觸，但聞一陣金鐵交鳴聲中，盤空漫閃的劍光硬被金銀兩道劍光衝散。半空中發出一聲慘叫，一蓬血雨洒落，隨着三條人影落地。兩個仗劍站着，一個「叭」聲摔在地上，仰天不動。

站着的是白雲天和蘇倩如，躺在地上不動的是銀龍，咽喉胸前各中一劍，鮮血猶自汨汨冒出，一臉驚訝與不信的神色，就像上次和高揚交手被制的表情一樣！

驀的一聲悶响傳來，好熟，白雲天和蘇倩如心頭一震，疾忙掉頭住响聲傳來處望去，大驚，一齊縱身撲向左邊。

悶响是顧相如發出的，他和一定禪師雙戰龍頭老大，一個不愼，被龍頭老大一掌直迫入前胸，一掌印在他胸前，還他身軀在龍頭老大一掌印上胸膛時，及時一仰身，卸去一部份力道，不然巳內腑盡碎而死！

不過他仍被震退幾步，悶哼一聲，內腑血氣翻湧，他咬牙強忍着，終於忍不住，哇聲吐口鮮血，一閉氣身軀往下就倒！

幸得白雲天和蘇倩如及時趕到，白雲天一手將他攔腰抄住，略一看他，臉如金紙，大驚，對身旁的蘇倩如道：「六妹，快將二弟扶到一邊爲他療傷，我去帮一定禪師！」

話未說完，巳騰身撲向龍頭老大，人未到，巳一指彈出，一縷指風直擊向龍頭老大腰穴！

因爲這時一定禪師巳被龍頭老大一掌突入如山杖影中，一定禪師禪杖在外門，回杖巳是不及，情况危殆！故此白雲天才疾發一指。

這一指果然解了一定禪師之危。龍頭老大被迫只好撤掌旋身，避過襲來指風。

一定禪師光頭冒汗，剛才眞險，要不是白雲天及時一指，胸前巳挨了一掌。

白雲天及時趕到，縱落一定禪師身旁，一定禪師巳是氣息粗重，喘個不休。

龍頭老大冷冷望着白雲天，道：「又是你這小子！」雙掌一推，兩股如山掌勁，猛然撞擊向白雲天和一定禪師胸前。

白雲天一側身避過，軟劍一抖，如靈蛇般閃動着，泛起搖動的銀光，攻向龍頭老大。

一定禪師畢竟功力深厚，這一息間調息，疲累巳減，精神一振，一旋身閃開，禪杖攔腰砸向龍頭老大！

龍頭老大確是一代梟雄，武功深不可測，左手一圈，巳將白雲天變幻莫測攻來的一劍封開，身形一幌，如鬼魅般巳轉到一定禪師身側，一掌劈向一定禪師臂膀！

一定禪師不愧少林高僧，身形躍起，當頭一掌砸下。

這時白雲天也借一定禪師躍起的刹那，軟劍如絲如帶，纏斬龍頭老大腰間。

龍頭老大身形倒翻，避過兩人一擊，一翻即衝起，一衝三丈，腰一折，身形盤舞俯衝而下，掌風呼嘯，人在空中盤旋飛舞，宛如神龍在天，夭矯騰舞，天地變色，掌形與身形盤舞疾發下，一股重如山岳的勁風旋罩而下，威力廣泛七八丈範圍，地上草葉飛揚，好不威風！

又是一式「飛龍在天」！但在龍頭老大手下施出，威力又比金龍施出的大了幾倍！

白雲天和一定禪師這時身上巳感受到一股其重無比的壓力，壓得令人有窒息之感，白雲天心頭一凜，巳來不及多作思考，其實也不容他思考，再遲一瞬間，兩人不被那如山的勁力擊死，也會被壓逼得窒息而亡！

一咬牙，白雲天雙手挺劍，劍在身前，衝空而起，恍如一條銀龍衝空騰起，嘶嘶作响聲中，硬要衝破旋罩而下的如山勁氣。

一定禪師身形比白雲天更快，禪杖撒手扔下，吐氣開聲，雙掌朝天，也是一衝而起！

半空中霹靂一聲大响，如春雷乍响，勁氣激旋，三條人影落地姿勢各有不同！

最先落地的是白雲天，他根本衝不破那如山般旋壓下的勁氣，軟劍起初還能撕裂勁氣而上，但越接近龍頭老大，勁氣越凝重，空氣恍如凝結一樣人劍巳無法上衝，幸得一定禪師先一步衝空而起，凝聚起數十年苦修的精純內勁，硬是被他衝破層層勁氣，當空和龍頭老大接了一掌，那一聲霹靂大响，就是四掌相交時發出的响聲，一定禪師承受了大半功力，白雲天也被震落地上，但覺血氣翻湧，心頭作悶，張口吐了口鮮血，一跤跌摔坐在地上。

一定禪師和龍頭老大先後落地，一定禪師落地後「蹬蹬蹬」連退幾步，臉紅如血，像喝醉了酒一樣，身軀搖幌不定，眼看就要倒下，高揚一躍竄前，一把將一定禪師身軀扶抱住！

一定禪師咀角溢血，胸膛起伏劇烈，但氣息微弱，咀唇噏動，就是說不出聲。

白雲天急得連聲道：「大師！大師！你覺得怎樣？」

一定禪師喉核上激動了一會，哇聲吐出一大口瘀血，想是剛才瘀血湧塞在喉間，說不出聲，吐了瘀血後，語聲微弱道：「白施……主……一……定……定要……殺……殺……」

殺什麼，下面的還未說完，頭一歪，渾濁的雙目一閉，巳然死去，升向西方極樂世界，遠離這血腥污濁的世界！

白雲天知道他這條命是一定禪師救回的，一定禪師若不是先他硬接這招「飛龍在天」，且不至於死，而死的是他！

龍頭老大也不好過，被一定禪師凝聚畢生功力一擊，只震得他血氣翻騰，一口血直往喉頭湧，落地後蹌退兩步猛吸口氣，「骨」一聲吞下湧到咀邊的一口鮮血，才能穩下身形！

平抑下翻湧的血氣，連吸幾口長氣，在體內運行一周，龍頭老大强掩內腑巳受震傷，嘿嘿一笑，望着一定禪師屍體，沉聲道：「老和尚終於死了，小子，你也逃不了，跟着他一齊去西方極樂世界吧！」

人隨聲動，雙掌一錯，上拍下切，攻向白雲天！

白雲天仍然扶抱着一定禪師的屍體，萬不能將一定禪師的屍體扔下接戰，這是對死人的大不敬，白雲天當然不會如此做，寧願死也不會這樣做，但抱着一定禪師的屍體，加上他巳力竭，閃避巳來不及，眼看雙掌就要擊在身上，驀然一聲清叱响起，一道劍光如天外飛虹般射到，直射向龍頭老大背心！

龍頭老大聽聲知機，顧不了傷人，扭身回掌，將射來一劍封在外門。

劍光一斂，白雲天身前站着一人，道髻灰袍，左手拂塵，右手長劍，道袍破裂，赫然是清風子！

× × ×

清風子和銅龍一交手，就知此人不可輕視，左手拂塵如柳絲飄舞，右手長劍展開，劍光層層不絕向銅龍全身上下攻去！

銅龍武功在銀龍之上，一雙盤龍棒，盤打攻砸，和清風子交起手來毫不遜色。

清風子有自知之明，自己連番搏殺，內力已消耗不少，不宜久戰，更不宜硬碰，是以一味遊鬥，不和銅龍正面接招，盡量不和他的兵器相觸，拂塵與長劍配合。令銅龍無計可施，奈何他不得！

銅龍却恨不能一棒將清風子打殺，是以全力攻擊，盤龍棒招招勢沉力猛，挾着嘶風之聲，攻向清風子，清風子正合心意，漸漸銅龍棒勢不再那麼沉猛，顯已消耗了不少體力！

這時候清風子動了，身形飄忽如風，拂塵忽硬忽軟，忽纏忽打，長劍劍走輕靈，幻變不定，時快時慢，剎時令到銅龍手忙腳亂。

一亂就有機可乘，清風子長劍如蛇游水中般扭動，帶起一道幌動的劍光，刺向他腰腿部位，拂塵抖散開如一蓬銀針般刺向他的頭臉，令到銅龍不知他長劍是刺向腰還是刺向腿，只好左手盤龍棒盤舞，護住腰腿，右手棒斜砸向清風子右手腕！

怎知清風子左手一抖，拂塵倒捲，塵絲一下子捲纏住他砸向手腕的盤龍棒，一纏一收，帶動了銅龍身形，身形一動，盤舞腰腿間的棒影有了破綻，被清風子劍如游蛇，閃刺進棒影，一劍扎在他大腿上。

血光暴濺，銅龍痛得悶吼一聲，身形閃退，同時帶動被纏的盤龍棒，全力往回一抽，妄想脫出拂塵的纏捲。

冷不防清風子纏捲的拂塵一鬆，銅龍全力回抽的盤龍棒是抽回了，但人也在驟失牽制之力後，「蹬蹬蹬」，連續巔退幾大步，差點一屁股跌在地上，幌了幾幌才站穩！

身形才站穩，還未回過神來，清風子長劍已如一道閃電般當胸刺到！

銅龍大驚，雙棒交叉一錯，將當胸一劍架住，手一緊，長劍已被雙棒挾住。

但他忘了清風子還有拂塵，清風子拂塵一起，炸散開來，如鋼針般罩射向他頭臉！

銅龍疾忙仰首閃避，清風子正想他如此，拂塵炸散開，目的也是想掩他雙目，果然上了當。

「砰」聲響，長劍被雙棒挾住的部分折斷，清風子斷劍疾進，身形衝俯，斷劍在雙棒隙縫間穿過，插在銅龍胸上！

長劍一絞立收，銅龍一大叫，雙棒拚力砸向清風子，但清風子斷劍抽離他體內後，銅龍全身氣力一洩，身軀軟軟的撲伏在地上！

清風子斷劍一抽，人也乘機飄退，銅龍撲伏在地上時他離銅龍起碼有丈二遠！

看一眼死狗一樣的銅龍，扔下斷劍，挑起地上一把不知是誰死後扔在地上的長劍，掃視仍在搏鬥的現場，剛巧就見到白雲天抱扶着一定禪師，無法閃避龍頭老大的雙掌，一聲清叱，人如流星飛渡，劍在身前，一劍飛射龍頭老大背心！以解白雲天之危。

×　×　×

白雲天見清風子和龍頭老大對峙着，立時抱起一定禪師的屍體，放在一旁，然後回到清風子身旁，低聲對喘着氣的清風子道：「前輩，你沒有事吧？」

吸口氣，清風子輕淡地道：「貧道無事，白少堡主，受傷重吧？」

他看到了白雲天嘴唇上的血，起伏的胸膛。

白雲天不介意地道：「晚輩命大，一時還死不了。」

龍頭老大靜靜的站着，注視着兩人。

清風子提高聲音，道：「大龍頭，還想再鬥嗎？」

龍頭老大傲然冷聲道：「不殺你們誓不罷休！」

白雲天知道他狂妄自大，殘暴成性，多說無益，銀劍一抖，碗大劍花罩向龍頭老大前胸，將臨胸前時，突的劍花爆散，一劍從劍花中突出，直刺龍頭老大左胸！

清風子見白雲天動手，拂塵與長劍同時展形，拂塵如絞索般向龍頭老大頭上纏去，長劍劍走輕靈，飄忽閃動，攻刺向他肩臂。

龍頭老大怪叫一聲，一掌閃出，竟然將白雲天劍花中突出的一劍拍開，同時仰首旋身，順勢一掌拍向清風子拿劍手腕！

白雲天一擊不中，銀劍如鞭，疾快地向龍頭老大腰間抽削，同時一指彈出，一縷指風射向龍頭老大眉心！

龍頭老大一個仰翻，身軀翻出丈外雙掌一推，一股强大的勁風撞向兩人身前！

兩人同時閃開，勁風呼嘯而過，白雲天於閃身時，人已斜躍起，軟劍如靈蛇飛舞，忽軟忽硬，「嗤嗤嗤！」一連三劍，凌空點刺龍頭老大咽喉，左右胸。

清風子亦揉身撲上，拂塵如錐，猛扎小腹，長劍幻起一道白虹，斬削龍頭老大肩膀！

龍頭老大單掌護胸，白雲天軟劍突然點刺不住，勁氣像一堵鋼牆一樣撞在頭胸前。

同時一側身，清風子拂塵從小腹擦過，臂一抬，一掌將削斬來的長劍拍開。

但他忽視了一點，清風子的拂塵從他小腹前擦過，倏的塵絲反捲，一下子纏在他腰上！

白雲天長劍滑落，軟劍如蛇，也纏削他的大腿。

龍頭老大處變不驚，猛一聲大喝，清風子捲纏在他腰間的塵絲正想收緊，竟被他這運力一聲喝，將拂塵彈開！一抬腿，不但避過白雲天纏削的軟劍，同時閃電般踢出，一腳踢在白雲天腰上！

白雲天退得快，仍然快不過他踢來的一腳，被他一腳踢在腰上，所幸退得快，沒有踢實，但也蹌退幾步，劇痛難忍。

清風子見纏在龍頭老大腰間的拂塵被他震彈開，心裏一懍，暗道此人好强的內力，思想間，已一劍無聲無息，猛扎向他的肩窩，拂塵一彈又落仍然纏向他腰間。

龍頭老大一腳踢開白雲天，清風子拂塵長劍又到，一側身避過長劍，正想鼓氣間，怎知清風子拂塵在將纏到他腰間之時，突的硬如捶棒，一下重擊在龍頭老大腰上！

龍頭老大腰間被拂塵擊中，身軀幌了幌，一揮臂，將清風子迫開，跟着一掌突出，擊向清風子胸膛。

清風子回劍護胸，一團劍光護住胸前，拂塵散開如飛蓬，射向龍頭老大小腹。

龍頭老大身形平平躍起，清風子拂塵射空，龍頭老大擊向清風子的一掌竟然不懼清風子舞起的劍光直往那團劍光突入。

說來令人不相信，但不到你不信，龍頭老大一掌竟然突破劍光，「啪」聲印在清風子胸上。

清風子被他一掌擊得整個人飛起，蓬聲摔落丈外，張口噴出道血箭昏死過去。

幾乎在龍頭老大一掌擊飛清風子同時，一道銀光閃，噗聲插入龍頭老大背上。

白雲天臉色蒼白，拿着銀劍的手青筋怒突，站在大龍頭背後，忍痛拚力，將銀劍全力推送！

劍刺進大龍頭背後直入二寸，任他拚盡全力，却是奇怪，再也進不了半分。

大龍頭驟不及防下，被白雲天從背後一劍刺進，痛得他怪叫一聲，猛扭身，雙掌傾全力向白雲天胸腹猛擊！

白雲天估不到龍頭老大如此悍厲，疾忙撤劍飄退！

他退得快，擊出的掌風更快，終於在他飄退二丈過外時，勁猛的掌勁如巨捶一樣，撞擊在他胸腹上，整個身軀飄退得更快，像斷綫的風箏，「蓬」一聲撞在四五丈外的一棵樹身上，軟滑落地。

龍頭老大一聲狂笑，狂笑聲中一道劍光如經天長虹般閃現，血光迸現，龍頭老大一顆斗大的人頭離開了脖子，直旋飛上半天，毗牙裂嘴，瞪目豎眉，狀極可怖！

人頭落地骨碌碌幾滾的同時，一條身形也自半空跌落地上，全身是血，長劍劍鋒崩缺，猶自攤伏在地上喘息不已，良久，身子一動，又撲下，幾經掙扎，才顫巍巍站起身，原來是高揚！

龍頭老大一顆人頭被砍飛上天，就是他傾全力一擊所爲，他在和芝兒裴然二人力拚金龍老二，幾經拚鬥，搏殺金龍老二後，裴然和芝兒皆受傷倒地，他也全身是傷，力盡將倒的瞬間，瞥見龍頭老大一掌將白雲天出擊，不由心胆俱碎，猛一提氣，傾盡全力，躍起飛撲向龍頭老大，臨空一劍揮砍，將龍頭老大斗大的頭顱砍飛！

龍頭老大若不是受了內傷，背上又中了一劍，復出全力將白雲天擊飛後，體力不支，人感虛弱，閃動不靈，也不會輕易爲高揚所殺！

×　×　×

龍堡——後來變作五龍聖教的最强人——龍頭老大，終於倒下，被高揚一脚將他的無頭屍體踢倒在地，至此全部瓦解。

坡地上的情景眞是令人慘不忍睹，屍體將坡地上的綠草壓折，鮮血更將綠草染紅，死去的人肢斷人殘，活着的無不帶傷，有的重傷危殆，百多個武林人，和那羣殺手拚搏的結果；殺手全部死去，百多個武林人也只剩三十多人，全都帶傷，自然門只剩下斷了一臂的許清源，元冲戰死，但自然門從此不會在武林中消失，會更加發揚光大！

高揚勉力走到白雲天身邊，蘇倩如已在，正滿臉是淚，將白雲天扶起，白雲天臉如金紙，雙目緊閉，狀如死人。

蘇倩如嚇得哇聲哭了起來，還是高揚將她勸止，伸指一探他鼻息，還有極微弱的鼻息，兩人狂喜，蘇倩如忙將幾粒丹丸塞進他口中，高揚帮手將他扳扶起，蘇倩如一掌貼在他背上，內力源源進入白雲天體內，終於，白雲天如金紙般的臉變白，白中微有血色，身軀動了動，低呻一聲，有救了，兩人都喜極。

奇跡地，清風子也沒死，內臟雖受極重震傷，但一口眞氣護住心脈仍然活着。

李飛胸腹受了傷，芝兒背上挨了金龍一刀，加上和殺手拚鬥時受的幾處傷，因流血過多，差點死去，幸得蘇倩如搶救及時，才沒有死去。受傷不死的人，都虧蘇倩如救護，自李飛受傷後，蘇倩如爲他救治開始，她就沒有再參加搏殺，來回奔走，專責救護受傷的人。

裴然身中三刀，最重的是腰間一刀，爲金龍老二所傷；顧相如除了刀劍傷，也受了很重的內傷。

羣雄方面眞是死傷慘重，死去的計有一定禪師，易北山，關天雲，程重，餘皆身受重傷。

他們死得有價値，有意義，龍堡——五龍聖教這個邪惡的殺人組織，終於在他們獻出的血與肉下，徹底瓦解滅之！

高揚以劍支地，仰望雲天，斜陽燦爛，藍天白雲，春風吹送，又是一個美好的黃昏。

×　×　×

春殘初夏時分。

洛陽城外，十里長亭，亭內圍坐七人，五男二女，男的年少英發，豪氣飛揚，女的清麗可人，英姿颯爽！

正是白雲天，高揚，顧相如，李飛，裴然，蘇倩如，石芝七人。

經過悉心調治後，加上七人皆年青體質好，受的傷很快就痊癒了。

各盡一杯酒，白雲天關切地道：「五弟，眞的不用咱們和你同去？」

李飛也道：「咱們一起去，多熱鬧有趣，五弟，咱們就和你兩人一齊去吧！」

高揚笑道：「大哥，各位兄弟，小弟不是不想和大哥們一齊去，只不過小弟和芝兒去，是可解決，龍堡現在只剩下一些老弱婦孺，雜役人等，只要將他們遣散就成了，同時芝兒也順便想將他爹的骸骨殮葬，實在不用再勞煩各位兄長了，小弟和芝兒自會早去早回。」

白雲天執着高揚雙手道：「五弟，快些回來，免我等掛念！」

裴然笑道：「大哥，五弟一定會趕回來吃你和六妹的喜酒的！」

蘇倩如正在悄聲和芝兒說着什麼，聞言抬頭羞笑道：「三哥，幾時你也學了二哥樣，亂嚼舌根！」

顧相如笑道：「六妹——咱們的未來大嫂，我可沒有說妳啊，怎麼連我也扯上了。」

蘇倩如羞笑道：「二哥，你這不是說了嗎？」

顧相如一呆，恍然道：「這——二哥一時口快，六妹不要見怪。」

衆人見他樣子可笑，不由齊皆大笑起來，爽朗的笑聲夾着銀鈴般的嬌笑聲，充滿了歡樂，笑聲擴散開，驚起了亭外樹上的鳥兒，飛迴在亭外空中，鳥兒彷彿也感染了他們的歡樂，起勁地邊飛邊歡鳴着，剎那歡笑聲與鳥鳴聲溶漾在空中，天地間充滿了歡樂。

（續完）

俠義中篇故事

七龍傳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黑龍谷的婢女——蚌兒，這天到鎭上去買東西，却被一個過路的男人給她羞辱一頓，當時她因手上無劍，只好忍辱跑回谷中取劍，然後再到谷口的一株樹下坐着。不久，那個曾對她辱罵的男人跟一個老頭突然來到谷口，蚌兒一見，不禁怒從中來，因爲這時她手上有劍，故有恃無恐，於是便攔住那男人質問，雙方初由口角，繼而動武，蚌兒於盛怒之下，揮劍向那男人攻擊，連攻數十劍，竟未能將對方擊敗，反而被對方奪去她的劍，蚌兒受挫後，羞憤交集，撞向劍尖以求自盡，那老者急忙阻止，並說出自己是龍在田，那男人叫神龍張……

雙飛效比翼　二龍逞意氣

(一)　不是寃家不聚頭

在黑龍谷號稱「女劍王」的蚌兒，當然遠遠不是神龍張的敵手。

但她打不過神龍張，就要自殺，這一着也是嚇的神龍張爲之手足無措。

蚌兒苦纏神龍張，直把龍在田看的不住搖頭。

幸好在這個時候，黑龍姥姥終於出現了。

「蚌兒！妳這像是甚麼話？」她的臉很不好看，「再鬧下去還成何體統？」

蚌兒聽見了黑龍姥姥的聲音，不禁大吃一驚，連忙退下。

神龍張鬆了一口氣，對黑龍姥姥道：「姥姥罵的對，眞的不成體統極了！」

黑龍姥姥冷冷的盯着他。

龍在田笑了笑，說道：「姥姥，久違了。」

黑龍姥姥臉罩寒霜，道：「既知久違，何以一見面就給老身這許多麻煩？」

龍在田道：「何麻煩之有？」

黑龍姥姥道：「還沒見着老身就已和本谷婢女打得一塌糊塗，這算是甚麼？」

龍在田淡淡一笑。

「這個甚麼也不算，充其量只能算是誤會，一個很小很小的小誤會。」

黑龍姥姥瞪了蚌兒一眼。「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快說！」

蚌兒苦着臉，指着神龍張，哭哭啼啼的說道：「他罵人。」

「罵誰？」

「罵我囉！」

「罵妳甚麼？」

「他罵得很難聽，我……我說不出口。」她的聲音變得更是充滿委屈，這和今早在雜貨店罵人時的聲音，簡直是判若兩人。

黑龍姥姥的臉色更是難看。

她冷冷道：「蚌兒，妳不必怕，他罵妳甚麼，儘管說，我倒要看看他怎樣欺負黑龍谷的人。」

蚌兒猶豫半晌，終於說：「回稟姥姥，他罵我是個醜怪臭婆娘。」

黑龍姥姥「哼」的一聲，叱道：「斗胆！」

神龍張冷冷一笑：「我就算罵她醜怪臭婆娘，那又怎樣？」

黑龍姥姥臉上勃然變色。

「神龍張，這裏是黑龍谷，老身總算是個不大不小的主人，常言有道：『强賓不壓主。』你還沒有見着我，就已目中無人，欺我奴婢，那實在是太過份！太過份了！」

龍在田連忙陪笑，道：「這本是芝蔴綠豆般的小事，何必小事化大？」

黑龍姥姥冷冷道：「神龍張罵人醜怪臭婆娘，在女兒家的心目中，可不能算是小事。」

龍在田一呆。

心想：「這老婆子的說話，不無道理哩。」

當下立刻向神龍張說道：「唉，解鈴還須繫鈴人，這個不大不小的禍是由你而起的，這就向她謝個罪罷。」

神龍張瞪着眼睛，怒道：「龍老兒，你是吃了八百斤迷魂藥？」

龍在田啐了一口：「胡說。」

神龍張冷冷一笑，道：「這婆娘在雜貨店罵人的態度怎樣？難道你忘了？」

龍戰田乾咳一聲，笑道：「忘不了，她也實在是太兇一點。」

神龍張道：「咱們就算平時渾渾噩噩，但在這種正義與邪惡的事情上，卻是一點也不含糊的，你說是也不是？」

「當然是不含糊。」

「這就是了！」神龍張的聲音漸更响亮，道：「這婆娘恃着自己是黑龍谷的人，大清早就把雜貨店的伙計罵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三佛跳海，如此兇惡之人，難道不該懲戒懲戒？」

龍在田點頭不迭。

「該懲戒，該懲戒！」說到這裏，又不禁眉頭大皺，「但常言有道，『打狗還須看主人面。』既是黑龍谷的人，放她一馬便是。」

黑龍姥姥聽到這裏，突然冷冷的對蚌兒道：「妳過來。」

蚌兒臉色發白。

她不敢不走過去。

黑龍姥姥陡地大喝：「跪下！」

蚌兒立刻跪下。

黑龍姥姥冷冷道：「龍老先生的說話，是否屬實？」

蚌兒不敢隱瞞，只得點頭。

「豈有此理，本谷主的臉都給妳丟盡了！」

蚌兒忙道：「奴婢知錯，下次決計不敢了。」

黑龍姥姥勃然大怒：「本谷主是一向待妳不薄，也曾多次教導，叫妳切莫恃勢欺人，現在妳說該怎辦？」

蚌兒噤若寒蟬，那裏還能說得出半個字。

黑龍姥姥怒道：「來人。」

立刻有兩個婢女應聲而至。

黑龍姥姥沉聲道：「刑刀！」

兩婢女臉色一變，其中一人道：「刑刀不在此。」

黑龍姥姥冷喝道：「去刑堂把刑刀拿來？」

兩婢女領命而去。

龍在田嘆了口氣，道：「姥姥，這未免又是太過份了。」

黑龍姥姥怒道：「這是本谷的事，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倘若人人都像她這般兇橫，將來本谷的聲譽豈非壞透？」

「但……」龍在田嘆了口氣，却再也說不出甚麼話來。

未幾，兩婢女已捧着一隻黑漆如墨，長約四尺的匣子而來。

「回稟姥姥，刑刀已帶上。」

「拿來。」

長匣打開，裏面放着一把三尺六寸的銀刀。

蚌兒臉如紙白，冷汗涔涔而下。

黑龍姥姥突然揮刀，迎頭就向蚌兒面門上砍了下去！

（二）

殺氣凝貫在刀鋒之上。

這一刀砍下，蚌兒的腦袋就算是用鋼鐵鑄成，也勢非被劈開兩邊不可。

龍在田急叫：「使不得！」

但比他反應更快的人，却是神龍張。

神龍張毫不考慮，竟然以左臂擋格黑龍姥姥這雷霆萬鈞的一刀。

× × ×

刑刀刀勢已無可迴避的餘地。

神龍張這一着，顯然連黑龍姥姥也是大感意外。

若是換上別人，他這條左臂非要立刻齊肩斷掉不可。

但黑龍姥姥竟是武學修爲極深的高手，內力的控制更是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

她立刻把刑刀的去勢遏止。

饒是如此，這一着的變化實在是太急速，一時間也無法完全把刑刀停頓下來。

颯！

神龍張的左臂挨了一刀，登時鮮血狂湧。

黑龍姥姥本是怒氣冲冲，剎那間却變得頗有歉意，但嘴裏却仍然說道：「神龍張，你偏就是死性不改，喜歡多管別人的閒事。」

神龍張雖然挨了一刀，臉上却仍自帶着笑容：「我輩中人，本來就是喜歡管人閒事的人。」

蚌兒本以爲這一次非死不可。

但在最兇險的一刹那，居然由神龍張把她的性命挽救過來。這一着的變化，也是令到蚌兒感到大大的意外。

不但意外，還很感激神龍張。

黑龍姥姥平時頗疼愛蚌兒，剛才是一時怒火才揮刀殺她，此刻神龍張居然以肉臂擋刀，救了蚌兒一命，心中也不禁頗有悔意。

她立刻命令蚌兒道：「快給張大俠療傷！」

蚌兒不敢怠慢，急急找尋治傷靈藥，還親手爲神龍包裹受傷之處。

她忽然覺得，這個男人雖然年紀不輕，而且也不英俊瀟洒，但却不算可惡。

不但不算可惡，而且還覺得他有點可愛哩。

（三）

挨了這一刀之後，神龍張和龍在田總算成爲了黑龍谷的貴賓。

黑龍姥姥對他們說：「兩位有甚麼事，三天之後再談。」

她是老江湖，當然知道這兩人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

神龍張挨刀之後，蚌兒對他可算是伺候慇勤。

三天之後，神龍張忽然悄悄的問龍在田：「龍老兒，你覺得她怎樣？」

「她？」

「你指的她是誰？」

「唉，你又在裝糊塗！」神龍張一跺腳，道：「當然是那個醜怪臭婆娘嘛。」

龍在田瞇起了眼睛，笑道：「她並不算醜怪，也不臭，還很香呢！」

神龍張道：「你看這婆娘怎樣？」

龍在田道：「兇一點？」

神龍張道：「那已是三天前的事。」

龍在田眨了眨眼睛，道：「一個人若在三天前很兇，會否在三天之後就再也不兇呢？」

「這不足爲奇。」

「你說不足爲奇就不足爲奇罷，又何必問我這個老糊塗？」

神龍張哼了一聲。

「你這老不死就是不够朋友，冷言冷語的，算是甚麼用心？」

龍在田不由失笑。

「老弟，別光火，照老夫看嘛，這妞兒對你好像很有點意思呢。」

「那又怎樣？」

「不必怎樣，你向她直接提出婚事就是！」

「這個……咳咳！」

「你的喉嚨不舒服？」

「非也！」

「神經突出毛病？」

「胡說。」

「既非喉嚨不舒服，又不是害了神經病，何故亂咳？」

「咳就是咳，何亂之有？」神龍張悻悻然的說道：「我的年紀就算不比她大一倍，也差不多了，她怎肯嫁我？」

「這才是胡說！」龍在田大不以爲然，道：「這種事絕不能用年齡來量度，你若以爲男的二十二，女的二十六七歲，那就登對之極，錯了。」

神龍張聽的耳朵直豎。

龍在田又道：「以老夫來說，年紀比你還大得多，但早幾年前還有不少癡情少女，向老夫傾仰慕之情……」

聽到這裏，神龍張伸手搔癢。

龍在田哼一聲。

「混蛋，你皮膚有毛病？」

「非也！」

「既非如此，搔甚麼癢？」

「不是搔癢，只是皮肉有點痲！」

龍在田冷笑。

神龍張忙道：「別光火，你的說話，我是深信不疑的。」

龍在田點點頭，臉上才展露出笑容。

「就這麼決定，今天向她提出親事好了。」

「她若不答應呢？」

「找黑龍姥姥去。」龍在田拍了拍胸膛，「總而言之，這件事，包在我身上便是！」

送龍入獅口

（一）

寃家變親家，那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

神龍張並不是個急色兒，但不知如何，他居然眞的喜歡蚌兒。

在龍在田的鼓勵下，他向蚌兒提出婚事。

蚌兒的臉立刻紅得像隻柿子。

神龍張急道：「妳生氣了？」

蚌兒搖頭。

神龍張大悅：「妳答應了？」

蚌兒又搖頭。

神龍張皺了皺眉，有點不知所措的樣子。

雖然，他在別的事情上可算是個老江湖，但在這種事情上，他却還是嫩得像隻沒長羽翼的呆鴨。

蚌兒忽然瞟了他一眼，羞答答的說道：「這件事，你別問我。」

神龍張搔了搔面頰，喃喃道：「不問妳難道去問那個老婆子？」

說到這裏，突然一拍大腿，脫口叫道：「對了！我這就去向姥姥提出親事！」

蚌兒搖搖頭。

「你不要去。」

「爲甚麼不要去？」

「姥姥……姥姥不會答應的。」

「她敢不答應？我不相信！」神龍張瞪着眼睛，「她若不答應，我就把她的房子拆掉！」

蚌兒眨了眨眼睛，好像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

（二）

雲龍廳內，氣氛一片肅穆。

神龍張在這裏已坐了整整一個時辰，黑龍姥姥還沒有出來見他。

若是換了平時，神龍張早已大不耐煩，不是揚長而去，就是脾氣大發。

但現在，他還是像初進來的時候一樣，平心靜氣的坐在廳中，似乎再等三五天都絕不在乎。

廳中除了他之外，尙還有四個青衣艷婢。

她們和神龍張同樣有耐性。

神龍張喝了兩壺一葉香。

直到第三壺茶泡上來的時候，黑龍姥姥終於出現了。

她走路的姿勢很特別。

她走路姿勢之所以看來很特別，是因爲她走得很慢，最少比平時慢上三倍。

她平時走路已不算快，這一慢之下，更是有如沒吃飽的蝸牛一般。

神龍張一點也不生氣，就算黑龍姥姥要花三天時間才能走進廳中，他也會很耐心的等待。

他是來求親，而不是來追債的。

× × ×

黑龍姥姥拄着那根比她還高的黑龍杖，終於蹣跚地來到了雲龍廳正中央的熊皮大椅前。

這段路她似乎走的很吃力。

但神龍張當然是心中有數。

這個老太婆發起狠勁的時候，恐怕連一匹快馬也趕不上。

黑龍姥姥雖然已來到那張熊皮大椅前，但却沒有坐下。

她不坐，神龍張倒也不好意思坐，也緩緩的站了起來。

黑龍姥姥的臉上沒有甚麼表情，但却總算是瞧着神龍張。

神龍張臉上帶着笑容，恭聲道：「甘谷主……」

「張大俠來意，老身已經知道，」黑龍姥姥截着他的說話，淡淡的說道：「你現在跟我來。」

神龍張一怔。

黑龍姥姥說完之後，就保持着剛才緩慢無比的速度，走出了雲龍廳外。

神龍張只得跟着。

黑龍姥姥帶神龍張來到了一座小築。

她忽然對神龍張說：「這就是我住的房子。」

神龍張望了幾眼，道：「這房子很好啊。」

黑龍姥姥淡淡的說道：「可惜這房子很快就會變成一堆垃圾。」

神龍張皺起了眉，道：「好好的一房子，怎會變成垃圾？」

黑龍姥姥嘆一聲道：「有人說要拆掉它。」

神龍張不由一愕，立刻問道：「是誰有這麼大的胆子？竟然敢拆掉甘谷主的房子？」

黑龍姥姥的目光忽然停留在他的臉上，冷冷笑道：「你不是說過，倘若我不答應你和蚌兒的親事，就要把老身份的房子拆掉嗎？」

神龍張眨着眼，過了很久，臉上才勉强擠出生硬的笑容，道：「甘谷主的耳朵眞長。」

黑龍姥姥冷冷一笑：「你在駡我是隻長耳兎子？」

「非也！」神龍張乾笑着：「谷主是中原六條龍之一，妳若是兎子，我豈非也是兎子了？」

黑龍姥姥瞇着眼睛，慢慢的說道：「你今天對我這個老太婆，當眞是客氣得很呢。」

神龍張道：「那裏！那裏！」

黑龍姥姥臉色忽然一沉，道：「蚌兒就算將來要嫁給一條狗、一頭豬、或者是一隻蠢鴨，也絕不會嫁給你，總而言之，親事免談，你有興趣有氣力，這房子你不妨動手拆掉它！」

神龍張忙道：「谷主妳誤會了，那句話原本是說笑的，當眞不得！」

「廢話！」黑龍姥姥冷笑道：「本谷主不與你說笑，你的胆子若不太小，你講過的話若是算數，大可以拆房子，本谷主倒要看看你有幾斤蠻力？」

神龍張臉上的笑容再也擠不出來。

若要硬擠，只怕擠出來的不是眼淚，就是一團怒火。

「老婆娘！妳是看不起神龍張？」

「豈敢！」黑龍姥姥滿臉譏誚之色。

神龍張怒道：「老子就把妳這座臭房

子拆掉，看妳又能把我怎樣？」

「隨便動手，不必客氣！」黑龍姥姥冷冷一笑，居然索性坐在一塊石頭上。

神龍張倒不是說說便算，居然眞的動手去拆房子。

倘若要他蓋房子，恐怕十年八載也弄不出一座茅厠。

但要他拆房子，却是太容易了。

他掌力渾雄，加上一腔怒火，別說是這座小築，就算是一座城池，也會給他一手毀掉。

黑龍姥姥還沒有坐着多久，神龍張巳把這座小築拆毀得變成一堆垃圾。

（三）

房子被拆掉之後，黑龍姥姥的臉上居然帶着幾分笑容。

「老婆娘，妳好陰險！神龍張嘿嘿冷笑：「妳叫我拆房子，是志在虛耗我的氣力，然後才來對付我！」

黑龍姥姥悠然一笑，道：「你這種想法，未免是太離譜了。」

神龍張冷哼一聲：「難道妳敢不承認這一點？」

黑龍姥姥忽然嘆了口氣，道：「中原六條龍若是像你所說那麼陰險毒辣，恐怕早巳互相殘殺，連一條也剩不下來了。」

神龍張一楞。

「妳這些說話是甚麼意思？」

黑龍姥姥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却道：「你可知道我爲甚麼要你拆房子？」

「不知道。」神龍張搖頭。

「這是爲了一個賭約！」

「一個賭約？甚麼賭約？是誰跟誰對賭？賭的是甚麼？」神龍張一口氣的不斷發問。

黑龍姥姥微微一笑，道：「對賭的人，是老身和蚌兒。」

神龍張一呆。

黑龍姥姥淡淡的說道：「我們在賭：倘若我不答應你提出的婚事，你是否有胆量把我的房子拆掉！」

神龍張瞪着她：「有這種事？」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這種事又何足怪哉？」

「妳們在賭甚麼？」

「賭你！」

「我？」神龍張兩眼瞪得更大：「我可不是個大元寶，妳們把我怎樣賭法？」

「很簡單，」黑龍姥姥淡淡的說道：「倘若你不敢拆掉這座房子，老身就把你身上的每一根骨頭都拆了下來！」

神龍張咳嗽兩聲，沒有說甚麼。

黑龍姥姥臉上的神態忽然變得很神秘，也沒有繼續說下去。

突聽一人大笑道：「現在神龍張巳拆掉了妳的房子，妳又打算怎樣處置他？」

（四）

大笑而來的人，當然就是龍在田。

龍在田絕不比黑龍姥姥年輕，但他現在走路的速度，却最少比牛快三倍。

比牛快三倍，總比蝸牛爬行的速度快得多。

黑龍姥姥冷冷一笑，道：「我早就知道，你們一定會以二對一，但你們別得意，老身可不是省油的燈。」

龍在田笑道：「甘老婆子，妳這算是甚麼說話了？咱們的年紀都巳一大把，而且，是同一道上的人，又怎會爭風頭？鬥心機？」

黑龍姥姥冷冷道：「但願如此。」

「當然如此！」龍在田笑了笑，道：「妳還沒有說，神龍張巳拆掉了妳的房子，妳打算怎樣處置他？」

黑龍姥姥板着臉，冷冷道：「重重懲戒！」

龍在田道：「如何懲戒他？」

黑龍姥姥道：「拿去餵獅！」

「餵獅？」龍在田一怔，拈鬚怪笑道：「莫非谷主近來悶的發慌，在谷中養了幾隻吃人獅子？」

「你說的一點也不錯。」

「這倒妙極，黑龍谷倒要變成獅子谷了。」

神龍張的臉色變得不怎樣好看，他忽然道：「獅子在哪裏？」

黑龍姥姥冷冷一笑，道：「看你這副樣子，倒像是反過來想把我的獅子吃掉似的。」

神龍張道：「妳以爲我不敢？還是沒有這種本事？」

黑龍姥姥道：「別的獅子，你可能有辦法對付，但老身養的獅子，可不是好惹的。」

神龍張冷笑：「妳養的獅子是甚麼獅？是否三頭八爪九條腿？」

黑龍姥姥沒有回答。

因爲龍在田巳突然叫道：「老夫明白了。」

神龍張一怔：「你明白了甚麼？」

龍在田搖頭嘆息，指着神龍張罵道：「你這人怎麼這般蠢？」

「我蠢？」

「當然蠢囉，簡直比他媽的笨豬還要笨！」

「你發了那門子的癲？語無倫次？」

「姥姥要拿你去餵獅，那是一番好意啊！」

神龍張差點沒跳了起來。

要把自己拿去餵獅，居然也是一番好意？

龍在田又嘆了口氣，道：「你聽過河東獅吼這四個字沒有？」

「聽得多了！」

「蚌兒就是姥姥養的『母獅』嘛！笨蟲！」

神龍張登時呆住，就像隻給嚇呆了的小獅子。

× × ×

男人就是這麼可憐的動物。

英雄難過美人關！

河東獅吼，猶勝千軍萬馬。

中原六條龍之一的神龍張，就此「送龍入獅口」。

若要說得好聽一點，那是「有情人終成眷屬」。

無論怎樣，這總是一件喜事。

我們又何必把新郎官的未來看得太悲觀呢？

× × ×

神龍張的喜事，可說是意外收穫。

在此之前，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居然會在黑龍谷討了一個妻子。

但他和龍在田都沒有忘記此行的原來目的。

當神龍張的婚事辦完之後，他們就再去找黑龍姥姥。

他們一定要找回七郎。

× × ×

「甘谷主，老夫與神龍張此番到貴谷，係爲了一人而來。」

「蚌兒豈非巳嫁給了神龍張？兩位心願巳償，還有何事？」

龍在田道：「咱們此行，原非爲蚌兒而來。」

黑龍姥姥道：「不是爲蚌兒，莫非是來算帳？」

「谷主，這是哪裏的話兒？我們無仇無怨，而且誰也不欠誰分文，何來帳目可算？」

「然則兩位是爲誰而來？」

「七郎！」

「七郎？」

「不錯，谷主大概不會否認，七郎現時正在貴谷之中罷？」

「老身不必否認，他確在本谷之中，那又如何？」

「七郎乃老夫故人之徒，因見此子頗有天資，老夫欲收錄他爲弟子，所以……」

「兩位就是爲了這件事而來？」

「正是。相信谷主必然願意把七郎交出，讓咱們帶他回去。」

「老身的回答只有一個：不願意。」

（五）

龍在田在雲龍廳裏，巳碰了一個硬釘子。

但他絕不罷休。

「姥姥，老夫是不是聽錯了？」

「你沒有聽錯，老身巳說得很明白，我不願意把七郎交給你們。」

一直沒有出聲的神龍張忍不住道：「這不是妳願意與否的問題，而是七郎根本就是屬於咱們的！」

「笑話！」黑龍姥姥冷冷一笑，瞧着神龍張說道：「你這個人本來並不滑稽，怎麼竟然會說出這麼滑稽的說話？」

「姥姥，妳說錯了，」神龍張一本正經的說道：「我這個人本來很滑稽，但這句說話却是一點也不滑稽，無論怎樣，七郎一定要跟着咱們。」

黑龍姥姥沉着臉，道：「你剛才說七郎是屬於你們的？」

神龍張道：「不錯呀！」

黑龍姥姥嘿嘿一笑：「你們是七郎的甚麼人？」

神龍張一怔。

「你究竟是他的父親？是他的師父？是他的哥哥？還是他的兒子啊？」黑龍姥姥冷冷的說道：「又莫非他是個奴隸，你花錢把他買回來的，今生今世都要跟隨着你？」

神龍張答不上，呆住。

黑龍姥姥接道：「旣然樣樣都不是，你憑甚麼說七郎是屬於你們的？這豈不是太豈有此理？」

龍在田輕輕咳嗽兩聲，然後緩緩地道：「甘谷主，妳這是强辭奪理，老夫不敢苟同。」

黑龍姥姥冷然道：「老身本來就是個蠻不講理的人，尤其是對不講理的人，就更不講理。」

龍在田道：「這是越講越遠，越講越不切實際。」

黑龍姥姥一頓拐杖，不耐煩地哂然道：「休再廢話，你們要怎樣，儘管說個明白！」

神龍張攤開雙手，道：「咱們豈非巳說得很明白？咱們又不是要大鬧黑龍谷，只不過想要回七郎而巳。」

「你說來說去，還是那句老話！」黑龍姥姥的臉繃得更緊：「但七郎本就不屬於你們，憑甚麼他跟着你們胡亂學藝？」

「甚麼胡亂學藝？」龍在田白眉一揚，面帶怒容，氣忿忿道：「老夫壓箱底的幾套本領，和神龍張的『逆水游龍十六掌』，絕對不會比妳的『天罡神龍杖法』差到那裏！」

神龍張接道：「咱們可也是六條龍的一份子，妳別把自己瞧得太高，却瞧扁了人！」

黑龍姥姥霍然站立，冷冷一笑，道：「兩位若再言出無狀，本谷主可留不得你們！」

神龍張也霍聲站了起來，道：「老婆娘，妳欺人太甚了！」

黑龍姥姥臉色一變，喝道：「神龍張，黑龍谷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神龍張大笑。

「別說是黑龍谷，就算這裏是金鑾大殿，也嚇不到咱們兩人！」

他最後一句說話可高明之極，最少，就算動起手的時候，龍在田也不會袖手旁觀。

如果單打獨鬥，神龍張是不怕黑龍姥姥的。

但這裏畢竟是黑龍姥姥的地方，萬一她以衆凌寡，那可不好對付。

現在巳是劍拔弩張的時候。

黑龍姥姥和神龍張隨時都可能會在雲龍廳中動手。

這可是龍在田極不願意看見的事。

他忙勸阻神龍張。

「事情總可以慢慢商量，雖然咱們誰都不怕，但常言有道，强賓不壓主，動起手來，兵刄無眼，無論是誰吃虧，都是犯不着！」

黑龍姥姥却不領他這一個情。

冷哼一聲，笑道：「好一個强賓不壓主，本谷主倒要看看你們，到底强到甚麼地方去！」

說着，她的黑龍杖巳向神龍張的胸前疾點過去。

——未完——

恐怖武俠小說

妖魂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應蕭十三之命，楊天前去白雲館邀請琵琶大法師，並向琵琶大法師講述蕭家所發生的事情，大法師聽得臉色蒼白，感到一陣心緒不寧，預感到將有事情發生……白雲館裏，大法師共有三個徒弟，一是芭蕉，一是蝙蝠，一是芍藥，又有一名童子玉硯，楊天驚聞一怪叫聲，問芭蕉，知是蝙蝠所發，覺得奇怪，遂與芭蕉前去石牢前看望，蝙蝠有多種習性與人不同，有時清醒，有時如白痴似講話，怪笑等，在狂怒時遇上琵琶大法師，憤怒情緒立止，大家對他却很恐懼。

陰陽非異路　人鬼竟大戰

大法師在大堂上盤膝坐下，一雙花白的眉毛輕蹙起來，好一會，仍然不作聲。

芭蕉看着奇怪。「師父，你老人家莫非有什麼吩咐？」

大法師微喟一聲。「我的確是有些事放心不下，却又不知道叫你們應該如何做法。」

芭蕉道：「師父有話無妨直說。」

大法師沒有說，呆在那裏好一會，才一聲長歎。「也許我看錯了。」

芭蕉追問：「看錯什麼？」

大法師手指窗旁几子上一個紫檀盒子。「你去將那個紫檀盒子拿來。」

芭蕉急急走了過去，大法師目光轉落在芍藥面上。「我吩咐你的，都忘了。」

芍藥俯首道：「師父吩咐我不要在蝙蝠面前出現，弟子方才却完全無意。」

大法師歎息。「你還是一個孩子，有很多事情你根本不明白。」

芍藥道：「師父那就給弟子說明白好了。」

大法師搖頭。「不可說，不可說！」

芍藥道：「弟子以後一定穩記師父的吩咐。」

大法師有些感慨的道：「為師對你們亦已盡了心力，天意若是不可改，亦無可奈何。」

芍藥道：「弟子不明白。」

「不必明白，去——」大法師擺手。

芍藥只好退下。

芭蕉一旁滿面疑惑之色，忙將盒子遞到大法師手上。



大法師從容將盒子打開，從盒內取出一串檀木佛珠，一聲佛號，道：「你跪下去。」

芭蕉跪在大法師面前。

大法師緩緩將佛珠替芭蕉戴上。「這一串佛珠你不要看輕它，佛法無邊，希望能替你消災解難。」

芭蕉惶然。「弟子……」

「你印堂發暗，月內只怕有災難臨身的。」

「是什麼災難？」

「為師又不是能知過去未來的仙人，又如何得知？」大法師鄭重吩咐。「這一串佛珠你戴上了就不要脫下，無論遇到什麼事情都不要。」

芭蕉頷首。「弟子一定聽從師父的吩咐。」

大法師又擺擺手。「去——」

芭蕉躬身一禮，退下，大法師目光轉落在楊天面上。「你是否覺得很奇怪？」

楊天點頭。「不過，亦覺得這兒的氣氛不甚正常。」

大法師又問：「你知道，我為什麼要收這三個徒弟？」

楊天道：「大法師慈悲。」

大法師歎息一聲。「他們三個天生就是夭折之相，所以出世即被人棄置荒郊路邊，我將他們拾回來撫養，好容易養到今日。」

楊天沉默了下去。大法師接問：「對於星相之學你覺得怎樣？」

楊天道：「我是相信的。」一頓轉問：「大法師不是看出他……」

大法師道：「也許我是看錯了，否則他們只怕難逃刦數。」

楊天吃一驚。「那會是什麼事？」

大法師笑笑，道：「若是能夠看出什麼事，你還看得到我麼？」

楊天點頭。「不知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令他們平安度過？」

「能夠做到的，我都已做了。」大法師感慨萬分！

楊天看出大法師的心情，也知道大法師一向樂天，突然變得這麼多感觸，事情只怕眞的是大大不妙。

大法師歎息接道：「我四個徒弟之中，只有輕侯一個是得天獨厚，可惜他與我只是傳藝之緣，不能夠承受我的衣砵。」

楊天道：「這實在可惜得很。」

大法師深看了楊天一眼，沒有作聲。

楊天乾笑兩聲，亦沒有說什麼，大法師終於道：「我們可以動身了。」

楊天道：「大法師沒有其他的要吩咐了。」

大法師點頭，方待站起來，突然一呆，又坐回原處。即時「砰」一聲門被撞開，大法師目光同時一轉，楊天亦一呆，循聲望去，一個人脚呆踉蹌，奪門衝進來。

那個人一身白衣已然沾滿泥污，不少地方破爛，頭髮披散，一面鬍碴子，眼球紅絲浮現，顯得很狼狽。

儘管這樣，大法師還是一眼將他認出來，脫口一聲：「輕侯——」

「楚公子——」楊天亦認出，亦叫了出來。

那正是楚輕侯，往日的瀟洒已不復存

在，一衝進院子來，立即嘶聲大叫：「師父——」

大法師沒有回答，雙眉打結，楚輕侯轉奔向堂上，「師父」連聲大叫。

大法師仍然不回答，楊天反而忍不住，道：「大法師，怎麼你不應？」

「他本就向這邊走來，應不應都是一樣。」大法師有些慨歎，眼蓋忽然垂下，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

其實他並沒有想起什麼；只不過那剎那，一種極不愉快的感覺突然襲上心頭，那剎那在他，是從來沒有過的現象。

楊天看着大法師，皺起了眉頭，那剎那他亦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大法師已不是本來的大法師。

他也不知道爲什麼竟然會生出這種念頭，那勉强可以解釋，就是大法師那剎那的神態已完全不像是大法師應有的神態。

「師父——」楚輕侯繼續叫。

楊天終於忍不住應聲：「楚公子——」這聲音入耳，楚輕侯反而一呆，然後才再次舉步，直奔進堂中。

大法師毫無反應，仍然將眼睛閉上，彷彿已陷入沉思之中。

風從堂外吹進，吹起了他的鬚髮，也吹起了他的衣袂，他給人的却是磐石一樣的感覺。

他的肌肉也彷彿眞的已石化，楊天看看他，又看看楚輕侯，實在覺得很奇怪。

楚輕侯一直走到楊天身前，突然很激動的叫出來。「楊天——」

「正是楊天。」楊天所以這樣回答，完全是因爲楚輕侯的態度，那種態度就好像並不認識他似的。

楚輕侯當然不是不認得楊天，只是楊天在白雲館出現，在他實在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

因爲他知道蕭十三與琵琶大法師雖然有交往，對於琵琶大法師那一套其實也並不太信服，楊天沈宇他們更就不用說了。

他們到底是匹馬江湖，縱橫天下的豪傑，昔年終日在刀鋒上打滾，對自己顯比對其他人更有信心。

他們更不會相信命運，否則他們也不會選擇這種生涯。

跟了蕭十三之後，他們差不多就將自己的生命寄託在蕭十三的手上。

蕭十三雖然不是神，却給他們一種强烈已極的安全感覺歸屬感。

他們可以爲蕭十三死，甚至只要蕭十三隨便開口要他們死，他們都會一些也不在乎。

所以楊天到來白雲館，除了是奉蕭十三的命令這解釋之外，實在沒有其他更合理的解釋了。

而蕭十三叫楊天來白雲館，自必然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楊天畢竟是蕭十三的左右手，蕭十三的刀也一直是由他侍奉，好像這樣的一個人，蕭十三竟將他調出來，可見得事情的重要。

那片刻楚輕侯想起了很多可能，想到自己趕回來白雲館的目的，不由得由心寒了出來。

「你怎麼走來這裏？」楚輕侯急問。

「頭兒叫我來的。」楊天照實回答。

「出了什麼事？」楚輕侯顯得異常的緊張。

楊天道：「我也不怎樣清楚。」

楚輕侯突然問：「蕭前輩沒有什麼事吧？」

「沒有。」楊天搖頭。「公子怎麼這樣問？」

楚輕侯歎了一口氣。「說來話長，你先告訴我，到底出了什麼事？」

楊天看看大法師，大法師仍坐在那裏，一些反應也都沒有。

楚輕侯目光順着一轉，又呼道：「師父——」

大法師眼睛半開：「師父沒有事，你們說你們的。」

楊天實在有些佩服，大法師的鎮定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再看楚輕侯，雖然沒命的喘氣，仍然以急切的眼光望着自己。

——到底又出了什麼事？

楊天想到楚輕侯的提起蕭十三，關切的問及蕭十三，不由眉頭大皺。

楚輕侯跟着催促。「快說——」

楊天道：「是紅葉出了……」

「紅葉出了事？」楚輕侯緊張得睜大眼，突然一把揪住楊天的胸膛。「到底怎樣了？」

楊天並沒有掙扎，還未回答，楚輕侯又問：「會不會有生命危險？」

楊天看看楚輕侯搖頭。「公子用不着這樣緊張，紅葉雖然受了些驚嚇，並沒有生命危險。」

楚輕侯吁一口氣，仍然不放心的問：「到底是什麼事，蕭前輩要你來白雲館找我師父，是不是——」一頓截口道：「你告訴我好了。」

楊天奇怪，楚輕侯的說話中分明好像知道了一些什麼。

到底是什麼？

可是他仍然將他知道的說出來，楚輕侯一面聽，身子一面在顫抖，到楊天將話說完，他的面色已變得有如白紙一樣。

楊天一直在留意楚輕侯的表情，雖然不知道楚輕侯知道了什麼，心情還是不由緊張起來。

芭蕉芍藥本來已退下，但都被楚輕侯的叫聲驚動，向這邊走了回來，連玉硯也聞聲趕來了。

聽到了楊天那番話，他們都露出了奇怪的表情，再看楚輕侯那樣子，目光都不由集中在楚輕侯的面上。

只有大法師，眼蓋又闔上，面上的表情亦無變化，那種鎮定，却未免太出人意料。

楚輕侯好一會仍然沒有說話，他的心情實在太亂，雖然在孤島之上，他已經明白所遇到的是事實，也知道留侯五色帆離開孤島，是要到中土有所圖謀，第一個目的就是火龍寨，但事情竟已發生，還是不由嚇一跳。

又過了一會，他的目光才轉動，看了各人一眼，嘴唇顫動着，却是一個字也沒有說出來。

楊天終於忍不住問：「楚公子，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芭蕉亦趨前問道：「是不是遇上了仇人？」

玉硯却道：「師兄武功高强，有什麼人能够令他感到爲難？」

楚輕侯一聲苦笑。「若是人，的確沒有。」

這句話出口，芭蕉玉硯都齊皆一呆，芍藥那邊道：「師兄，你坐下來再說。」

楚輕侯不由自主在旁坐了下來，然後就像癱軟了似的，放開了手脚坐在那裏發呆。

芍藥又去斟了一杯熱茶，無可否認，她是一個很細心，很溫柔的女孩子。

楚輕侯呷了一口熱茶，仍然無話說。

楊天的性子有時也很急躁，這下子却變得出奇的平靜，只是看着楚輕侯。

大法師終於開口。「輕侯你說——」

他的語聲彷彿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魔力，楚輕侯終於說出了在孤島之上的一段遭遇。

每一個人都聽得很用心，玉硯也沒有例外，說到那留侯破墓而出，證實了是一個已死了一百年的死人，那些白衣人，以至胡四相公竟全都是殭屍，非獨芭蕉芍藥玉硯楊天，就連大法師，也變了面色。

楚輕侯繼續說下去。

沒有人騷擾他，每一個人都聽得呆住，既是恐懼又是奇怪。

芍藥聽着不由縮到了楚輕侯後面，玉硯悄悄移動脚步竟走到楊天與芭蕉之間。

可以肯定他實在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只是胆子未免小了一些。

風吹透堂戶，竟彷彿透着某種寒意，芭蕉四人忍不住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大法師的眼蓋仍垂下，雖然沒有打寒噤，花白的眉毛也似乎起了顫抖。

到楚輕侯將話說完，堂中的寒氣彷彿又重了幾分，每個人都好像在印證火龍寨所發生的事情與楚輕侯的島上遭遇。

芍藥脫口問：「師兄，你們就是一葉輕舟在狂風暴雨的海上飄流回來。」

楚輕侯點頭。

「那麼安伯呢，怎麼不見他？」

「不錯——」楊天亦顯得很担心。

「我叫了他先去火龍寨。」

各人這才鬆過一口氣，玉硯突然問：「師兄，你是來請師父去降妖？」

這句話實在有些可笑，可是沒有人笑出來，好像這種話，本該是對那些呃神騙鬼混飯吃的道士說的，但現在却沒有人覺得對大法師說這種話有什麼不妥。

楚輕侯苦笑了一下，轉向大法師。「以你老人家看，那個東海留侯……」

大法師不等他說完，已經歎了一口氣。「我絕對相信你的說話。」一頓轉問。「你知道爲師年輕的時候在那兒？」

楚輕侯道：「師父一直沒有說，徒兒也不清楚。」

大法師道：「爲師十五歲入大內，一直都是負責整理卷宗。」

楚輕侯奇怪道：「那種工作……」

大法師笑笑。「你父親果然是一個很重信諾的人，一直都沒有對你提及我的出身。」

楚輕侯心念一動。「師父莫非就是徒兒的五叔父？」

大法師點頭，楚輕侯恍然。「家父不時提及五叔父學究天人，是絕世奇才！」

大法師淡然笑笑。

楚輕侯輕吁了一口氣。「可是每當問及五叔父在何處，家父都只是笑笑，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一頓又說道：「聽說五叔本來也很得皇上器重。」

「可惜我越看那些卷宗，心裏就越是不舒服，那些卷宗，記載的本是歷朝以來的所發生過的事情，有很多不爲人知的秘密。」

楚輕侯道：「那麼，師父到底發現了什麼？」

大法師道：「政治的黑暗，絕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想像，有很多事情，多年之後講來，仍令人不寒而慄。」

楚輕侯道：「那東海留侯……」

大法師點頭：「在洪武初年，的確有一個侯爺放逐出海外，而被逐之前，抄家之外，還牽連很廣。」

楚輕侯看着大法師，似要問什麼，大法師說話已接上。「他看着家人一個個被處罪，在極度悲憤之下與兩個小婢被送上一葉輕舟，在暴風雨中被逐出海外。」

他沉吟着又道：「根據卷宗記載，在出海之前的途中，他並沒有任何說話，只是重複吟着一首詩。」

「詩？」楚輕侯目光一閃。

大法師即吟道：「紅葉晚蕭蕭……」

「長亭洒一瓢……」楚輕侯接吟下句，由心寒出來。

大法師看着楚輕侯。「留侯在你的面前也吟過這首詩。」

楚輕侯又打了一個寒噤，點頭。

「這就沒錯了。」大法師仰天歎了一口氣。「據說他所以被降罪，主要也是因爲他一心要傾覆洪武天下，爲屬下將消息暗洩，反而被先發制人。」

楚輕侯道：「這說來也不能說是他自己完全沒有錯。」

大法師沉默了下去。

楚輕侯歎息着道：「看來他現在還是死心不息，一定要天下大亂。」

楊天道：「只怕他動蕭大哥的腦筋，已不是現在的事情了。」

楚輕侯道：「對於蕭前輩的勢力胡四當然也清楚得很，想不到，這亡魂却是先動紅葉，再以紅葉來威脅蕭前輩。」

他的語聲又顫抖起來。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大法師長歎。「大明的氣數即使未盡，只怕也多難的了。」

楚輕侯道：「師父，你對於這妖魂有什麼對付的辦法？」

大法師一皺眉。「沒有。」

楚輕侯惶然：「那……」

大法師一笑搖頭。「我却是相信一件事，邪不能勝正。」

語聲一落，大法師站起身來。「我們這就去火龍寨，看可有什麼辦法對付這妖魂。」

楚輕侯沉吟着道：「希望紅葉沒有事。」焦急關切之情又現出來。

大法師安慰着道：「事情若是要發生，着急也不是辦法。」

楊天接道：「紅葉也不是命薄之相，楚公子你放心好了。」

楚輕侯點頭。「好像紅葉這種女孩子

的確應該會好好活下去，不會有人忍心眞的傷害她。」

大法師沒有作聲，眉宇間彷彿透着一種難以言喻的傷感。

楚輕侯沒有在意，其他的人也沒有，大法師移步走到門前，看了芭蕉，芍藥，玉硯一眼，道：「一切都要小心。」

玉硯點頭，第一個應道：「師父你老人家放心，弟子一向都很小心。」

大法師目光迷濛，笑得也很淡，似有些無可奈何，舉步出去，楚輕侯追在大法師身後，楊天的脚步也不慢，亦步亦趨。

出了白雲館，大法師回頭一望，又歎了一口氣。

楚輕侯看在眼內，試探着問道：「師父，到底有什麼地方不妥？」

大法師看看楚輕侯。「很多地方都好像不妥，就是看不出來。」

楚輕侯好像聽不懂，又好像巳知道是什麼意思，沒有作聲。

大法師目光一轉，望着那玉龍一樣翻騰落下的瀑布，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話。「要來的總會來的。」

楚輕侯劍眉輕蹙，楊天忍不住追問：「是什麼要來？」

「災禍——」大法師的語聲中那種難以言喻的傷感更重了。

急風一陣吹起了他的衣袂，也吹起了他的鬚髮，楚輕侯與楊天突然都有一種感覺。

——大法師好像突然老了很多。

爲什麼會有這種感覺。楚輕侯不知道，想起蕭紅葉，更就是忐忑不安。

大法師也沒有說什麼，只是往前行，嘴唇顫動着，忽然誦起佛經來。那就好像是一種神秘的咒語，使楚輕侯與楊天聽來，竟生出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

本來莊嚴神聖的大法師那刹那在他們的眼中，彷彿也變得邪惡起來。

爲什麼有這種感覺，是不是因爲整件事情由開始就充滿了邪惡，每一個被牽涉在內的人又都巳感染上了這種邪惡？

妖火

夜巳深。

離開火龍寨最多不過兩天的路程，楚輕侯仍然想趕路，可是他實在巳支持不住了。

到了這座古刹的面前，楚輕侯幾乎是一頭從馬上栽下來，却仍然能够立穩在地上。

那巳是黃昏，大法師毫不考慮的吩咐在這座古刹歇宿一宵。

楚輕侯本來還要堅持，但聽了楊天一番話，終於打消這個念頭。

「這絕無疑問，是一塲險惡艱苦的決鬥，公子若是因此病倒了，即使趕到去反而起不了作用。」

楚輕侯不能不承認楊天說得實在很有道理。

大法師只是以嘉許的目光望着楊天。

古刹中住着兩個老和尚，老得牙齒也快將全掉下來，身上也瘦得只剩下皮包着骨。他們本來就有氣無力，但看見大法師，全都振奮起來，對大法師他們並不陌生，對於大法師在佛法方面的研究，他們更是佩服到五體投地。

可惜他們這一次不免要大感失望。

大法師一開口便表明不談佛，什麼話也不多說，垂目盤膝，在堂中坐下。

楊天與蕭十三在後面各要了一個房間，倒頭便睡，就是楊天，也一樣巳倦得要命。

兩個老和尚看見他們這樣，也只好回自己房間睡覺，整個古刹就這樣完全陷入一種睡眠的狀態中。

古刹巳多年失修，破爛的地方很多，一入夜，到處就多了很多奇怪的聲音。

夜梟的叫聲，草蟲的唧唧，還有些聲音，竟好像有些長蟲在到處遊竄。

楊天蕭十三聽不到，那兩個老和尚巳經習慣，只有大法師，也不知是否經巳睡着抑或毫不在乎，一些反應也沒有。

一路走來，並沒有下過雪的跡象，但火龍寨那邊的寒意彷彿巳吹到這裏來。

大法師衣衫單薄，堂中很多處都漏風，可是亦完全沒有感覺到寒冷的表示，他也就一直盤膝坐在那裏，泥塑木彫般，一動也都不一動。

惟一還令人有一種動感的，就只是那飄動的白髮以及衣袂。

一燈如豆，遠在壇前的長案上，燃油雖然還未滿，那條燈蕊却只有普通的燈蕊一半粗。

靜夜中，忽然又多了一種聲音，那種聲音很微弱，但傾耳細聽，仍然可以聽得到。

聲音是發自樑上，一條粗長的毒蛇幽然從樑上垂下來，血紅的舌尖一吞一吐的在玩弄着那一點燈火。

暗淡的燈光照射中，那條毒蛇混身散發着一種令人噁心的光輝，斑爛色彩繽紛的蛇身非獨不難看，而且很美麗。

那種美麗却給人噁心的感覺。

一點燈火在蛇信中滾動，一閃一閃的，好像要熄去，但始終依然發着亮光。令人噁心。

大法師彷彿毫無所覺，垂下的眼蓋一顫也都不顫，雙掌攏合如故。

那條毒蛇繼續翻騰，既美麗，又醜惡，一吐再一吞，火光一閃，那一點燈光終於被牠嚥了下去。

大堂頓時暗下來，却不是完全的黑暗，那一點燈光雖然被嚥下蛇腹，竟彷彿沒有熄滅，繼續在蛇腹中滾動。

一點令人心寒，令人心悸的寒芒隨着那條蛇的翻滾，不停的滾動，一時在蛇中，一時又彷彿巳到了蛇尾。

那種詭異，巳絕不是任何言語所能够形容。

堂外其他的聲音，這時候反而完全靜下來。

「拍拍拍」一陣羽翼聲急响，一隻棲息在飛簷下的烏鴉突然飛出來，「呱呱呱」發出三下短促的叫聲，疾飛了出去，消失在黑黝的夜空中。

從叫聲聽來，那隻烏鴉彷彿受了很大的驚嚇，在睡夢中驚醒。

那些草蟲是不是也因爲受了什麼驚嚇而全都噤若寒蟬？

連風都似乎靜止。

天上的冷月不知何時亦巳被烏雲掩蓋

，一些光亮也沒有。

大法師垂目如故，對於周圍的情形也不知根本沒有所覺。還是毫不在乎。

那條毒蛇滾動着身子垂得更低，突然一弓一長，箭一樣向大法師射去。

「颼」的一下破空聲急响！

大法師絕不是聾子，但竟然連這一下破空聲也竟似沒有聽到。

那一點碧綠色，巳經在蛇腹，由燈火化成的綠芒仍未滅，雖然沒有流星的閃亮輝煌，黑夜中看來仍然像遠在天外的一點流星也似。

那一點綠芒飛近大法師的刹那，一陣令人心悸的悉索聲就响了起來。

那條毒蛇那刹那巳落在大法師的身上，旋即迅速的繞着大法師的身體遊竄。

蛇身過處，悉索聲不絕，大法師那一身的衣衫有如波浪一樣不停的起伏。

那一點綠芒隨着蛇身的轉動在大法師周圍不停的滾動。

光芒雖然微弱，但仍然照亮大法師的身子，使得大法師的身子不停的閃動着綠芒。

大法師的臉龐亦被照得慘綠，那種詭異，同樣不是任何言語所能够形容。

詭異得來而且恐怖。

更恐怖的是那條毒蛇，竟然在大法師的頭上盤旋起來。

大法師還是沒有反應。

這除非大法師巳經是一個死人，否則，絕沒有理由仍然沒有所發現，沒有所感覺。

這定力實在驚人。

那條毒蛇的舌頭仍然不停的吞吐，好幾次看似便要咬下去，但不知何故，始終在欲咬未咬的那刹那，突然像受了驚嚇似的縮了回去。

黑暗的大堂忽然又多了兩盞燈。

那兩盞燈毋寧說是兩團火，碧綠色的火。

那兩團火不停在跳躍，那種跳躍彷彿完全沒有規則，但細看之下，却又好像甚有規律。

火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

事實那兩團火根本就是平空在堂上幽然出現。

火出現在半空，上下飛舞，飛向大法師。

奇怪的是那種火竟未能照亮什麼，彷彿根本就沒有光射出來。

楊天若是這時候在這裏，說不定又會驚呼失聲。

那種火也就是世俗所謂的鬼火。

故老相傳，鬼火乃是陰靈所化，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相信還沒有人解說得清楚。

幽冥中的事情本就不是凡人所能够了解。

那兩團火也就幽然圍繞着大法師上下飛舞起來，絲毫的聲響也沒有。

大法師無動於中。

盤繞着他的那條毒蛇，一雙本巳邪惡的眼睛這時候更顯得邪惡，繼續在遊竄，血紅的蛇信不停向那兩團鬼火吞吐。

那一點綠芒亦繼續在蛇腹中不停的滾動。靜寂的大堂中，忽然又多了另一種聲音。

那種聲音若有若無，好像有人在笑，更像有人在哭泣。

傷心的哭泣。

大法師却仍然泥塑木彫一樣，面上一絲的表情，一絲的反應也都沒有。

鬼火越飛舞越强，徐徐好像散成了兩團淡霧，遠遠的飄飛出去。

淡霧中，若隱若現的幽然出現了兩個女人，眉宇之間帶着一抹憂傷，站在大門前。

大門巳關閉，那兩個女人並沒有將門拉開，一個人巳出現在大門前。

——東海留侯！

那兩個女人當然就是月奴香奴，習慣的侍候在留侯左右，嘴唇在翕動，都沒發出聲音。

留侯俊美的面上浮現出一絲奇怪的笑容，突然抬起右手，悠然一揮。

月奴香奴在那麼一揮之下，又化成兩團妖火，幽然飄出了廊外。

留侯隨即向大法師走去。

他身形方動，盤繞着大法師的那條毒蛇就停止了遊竄。

那一點燈火依然在蛇腹中發亮。

留侯走到大法師前面兩丈的地方，才停下，笑容並未逝。

大法師終於張開了眼睛，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留侯突然問：「什麼是佛？」

「佛殿裏的。」大法師語聲平淡。

「佛殿裏的豈不是泥雕塑像？」

「不錯。」

「什麼是佛？」留侯再問。

大法師仍回答：「佛殿裏的。」

「好——」留侯笑起來。「本侯褻聖，你故意答凡，佛無所不在，泥彫塑像也是現成，好——」

大法師接吟：「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

「好！」留侯第三次說出同樣的一個字，又一笑。「你總算沒有讓我失望。」

大法師目光這才落在留侯面上。「三叔逍遙於海外仙山，又何必重臨中土？」

「就是因爲在海外仙山，並非如你說的逍遙。」

「三叔可知道，現在巳經是憲宗成化五年。」

「無論是洪武抑或成化，終究是大明天下。」

「上天有好生之德，三叔又何必大起干戈，令黎民塗炭？」

「本侯所做的若是天理不容，又焉會現在仍然存在？」

「百年未滅，三叔的怨恨也該消散了。」大法師微喟。「上天定必原就是這個意思。」

「你懂得叫三叔，對於本侯的身份當然很清楚。」

「姪兒原就在大內整理宗卷文書。」

「那麼對於本侯的遭遇……」

「深感遺憾，不過，三叔若非有傾覆反叛之心，又怎至於……」

「兄弟中以本侯最聰明能幹，即使本侯忠心一片，你以爲又能容本侯多久？」

大法師沒有作聲。

李小龍突圍而出

麥海雲

李小龍在精武門這一套電影裏面顯露出他最擅長的身型手法，一個打十幾個，突圍而出，把對方逐個擊倒，這種功夫可以說是中國的上乘功夫，叫做「離身飛打」，本來兩人相鬥，應該一攻一守，看準對方的弱點，然後出擊，如果到處搶攻，並不穩健，可能碰着更爲堅强的對手，因此打輸，不過，李小龍給許多人包圍，如果不採取這種打法，傾全力出擊，便會給他們纏住，只要對方有一個人把他纏住，倒地打滾，其餘的人就瘋狂撲上來，那時就完全沒有機會逃生，因此之故，李小龍不管勝敗，必然要每一招都是打到盡的，而且是離身飛打，盡可能擺脫對方一個人的糾纏。

離身飛打的意思，就是指這種情況而言，剛剛交手，立刻搶攻，甚至可以說，自己撲到對方前面去，即時出擊，並不理會對方有何反應，連續打出許多拳來，假如對方伸手擋格，稍爲有可能糾纏在一起，立即跳開，這是離身飛打最重要的一點，至於其他招式，那是補充性質而已。

爲了使離身飛打達到最高的效用，可能碰頭第一招就飛脚踢出，甚至可以連踢幾脚，上下翻飛，使敵人被迫躲閃，然後突然停步，改用一雙手出擊，那雙手多數使用滾打的辦法打出去，所謂滾打，就是把兩隻手忽上忽下的滾動，有如皮球，令對方覺得眼花繚亂，撲攻之際，看準對方的弱點，然後出擊。

「滾打」分做三種，第一種是向下滾，第二種是向上滾，此外還有一種是忽左忽右的斜滾，到時兩隻手把手睜放開，作爲核心，支持兩隻手的攻勢，然後握拳，把兩隻手忽上忽下的絞動，好像絞索一樣，擺出這個姿勢，對方想搶攻，是無法辦得到的，因爲對方用直拳打來，上邊一隻手把來手壓住，另外一隻手由下邊翻起來，以凹搥姿勢向對方額角打落，那就一招打贏，再者，滾打往往跟着踢脚，所踢的脚有掃把脚，撩陰腿，又或低撑脚，很難防禦，由於滾打的時候，雙手滾動得非常快速，故此，下邊踢脚的時候，對方難以防範，滾打兼踢，確是李小龍經常施展的絕招，亦即突圍而出的一種招式。

假定兩人臉對臉的搏鬥，只是施展滾打這一招已經有機會打贏，假如給幾個人包圍，那就不同了，向甲方滾打之際，自己的左右兩手有機可乘，對方有兩人迫近，一齊向他們兩個以橫拳姿態打出，這一招叫做左右開弓，可能打中其中一個或兩個，這種橫拳的力量很大，打中臉孔，就會把對方的眼耳口鼻等重要的部位打傷，傷了一個，就等於那邊有一個空位，立刻飛身衝過去，這是突圍而出的最佳方法，不可不知。

李小龍不但是使用滾打踢脚的招式，而且往往在打鬥中忽然轉身，以一招烏龍擺尾把一條腿向後出擊，這是他最有威力的一脚，給他踢中，那個人就會倒下來，仍是上文所說的一句，只要有人倒下，就是留下一個空位，可以乘機在那邊突圍而出。

李小龍施展離身飛打這一招，起碼分做三種，第一種就是單對單的作戰，第二種是一個鬥兩三個，第三種是鬥十多個，如果他必須一個打十多個，他就看準了包圍圈裏面任何一處角落比較屬於弱點，乘機出擊，從那個方向衝出重圍，飛奔到別個地方去，照他的估計，他這樣的時候，對方一定有人追上來，由於每個人都奔走的速度不同，他走得很快，能够跟尾追擊的人，最多只有一兩個，充其量有三個，絕對不會全部走得那麼快的，故此，他走了一程，立刻轉身反攻，很容易就把兩三個人擊倒，跟着再走，如是者走了一程，轉身打鬥，贏了一仗，繼續再走，那就不是給十多個人包圍，而是分作幾個小組作戰，方便得多。

他在奔走中忽然轉身，跟着飛躍出擊，對方很少預先知道他這樣做，往往因此給他擊倒，那時他整體飛躍出擊之際，凌空而下，既然可以用脚橫掃，又可以用手出擊，再者，他落地之際，如果剛剛落在對方的前面，還可以雙手抓住這個人，以倒拔垂楊的姿勢，把他整個抓起來，向他的同伴拋去，令到一個壓一個，餘下來的一個，自然容易應付了，李小龍只要補加一脚，這傢伙就給他擊倒。

李小龍的步法靈活，出手快速，而且變招極多，故此，對方想捉住他的手，施展各種變招出擊的方法，總是失敗的，還有一點，他發覺自己打出去的手剛剛給人抓住，無法收回來，他就索性再衝過去，以貼身搏鬥的姿態拚一拚，那時極有可能雙雙倒地，剛剛倒地，李小龍就用他最擅長的飯鏟手，向對方腰間使勁一插，插中了穴道，那個人就無法再戰，渾身痛楚，倒地打滾。李小龍並非準備兩人倒地糾纏之際，使用摔角的絕招取勝，而是施展點穴功夫，那是他最大的成就，不妨在此一提。

就算普通的拳師，如果身陷重圍，一定要突圍而出的話，雖然他的功夫比不上李小龍，仍然可以摹仿李小龍的招式應戰的。

如果他依然上述的幾個辦法，應付對方大包圍，亦有可能逃出包圍圈。

反之，他站着呆打，突然給幾個人一齊撲過來的話，那就雙拳難敵四手，必然打輸。

總括一句，被包圍的時候，隨時都要想辦法向任何一個角落衝出去，切勿一個打一個，如果這樣做，對方愈打愈加有份量，好像十多隻手，一齊撲攻，到時無法突圍而出了。還是冒險拚一拚，看準了包圍圈的弱點衝殺過去，比較有機會死裏逃生。

上述這種打法，就算徒手跟對方有兵器在手的人應戰，仍然可以這樣做，只是要小心對方的刀劍，頻頻使用靈活的脚應戰，僅此而已。

東海留侯盯着大法師，歎息着接道：「本侯這一次重臨中土，算無遺策，唯一顧慮的，只有你一人。」

「姪兒不敢當。」

「你不必謙虛，若是你不足爲慮，本侯也不會發覺你的存在，也不會有今夜的到來。」

「三叔言重——」

「到這個地步，你我也不必客氣，琵琶，回去白雲深處。」

「恕難從命。」

「琵琶，」留侯露出了怒意。「你這是決心與本侯作對！」

「三叔一定要姪兒這樣，姪兒亦無可奈何。」大法師長歎。

「你是因對朝廷深感不滿，才退出京華。」

「當今天子雖然昏庸，終究還是一個人……」

「本侯不錯已化爲異物，若是能君臨天下，定必會推行仁政……」

大法師長歎不語。

「琵琶，你是恐怕本侯口不對心？」

「三叔還有心？」

留侯面色慘變，衣衫肌肉剎那一陣迷濛，彷佛露出了一條條肋骨。

他本是只剩下一副骷髏白骨，當然無心。

琵琶的目光亦迷濛起來，又一聲歎息。「三叔若是肯回海外仙山，姪兒一定相隨，琵琶終老海外。」

留侯放聲大笑了起來。

他的笑聲很奇怪，很恐怖，非獨不像是人的笑聲，羣獸的笑聲也不像。

琵琶又垂下眼蓋。

盤膝在他身上的那條毒蛇顫抖在笑聲中，腹中那一點燈火逐漸上移，又出現在牠口中。

那一點燈火似乎並沒有變化，「噗」的落在大法師的右手掌心中。

大法師雙掌平胸，沒有任何的反應，火也就繼續在他的掌心上燃燒。

那條毒蛇也就在此際，疾往大法師的眉心咬下，這一口尚未咬下，整條毒蛇突然斷成了百數十截，向四面八方疾射了出去！那百數十截蛇身落到了地上，鮮血才激射出來，大法師周圍一丈的地方立時多了一個鮮血組成的圓圈，蛇身竟然還能够顫動。

大法師掌心之火未滅，又一聲佛號。

「我佛慈悲，請恕弟子大開殺戒。」

那一點火團隨即從他的掌心跳出來，落在一灘蛇血上。

蛇血噗的立時化成了火焰，迅速蔓延，大法師身外頓時多了一個火圈。

留侯的笑聲同時停下來，怨毒的望着大法師。「琵琶，我與你誓不兩立！」

大法師口誦佛號，又閉上眼睛。

留侯的身子也就在佛號中消淡不見。

對於大法師，他絕無疑問有所顧慮，也所以有這一次的談判。

談判現在已決裂，一場驚天動地的決鬥，也就由現在開始！

× × ×

內院更深沉！

那兩團妖火幽然飄進了內院的走廊，一團從殘破的窗戶飄進了楊天的房間。

楊天睡得很舒服，攤開了手脚，鼻鼾聲，打雷一樣，可是那團妖火才飄近，他的鼻鼾聲突然就停下來，然後他就像突然被尖針扎了一下也似的，颯地從床上坐起來，右手剎那，已然握住了腰間刀柄！

他雙眼同時睜開，盯穩了那團妖火，猛一聲暴喝，颼一聲抽出那柄緬刀，向那團妖火疾削了過去！

刀未到，妖火已飄開！

楊天滾床而下，大喝聲中，疾斬出十二刀，四刀再十二斬，整個人都裹在刀光之內！

那團妖火繞着上下飄飛，還沒有被刀斬中，楊天大吼一聲，連人帶刀撞向那邊的窗戶！

「嘩啦」的一聲，窗戶在刀光中粉碎，楊天滾過窗檻落下，貼地一滾，掠起身來！

那團妖火已飄舞在走廊上，迷迷濛濛的幻出了一個女人。

——月奴！

「是你！」楊天身形不動，彎刀環身飛舞，那一身的寒意，剎那彷佛完全被斬散。

月奴半瞇着眼睛，看着楊天，有點奇怪的問道：「你怎知道我到來？」

楊天一呆。「我就是知道！大法師說我有慧眼！」

月奴嬌笑了起來，她的體態窈窕，笑容更動人，半敞的衣襟，隱約可以看見羊脂白玉一樣的胸膛。

楊天居然不動心，喝問：「你到底來這裏幹什麼？」

月奴輕柔的應道：「來伴你！」

楊天冷笑道：「邪魔外道，安不了好心！」霍地一轉臉！大呼：「楚公子！」

沒有回答。

楊天心頭一凜，倒退了三步，目光及處，突然一聲驚呼。

在他的旁邊，是一條柱子，一個老和尚赫然貼着柱子，倒吊在飛簷之下！

老和尚的頸上穿了兩個洞，好像還有血要往外流，洞附近却沒有絲毫的血跡，面色死魚肉一樣。

「悟空大師——」楊天急呼。

那位悟空大師瞪着一雙眼，一聲也不發，一滴血終於從他頸旁一個洞滲出來。

一聲恐怖的貓叫即時响起。

楊天入耳驚心，打了一個寒噤，抬頭望去，只見一隻奇大的黑貓迅速的從簷下沿着老和尚屍體爬下來，血紅的貓舌一舐，將那滴鮮血舐去。

楊天震驚，一刀疾削了過去，那隻黑貓及時一翻，從刀上跳過，落在欄干上，碧綠色，充滿了邪惡的眼瞳盯穩了楊天。

也就在此際，楊天突然感覺一般寒氣從頸後吹來，他不及回頭，一刀已削出！

刀出身回，正好看見月奴順着他的刀飄飛了出去，那隻黑貓「咪嗚」一聲，接從他身後撲來！

楊天急劈三刀！

裂帛一聲，那隻黑貓從他的頭上撲過，抓下了他的紫頭巾。

楊天心頭怦然大震，刀護胸前，又再急退三步。

（未完）



新派中篇武俠小說

秦紅・文
盧令・圖

武林大奇案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鞏慧龍被白雲天帶到一處林子裏，並在酒中下了蒙汗藥，使他昏迷不醒，到他醒過來時，鞏慧龍發現他正在柳樹林中，却無法走出那奇陣，突有一少女，名公孫玉鳳現身眼前，從少女口中才知那是公孫奇的「萬柳迷踪陣」，但少女也無法走出此奇陣……白雲天來到月家，要求見掌門人月展翼，他道出鞏慧龍已為他所困，只要月家出一萬兩銀子的話，馬上把鞏慧龍交出，月展翼立刻答應，白雲天就帶月玉虎和井公亮來到「萬柳村」……

萬般皆無奈　全力緝元兇

月玉虎一怔道：「公孫奇不在家？」

白雲飛道：「是的，他有事出門，要五、六天才回得來。」

月玉虎道：「我聽說公孫奇沒有一個親友，他連自己的親生女兒都不喜歡。」

白雲飛點頭道：「確實如此。」

月玉虎道：「他一手佈成的『萬柳迷踪陣』玄妙絕倫，至今無人能破。」

白雲飛笑道：「是的，當今天下，只有三個人能進出自如，一個是他本人，一個是我姊姊，另一個就是我！」

井公亮突然開口問道：「你姊姊還在萬柳村中居住麼？」

白雲飛搖頭道：「早就離開了，我姊姊因他太孤癖絕情，十多年前就離開了他。不過她很想念女兒，因此就把『萬柳迷踪陣』的走法教我，要我每隔一段時候，乘他不在時進去探望我那外甥女公孫玉鳳，所以我對他的行踪瞭如指掌。」

井公亮道：「好，我們相信你的話，不過我們不想跟你進入陣內，你去把鞏慧龍帶出來，我們便把銀票交給你。」

白雲飛道：「公孫奇此刻不在萬柳村中，二位怕甚麼呢？」

井公亮道：「不管他在不在，我們不想與他交惡，你若有誠意，即刻進去將鞏慧龍帶出來，交易便告完成。」

白雲飛轉望月玉虎笑問道：「月大俠也不想入陣去見識見識麼？」

月玉虎道：「是的，我們不想多惹是非。」

白雲飛聳聳肩道：「那麼，等下由我一人入陣便是。」

說畢，向前走去。

因為距離「萬柳迷踪陣」尚有半里之遙，所以月、井二人仍隨後跟上，三人來到柳樹林前，月、井二人便住足不再前進，白雲飛笑道：「二位稍候片刻，我馬上帶他出來。」

一個飛縱，便竄入林中去了。

「萬柳迷踪陣」外表看來只是一片茂密的柳林，但白雲飛入林不過一眨眼間，竟已隱沒不見，就像一片能夠把人吞噬的魔鬼樹！

月、井二人站在林外等着，由於白雲飛沒有堅邀他們入陣，他們已相信白雲飛沒有惡意，而只想賺一萬兩銀子而已。

月玉虎道：「井師兄，聽說公孫奇的武功並不怎麼樣，可怕的就只這座『萬柳迷踪陣』。」

井公亮道：「不對，他的武功自成一家，也是當今武林出類拔萃的人物。」

月玉虎笑道：「咱們『江南第一家』乃是武林之泰山北斗，似乎不該對公孫奇畏懼至此。」

井公亮道：「這不是怕不怕的事，而是犯不着開罪他。」

月玉虎道：「今天難得到此，小弟頗想入陣一試……」

井公亮搖頭道：「不，咱們不要惹麻煩。」

月玉虎道：「他說公孫奇此刻不在萬柳村中，我相信他說的是實話。」

井公亮道：「他不在更不能進去。」

月玉虎道：「為甚麼？」

井公亮道：「不欺暗室。」

月玉虎微微一笑道：「井師兄說得是，不過咱們是來抓鞏慧龍的，可不是無端尋釁的呀！」

井公亮正色道：「不管怎樣，咱們不可進入此陣，除非姓白的未能將鞏慧龍抓出，而咱們又確知鞏慧龍正在裏面，才可行動。」

月玉虎並無非入陣不可的意思，故聽了他的話，點頭笑道：「好，不過我相信鞏慧龍必在陣內不錯，否則的話，便是姓白的在耍詭計，但他並未堅邀咱們入陣，因此可斷定他不是在耍詭計。」

最後的一個「計」字剛剛出口，驀聞一聲慘叫從陣內傳來！

叫聲很短，好像有人遭受到致命的打擊，一掌就被人打死了似的！

月玉虎吃了一驚道：「咦，是怎麼回事？」

井公亮立刻拔刀在手，採取戒備的姿態，沉聲道：「聽聲音，好像是姓白的出事了！」

月玉虎連忙大叫道：「白雲飛，你怎麼啦？」

沒聽見白雲飛回答！

月玉虎道：「我進去看看。」

「不行！」

井公亮伸臂攔住他，很嚴肅道：「這可能是一項詭計，咱們不可輕舉妄動！」

月玉虎眉頭一鎖道：「如是姓白的出了事呢？」

井公亮冷笑着道：「剛才那一聲慘叫如是姓白的發出的，那麼你認為是誰下的手？」

月玉虎道：「必是公孫奇。」

井公亮道：「不錯，除了公孫奇之外，沒有第二個人能在『萬柳迷踪陣』內殺人。」

語聲一頓，繼道：「既然公孫奇在家，那麼咱們更不宜硬闖入陣。」

月玉虎露出不以為然的表情道：「你是說咱們應該回家去？」

井公亮說道：「不，咱們來個正式拜訪。」

月玉虎道：「如何正式拜訪？」

井公亮道：「請他出來相見。」

月玉虎道：「怎麼請？」

井公亮笑道：「呼叫呀！」

月玉虎啞笑道：「好，我叫叫看。」

當下，扯高嗓門呼叫道：「公孫先生！公孫先生！鎮江月家月玉虎井公亮有事拜謁，請出一見！」

話落不久，忽見對面的柳林中人影一閃，出現了一個人！

那人竟是白雲飛！

只見他口角流血，面色慘白，身形搖幌一下，便往前仆倒！

月玉虎驚道：「白兄，你怎麼啦？」

白雲飛掙扎欲起，但似已力不從心，只能抬起頭，顫聲道：「月……月大俠請……請救救我！」

他倒臥之處，距陣外只有兩丈之近，可是他似乎已沒有一點力氣，再也無法移動一寸了。

月玉虎不加思索便撲了進去。

井公亮阻止不及，急道：「小心！」

月玉虎撲到白雲飛身邊時，忽似另有發現，回對站在陣外的井公亮招招手，要井公亮入陣。

井公亮對「萬柳迷踪陣」甚是顧忌，但見月玉虎無事，而且忖度白雲飛倒臥之處距陣外不過兩丈之近，大概不致於一入陣便出不來，於是也縱身飛了進去。

月玉虎立刻指着左方林中道：「你看，那邊也倒着一個人！」

井公亮舉目望去，果見左方林下倒臥着一個青年，由于那青年背向他們側臥着，故看不清他的面貌。

白雲飛呻吟一聲道：「他……他是鞏慧龍！你們快……快去把他拖過來！」

月、井二人此行之目的即在鞏慧龍，故一見鞏慧龍倒在那裏，當然不肯錯過機會，兩人立即飛步跳過去。

距離極近，一個飛步便到鞏慧龍的跟前。

不料，怪事就在這一個飛步之後發生，當他們跳到鞏慧龍身邊之際，本來是一個「人」却突然變成一堆衣服！

衣服攤在地上。

這是怎麼回事？

剛才看來明明是個人，怎麼一下就變成了一堆衣服？

月、井二人恍似見了鬼一般，全身頓時泛起一層鷄皮疙瘩。

但更怪異的事情隨之發生了！

當他們再回頭去看白雲飛時，白雲飛竟也不見了！

井公亮面色一變道：「不好，咱們上當了，快出去！」

他拉着月玉虎循原路往外跑，但跑了十幾步，但見眼前是一片如絲如籬的柳林，出路已不知哪裏去了！

× × ×

鞏慧龍在地上畫着一些彎彎曲曲的綫條，一邊畫一邊喃喃自語道：「這是東方，這是西方……咱們是從東向西走的……左七步，右七步，然後向前三十二步，再左七步，右三步，現在咱們應該尚在此陣的西面……」

公孫玉鳳神情困倦地道：「鞏慧龍，我看算了吧。我研究了三四年都算不出來

，這個『萬柳迷踪陣』實在深奥難解，除了我爹之外，普天之下沒有第二人能够破解得了的。」

犟慧龍道：「我算來算去，這邊仍是西方。」

他擧手指着對面，又道：「只要方向沒有錯，應該可以走出去。」

公孫玉鳳笑道：「對呀！可是你已經根據這個道理試了兩三天，結果還是走不出去呀！」

犟慧龍道：「因此我現在打算反其道而行。」

公孫玉鳳一怔，問道：「何謂反其道而行？」

犟慧龍道：「咱們選擇那最不可能走出去的方向試試看。」

公孫玉鳳道：「最不可能走出去的方向就是回頭走。」

犟慧龍問道：「剛才咱們從屋子裏出來，現在咱們照原來的步法走回去，能不能回到屋子裏？」

公孫玉鳳道：「不行。」

犟慧龍道：「妳試過？」

公孫玉鳳道：「是的，要回屋子裏，另有一種走法。」

犟慧龍大喜道：「這麼說，咱們照原來的步法走回去，可能會有某些發現！」

公孫玉鳳道：「好吧，咱們走一趟看看。」

於是，她領着犟慧龍循原來的步法回頭走，忽左忽右的走了幾十步，最後在一處林下停步道：「到了，就是這地方。」

擧目一望，眼前仍然是一片茂密的柳林！

犟慧龍大爲沮喪道：「看樣子還是不行啊！」

公孫玉鳳道：「我爹這座『萬柳迷踪陣』變化無窮，人在陣中就如被囚禁在銅牆鐵壁一樣，沒有人能跑得出去的。」

犟慧龍道：「還有一個法子。」

公孫玉鳳道：「甚麼法子？」

犟慧龍道：「這個法子一定行得通，就怕妳不願意。」

公孫玉鳳道：「你說說看。」

犟慧龍道：「放火。」

公孫玉鳳吃了一驚道：「放火？」

犟慧龍點頭道：「不錯，咱們放上一把火，把這座柳林燒個清光，這樣『萬柳迷踪陣』就沒有了。」

公孫玉鳳連連搖頭道：「不行！不行！這樣我爹會打死我！」

犟慧龍聳聳肩，嗒然道：「那就算了吧。」

公孫玉鳳却又反過來爲他担心，問道：「那你怎麼辦？」

犟慧龍說道：「只好等令尊回來再說了。」

公孫玉鳳發愁道：「可是……我爹可能會殺死你呢！」

犟慧龍道：「我目前的處境，活着也很痛苦，死了反而是一種解脫。」

公孫玉鳳衝口道：「不，我可不要你死！」

犟慧龍道：「爲甚麼？」

公孫玉鳳臉泛紅暈，低下頭道：「我不願見我爹殺人……」

犟慧龍苦笑道：「那怎麼辦呢？」

公孫玉鳳抿了抿嘴唇，突然以下定決心的語氣道：「好吧，咱們放火！」

犟慧龍一怔道：「妳不怕了？」

公孫玉鳳說道：「管他的，放了再說吧！」

犟慧龍想了想，搖頭道：「不，我不能連累了妳，我也不想再落個拐誘良家婦女的罪名。」

公孫玉鳳道：「是我自己願意的，你沒有拐誘我呀！」

犟慧龍道：「令尊可不這麼想，試想我們放火把『萬柳迷踪陣』燒了，令尊回來一看妳又不在家，一旦查出是我幹的，他不遷怒我才怪。」

公孫玉鳳道：「他不會知道的。」

犟慧龍道：「白雲飛知道。」

公孫玉鳳道：「我是想出去尋找母親，要是你願意帮助我，就別管我爹生氣不生氣了。」

犟慧龍道：「我十分願意帮助妳，可是我自己的痲煩已經够多了，實在不能再惹是非。」

公孫玉鳳似乎很失望，輕嘆一聲道：「那就算了，咱們回屋子裏去吧。」

她正要領路回屋，忽然神色一變，急忙拉着犟慧龍倒退了五步，低聲道：「我爹回來了！」

話聲甫落，便見兩個人手拉手由對面兩丈外走過，不是萬柳居士公孫奇，而是月玉虎和井公亮！

他們從兩丈外的林下走過時，神色很緊張，一副如臨大敵的姿態，怪的是他們雖然「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但當視綫從犟慧龍和公孫玉鳳身上掃過時，竟似視如不見！

雙方相距不過兩丈，犟慧龍和公孫玉鳳看得見他們，他們爲何對犟慧龍兩人視如不見呢？

犟慧龍曾經見過月玉虎和井公亮，這時相見之下，不禁大驚失色，突地倒退一大步。

公孫玉鳳一看不是父親，反而大爲釋然，她拉住了犟慧龍，低聲道：「別怕，他們見不到我們。」

犟慧龍愕然道：「爲甚麼？」

公孫玉鳳微笑道：「現在咱們站在另一個方位上，與他們的方位不同；在這個方位上，咱們可以見到他們，他們却見不到咱們。」

犟慧龍透了口氣道：「剛才嚇了我一跳，妳知道他們是誰麼？」

公孫玉鳳搖頭道：「不知道，大概又是那些不怕死的人。」

說話問，那月玉虎和井公亮已消失不見。

犟慧龍目送他們消失之後，神色凝重地道：「那個中年人是月玉虎，那個年紀大些的叫井公亮，是他們月門六絕劍客之一。」

公孫玉鳳詫異道：「他們怎麼找到這裏來了。」

犟慧龍道：「毫無疑問，必是那個叫白雲飛的人出賣了我！」

公孫玉鳳道：「他爲何要出賣你？」

犟慧龍道：「不知道，我感到不解的

是：那天必是他帶我到陣內來的，而妳說過除了令尊之外，沒有別人能够自由進出萬柳迷踪陣……」

公孫玉鳳臉色一變道：「你懷疑那白雲飛是我父親？」

犟慧龍道：「我還沒見過令尊，不知道那白雲飛是不是令尊大人。」

公孫玉鳳道：「你再說說看，那白雲飛長得甚麼模樣？」

犟慧龍道：「他年約三十出頭，人長得相當英俊，只是樣子不太親切。」

公孫玉鳳噗哧一笑道：「若是三十出頭，那他一定不是我爹，我爹已經四十以上了。」

犟慧龍道：「那麼他究竟是何方神聖呢？」

公孫玉鳳忽然拉着他拔步便跑，道：「走，先回屋子裏去。」

兩人回到小莊院中，公孫玉鳳叫他在屋子裏待着不要出去，說道：「我去見見他們，了解一下情況。」

犟慧龍問道：「妳要告訴他們我在這裏麼？」

公孫玉鳳道：「當然不，我要問問，是誰敎他們到這裏來的。」

說畢，轉身奔了出去。

犟慧龍便在屋內獨坐。

他的心情很亂，因爲他知道月玉虎和井公亮必是白雲飛的指點而來的，而他們兩人之來，當然是打算抓自己回去問罪，到底自己該躲避或該跟他們回鎭江「領罪」呢？

他一直打算去月家把一切交代淸楚，可是他隱隱感到犟、月兩家誤會已深，已經勢成水火，而自己又拿不出證據以證明自己的淸白，在這種情況之下去月家，只怕是飛蛾撲火，自找死路了。

所以，他心情很亂很彷徨，每一時刻都處在坐立不安的狀態中。

他正在如坐針氈的時候，忽聽屋外傳來人語聲，似有二、三人正在走進屋子裏來！

由廳窗望出去，只見到一個中年人和兩個白髮老人正跨入院門，往屋子裏走過來。

犟慧龍不知他們是誰，心中發慌，但正想躲起來的時候，那中年人已在屋門開聲道：「鳳兒，有客人到了。」

鳳兒？

這麼看來，中年人顯然便是萬柳居士公孫奇了！

犟慧龍立刻改變主意，不想躲避，他從座椅站起，站着等他們進來。

只一瞬問，中年人和兩個白髮老人巳跨入廳堂，中年人一見廳上站着個陌生少年，不禁面色一變道：「咦，你是誰？」

他年約四旬，修眉朗目，嘴上蓄着短髭，穿一襲黃長衫，頗有名山隱士之風。

那兩個白髮老人年紀都巳在八十以上，風骨嶙峋，均有飄逸出塵之相。

犟慧龍向他們深深一揖道：「小可犟慧龍，這位莫非是萬柳居士公孫先生？」

中年人正是公孫奇，他本是個性情古怪極不和善的奇人，這時突然發現自己的家裏來了個陌生少年，便想到必是女兒帶進來的，登時滿面狂怒，厲聲道：「鳳兒，這是怎麼回事？」

犟慧龍又拱手一揖道：「公孫先生請息雷霆，令嫒剛剛入陣會客去了。」

公孫奇兩眼一瞪，目中射出了極之凌厲的精芒，暴聲道：「你說甚麼？是誰來了？」

犟慧龍道：「江南第一家的月玉虎和井公亮，可能還有一個叫白雲飛的人。」

他說話的態度溫和而鎭靜，表現出一種正人君子的姿態。

公孫奇一聽到月玉虎三個字，神色一呆，轉對二位白髮老人道：「這是怎麼回事？」

一個眉上有一粒黑痣的白髮老人微微笑道：「不要衝動，老朽二人是從深山之中跟你到此的，此事與老朽二人無關。」

公孫奇經老人這麼一解釋，情緒便從極度激動中冷靜下來，當下目注犟慧龍問道：「你說你叫甚麼？」

犟慧龍道：「犟慧龍。」

公孫奇道：「江北第一家的人？」

犟慧龍道：「是的，犟鳳翔是小可的祖父。」

公孫奇有些驚異道：「你到這萬柳村來何爲？」

犟慧龍回答道：「小可是被人帶進來的……」

當下，便從自己與白雲飛離開青溪小姑廟說起，把一切經過情形說了出來。

公孫奇眉毛一揚道：「那白雲飛是誰？他帶你到此何爲？」

犟慧龍嘆道：「此事說來一言難盡，就讓小可從頭說起吧！」

於是，他將自己結識月下香以後再發生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

公孫奇聽完他的敍述，表情雖甚吃驚，但更吃驚的反是那兩個白髮老人，他們好像聽到自己的親人遇害一般，其中一個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又驚又怒道：「這是眞的？月家的兩個小孩遇害了？」

犟慧龍不明白他們爲何如此震驚激動，惶然道：「是的，但小可確實沒幹那種事，月家人却認定是小可幹的，因此鬧得不可開交……」

眉上有痣的白髮老人立刻轉向公孫奇說道：「公孫老弟，痲煩你去陣內把他們帶來如何？」

公孫奇點點頭，轉身掠了出去。

另一個白髮老人仍緊緊抓着犟慧龍，滿面嚴肅沉聲道：「你說的都是事實？」

犟慧龍道：「是的。」

白髮老人又問道：「現在月、犟二家的情形怎麼樣了？」

犟慧龍道：「小可不知。」

白髮老人冷冷一笑道：「你知道老朽二人是誰麼？」

犟慧龍道：「小可正想請敎呢。」

白髮老人道：「老朽是月輝！」

接着一指眉上有痣的白髮老人道：「他是月煜！」

對犟慧龍來說，這眞是一個晴天霹靂，原來這兩個老人竟是眉月神刀創始人月瑋的弟弟！

傳說月家這兩個上一代的老人在許多年前就巳離開月家「入山雲遊」去了，在武林人的心目中，這月輝和月煜巳是「劍

仙」人物，也有人說他們早已作古，想不到却在這裏出現。

翟慧龍這一驚，三魂七魄都飛了，他好像突然被打入千丈深的冰谷中，全身一陣冷僵，臉色一陣蒼白，一時呆呆的說不出話來。

月煜目如冷電凝視着他，似乎要把他一口吞下去，一字一頓道：「小子，既然你沒有殺人，那你爲何要逃？」

翟慧龍面對月家這兩位上一代的高人，激盪的心弦一直無法平靜下來，他以不成調的聲音道：「因爲……因爲在那種情況之下，小可百口莫辯，因此……因此……因此……」

月輝突然厲叱道：「說實話！」

這一聲厲叱，倒反而激發了翟慧龍的勇氣，他忽然從極度的恐懼中冷靜了下來，冷冷答道：「小可說的是實話，我們翟家人在武林中不是無名小卒，我們翟家的劍法也不比人差，我們沒有去傷害別家門派的必要！」

在月家二老面前說出這種「驕傲」的話，的確要有相當的勇氣，因爲月家二老在武林中的地位非常崇高，幾乎是舉世無匹，在他們面前炫耀自家的武功，等於是不把他們放在眼裏。

不過，在翟慧龍來說，這段話倒也不算是炫耀，而是事實，因爲翟家的劍法的確天下無敵，就如月家的刀法天下無敵一樣。

是以，月輝聽了他這段話，倒沒有生氣，只冷笑一聲道：「好，現在你告訴老杇，月家與翟家是否已干戈相見了？」

翟慧龍搖頭道：「小可不清楚。」

月煜問道：「那白雲飛是何許人？」

翟慧龍道：「不知道，小可是在青溪小姑廟認識他的，他自稱與月掌門人是舊識，說要帶小可去向月掌門人解釋，却不知何故竟在酒中下藥，將小可迷倒帶到這裏來。」

正說着，公孫奇已領着女兒公孫玉鳳和月玉虎，井公亮入屋。

月玉虎突然見到久別無音訊的父親（月輝）和叔叔（月煜），眞是悲喜交集無以言喩，連忙倒身下拜，泫然道：「爹！三叔！你們這些年都到哪裏去了？爲何沒有一點消息？」

井公亮也上前叩拜。

月輝神情凝重地道：「起來，先把家中發生的一切說給爲父聽聽！」

「是。」

月玉虎起身一旁肅立，然後開始述說君疇（月展仁之子）及自己的兒子君瑞慘遭殺害的情形，最後很自然的說到他們夜襲翟家的那段經過。

月輝面色一變道：「結果怎樣？」

月玉虎道：「我們殺了翟北金、翟北鐵、翟北錫三人，不過我們月家的六絕劍客也折了常、竇、栗三位師兄。」

翟慧龍一聽父親及三叔遇害，腦門轟然一响，登時倒地昏厥過去……

× × ×

三天之後，翟慧龍隨着月家二老及月玉虎、井公亮回到鎮江的月家，月展翼聞報立刻扶傷出來拜見二老，全家人一一上前拜見之後，接下來大家便把視綫投注到翟慧龍身上。

直到現在，月展翼等人仍然認爲翟慧龍是殺害君疇、君瑞的主使者，故均對翟慧龍怒目而視恨不得立刻將他凌遲處死。

月輝沉聲道：「展翼，翟家人有沒有消息？」

月展翼答道：「沒有，經過那一夜的拚鬥之後，翟鳳翔及其子翟北銅等人即失去踪跡。」

月輝怒道：「你行事太過魯莽了！」

月展翼一怔道：「二叔這話怎解？」

月輝道：「江北第一家乃是當今武林唯一能與咱們月家分庭抗禮的人，他們在武林中的地位早已在巓峯狀態之下，有何理由要來殺害咱們月家的孩子？這樣簡單的道理，你難道想不出來？」

月展翼神情惶恐地道：「可是，這翟慧龍結識了月下香，而君疇和君瑞被殺之後，月下香便上吊自盡了，這……」

月輝截口說道：「不錯，表面上看來，這像是翟慧龍主使的，但你想一想看，翟慧龍如未經其家人授意，有何理由要傷害咱們月家的孩子？而以翟家在武林中的地位來看，他們會幹出這種卑鄙下流的勾當麼？如果你是翟鳳翔，你敢這樣做麼？這樣做對他們翟家有何好處？殺害咱們月家的孩子，就能够使他們翟家獨霸天下不成？」

月展翼滿面通紅，低頭無言。

月輝長嘆一聲道：「展翼，你鑄成大錯了！」

月玉獅開口道：「二伯，展翼哥在追究過程中，曾兩次受到五個蒙面人的攻擊，那五個蒙面人使的是翟家的劍法。」

月輝以冷峻的語氣道：「如果你是翟鳳翔，你敢不敢指派你的兒子或門下以自家的劍法去攻擊人？」

月玉獅啞口無言了。

月輝冷哼一聲道：「你們年紀都不小了，竟然還如此幼稚愚蠢，這分明是某一個人設計出來的陰謀詭計，目的就要月、翟二家火併以坐收漁人之利，那個叫白雲飛的人便是其中之一！」

月展翼抬頭望着月玉虎問道：「那白雲飛……」

月玉虎便將翟慧龍被騙受困萬柳迷踪陣及後來神秘消失踪跡的經過說了出來。

月展翼詫異道：「傳說公孫奇的萬柳迷踪陣無人能够進出自如，他怎麼有此能耐？」

月玉虎道：「據公孫奇說，能够進出萬柳迷踪陣的人還有一個，即是他早年離去的妻子司馬嬌，因此公孫奇推測白雲飛之能進出萬柳迷踪陣，乃是得自司馬嬌傳授。」

月展翼問道：「那麼，白雲飛將翟慧龍困在萬柳迷踪陣內，又來通知咱們去捕人，目的何在？」

月玉虎道：「一是騙財，二是企圖殺死我和井師兄，那天他入陣之後，假裝受傷，引誘我和井師兄入陣，不久即隱沒不見。」

月展翼聽了這些敍述，已知翟慧龍確實無辜，想到夜襲翟家殺死了翟家十幾條性命，心中十分惶恐不安，便向月輝、月煜跪下道：「二叔，三叔，小侄無能，鑄下大錯，如今已無挽回的機會了，小侄願承担這個過錯，請您們二位老人家處置便是。」

月輝又長嘆一聲道：「我處置你就能解決問題麼？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找出翟鳳翔，把一切說清楚，還他一個公道。」

月展翼道：「是，可是翟鳳翔目前行踪不明……」

月輝轉對翟慧龍問道：「翟慧龍，你能找到你祖父麼？」

翟慧龍搖搖頭，他一直在流淚，自從三天前得知父親和三叔四叔戰死之後，由於悲傷過度，神智一直處在恍惚渾噩之中，簡直已經不知道自己還是個活人了。

月展翼道：「這樣好了，我陪你去江都走一趟，你我在火場守候，若你祖父尚在江都近處，一定會得到消息而來與你相見，你看如何？」

翟慧龍點點頭。

月玉虎表示不妥道：「展翼哥，你一人陪他去行麼？」

月展翼苦笑道：「有何不行？」

月玉虎道：「翟鳳翔死了三子，他要是知道你去江都，怎肯饒過你？」

月展翼又苦笑道：「翟老爺子死了三個兒子，如果我這條命能抵得住，使月、翟二家能化解仇恨，那不是很好麼？」

月玉虎轉望父親月輝道：「爹，您同不同意展翼哥的主張？」

月輝神情凝重已極，說道：「只好如此了，鳳翟翔殺不殺他，全看其理智而定了！」

× × ×

就這樣，月展翼和翟慧龍一同來到了江都。

江北第一家已成一片黑炭，翟慧龍面對滿目瘡痍的景象，忍不住又淚如雨下，失聲痛哭不止。

月展翼嘆道：「翟慧龍，我現在不想說些安慰你的話，我唯一可以說的是：我願意承担一切負責！」

他見翟慧龍痛哭不止，又道：「這次我如能見到你祖父，想來我這條命是沒了，因此我希望你能找出那個陰謀者，把眞相公布於世，一方面還你清白，一方面也可告慰死者在天之靈。」

翟慧龍低頭垂淚，沒有說甚麼。

他現在聽不進任何一句話，他只是悲傷悔恨，恨不得立刻死去。

這幾天，自殺贖罪的念頭一再在他的腦海裏閃動，但是他不想在這個時候自殺，他要等見到祖父把一切解說清楚之後，再來自求了斷。

他也曾經一再自問：自己究竟犯了甚麼錯？

答案只有兩個，一是自己不該認識月下香，一是自己不該逃跑。

一念之差，竟然造成如此悲慘的後果，叫他怎能不痛心疾首，肝腸欲裂？

月展翼當然很了解他的心境，但錯已鑄成，他現在只希望翟鳳翔能以理智來處理此事，不要使月、翟兩家的關係繼續惡化。

他的手搭上翟慧龍的肩膀，輕按兩下表示安慰，道：「天快黑了，如果你們翟家的人已發現咱們在此，等一會也許會來相見。」

翟慧龍突抬頭道：「你還是走吧！」

月展翼一怔道：「走？」

翟慧龍道：「嗯！」

月展翼道：「爲什麼？」

翟慧龍道：「一切由我來向我爺爺解釋即可。」

月展翼又問道：「爲甚麼？」

翟慧龍道：「我爺爺脾氣不大好，他若見到你，只怕無法克制。」

月展翼輕喟道：「這一點，我早就想到了。」

翟慧龍道：「爲免再造成無謂的傷亡，你還是不要與我爺爺見面爲佳，小可自會將一切誤會解釋清楚。」

月展翼搖頭苦笑道：「不，我要見你祖父，目的不在解釋，我知道由你來解釋比我向他解釋更好。」

翟慧龍道：「那麼，你要見我爺爺的目的在哪裏？」

月展翼吐了口長氣，緩緩說道：「首先，咱們來探討一下這個不幸的責任問題：先是我們判斷錯誤，認定你是指使月下香殺害我們月家兩個孩子的人，因此我才來江都見你祖父，然後是你畏懼受責備而逃避，沒有把實情說出，這是誰的錯？」

翟慧龍道：「是我。」

月展翼道：「不錯，開始是你錯了，但是我們月家也有錯，我們不該在未查明眞相之前夜襲府上，造成了許多人死亡，雖說這是中了奸人之計，但畢竟我們是殺了人。」

翟慧龍道：「我們都錯了。」

月展翼道：「是的，我們月家死了兩個小孩三個大人，你們翟家也傷亡慘重，這是無法彌補的過失。我們爲兩個孩子和三位師兄的慘死悲痛，你們爲令尊等十幾人的慘死悲痛，事情發展到這地步，解釋誤會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要看你我兩家如何來處理這件事。」

話聲微頓，繼道：「現在，我們當然不再視你們翟家爲敵，但關鍵在於你祖父的態度了，他死了三個兒子，要他善罷甘休未免是一項苛求，所以最好的辦法是由我來面對着他。我是月家的掌門人，如果我的死能使月、翟兩家化解仇恨，這也是値得的。」

翟慧龍道：「化解仇恨並非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抓出那個元兇！」

月展翼道：「當然，但我料你祖父不會將三個兒子的慘死一筆勾銷，所以我必須先還你們月家一個公道，然後才能全力緝兇。」

翟慧龍道：「月掌門人担心我爺爺不肯善罷甘休是有道理的，但現在既然明知錯不在你我兩家，又何必作無意義的犧牲呢？」

月展翼長嘆一聲道：「人與人之間，有時就有這許多糾葛，我們都不是聖人，所以要以理智來處理一件事是很難的。」

翟慧龍道：「我爺爺也不是全不講理的人，不過由於家父等十幾人的慘死，要他以理智來處理此事確實不容易，因此月掌門人最好不要馬上與他見面，等小可先將一切解釋給他知道再與他相見不遲。」

（未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四

溫凉玉·文
盧　令·圖

英雄好漢

（續完）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柔水神君與烈火神君全力向火王祖金殿夾攻，水火兼施，結果把火王置於死地。劍王一見，立即向梁斗等人隱身之處逃遁，及至柔水、烈火趕到，梁斗與蕭秋水等諸俠始現身出來，柔水與烈火一見羣俠，不禁一怔，由於雙方不想結怨，遂各走各路，柔水與烈火轉回去後，羣俠有人提議去追殺屈寒山，有人反對，最後還是決定追殺劍王，以除後患。他們判斷屈寒山向峨嵋山逃去，而劍王逃上峨嵋，料也必有原故，或許柳隨風就在附近，因此羣俠便再上峨嵋。這天來到牛心山頂，已是日暮時分，是晚宿於大坪寺，翌日繼續上山……

手足喜相逢　惆悵玉人遠

梁斗帶領着羣俠走過了騎鶴鑽天坡，便到了蓮花寺左近。

蕭秋水說：「這裏傳說是普賢王騎白象的地方，白天晚上，都有靈光。」他笑着說：「小時候跟播海城、惠天茂、方遍舟、毛關安來過此地，還以爲有鬼，年少胆小，嚇了一大跳呢。」

唐方問：「現在他們呢？」

蕭秋水沉默了半晌。

「播海城就在上峨嵋之時，在氣候千變的長老坪，雲霧中撞着了山石，失手跌死，毛關安、方遍舟隨我闖蕩江湖，一戰死，另一被毒死；惠天茂早已返京考試去了。」

蕭秋水在黯夜裏，如雕像般沉寂。唐方側面端詳着他年輕挺傲的輪廓，心裏忖思：這麼一個青年人，却闖了那麼久的江湖，歷了那末多的風霜，簡直不可思議。

然而江湖子弟江湖老，留下了他，和他的記憶……。

唐方看着蕭秋水。這時八角形池水旁，有很多佛燈一般亮光，忽閃忽滅，時聚時散，忽而三三五五，忽而千盞萬盞，風雨晦明、白日黑夜，唐方心中忽然大慟。

「你說我像不像這靈火？」

蕭秋水想答，唐方又指着靈光說：「假如我有一天也死了的話，你會不會帶你的女孩子上山來，指着那靈光說，我懷念唐方。」

蕭秋水這次知道自己不該答，可是他答了。「會。」只一個字，但他說得如千言萬語，一字破口而出，眼淚已落了下來。然後覺得一種前所未有的不寒而慄。

風動，雷聲在雲層裏轟地一響。

卻沒有電光。

只有池邊一叢叢、一簇簇、一點點的波光。

忽然唐方倒了下去。

蕭秋水正想回頭，肩頭「缺盆穴」、上臂「天象穴」、後頸「天柱穴」忽然一齊被點。

只聽一人快、急、疾、勁地道：「你不要掙扎，她沒事，我點了穴。你聽我說，說完就放你走。」

× × ×

蕭秋水只好不動。

唐方已落在別人手裏，被人點倒，他那敢動。

他精警異常，但與唐方一起，因心深注，反而不覺敵人欺近，以致着了道兒。

但敵人也委實太厲害。

因爲這「敵人」便是屈寒山。

「劍王」！

× × ×

劍王未死。

蕭秋水從來未見過屈寒山如此。

屈寒山素來氣定神閑，意態飛逸，就算早上在烈火、柔水兩神君的包圍下，氣喘不已，却仍神風躍采。

但而今却一臉惶急，神態獰猙，遍身浴血。

他說：「你一定奇怪朱大天王的人怎麼抓我不着。」

他背後的佛燈，閃閃爍爍，就似鬼火一樣。

蕭秋水就在此時，也不知怎地，想起了「鬼王」。

屈寒山冷笑道：「他們隨着我的血追去，但料不到我往自己的血跡回奔。」

——順着血跡回奔，血再滴下，也不讓人想到他居然來回走了兩遍。

——流血的綫索，在他身上，反而不被追踪，變成了逃脫的良方。

這連蕭秋水心裏也不得不佩服暗嘆。

「我不要殺你們；」屈寒山猙然道，「我之所以會被他們發現，是我偷了他們的藥。」

他張開了手，拿出了五顆藥丸。

在黯黑下，這五顆藥丸，依然發出怖然的微芒。

三顆暗紅，兩顆亮紅。

與點點燐光，映照起來，淒艷悚人。

「這是我千方百計，在雍老匹夫身上盜取回來的東西，我要把它送給帮主。」

蕭秋水怔住。

這五顆豈不是「無極先丹」？

——三顆「剛極仙丹」，兩顆「陰極仙丹」？

——丹霞山上，邵流淚交給柔水神君帶贈朱大天王的「禮物」？

——爲了這五顆先丹，多少人死了！

——可是……

蕭秋水完全呆住。

——但他却知道屈寒山不說出這五顆藥丸的名稱之原因：

——因爲怕他吞食。

——這是武林人士，夢寐以求的至寶……可是……屈寒山又爲何讓他帶去？

× × ×

屈寒山說：「我無法上金頂。他們追不到我，一定打上山的路截住，帮主不知我來，救不了我……」

蕭秋水失聲道：「李……李帮主在山頂上。」

屈寒山雙眼發着亮，「嗯」了一聲道：「李帮主在金頂上。」

蕭秋水身上的血液，幾乎都「炸」地急奔了起來，他心中竟有一種說不出的亢奮。

屈寒山道：「……這告訴你也不怕。你把這丹藥拿給他，就說屈某已報了大恩，要是他不忙，請他下山，救救老夫，就願足矣……」他用手稱稱手中的藥丸：「這幾顆丸子，還値得勞他大駕，來救老夫。」言下不勝傷悲。

蕭秋水完全傻了。

他現在才肯定，屈寒山完全不知道，這丹藥是劇毒之藥。

——邵流淚用計騙雍希羽，以圖毒死朱大天王的「假無極先丹」，而眞的，却給蕭秋水吃了三顆，宋明珠取了兩顆。

——屈寒山又千方百計把它奪來，獻給李沉舟，這下陰差陽錯，但把柔水神君和劍王都蒙在鼓裏。

——却只有蕭秋水知道。

——他現在才明白，爲何雍希羽與蔡泣神要千山萬水地追殺屈寒山了！

爲的是假的「無極先丹」！

× × ×

蕭秋水一時不知哭好、還是笑好。

那燐光明明滅滅，那藥丸暗暗亮亮，好像在笑，又好似在眨眼。

這諷刺什麼？——是天地間的無情？還是無理？無義？無明抑或是無命？

屈寒山道：「你快答應我！」

蕭秋水反問：「你爲什麼要找我？」

屈寒山盯着他，一字一句地道：「因爲你是蕭秋水。」

——蕭秋水的武功不够高，名氣不够大，經驗也不是十分豐富，何況，更不是權力帮中的人。

「因爲你答應下來的話，一定會做到的！」

蕭秋水臉色變了。

縱然是敵人，也信任了他。

他手上捏有五顆藥丸——能把天下第一大帮帮主瞬息間毒死的丹丸。

——他做，還是不做？

蕭秋水覺得山上很寒，全身悚然。

但他額上流汗。

他大聲說：「不能！」

屈寒山臉色陡變，霹靂一聲，照亮了他血淋淋的臉：「你不答應，我殺她。」

他揚起了手掌。

「劍掌」。

他的手有一團淡淡的光芒。

就似劍寒一樣。

蕭秋水只得道：「好！」

屈寒山眼睛頓時有一股難以形容的神采，道：「君子一言？」

蕭秋水嘆道：「駟馬難追！」

屈寒山疾手解了蕭秋水身上的穴道，居然跪下，拜了三拜，道：「這五顆藥丸，比老夫生命重要，今日就交給你了。」

蕭秋水想到一兩個月前，甚至一兩天前，自己還與這江湖上的大豪，武林中的前輩，展開殊生死鬥，而今却受他的話，做這件任務，心裏感慨，一時不知如何說是好，只見屈寒山緩緩立起，艱苦地道：「我……沒有什麼可以獻給帮主的，就只有……只有這一點點的心意了……」

蕭秋水正替唐方解開了穴道，突然一股血箭，當頭噴到！

兩條蛇王

霹靂一聲，閃電劃亮，只見屈寒山鬢

髮皆張，五官溢血，狀甚可怖！

他背後不知何時，來了五個人。五個人，十隻手，一齊打在他背後。

屈寒山本精警過人，但因蕭秋水相允，大喜之下，一時失神，遭了暗算。

屈寒山忽然笑了，他一笑，嘴就裂了，血也溢出，他說：「你快……走吧……小心……蛇王……」

他一面說，一面流血，「五掌」的掌，仍抵在他背上，內力源源攻到。

唐方駭得臉都白了。就在這時，後面的余殺飛了起來。

屈寒山的「劍掌」，已劃破了他的胸膛。

他就似一條死魚，被剖開了胸腹，倒地時瞪着眼睛，却已斷了氣。

「四掌」一齊收掌。

屈寒山桀桀狂笑，雷電中宛若厲鬼。

「你們怎知道我回頭走？」

蘇殺比較鎮定，然而也臉色發白：「你來回走兩趟，血跡特別多，我們才不跟着下山，所以就往回追了。」

屈寒山厲笑道：「很好，很好……」

忽然一頭撞在石象上，血遍全身，右手用力一揮，似抽出了什麼，丟往懸崖去。猶微弱地道：「很好、很好……」聲音漸漸消沉滅去。

敖殺道：「不好！」

龔殺道：「這廝把『無極先丹』扔落山崖了！」

蘇殺跺足道：「怎麼辦？」

苗殺道：「下去搜搜再說。」

蘇殺急道：「好，身子也搜。」

× × ×

蕭秋水這才知道屈寒山臨死一揮的意思。

他是故意讓「四掌」以爲他把「無極先丹」丟落懸崖——而「四掌」以爲自己和唐方與屈寒山是敵，斷無可能相託。

這「四掌」匆匆搜過屈寒山的身體之後，又忙着要到那爿懸崖去找，匆匆與蕭秋水一點頭，便走開了。

唐方問：「怎麼辦？」

她臉色煞白，已被這悽厲景象駭住。

蕭秋水撫着她的香肩，毅然道：「我們回伏虎寺，向梁大哥禀明再說。」

× × ×

寺中，燈火依舊，佛相依舊，靜謐依舊。

寺中却沒有人。

連和尚也沒有一個。

所以連木魚誦經的聲音也沒有了。

——梁斗、孟相逢、孔別離、林公子、鄧玉平、唐肥、鐵星月、邱南顧、左丘超然、歐陽姍一這些人，都去了那裏？

——尤其鐵星月，他嗓門最大，只要他在，廟宇也變了菜市場，他一張口，八里路外都聽得到。

可是蕭秋水大聲喊到了對山也回響，却沒有人應。

——半聲回應都沒有。

——他們到那兒去了？

佛燈依舊，佛相依舊，佛廟中一切都依舊。

蕭秋水與唐方，在曲曲折折，佛燈幽黯的七曲九廻廊中，聽着自己喊出來又詭異地回了過來空蕩蕩的聲音，兩人相依相偎，却不寒而慄。

——他們，他們究竟去了那裏？

× × ×

蕭秋水和唐方要出來的時候，梁斗和孔別離在奕棋，孟相逢在旁邊觀看，林公子和鄧玉平在討論劍法。

鐵星月跟邱南顧在罵架，左丘超然、歐陽姍一和曲家姊妹在閒話家常。

一切都那麼寧謐，他們知道他倆出來，也笑笑却不作响。

——而今，而今他們怎麼都不在了！

他們究竟去了那裏？

蕭秋水曾在蕭家劍廬、丹霞別傳寺中被强敵包圍，但從未有過一次如此驚駭莫名。

梁斗、鄧玉平、孟相逢、孔別離這些當世名劍、大俠、高手，怎會在突然間，像在空氣中消失，化爲塵浪一般地烟消雲散。

山中夜靜。

佛燈寂照。

蕭秋水一時也不知道到那裏去找，於是他想到了金頂。峨嵋金頂。據悉李沉舟在的地方。

——李沉舟在那兒作什麼？

看屈寒山的神色，似乎金頂上的李沉舟，也遇了險，否則屈寒山怎會上不了金頂，反而被朱大天王的人所伏擊？

就在這時，寺外忽然有兩種聲音。

兩片輕如落葉的聲音。

但不是落葉，肯定不是落葉——蕭秋水的內功，早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加上他的警覺能力極高，一下便注意起來。

那兩張「落葉」果然不止是「飄」到地上而已，而且還「飄」進大殿來。

蕭秋水與唐方對視一眼，兩人急縱，「嗖」、「嗖」二聲，已竄到大殿兩旁的四大金剛神像背後，匿伏起來。

這時大殿上走入了兩人。

一個老人。

一個少女。

× × ×

老人已老。

就像大殿上將盡的佛燈，清寂柔和，宛若老人慈靄的臉容。

少女穿艷麗鮮亮的花衣，每一朵花都展靨迎人，就像少女的艷容。

少女年輕。

蕭秋水看到他們，就想吁了一口氣，這兩人看似不像壞人。

可是不知道爲什麼，蕭秋水還是很緊張。

那老人和少女走進來，東望望，西望望，少女嬌笑道：「奇怪。」

老人也笑道：「偌大的寺院，却沒有人。」

少女道：「人都死到那裏去了。」

蕭秋水這才放下心來。聽這二人的口氣，梁斗等失踪的事，顯然跟他們無關。

老人道：「我都說妳聽錯了。」

少女道：「剛才我在門外，明明聽到裏面有聲音，輕如落葉，」少女又道：「殿裏那有落葉。」

老人道：「也許不是落葉，而是老鼠吧。」

少女道：「要是老鼠，也是兩隻，」又沉思道：「天凍地寒，何來老鼠？」

老人笑道：「妳太多疑了。」

蕭秋水不覺悚然。

這看來天眞活潑的少女，聽覺和思路，竟如此厲害，看來絕不可輕視。

老人這時又說道：「屈寒山也該到了罷。」

少女接道：「他一路上被朱大天王的人截殺來這裏，能不能逃到此地，都有問題。」

老人道：「不能有問題。萬一有問題，咱們的計劃，都泡湯了。」

少女忽拊掌道：「會不會屈劍王已上了金頂？」

老人沉思道：「不可能，朱大天王的人怎會讓他上去見着帮主？」

少女嘟起嘴兒道：「這又不可靠，那又不可能，可是咱們一路上來，都找遍了呀！」

老人嘆道：「找不到也沒辦法。」

蕭秋水心中尋思，聽這一老一少的口吻，像似權力帮中的人，但又似有些不對勁……

就在這時，殿外忽然傳來脚步聲。很輕很輕的脚步聲。

少女笑了：「四個人。」

老人也笑了笑道：「四個掌法很好的人。」

× × ×

少女一聆聽，隨即判斷出來者四人，已够了不起，但老人一聽辨下，即推測出這四人重掌法，更是不得了。

而進來的四人却正好是朱大天王的「四掌」。

果眞是四個掌法極好的人。

龔殺、蘇殺、敖殺、苗殺。

× × ×

這四個人一見到老人和少女，也怔了一怔。

蘇殺吆問，第一句話就是：「蕭秋水呢？」

蕭秋水心裏一亮。

老人也呆了一呆，遲疑地問：「什麼……什麼蕭……蕭……」

龔殺向蘇殺道：「這種老頭兒，問他也不懂！」

苗殺跺足道：「給那小子溜掉，可就糟了！」

蕭秋水更是心念一動，他知道他們爲什麼要找他了。

敖殺却淫邪地向少女瞄了瞄，低聲道：「喂，反正找不到，這女子我們……嘿嘿……」

龔殺沒耐煩道：「正事未辦，那來興致！」

敖殺怒道：「你不行，我可行。」

龔殺喝道：「你行你幹，找到仙丹，我報上去，你可沒份。」

敖殺臉色陡變，轉而嬉皮笑臉道：「嘿嘿，老二，你也好久沒玩過了，幹嗎那末認眞嘛，我讓你先……」

龔殺乜着眼看了少女半天，向蘇殺道：「喂，老三，這妞不錯吔！」

蕭秋水現在已完全肯定，「四掌」在山坳和屈寒山屍身上，找不到「無極先丹」，便懷疑到蕭秋水身上來了。

——因爲蕭秋水是與屈寒山生前最後接觸的人。

蘇殺舐舐嘴唇道：「好，好，好，够味道。」

苗殺道：「那就先殺老的。」

蕭秋水聽得熱血沸騰，正要出手，忽聽那少女妮聲道：「你們誰先要，誰先來啊！」

四掌互望一眼，大爲驚訝，龔殺大步走近，暴笑道：「想不到妳有些見識……來，讓大爺先上吧！」

少女居然投懷送抱過去，龔殺眞是樂透了，雙手捧住少女臉龐就要親，身子也貼了過去。

就在這時，十指箕張，似想抓住少女，又似要挖出自己的眼睛。

少女沒有閃躲，只是在嬌笑。

他也什麼都沒有做到。

因爲他已經死了。

死了也不倒下去。

一條金色的小蛇，緩緩自龔殺的咽喉上，爬回少女的袖子裏去。

× × ×

苗殺，蘇殺，敖殺，三人一齊怒喝掠了過去。

苗殺掠來時，與老人靠得最近。

然後，他就像靠到電流一般，跳了起來。

跌下來時，彈了幾彈，挺了一挺，就不動了。

一條極小的墨色小蛇，自他胯下游回老人的褲管去。

老人看着小蛇，那慈祥的眼光，就像看到他的小兒孫一般。

蘇殺，敖殺兩人陡然戒備，怒喝道：「你……你是誰？」

老人一抬眼，黑蛇疾地標出。

敖殺武功也很是不弱，百忙中雙掌一拍，竟挾住了黑蛇的七寸。

但墨蛇居然不死，尚在他掌間遊動不已。

敖殺嘶聲道：「老二……快……快來救我……」

蘇殺正要救助，老人一揮手，居然是一條花斑斑的七尺長蛇，噬向蘇殺。

蘇殺魂飛魄散，連忙逃避。

就在這時，金光一閃。

少女的金蛇又已出手。

金蛇咬住了敖殺的眉心。

然後「嗖」地一聲，竄入了少女的袖中。

敖殺眉心一點紅，他的掌就鬆了。

黑蛇在他左手脈門咬了一口，才施施然遊走了。

敖殺的臉色，好像一隻昆虫七彩斑斕的殼，說不出也描不盡的恐怖。

× × ×

敖殺已死，他當然感覺不出那恐怖。

眞正感覺到那恐怖的，是蘇殺。

他是「六掌」中的老二。

幾日前死了老五巫殺。

而今晚，老大余殺，又被劍王屈寒山所殺，現在一下子其他三個兄弟也死了，他心裏的恐怖，可想而知。

他駭問：「你……你……你們……是

誰？……」

少女笑問：「你眞的不知道嗎？」

蘇殺忽然明白了他們是誰。

「蛇王？」

老人含笑點頭，就似老人慈祥地讚許他做對了事情的孫子一樣。

蘇殺反而鎭定了下來。

「兩位究竟誰是『蛇王』？」

老人笑答：「兩位都是。」

蛇王？——蕭秋水幾乎跳了起來。

蛇王不就是傳說裏毀掉浣花劍派一百三十四條好漢的主要人物嗎？

只聽蘇殺苦笑道：「我落在你們手上，無話可說。」

少女笑道：「昔日林傖夫落在我們手上，也說過類似的話。」

老人道：「你有一條路可走。」

蘇殺自知打這兩條「蛇王」不過，便問：「什麼路？」

老人道：「這條路，常無奈、孟東林、宇文棟等都走過。」

——常無奈、孟東林、宇文棟就是「長江四棍」之三，自從金北望被權力帮所殺後，這三人也給屈寒山所收服，點蒼山之役，浣花劍派之所以敗在權力帮之手，這三人帮了不少忙。

——這也就是朱大天王認爲的奇恥大辱。

蘇殺知道老人的意思，他也別無退路，打又打不過，他只好走這條路。

但他在朱大天王的麾下，身份武功，又比「長江四條柴」高多了，他覺得他自己有資本談談條件。

「我原本就想歸順權力帮，但必需要確保我妻子兒女安全才可以……」他說：「我闔家都在朱大天王控制之中。」

老人瞇着眼睛，笑道：「這點沒有問題。」

少女道：「權力帮要在朱大天王麾下救人，易如反掌。」

老人道：「點蒼之役，兩粵人士都說，『火王』够『火』，才騙得了精到鬼咁樣的蕭易人，『火』的意思就是『詐騙』，但若無我們這兩條『蛇』……」

少女笑道：「『蛇』在廣東人的意思也有『狡猾』之意，所以要救你全家，包在我們身上，朱大天王難不倒我們的。」

蘇殺當然是將信將疑，老人笑着拍着他的肩膀道：「你還是——」

就在他一拍之際，蘇殺忽覺自己肩膊一痲。

他怒叱：「你——」「嗖」地一聲，一條碧綠色的小蛇已收了回去。

蘇殺的臉色已變綠，恐怖的慘綠色。

他大呼：「你們——」

老人、少女一齊拊掌大笑。

老人道：「過癮！過癮！」

少女道：「如此殺人，方才過癮。」

蘇殺慘叫，衝出幾步，終於倒下，抽搐兩下，已然氣絕。

老人好似欣賞自己兒孫酣睡一般地望着蘇殺的屍身，道：「你好好歇歇罷，天！快要亮了。」

少女道：「天，快亮囉，神像後的人，你快出來吧！」

× × ×

神像後的人，指的當然是蕭秋水和唐方。

等到蕭秋水和唐方一齊出來時，老人和少女都震住了。

男的眉飛入鬢，目烱神光。

女的清秀俏煞，衣黑雪膚。

金童玉女。

他們原來沒發現蕭秋水和唐方藏身在四大金剛神像之後。

因爲唐方武功雖不高，但輕功却好，蕭秋水武技雖不精，內功却深。

直至到「四掌」意圖侮辱少女，蕭秋水與唐方二人，因激於義憤，忍不住要出手，蠢蠢欲動，方才讓老人與少女查覺。

少女露齒笑道：「敢情就是蕭秋水——蕭公子了！」

蕭秋水昂然道：「不敢。」

少女嬌笑道：「久聞大名——這位就是——？」

唐方瞧這少女，裝模作樣，本就十分不順眼，當下沒好氣地冷然道：「唐家唐方。」

少女把她從頭瞄到脚，又從脚瞄到頭，才長長地「哦——」了一聲。

唐方最看她不慣，冷冷道：「怎樣？看不順眼呀？」

那少女一時也笑不出，只覺自己給比了下去，也反擊道：「那裏！那裏！」

這下針鋒相對，蕭秋水轉念一想，屈寒山臨終託自己將那五顆丸子送上金頂，交李沉舟手上，他又不識得李沉舟是誰，李沉舟更不識得他，何不叫這對「蛇王」帶路，送到之後，才再公平一鬥，當下他道：「李帮主可是在金頂之上？」

老人瞇着眼睛道：「你怎知道？」

蕭秋水道：「屈寒山已經死了。」

老人和少女失聲齊道：「死了？」

老人道：「那……」

少女道：「他有無東西託你？」

蕭秋水道：「有。」

老人臉色遽轉，道：「是交給帮主的嗎？」

蕭秋水道：「是。」

少女上齒咬着下唇，眼珠一轉，赧然道：「咱們把東西送到帮主手裏再說。」

蕭秋水道：「還煩兩位帶路。」

少女笑道：「帮主的事，就是大家的心。」

老人道：「少俠對敝帮的事，如此有事，何不加入本帮？」

蕭秋水暗忖：我才不上你們的當。

「我是受人所託，忠人之事，對於貴帮，將來作對還少不了。」

老人唯唯諾諾：「這也是，說的是，大丈夫恩怨分明，應先報恩，再報仇！」

蕭秋水道：「你誤會了，屈寒山於我，只有仇，絕無恩，我帮他忙，乃見他忠於一人，而我亦不能失信於死去之人。」

老人愕然，少女笑着拉唐方的手，吃吃笑道：「唐姊姊，適才我小妹態度不好，請你原諒。」

唐方見她語氣眞摰，便讓她拉手，道：「也沒什麼……」

一語未畢，忽驚呼一聲，一條金蛇，已纏住她手腕之脈門。

少女疾喝道：「動不得，一動就咬下

去。」

那金蛇果已張口吐舌，貼近唐方纖腕之脈門。

唐方一怔，右手，右足，左踝，忽而纏上了藍、棕、火三種顏色的小蛇，都張口欲噬。

少女繼續疾叱：「不要動，這些蛇兒劇毒，一經咬着就沒命。」

唐方不敢動，蕭秋水却怒極，他沒想到這兩條「蛇王」如此反覆，自己今番爲他把東西送達，對方也下毒手！

老人却沒有出手。

他只是攔在蕭秋水與唐方之間，讓蕭秋水一時間衝不過去。

他一眼就看出蕭秋水的內力，非同小可。

他之所以能活到現在，是因爲從未輕視過敵手，也從未信任過他的朋友。

他知道只要制住了唐方，蕭秋水便完了。

現在少女已制住了唐方。

蕭秋水完了。

點點雪山

唐方一動也不能動，那些兇惡的毒蛇，全昂頸吐舌，隨時飛攫而噬。

蕭秋水更不敢動。

他寧願自己給鷹啄、虎噬、獅裂，都不願唐方給一條小小的蛇咬小小的一口。

老人笑了。

他知道已控制住蕭秋水了。

× × ×

可是他還要確保蕭秋水不動。

不只「不敢動」，更是「不能動」。

所以蕭秋水雙腕、雙踝，也纏上了四條碧、綠、紅、花的毒蛇。

他並不急着去取「無極先丹」。

數十年闖蕩江湖的經驗，已敎他學會了「忍耐」。

× × ×

少女更不急。

所以她笑。

「姊姊妳現在是不是動不了？」

唐方氣到臉都白了，看到毒蛇，更駭得煞白。

少女道：「我的毒蛇，沒我的號令，絕不走開，妳知道嗎？」

老人道：「我的也一樣。」他笑問：「屈寒山給你的是不是『無極先丹』？」

蕭秋水這才想起，屈寒山臨死前曾說過：「小心……蛇王……」但他省起已太遲。

老人瞇着眼睛笑道：「要是你不回答，我即殺了唐方。」

蕭秋水只好答：「是。」

老人笑道：「好。在那裏？」

蕭秋水垂首，望望襟懷，他的手脚，都不能動，一動，毒蛇就咬下去。

老人摸摸他的頭道：「很好。」然後用手掏出了五顆丹藥，那蛇似會認人，見老人欺近，便不咬噬，老人取得仙丹，仰天長笑。

蕭秋水這才明白，爲何屈寒山寧死交給自己，也不交給蛇王等人，原來這兩人也是追殺劍王者，想把仙丹獨佔的人！

老人大笑道：「我得到了……我得到了！」

蕭秋水心裏發狠地想：吃下去，吃下去你就知道……但又回心一想，萬一毒性發作時，兩個蛇王只要一人呼嘯一聲，毒蛇即噬了唐方——自己倒不打緊，唐方要是傷了，那怎麼辦？

心下大急，叫道：「這藥有毒，吃不得！」

老人狠狠地盯了他一眼，拾起藥丸，趨近眼前細看，復又大笑道：「你年紀輕輕，也想唬我？告訴你，我『蛇王』只咬人，從未有人咬得着我——」

突然慘叫一聲，雙眼變成了碧綠色。

臉部成了金色。

死金色。

× × ×

「嗖」地一條金碧二色的小蛇，閃電般自老人的後頸，沒入了少女的袖口裏。

老人怔怔回身，蕭秋水可以看見他的後脖子多了兩個小孔。

齒印。

泪泪的血滲出。

黑血。

連蕭秋水都怔住。

× × ×

老人巍巍顫顫，睚眦欲裂，高抬手掌，指着掌心五顆藥丸，啞聲道：「就爲……爲這……」

少女恭謹地道：「是的。大伯您教過，一個人分的好東西，總比兩人分的好。」然後又笑道：「這樣寶貴的東西，大伯得到，能分給我才怪呢？」嘆了口氣憂愁地道：「而我又想獨佔。」

老人嘶聲道：「妳……想要……可以我跟討……我可以……給妳……」

少女嬌笑道：「萬一大伯不答允，那又怎辦？先下手爲强，大伯說過的，所以我忍住沒拿，大伯的毒蛇，我的手也不敢伸過去，等大伯拿出來後，我才敢下手，大伯說過：要殺人，就得忍耐……」說着又「唉」地嘆了一口氣：「其實我也不敢斗胆殺大伯。可是大伯說過：你要殺一個人，要他不還手，最好趁他不能動又不敢動的時候，現在大伯不敢動，一動，毒性就發作得更快了。」她笑得花枝亂顫，又道：「所以我現在敢在大伯掌中取藥丸了。」

老人澀聲道：「妳……好……好毒……」

少女福禮莞爾道：「却都是跟大伯您學的。」

說着便一一取去了老人掌心五顆藥丸，老人啞聲呼嚷：「快……快救……救我……」

少女臉若寒霜，道：「大伯，我還是孩童時，你玷污我，又作怎麼說？」

突然一揚手，那金碧色的小蛇又閃電般在老人「人中穴」咬了一口，迅急地收了回去，少女道：「……何況，蛇王只能有一個；」她笑得十分得意：「我食了這些藥，當不當蛇王，要看我高興不高興的事。不過——蛇王還是只准有一個；」她妙目望着臉色轉灰黑色的老人，又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她伸出一隻手指點點老人的鼻子道：「這——可都是大伯您敎我的哦。」

就在這時，老人忽然喉底裏發出一聲低沉的嘶吼。

他突然尖嘯一聲，連人帶身，撲了下來。

少女的臉色變了，老人居然還有還手之力，她意想不到。

她眞正意料不到的，倒不是老人超人的體力，少女所養的金碧毒蛇，除了她自己的解藥，絕沒有辦法救，老人之所以還不死，是因爲他血液裏的毒液。

他養了幾十年蛇，也抓了幾十年的蛇，各種各式的毒蛇，他都碰過，而且以蛇成了名，又以蛇的首尾相應啓蒙，調教了另一個「蛇王」，自然也被毒蛇咬過無數次，都是他的解毒之藥，以及療毒之法有効，才能够安然無事，但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體內的毒液，已潛有二十三種，以毒尅毒，所以金碧毒蛇雖注入了他的體內，但並不能够一下子流入他心臟，導致死亡。

他尖嘶甫發，蕭秋水身上「嗖、嗖、嗖、嗖、」四條蛇，一齊飛射而出，噬向少女！

少女大駭，也尖鳴一聲，唐方身上四條蛇，也鬆纏彈出，與那四條蛇半空接住，攔鬥起來。

唐方一旦得脫，一揚手，三枚蜻蜓鏢，打向少女。

少女雙肩被老人搭住。

她一張口，竟咬住老人的咽喉。

老人雙目翻白，喉管「格格」有聲，他體內的抗毒素質，能抵受金碧毒蛇的毒液，却抵不住少女的咬噬。

少女手一揚，金碧毒蛇閃電般飛出——三枚蜻蜓鏢，打入少女雙肩，一枚射偏，擦頭飛過！

蕭秋水已至，一掌打出！

這時唐方驚呼一聲，已被金碧毒蛇咬中。

蕭秋水一急，全力一掌，「砰」地一聲，少女倒飛起，撞碎了一個金剛像，蕭秋水的功力，現刻何等之高，少女中掌，立時斃命。

兩個「蛇王」，都死在伏虎寺內，只不過是一前一後間片刻的事兒。

蕭秋水飛掠過去，金碧蛇正咬住唐方的小腿不放。

唐方臉色因痛苦與恐懼而全白。

蕭秋水大吼，也顧不得那麼多，一手抓住了蛇身。

那蛇久經訓練，何等厲害，一被捉住，立即回噬。

但蕭秋水此刻的功力，實在可怕，一急之下，力由心生，竟硬生生把毒蛇揸成肉醬。

唐方這時呻吟一聲，蕭秋水也顧不了那末多，「波」地撕開唐方小腿上的褲管，瞥見傷口，青黑色的一綫，已化成千掌百爪，蔓延向上，直至膝蓋間，蕭秋水不顧一切，張口住傷口便吸。

一吮一吸，然後吐出，開始幾口，盡是黑水，最後才見鮮血，這時唐方才叫痛起來，顯然是傷口毒性大減，痲癢消失，才知劇痛。

蕭秋水尚不放心，也不避嫌，伸手往少女衣襟裏搜，掏出了幾瓶藥，他心中喃喃自念：妳生前太惡毒，死後行行好，救救唐方，我冒瀆妳的屍體，也迫不得已，妳要恨就恨我好了……

但見幾瓶藥粉，有些寫內服，有些寫外敷，蕭秋水忖思：蛇王身上的藥，多半就是蛇傷之藥了，但又認不出那一瓶有用……當下不管一切，能敷抹的就敷上，能服食的就給唐方服下。

又過半晌，唐方的雙頰才有了紅潤，但因金碧蛇的毒力實在厲害，蕭秋水雖急智過人，先吮毒，後用藥制住，但畢竟不通醫理，所以餘毒猶在，唐方竟發起燒來。蕭秋水急得不知如何是好。這時中天微明，星稀月殘的時候。唐方竟發燒而暈了過去。

蕭秋水站了起來，急得來回的走，終於「吧」地跪在如來佛祖面前，默禱道：「南無如來佛菩薩，小人蕭秋水在此懇求，願唐方她吉人天相，有菩薩打救，縱令我倆不得見面，間隔萬水千山，咫尺天涯，令我忍悲受苦，我也情願……」

這時佛燈已近燃盡，忽暗忽明，似洗象池的波光一般，菩薩寶相莊嚴，一堆碎了的四大金剛相逕自在殿中橫攤着。

「噗」地一聲，燈火全滅。

殿中頓時一片黑暗。

良久，蕭秋水的眼中，又漸漸又一星星灰暗的微明。

黎明將至。

遠處一些許晨鳥清鳴。

啁啾不已。

殿外大霧。

殿上有人。

蕭秋水忽地嚇了一大跳。

平素他精醒過人，而今却因心繫唐方，有人走入，也不知道。

只見來者兩人，似烟似霧，在晨露中大步而入。

蕭秋水急擦眼睛，擋在唐方前面，要看清楚前面的人。

這兩人是誰？

——難道是兩「蛇王」復活？

蕭秋水不禁毛骨悚然。

× × ×

霧漸散去。站在他前面的有兩個人。

其中一個人高大威猛，頎長碩壯。

這高壯剛強的人冷冷的看着蕭秋水，又冷冷的望向唐方，終於說道：「我帶她回去。」

他一共只說了五個字，蕭秋水只有點頭，因爲他知道他是誰了。

唐門，唐剛。

唐方的毒，只有用毒高手唐門中方才可以解救。

在唐剛身邊，還有一人。

這人忠樸、耿直、誠摯、老實。

方方正正的臉，背插雙劍。

蕭家老二，蕭開雁。

蕭秋水眞是好久沒見到自己的親人了，他禁不住在這晨曦裏流淚滿臉，喚叫了一聲：「二哥。」

× × ×

蕭開雁的個性，忠耿老實，跟蕭秋水的個性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他看來比上次漓江畔上蒼桑、憔悴得多了。這半年來他未涉足江湖，只是

留守桂林，怎會反而蒼老得更快？

沙場奔騁，取敵首級；或闖蕩江湖，長街械鬥，都是大丈夫、大將軍痛快豪狂的事！

——可是留守的好漢呢？

——忍辱負重的男兒呢？

——古來征戰的將軍，生死俄頃，但快意長弓；唯不能出戰的將軍最寂寞。

× × ×

於是他聽到蕭易人在點蒼山戰敗軍潰的消息，終於放棄了留守，偕唐剛一齊趕了過來。

峨嵋山上，殊異的訊息，無疑也吸引了他和唐剛。

× × ×

唐剛抱唐方離開。

唐方所中的毒，連唐剛都無法解。他只能把唐方的命暫時保住。

只有唐門的女主人：唐老太太能解。

唐剛抱唐方離開時，唐方猶未醒來。

在晨霧中，蕭秋水瞥見唐方白生生、秀俊俏清的側臉輪廓。

一綹烏髮散下來，披在臉上。

蕭秋水忽然哭了，他跪下來：只要唐方不死，他矢誓不管盡一切力量，都要見到唐方，都要維護唐方。唐方啊唐方。

唐剛走了。

霧氣還在，旭日已昇上來了。

蕭秋水看着唐剛高大的背影，抱着唐方大步下山。

「我跟你一齊去……」

「不行。」唐剛冷冷的望着他，「數百年來，外姓子弟，未得允可，絕不能擅入唐門半步。」

蕭秋水發現這人不但像豹子一般驃悍，也似豹子一般無情。

唐門是唐方的家，他喜歡唐方，唐家的規矩，他只好遵守。

「守規矩」，在蕭秋水狂逸的一生中，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 × ×

唐剛遠去。——唐方也遠去。

迎着旭日，蕭秋水仍是跪着。

晨曦的霧氣未散，山上氤氳着露。

蕭開雁在旁看着他，這個自小在家裏被認爲「荒誕不經」的弟弟，眼神裏有一種說不出的變化。他們兩人的性格迥異。

——他不是他，他也不是他。

但此刻蕭秋水的感情，蕭開雁能了解。完全地了解。

× × ×

此刻殘雪未消，草木披霜，旭陽在空漠的天，淡相映照，山巒在遠方，一層又一層，無所盡了，都是寂寞的雪。

山脈綿亘，岷山萬重，大瓦屋、小瓦屋山在南北，不涉高寒處，安知天地闊，這時太陽漸漸如熔銅般熾熱，彈跳上雲層，漫天雲霧由藍轉紫，由紫變紅，又由紅變黃，再由黃變白，碧雲藍空下，全身岩刀劈般的百丈巨壑，北望北部，西見貢嘎山和點點雪山。

蕭開雁低聲說：「該走了。」

蕭秋水緩緩站起來，這時太陽已昇到無盡蒼穹中，他說：「我們到金頂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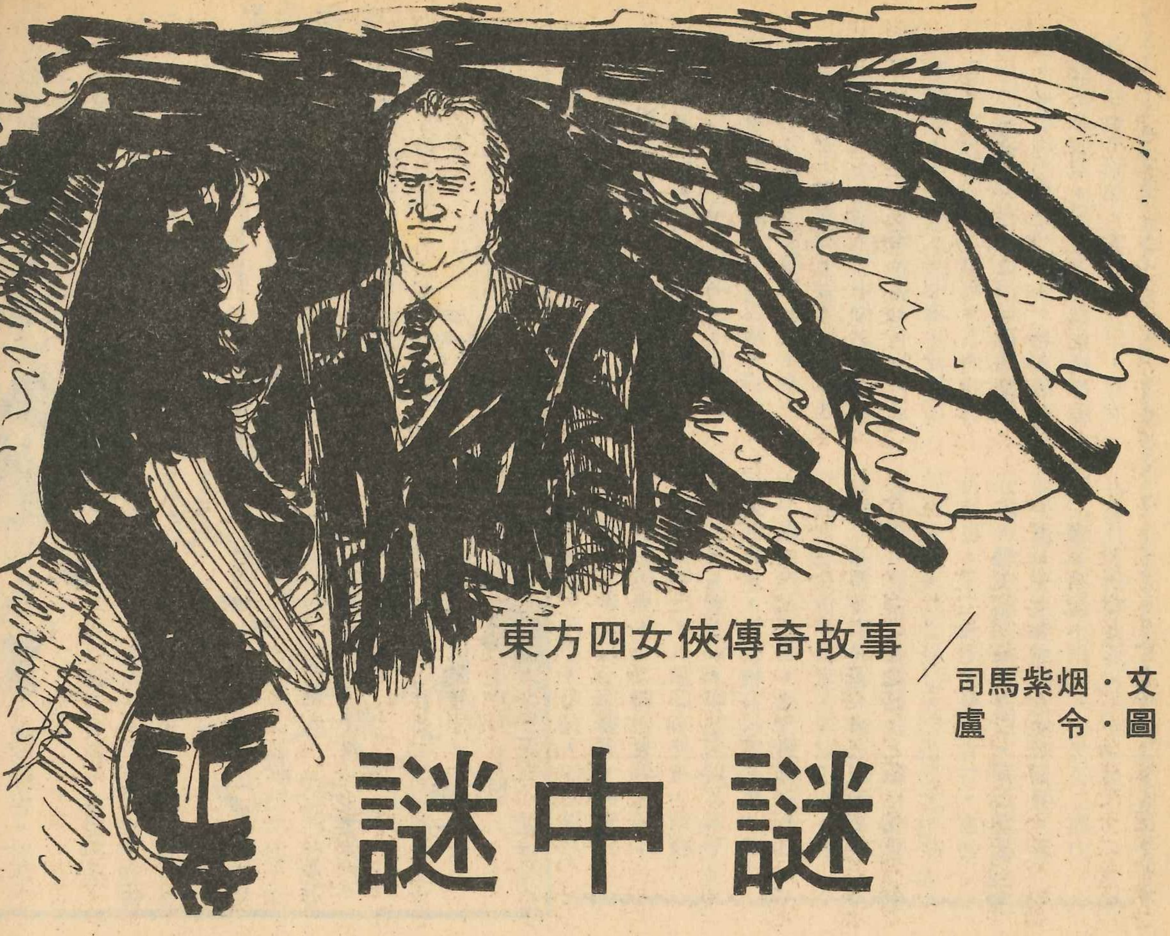
（「神州奇俠」第四部份「英雄好漢」完。全文未完，請看「闖蕩江湖」。）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石進生

混沌書生

昔吾鄉有無賴名王二者，幼得僧人授以技擊，長遂稱雄於鄉，任意橫行，人咸畏若蛇蠍，一日，飲於酒家，醉後毀杯碟數器，店夥請其賠償。王大怒曰，若不識王二耶，遂揮拳擊之，店夥中胸仆地，口吐血沫，時旁觀者均怒之以目，而莫敢奈何，忽一同飲之老者，起立曰，毀具索賠亦理之常，汝既不允賠，何復擊之使傷，今日老夫在此，决不任汝胡行也。王二咆哮曰，王某非人可惹者，汝既出大言，敢與吾一較拳脚耶，言時趨往街中，老者亦笑從之而出，王即飛一腿，老者以手格之鬥良久，老者忽以指點王二腰穴，覺氣力即由足底疾趨出，委地不能起，老者大笑曰，看汝再欲自負否，乃逼王出資，作店夥之療傷費，老者後以手摩傷處，痛楚立愈，漸能起步，王二即向老者謝罪，跪地叩首不已，且願師事終身，欲授眞實工夫，老者曰，學藝未精，本不可妄自尊大，汝若稍有進境，更加無所不爲，難以抵制，况我輩傳道，必擇其人之性情和緩者，屢試不爽，然後教以練習初步武術，或三四年，或五六年，則受以養氣秘訣，始可成爲傑出人材，汝之暴行，已親見之，非吾徒也，王二知老者堅不肯許，亦勿强求，老者臨行爲衆人曰，吾太原石進生也，平生也耑爲人扶弱鋤强，若王二者，不過小創之耳，後王二亦力自改行，稱善人焉。



謎中謎

東方四女俠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萬聖聯會總部，陳秀蓮見到了地獄天使露露，她是萬聖聯會副總裁，雙方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談話，陳秀蓮以有力的證據揭穿萬聖會的底牌，使露露難以保持鎮定，立刻要見蘭寧爵士，陳秀蓮提議一起去會見蘭寧爵士，露露同意了，她們倆一起來到一間密室中，蘭寧爵士在談話中表示了對陳秀蓮的欽佩，並說出經過長期對陳秀蓮的各項考驗，認爲陳秀蓮適合承接他這萬聖聯會總裁的位置，陳秀蓮感到驚愕，對這意料不到的問題作一番思考。而蘭寧爵士却很懇切地請求陳秀蓮答應。

走馬上任　殺鷄儆猴

陳秀蓮道：「只有大英國協一個地域來促成這件事？」

蘭寧道：「是的，實際上這還是絕大的機密，我們的成員都不知道我們實際工作的內容，而且我們工作的方式完全是黑社會原有的型態，看不出破綻的。」

「那你應該幹得很成功呀！」

蘭寧搖頭苦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這個計劃已經洩露了，對方也以同樣的方式滲透了進來。」

「是誰呢？」

「我知道就好了，而且他們可能不是一兩個人，而是一股勢力，要從我的手中把這股力量奪去。」

「是露露？」

「不會是她，她是我的助手。」

「是湯生，還是另外一名執行秘書瓦勒。」

蘭寧嘆了口氣道：「我實在不知道，不過知道了也沒有用，因爲我必須要下台了。」

「你的後台不會下台。」

蘭寧道：「是的，但對方如果滲入組織，另外培植一股勢力，那就很糟了。」

「你們可以揭他們的底。」

蘭寧道：「陳小姐，妳不是開玩笑吧，雖然可以取得政府的同情和諒解，但是在民間，却會造成醜聞，所以情報當局發現有這種情形首先要把我撤出。」

「撤出你就可以乾淨了嗎？」

蘭寧一笑道：「雖然有些地方我是得到了助力，但是我勛爵的身份佔了很大的便宜，不容易把我跟情報當局扯上關係，而且我在國會中，一向是最反對情報的人，這也是一種好的掩護。」

陳秀蓮道：「好了！你是要我接下這個攤子。」

蘭寧道：「是的！這是我最大的希望了。」

陳秀蓮道：「你要我繼續那骯髒的事業。」

蘭寧道：「妳如果願意的話，自然更

好，否則就請妳拆散它。」

陳秀蓮一怔道：「拆散它？」

「是的，既然已經爲對方滲入，這個組織本身已經有了缺點，也有了毛病，如果無法改進，就只好消滅它。」

陳秀蓮冷笑道：「爵士，你倒是想得好，居然會叫我來收拾這個爛攤子。」

蘭寧道：「陳小姐，我知道妳有權拒絕，但請妳勉力而爲之，如果妳拒絕，我沒有第二條路走，首先是自殺……」

「自殺？自殺能解決問題嗎？」

「不能，但是我一死可以使很多證據淹沒，除了我自己作證，我的政府可以完全否認這件事。」

「然後呢？」

「然後只能在我們自己地區內設法避免對方滲透，有些地方就無能爲力了。」

「閣下了禍就管不了。」

蘭寧道：「陳小姐，話不能這麼說，禍不是我們闖的，我們甚至於還盡了一段時間防備的力量，把黑社會的一些勢力納入控制下，使對方打不進去，現在我已經無能爲力，只有放手了。」

陳秀蓮冷笑道：「對方原來可能只是在幾個地區滲入，現在，如果滲入進來，却是一個很完整的組織，這都是你們造成的。」

蘭寧道：「我個人願意負全部錯誤的責任，因爲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我跟露露兩個人策劃，所有的資料，也都在這兒，除了某些必要的支援，我跟情報局毫無關係，所以我只有一死以謝。」

陳秀蓮道：「你死一萬次，也不足以謝。」

蘭寧搖着白頭，痛苦地道：「陳小姐，我祇有一條命，隨便你如何拿去都行，我把這個最大的機密告訴妳，只是本着我爲人的良知，我對妳的請求，也是本着良知，我大可以不聲不響地一死，帶着我的秘密！」

最後幾句話說得非常誠懇，幾至聲淚俱下，陳秀蓮不禁感動了。

的確，蘭寧可以不承認，可以不說內情，他只要悄悄一死，就很難指控他了。

陳秀蓮沉默片刻才道：「是誰的意思要我來接替你的工作？」

「是我個人的意思。」

「與你的後台無關？」

「我的工作本身是獨立的，除了給予我的支持外，我只對自己負責，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也沒有人能影響我。」

「那很好，我不想跟任何一個政府發生關係。」

蘭寧喜出望外地道：「陳小姐，妳答應了。」

陳秀蓮道：「我可沒有答應接替你的工作。」

蘭寧道：「只要妳答應接管萬聖聯會就行了，我離開之後，已往一切的關係都斷絕了。」

「露露呢？」

「她將幫助妳，如果妳認爲有些不易解決而且她能够做到的任務，不妨交給她，僅此而已。」

陳秀蓮道：「我目前暫時可以考慮接手，但是等我實際深入了解狀況不够理想時，我隨時撒手不管的。」

蘭寧道：「我相信妳不是虎頭蛇尾的人，妳要脫手，至少要理出個頭緒來。」

陳秀蓮道：「我只是負責解散匕。」

「你是總裁，自然有權決定如何去做的。」

「我可以得到什麼力量支援呢？」

「沒有；妳自己有一支天堂島的武力，除此之外，萬聖聯會中有一股力量，但要妳善於運用才會聽妳指揮的，那就是亞青聯盟。」

「總裁不是有絕對的權力嗎？」

「那只是決策性的，妳可以下子條處決一個人，而後才公布理由，但是妳無權拔鎗隨便殺死一個人，萬聖聯會是絕對崇尚紀律的。」

陳秀蓮不由得笑笑道：「一個崇尚紀律的組織，却專門做破壞法律的工作。」

蘭寧一嘆道：「這就是矛盾，世界上充滿着許許多多這樣的矛盾，希望妳有力量能把它們消除掉。」

陳秀蓮慢慢地對這個人的憎惡感減少了。

他畢竟還是可敬的，尤其是以他的地位與身分，却選了這樣的一份工作，一份他完全不相稱的工作。

姑不論這份工作的價值，但他絕不是爲了自己，才答應挑起這份担子的。

蘭寧很疲倦地道：「現在妳可以下去，告訴露露她們答覆了。」

陳秀蓮道：「你不去嗎？」

蘭寧一笑道：「妳一個人下去，就是答案了，我陪着妳下去，將會是另一個答案。」

陳秀蓮想了一下道：「你什麼時候下來？」

蘭寧笑道：「我不下去了，當妳的就任儀式完成後，上來再辦交接，其實也沒什麼好辦的，只有一份文書而已，本來還有這套制服與這張金色面具，但是妳都不必要，因爲每個人都認識妳。」

陳秀蓮道：「好吧，回頭我上來，我還要聲明一句，如果你移交給我的資料不够令我滿意時，我仍然可以拒絕的。」

「當然可以，我發現組織章程中漏了一項，就是對於總裁辭職的規定，因此妳只要不願意，隨時都可以不幹，而不受任何約束。」

陳秀蓮起身向門外走去，蘭寧道：「陳小姐，我還忘了告訴妳一句話，妳還可以得到一次保障，就是妳在香港，只要不是直接被人當場抓住，妳可以享受到一些額外的法律寬容。」

陳秀蓮冷笑一聲，根本沒有答理，她走到門口，直接進入那架升降機，看到門關上了，然後是一陣震動，升降機停了，門打開了，只有一條通道，她不必問誰，毫無選擇地一直向前走去。

就是這一條單純的路，走到一扇門前她打開了門把，拉開了門，却吃了一驚。

因爲外面竟然就是那座大廳，現在已經改爲大會場了，原來的樂台，却改成了主席台！

露露、湯生，還有一個中年男人，大概就是那位執行秘書瓦勒了。

這三個人對於她的進入毫不突然，而

且他們已起立，表示歡迎之意！

不但是她們，台下那些會員也都起立着，歡迎她來到，似乎大家早就準備好了似的。

露露在麥克風以前笑語報告道：「請大家歡迎我們的新任總裁陳秀蓮小姐，並且保證以後服從她的領導……」

底下的會員們一致鼓掌，只有魯薏絲現出了滿臉驚色，還沒有發問，露露用手停止了大家的鼓掌，然後以悲悽的聲音又作宣佈道：「請大家再默默致哀一分鐘，紀念我國前任總裁R先生，祝他在天堂得到安息。」

「砰」！遠處突然傳來一聲很清晰的槍聲。

陳秀蓮幾乎在一刹那間無法相信這些事實，正如那些愕然的會員們一樣，他們都站立着，驚奇地回味着那令人難以相信的宣佈，有些人還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直到那一聲槍響才提供了他們更為確切的答案！

這一分鐘對陳秀蓮而言，幾乎是一個世紀那麼長久，她想得非常多。

蘭寧是安息了，也從這個爛攤子裏脫身出來了，却把一個燙山芋拋給了她。

而且她將要一個人孤軍奮鬥，面對着這麼一大堆的黑社會三山五岳的英雄好漢，以及一些陰謀國家的特務。

儘管她平時十分自負，驕傲地自誇過，她的字典中沒有一個難字。

在以前只有法國的拿破崙說過這句豪語，可是拿破崙却在俄國遭受到挫折，贏得了一場失敗的勝利，最後在滑鐵盧一役失敗後，在一個小島上鬱鬱以終。

陳秀蓮比拿破崙年輕，然而她的責任却不比拿破崙輕，拿破崙要征服歐洲，陳秀蓮却要征服一個散佈歐亞美非四個大洲的黑社會組織。

拿破崙有許多忠心追隨的法軍替他作戰，陳秀蓮却只有幾個人作她的助手！

漫長的一分鐘過去了，露露以嚴肅的表情請大家坐下來，以哀悼的聲音道：「各位會員，我們的首任總裁R先生，在領導我們多年後，終於離我們而去了，他是我們這個組織的發起人，可是他不是一個自私或獨裁的人，當他發現我們這個組織日漸龐大，不是他的能力所能管理的時候，他就有意引退，可是他一直沒有找到一個適當的繼任人，所以才拖了下來，相信大家都明白，這個工作必須要由一個超人來担任，並不是人人都能勝任的！」

會場上一片沉默。

露露繼續道：「去年，有很多人就提議要更換總裁，提案被常務理事會否決之後，很多人不滿意。」

有些人不安地低下了頭，他們可能是提出異議的一些人。

「現在，他不但成功地推荐了適當的繼任人——密司陳秀蓮，由方才大家一致鼓掌的熱烈狀況來看，我相信大家都同意了他的推荐。」

台下再度熱烈的鼓掌，表示他們對陳秀蓮的擁護，可見他們對陳秀蓮的一切已是相當的熟悉了。

陳秀蓮只得禮貌地起立向大家點頭。

等掌聲停歇了下來，露露再度道：「R先生不但退出了領導人的身份，他也永久地地退出了我們這個組織，更做了一件令人非常感動的的事，完成了他個人最佳的保密行動，現在只有上帝才能從他口中挖出我們組織的秘密了。」

露露不愧為一個成功的演員，她的演講極富感情，而她的講詞也十分有力而動人，台下有些人已經唏噓出聲。

露露用手抹抹眼淚道：「去年曾經有人建議通過一項立法，就是總裁在退休後，該担任何種任務而保持我們這個組織的最高機密，現在R先生已經用他的行動來回答這個問題了，本聯會的總裁是一個至高無上的職位，沒有第二個職位能適合於一個退休的總裁，相信大家都已經明白了，任何一個當過總裁的人，如果必須要退出這個工作，只有一條路走，就是R先生已經走過的。」

陳秀蓮微微一震，露露這番話並沒有取得她的同意，而且也沒有權利擅自宣佈的。

這豈非意味有朝一日，她要退出這個組織時，也必須要一死以謝了。

可是，在這個時候，她又不便提出反駁。

露露對她的沉默投過感激的一瞥，接下去道：「密司陳還很年輕，她的才華也是可以領導我們，更因為她一連串的表現，以及她龐大的財產，可以證明她担任這個職位的合適，而且絕不會有私人的權益與慾望，如果有人對她不滿意，或者想代她的地位而担任總裁時，請大家必須考慮到一個問題，就是有沒有為組織而死的勇氣與決心，現在有一件最重要的事要做，就是請我們的新總裁去證實一下R先生的死亡。」

台下有很多人不自而然地點點頭。可見他們心中還是並不十分相信，這個提議使他們深獲其心。

露露道：「因為密司陳是有限幾個知道R先生眞正身份的人，這件事也祇有她能代表，因為R先生在臨終前，會把總裁手中所把握的最高機密留給她，那是只有總裁才能知道的秘密，如果有人不相信，可以要求一起去證實的，只有一個條件却必須遵守，就是見過總裁遺體後，回來對大家作一個正式的宣佈，然後要當着大家，實行他保密的行動，相信大家都同意這個辦法的。」

當她說到有人可以陪同去證實時，至少有十個人舉起了手。

但是她把話說完後，那些人的手立刻放了下來。

大家都明白所謂保密行動是什麼行動，誰也不想用死來證明一個人的死亡。

露露說完了，向陳秀蓮一鞠躬道：「總裁，請妳上去檢視R先生的遺囑，而且回來執行妳的第一件工作——證實R先生的死亡。」

陳秀蓮默然起立，然後道：「首先我要大家通過一項提案，就是我聘用一位私人的代表，在某些時候，她要代表我執行工作的，這個人選是由我提出，我也保證她跟我同進退，共生死！我提議的人是我的助手魯薏絲小姐，魯薏絲，請妳走上台來。」

她必須要魯薏絲上台來，因為這個會場很特別，每個會員都有一張椅子，椅背是一個很高的圓罩，椅背上面寫着地區的名稱，如巴黎、倫敦、紐約等，每種名稱都有兩種文字標明，除了英文之外，還有所在地國家所使用的文字，例如香港除了英文之外，還用中文標明，開羅則以阿拉伯文，羅馬則以意大利文。

每個座位都是正面開了一個口，除了在台上之外，即使是相隣的人，也無法看見彼此的面目。

每個座位的扶手上有兩個按鈕，右手是紅燈，左手是綠燈，而所有地區的燈示，則是在台上的一塊大玻璃幕上，當他們投票時，紅色的燈號表示反對，綠燈表示贊成，不但自己看得見，別的人也一目了然，燈號所亮的部位也有打出了地區的名稱，絕無混雜或舞弊的情事。

魯薏絲是坐在最後的一排，那些人入了座，就取下了臉上的面具，只有在台上，才可以看到每一個人。

魯薏絲走上了台，愕然地道：「大姐，妳怎麼把我也拖進來了。」

陳秀蓮苦笑道：「很抱歉，妳跟我來到此地，就已經陷入了，因此妳必須跟我同進退，否則我必須殺了你，才能使每一個人放心妳不會洩漏他們的身份。」

魯薏絲道：「難道我加入了就不會洩漏了嗎？」

陳秀蓮道：「自然妳可以，只不過我是妳的保證人和推荐者，我就要為妳的行為負責，如果妳洩漏了其中一點秘密，我要執行制裁，先殺了妳，而後再自殺。」

魯薏絲一嘆道：「我倒不在乎被妳殺死，但是要拖累妳自殺，則是我萬萬不願的事。」

陳秀蓮握住了她的手道：「謝謝妳對我的支持。」

她把臉轉向台下道：「希望我的解釋能夠使得大家滿意。」

幕上出現了一片綠燈，表示了每一個人的支持。

露露激動地道：「總裁，這是本會成立以來，第一次出現的團結盛況，在本聯會以往的紀錄中，從沒有一次的提議，能夠獲得全體一致同意的。」

陳秀蓮微感凜然道：「大家的意見如此地難以協調一致嗎？」

露露道：「是的，因為一個提議或改革的意見，多少總是要違反某些人的利益的，因此我們這個投票權的設立，就是讓大家明白是多數與少數之間的情形以為決定的標準，任何一項提議，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反對，就告否決。」

陳秀蓮道：「總裁的提議呢？」

露露道：「總裁的提議自然是有絕對的權威，雖然每次都通過了，但是總有幾個人不表同意的。」

陳秀蓮道：「這樣子不可以，我現在就要執行第一個改革的宣佈，目前的會員人數是兩百七十二票，以後我的提議，必須要全數的通過。」

露露道：「這恐怕有點困難，我們的組織是很民主的。」

陳秀蓮道：「我知道！但是為了維持總裁的最高權力，我要堅持這點，一個總裁的意見，必須要具有絕對的權威，當然我也不會輕易地提出什麼意見，我在提出之前一定先跟那些可能受到損失的會員們協調，給予相當的補償，然後我提出時，如果有十一個人反對，我就引咎辭職，那項提議有六個人反對，就算否決，可是如果在五個以下的人反對，我會在座位下設置一道通電的掣鈕，我們就需要更換五位會員了。」

這番話說出後，每個人都為之色變，却沒有人敢提出反對，因為陳秀蓮的要求雖苛，却是對自己絕對的不利，在兩百七十二人中，能爭取到兩百六十二票的支持，這無疑是壓倒性的多數了，只要她少得到一票，她就要喪失自己的生命。

這種魄力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無怪乎沒有人敢反對了。

陳秀蓮道：「剛才那個決定是我的總裁身份提出的宣佈，所以無須徵求大家的同意，雖然最後的條件對大家很苛刻，但是我本人所担負的條件，比大家更苛刻幾十倍，所以你們沒有理由反對我。」

舉座默然，陳秀蓮又道：「下次投票時，大家先把你們的投票鈕按定，那時電源是關閉的，等你們按定了，我再開放電綫，使投票故結果同時立刻顯示在板幕上，那時大家想改變也來不及了，所以每一個人在投票前，就應該確切的思考一下，作自己的決定，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每一個人都愼重的考慮，當你們使用否決時，先斟酌一下，因為那也可能決定了你自己的命運，自然，也有更大的可能是否決掉我的命運，只有在六到十票反對時，才是眞正不傷和氣的否決，我認為這是很合理的一個比例。」

說完她對魯薏絲道：「走！我們去看看R先生去是否確已死亡，我們要向大家作一個明確交代的。」

執行秘書瓦勒這時却開口道：「總裁，請稍候一下，關於那個表決的辦法，是否還可以稍稍地修正一下……」

陳秀蓮道：「不可以，我說過了，這是我的決定，你們祇有一個辦法可以修正或是改變它，那就是從現在開始，在我還沒有接觸到R先生的遺囑，知道那最高的機密之前，另外換個總裁，R先生曾經跟我談過一下，他感到總裁這個職位的權限在沒落中，漸漸不受人尊重了，希望我在接任之後，注意到這個問題，我可以作一個被否決的總裁，却不希望在行事時，受到太多的牽掣，但是我絕不專制，我這樣決定，是把我的生命，交給大多數，自然也注意到的是絕大多數的利益，因為我不能辜負絕大多數的信託而讓一小部份的人在組織中搗蛋。」

瓦勒看看湯生，得不到反應，再看看台下，也得不到什麼響應，只有道：「總裁，妳的決定就是決定了。」

陳秀蓮笑笑道：「謝謝你，瓦勒先生，不過我也要向你提出一個告忠，你的身份是執行秘書，你有意見，可以私下向我提出，却不可以在公開的場合下向我提出，因為你的職務只是轉達我交付的命令或是執行規定的工作，這是第一次，我可以原諒你，再有一次你就要受到制裁了。」

瓦勒的臉上一陣愕然，似乎沒想到陳

秀蓮當衆會給他一個這樣的難堪。

可是當他接觸到陳秀蓮嚴厲的目光時，他不禁打了一個冷戰，肅立以恭敬的聲音道：「是的！總裁！我爲自己旳失禮而道歉。」

陳秀蓮淡淡地道：「我接受你的道歉，因爲沒有第二次了。」

說完，她招呼了一下魯薏絲，打開門，再次地進入到後台，仍是祇有一條路，一切都是早經安排的，只是多了一個人而已。

進入電梯後，魯薏絲才道：「大姐，我可以說話嗎？」

陳秀蓮一笑道：「可以，這座電梯中絕對不會有竊聽設備，而且也是秘密的，只有幾個人可以乘用，將來妳使用的機會很多，但是我建議妳時常地檢查一下，很可能以後會有人在裏面搗鬼的。」

魯薏絲道：「我才不管那些，我只是不明白，妳怎麼會答應這個荒謬無比的邀請的。」

陳秀蓮問道：「你看我是否神智不清呢？」

「當然不是，不過這也與妳的本意大相違背，妳本來是要瓦解這個罪惡組織的，現在却加入到裏面去。」

陳秀蓮一笑道：「水能載舟，也能覆舟。」

「你總不會想到要把它改變爲慈善機構吧。」

陳秀蓮道：「那自然不是，不過也可以把它運用來做好事的，有一句中國的成語，以驅虎吞狠，妳懂嗎？」

魯薏絲道：「懂！虎狠都是吃人的猛獸，把老虎趕去吃掉了狠，使害人的東西，變爲利人的。」

「不錯，只是我的計劃與那句成語略有出入，我是驅狠殺虎，虎是較狠兇暴的動物，萬聖聯會的成員都是屬於第二三流的黑社會勢力，所以他們都是狠而不能稱之爲虎。」

「狠怎可能吞掉虎呢？」

陳秀蓮笑道：「人家都以爲虎豹是世上最兇猛的猛獸，但在中國的十二生肖排第一位的却是老鼠，妳知道爲什麼？」

「我知道，有一個故事說……」

陳秀蓮打斷她的話題：「我說的是科學的事實，不是神話傳說……」

「那我就不知道爲什麼了。」

「因爲老鼠是世上最兇惡的動物！」

「我從來沒聽過有這種說法！」

「那是因爲妳沒有讀過書，歷史上記載過幾次大鼠患，成千上萬的鼠羣曾經造成過幾個城市的大災患，把一個城鎭整個地殺滅掉，老虎却從來沒有這樣偉大的記錄！」

「我懂了，妳打算叫這些人聯合起來，向各地的黑社會進軍，變成每個地方最大的一個。」

陳秀蓮笑笑道：「羣狠絕對可以把虎豹吞掉的，因爲虎豹不懂得成羣的！」

「可是當那些狠都成爲虎的時候又怎麼辦呢？」

陳秀蓮道：「不怎麼辦，他們成爲虎時，自然就不喜歡再成爲萬聖會的成員了！這個萬聖會也就自然而然地解散了。」

她想想道：「或許在初期，他們還不會如此，我還得帮助他們把當地那些更小的帮會吞滅掉，使得那兒狐鼠都絕跡，只剩下一頭由狠變成的虎！」

「那樣對羣衆有什麼好處呢，善良的人仍然要受他們的欺凌。」

陳秀蓮笑道：「至少好得多，從前是虎狠狐鼠一起來加害人類，現在只剩下一頭養肥的狠。」

「可是他們的胃口不會減少。虎狠狐鼠吞下多少肉，一頭大狠吞下的肉還是那麼多！」

陳秀蓮笑道：「不會的，我會教他們，告訴他們不要太貪心，因爲一個人的胃口有限，但是要想永遠保持自己的地盤，唯一的辦法就是不要擴張得太大，不要讓手下的人有太大的權力，他們有了前車之鑒，就不會再允許第二條狠的存在，壯大，因此一頭狠可能比從前多吃一倍，但絕不會吃得太多。」

魯薏絲笑笑道：「大姊，我實在佩服妳，從來也沒有一個國家想出這麼一個消滅黑社會勢力的方法，但無疑的這是一個絕對好的計劃。」

陳秀蓮笑道：「這並不是一個新的計劃，很多人想到過，但是却牽涉到一個法律的問題，法律不能承認那些犯罪的行爲是合法的，一個政府也不能去包庇一個犯罪的團體，所以這雖是一個好方法，却只有我能做而那些國家不能做的道理。」

魯薏絲道：「能不能把他們澈底消除呢？」

「那就要看那個地方的警方人員的態度與努力了，當我把所有的害人之獸消滅到只剩一頭肥狠時，他們如果有决心，一舉而撲滅它，然後再努力戢止那些新勢力的產生，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如果他們無意自救，那我也沒有辦法了，我一個人的力量究竟有限。」

魯薏絲嘆息了一聲，她知道陳秀蓮說的是一個理想！

理想並非不可能實現，但是與實現之間還隔着一段非常遙遠的距離。

默然片刻後，魯薏絲道：「那些遙遠的話不去談了，目前我還有一個問題不懂，就是妳所提的表決問題，那實在太危險了，簡直是拿妳的生命開玩笑，只要有十一個人反對妳……」

「我會控制得住，不讓這種情形發生的。」

「可是人家若是聯合起來整妳呢？」

陳秀蓮一笑道：「妳別忘了還有一項更爲嚴格的規定，反對票如果在五個人以下時，我有權立刻處死那些人。」

「可是只要聯合十一個人，那妳就慘了。」

陳秀蓮一笑道：「我在事前一定會經過詳細的部署，假如我要提出一項提議，我一定會跟一些人先取得協調，許以重利，然後只留下三四個我决心要除去的人。這樣一來，控制的權利就操在我的手中了，因爲這是一個擧止，很可能會使他們自己喪失性命，而且在投票時又無法相互取得協調或是觀望，他們敢相信別人嗎？最多他們可以串通一兩個人，却很難串通十一個的，所以我任何一個提議，今後大概都可很順利地過關！」

魯薏絲想一下了，才發現陳秀蓮的這個規定的確是十分高明，要十一個地區的黑社會份子共同採取一致的態度，那可能是太渺茫了！

有很多人很可能在內心堅决反對，却爲了怕死或是怕無法取得足够的反對票而逼得投下了贊成票！

當然，陳秀蓮也不會提出一個使大多數人都反對的提案，所以看起來這個規定是她冒了絕大的風險，其實却是佔定了便宜，一個人可以控制全體的意見了！

唯一的破綻是有人存心要跟陳秀蓮過不去，結納了十一名死黨，絕對保證一致投下反對票！

魯薏絲把這點憂慮說出來時，陳秀蓮笑道：「我在提出一個議案時，一定先要經過部署的！」

魯薏絲道：「如果對方在暗中部署，預先毫無動靜呢，也許對方在妳認爲絕對沒有問題的人中間着手，妳根本沒考慮到那些人會提反對意見呢？」

陳秀蓮一笑道：「我想到這個可能了，魯薏絲，這就是妳的工作了！」

「我的工作。我又能做什麼呢？」

陳秀蓮道：「妳是女人，我也是個女人。」

魯薏絲道：「大姐，我實在不明白妳的意思，這件事跟女人會有什麼關係？」

陳秀蓮一笑道：「表面上看不出關係，但是却有一項不成文的定理，擧世間都認爲女人是不太重信諾，在必要時可以賴賴皮的，因此妳只要按一下那些人的座椅下的按鈕就行了，以後我會把這工作交給妳的。」

魯薏絲惑然道：「那不是自己食言了嗎？」

陳秀蓮道：「是的，那是食言違誓背信，在黑社會裏，這是最不可原諒的行爲，但是我不是黑社會中的人，我也不能硬充英雄，我更不是傻瓜，作爲別人陰謀的犧牲品，我做事憑着良知，對得起大家就行了，如果那樣子做了，無法取得大家的諒解，我就退出下台算了！」

「那你就要自殺了？」

陳秀蓮笑道：「我絕不會，我說過我不想做一個死的英雄。」

「他們會放過妳嗎？」

「不放過又能如何，很可能我會一狠心，把他們全體都處死刑，然後向世界宣佈這個組織的內容，反正這批人個個都該判十個死刑而有餘的，在聯會中我取不到多數的支持，但是讓整個世界来投票，我會得到絕多數的支持的！」

魯薏絲怔住了道：「大姊，我怎麼也沒有想到妳會有這個打算的！」

陳秀蓮道：「相信那些人都沒有想到我會做了這個打算的，因爲他們都是黑社會中的人，妳以前也是的，而我始終都不是的，再者，他們以爲我絕不敢這麼做，因爲他們每個人都有一股勢力作爲後台，殺掉一個人，並不能瓦解那股力量，而且那股勢力會替他們報仇的！」

魯薏絲道：「是的，這是很有可能的啊。」

陳秀蓮道：「絕不可能。」

魯薏絲道：「爲什麼，大姊，妳不了解……」

陳秀蓮一笑道：「我太了解，如果我處决了少數的人，有大多數的力量支持我，最多在那個地區內再選一個人出來代表。如果我處决了他們全體，就是决心把內幕向全世界公佈，那時候他們最担心的是每一個地區的老虎要向狠開刀了，沒有人會來想到找我的麻煩了！」

魯薏絲前前後後想了一下，才道：「大姊，我眞的佩服妳了，妳把一切都考慮得太周到了，當妳提出那個决定時，眞把我嚇了一大跳，我認爲妳是在拿自己開玩笑……」

陳秀蓮一笑道：「輕於諾者，必寡於信。」

魯薏絲的中文程度還不足於了解到這高深的名言，所以陳秀蓮又爲她解說道：「這就是說一個人如果太輕易承諾一件較爲困難的事情，那他背信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大，妳必須記取這一個教訓！」

「是的，不過我絕對沒有懷疑到妳是打算背信的。」

陳秀蓮道：「若非必要，我也不準備如此，但是如若別人借此打擊我，我却不願意被自己約束住，蘭寧爵士有非死不可的理由，我却沒有。」

魯薏絲這才點點頭道：「R先生果眞是蘭寧爵士？」

「是的！」

「他也果眞自殺了？」

陳秀蓮道：「這個我沒見到屍體前，還不敢肯定，不過我相信他是死了，因爲露露叫我來確證他的死亡的！」

「這個老傢伙也眞慘，他一手創造了這個史無前例的大犯罪組合，却又雙手拱讓了出來，而後自己送掉了一條老命，他有什麼活不下去的理由？」

陳秀蓮笑道：「他確實有不能再活下去的苦衷，不過目前還不能告訴妳，等我見到了他的遺體跟遺囑後，再斟酌情形，是否該讓妳知道。」

魯薏絲不禁微笑道：「大姐，難道還有對我要守的秘密。」

陳秀蓮一笑道：「自然有，妳沒聽露露宣佈嗎？這是萬聖聯會中的最高機密，只有一個守密的人才能知道的！」

魯薏絲道：「可是我是妳的代表，是妳要我一起來的！」

陳秀蓮道：「魯薏絲，我無意要對妳隱瞞什麼，但是有些事，妳是知道得越少越好，我是被蘭寧那個老傢伙套牢了，沒有辦法，但是我不想再把妳也拖進來，在目前，就讓它成爲我一個人的秘密吧！」

魯薏絲道：「我知道了是否能替妳分担一點工作？」

陳秀蓮道：「不能，那不是妳的能力所能負担的，但是反而會增加妳的危險以及心理的負担，甚至於還會增加我的麻煩，使事情更複雜！」

魯薏絲很乾脆的道：「那妳就不要告訴我！」

「魯薏絲，妳會因此生氣嗎？」

魯薏絲一笑道：「別人對我說那句話，我會不服氣，甚至於找對方別別苗頭，對大姐，我只有認了，誰叫妳是大姐？」

「魯薏絲，我實在抱歉！」

「沒關係，妳的年齡比我小，可是我叫妳大姐，却是心甘情願！」

這是一句很技巧的奉承話，但說得很誠懇，那表示她是對陳秀蓮衷心的佩服。

陳秀蓮握了一握她的手，魯薏絲笑道：「大姐！有很多時候我希望我是男人，在承受妳這一握時，我是多麼的榮幸！」

陳秀蓮一笑道：「當我在握妳手的時候，我倒希望我是個男人，妳不知道那時有多美麗！」

於是，兩個人哈哈大笑起來，笑聲中有着一股惺惺相惜之感！

那是一種只發生在男人之間的感情。

因爲兩個超級的女人就像是兩頭箭豬！

她們可以在一起，但必須保持相當的距離，她們也可以互相欣賞，但是太接近了，就會互相傷害。

只有男人才能容忍彼此的優越，可是這兩個女郎之間，却出現超過了性別的感情。

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跡，不過在全世界的女人間，要找出另外兩個相同的女人，那是奇跡也無法完成的事了。

來到A室的門口，陳秀蓮推開了門。

蘭寧爵士坐在桌子前，背靠在椅子上，雙手彎向地面，額角上有一個小洞，血流得並不多。因爲那顆子彈並沒有擊破動脈血管却穿透了他的大腦，奪走了他的生命。

他的面前攤着一張紙，紙上只寫了一個字：「阿門！」

那是他在塵世間最後的一句話，也是他的遺囑！

魯薏絲上前探探他的鼻息，按了一下他的脈搏，然後才低聲的宣佈道：「他死了！」

陳秀蓮在胸前劃了一個十字，也唸了一聲：「阿門！」

魯薏絲却不解道：「難道這就是他的最高機密！」

陳秀蓮則默默地沉思着，過了一會兒才道：「他已經向我揭示了一個謎，現在却又留下了一個謎給我，這個謎中之謎的確很費我心思，但是我相信一定能解開這個謎中之謎的！」

說完她又陷入了沉思。

魯薏絲道：「這個老傢伙一輩子鬼鬼祟祟，臨死前還要出這麼一個缺德透了的主意，眞不是東西，那個露露也是把事情弄得神秘兮兮，說什麼這兒是最高機密，看過的人，只有一死，弄得我心裏怪緊張的！」

陳秀蓮一笑道：「魯薏絲，妳不能安靜一點嗎？」

魯薏絲道：「我是覺得太不上算，現在每個人都以爲我也參予了最高機密了，如果稍有意外，我還得賠上一命，結果却爲了這個鬼字！」

陳秀蓮一笑道：「妳能進入這所屋子，就是參予了最高機密，妳看了這桌上的地圖，上面標示着的就是萬聖聯會的每一個會員的姓名，周圍的保險箱，裝着每一個會員的資料，只有四個在台上的人，才知道這一份名單。」

魯薏絲道：「現在是五個人了！」

陳秀蓮笑道：「還是四個人，我要妳在短時間內，把這些資料看一遍，記住每一個會員和一些大概的底細，然後我就要妳代替他的職位！」

魯意絲一驚，道：「大姐！妳要開除他？」

陳秀蓮笑笑道：「執行秘書是總裁最重要的代言人，然而他第一次就侵犯了我的職權，我不能用一個不服從而好作主張的秘書，我必須換掉他，只是不知道萬聖聯會是否有開除一個秘書的規定，不過我有我的辦法的！」

魯薏絲微微發了一下抖，因爲她知道所謂開除，就是把他從這個世界上開除掉了！

陳秀蓮不是一個好殺的人，也不是一個小氣的人，絕不會因爲瓦勒抵觸了她一句話就動了殺機。

何況瓦勒還是很客氣地接受了她的警告，表現得很合作，陳秀蓮實在沒有理由要對付她的！

可是陳秀蓮居然要對付他，而且如此迫切，想必是有着一個必須如此的理由。

她想了一下道：「大姐，妳今天才第一天上任，這件事慢慢地再設法吧！」

陳秀蓮笑道：「就是今天才適合，因爲會期過後，就得再等一年了，今天我有一個最好的藉口！」

「什麼藉口？」

陳秀蓮道：「執行R先生的遺囑！」

「是蘭寧爵士要妳這麼做的嗎？」

「可以說是的，因爲我要在每一個地方爭取到絕對的多數才放開手行事：在常務委員中，原來是二比二的均衡數，我必須要改成三比一的多數！」

「湯生跟瓦勒是一夥兒的。」

「是的，而且我發現瓦勒似乎還比湯生要高上一級，所以我必須除去一個！」

「湯生會贊成嗎？」

陳秀蓮一笑道：「我想他會贊同的，因爲這樣他就會往上爬一級，不必再受瓦勒的節制了！」

「往上爬一級，副總裁的地位不是高於執行秘書嗎？」

「在萬聖聯會中，是的，在他們的圈子裏却是另一種算法。」

「另一個圈子？那是什麼圈子？」

「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們必然有一個圈子，而且屬於同一個圈子。瓦勒在反對我的決定時，曾經一再用眼睛望向湯生示意要他支持，但是湯生參加了我跟蘭寧的聚會，知道了我的厲害，不敢作聲，瓦勒無可奈何，只好忍了下來，但他臉上的表情却不大服氣，這些都看在我的眼中，使我作了那個決定！」

「湯生寧可喪失一個平衡均勢而消除掉瓦勒嗎？」

陳秀蓮道：「我想他會的，因爲他知道，所謂實力是在手中控制的羣衆，而不是常務委員中的一票！」

「他們那個圈子，究竟控制多少實力呢？」

陳秀蓮微笑道：「那要妳去發現的，看看資料，了解一下那些人的背景，相信妳多少可以找到一點綫索的，快點，妳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魯薏絲叫道：「什麼，半小時就要我記住二百七十份資料，電腦也沒有這麼快法！」

陳秀蓮道：「別人不能妳却可以的，因爲那全是黑社會的資料。妳平時已經有個印象了，現在只是再加强一點罷了，妳先看名單，已知的不去理會，只要看那些妳毫無印象的，相信還用不到半個小時，妳就已經能記住了。」

魯薏絲果然在地圖上開始一個個地看下去。

陳秀蓮說得不錯，大部份的名單她都有印象的，只有十幾個是她要去翻一下資料的。

那些保險櫃都是開着的，像早已準備供人翻閱，蘭寧爵士是爲陳秀蓮準備的，却沒想到是魯薏絲來用上了！

陳秀蓮不斷地在口中念着「阿門」。思索着這個謎底，忽然他問魯薏絲道：「魯薏絲，妳可知道阿門是什麼意思？」

魯薏絲道：「奇怪，妳會不知道？」

陳秀蓮道：「我的確不知道，因爲我是個無神論者，從來沒有認眞去探討這個問題，在禱告之後說這個字是很平常的，正因爲太平常了，我竟忽略了，蘭寧在自殺前留下了這個字，我才想到或許他是在暗示着什麼。」

魯薏絲道：「那是一切如願，從心所欲的意思，所以才放在禱告的最後，是希望基督聽見禱詞一切如所願！」

陳秀蓮喊了一聲道：「難怪蘭寧在遺囑上寫下了這兩個字，那的確是表示他求仁得仁，一切都如他所願了！」

她的眼睛開始向四周搜索，找尋一切可能有關的東西，最後她的眼睛停在一個書櫃上，那兒放着一些書，大部份是蘭寧本身的著作，那是有關心理學方面的書，還有一部份是名人傳記之類。

陳秀蓮忽然起立，打開櫥門，拿起其中的一本書，那是一本希特勒所著的「我的奮鬥」。

然後她看見一個很有趣的裝置，書後是一個小瓶子，瓶中裝了一些液體，瓶上有一根繩通向兩邊。

隨便拿起那一本書都會牽動繩綫使瓶子倒下，瓶中的强酸跟中間一個細管中的硝化甘油混合會引起一陣爆炸，毀了這本書，才不會有什麼事發生。

陳秀蓮顯然是拿對了，這本書中藏的就是蘭寧要留下的遺言，及所謂的最高機密。

但爲什麼是「我的奮鬥」呢？陳秀蓮如果拿錯了，書中的秘密就會毀了。

這本書中藏着的是什麼秘密呢？

陳秀蓮靜靜地坐下來看着那份資料，她的神色很平靜，也很莊重，然後她的臉上展開一絲淡然的微笑，從那個紙袋中抽出一部份的文件來，又把其餘的文件放回紙袋，再把紙袋放回到那本「我的奮鬥」的書裏，歸還到書架上笑道：「魯薏絲，今後我們要把蘭寧爵士忘記，忘記見過他，忘記這個人，却要記住一件事，就是這本書，以後妳假如要翻閱其中的文件，只能抽出這本書，千萬不能抽動任何的其他一本。」

魯薏絲道：「我曉得，只要一動別的書，這些文件就完全毀了。」

陳秀蓮道：「是的，那些文件可以有很大的用處，但如果落到其他人手中，還是讓它毀了的好。」

「大姐，我以後要看這些文件嗎？」

「當有必要時，妳是要看的，因爲妳是我合法的代理人，不過什麼是必要的時候，妳能把握嗎？」

魯薏絲笑道：「我想我能把握的，一共只有兩個狀況，一是妳通知我的時候，還有就是妳突然暴斃的時候。」

陳秀蓮開心得笑了起來。

「妳完全說對了，可見我選的人沒有錯。」

魯薏絲也笑道：「妳可以放心，我是一個最不好奇的人，所以在這兩種情況未曾出現之前，我絕不會動這文件。」

陳秀蓮道：「我把取得文件的秘密都告訴了妳，就是對妳十分的信任，不過有些事，妳是知道得越少越好。」

魯薏絲道：「但有有一件事，我倒是忍不住想知道，蘭寧把文件藏在這麼一個秘密的地方……」

「這個地方實在不算秘密，只不過是書架中的一本書而巳，而且還是很普通的一本書，最機密的東西，應該藏在最常看見的地方，這老頭子畢竟是個學心理學的權威！」

「那些文件他是希望交給妳的？」

「是的！對於接替他工作的人，這是一些很有帮助的重要資料。」

「那他爲什麼不明着說呢？還要弄那些花樣。」

陳秀蓮道：「他不敢確定我是第一個接觸到他遺體的人，那樣一來，他的秘密就可能會到了第三者手中。」

「如果我的智力解不開那個謎，我也不配去知道那些資料。」

魯薏絲沒有說話，這一切對她而言，是傷腦筋了，也不是她能夠担負的。

她只想了解一些她能知道的，所以她又問道：「他只留了——亞門——兩個字，跟那本書有什麼牽連的關係呢？可是妳揭曉的機會却只有一次。」

陳秀蓮道：「首先妳必須要懂得中文，中文裏的古文名詞。」

「我的中文不錯，我却想不出其中的關鍵。」

「這本書是希特勒寫的，希特勒是舉世公認的大獨裁者，中國的古文中把這一種人稱之爲獨夫。」

魯薏絲道：「獨夫的意思我懂，可是又與亞門有什麼關係呢？」

「亞門這兩個字的發音如果要以英文表達，就會有A—MAN，一個男人的意思，也是獨夫的意思。」

魯薏絲忍不住笑道：「轉這麼多的圈子，原來是這麼一點綫索，虧他想得出來，也虧妳去猜的。」

陳秀蓮道：「我可着實地費了一番心思呢，雖然我根據那些綫索，找出了希特勒，都還不能確定，直到我問過妳對亞門兩個字的含意後，總算能決定了。」

魯薏絲想了一下道：「蘭寧的意思是不是他奮鬥了一生，終於把他的担子交給了妳，而今以後，可以從心所欲了。」

陳秀蓮道：「不錯，魯薏絲，妳也是很有腦筋的女人，我很高興，就是做我的助手，也一定要有點腦筋才行的。」

魯薏絲却深吁了一口氣：「我還沒開始上任，却已感到不勝負担了。」

「那以後可以叫蘇菲帮助妳一點，這件事我不想扯到青青她們頭上去，她們也負担不了，蘇菲也不是能担負重任的人，不過蘭寧對她頗爲抱歉，遺囑裏提到她，而且遺給她一筆很優厚的年金以及推荐她爲四個基金會的主任委員，所以她也該負點責任。」

魯薏絲笑道：「這老小子死後還算有點良心。」

「不是死後，是生前就想到的，那份遺屬簽署的日期是半個月前，可見他心中早就想到對蘇菲有所補報了。」

「他有沒有遺給我什麼呢？」

「有的，他把這所古堡送給妳。」

魯薏絲跳了起來道：「大姐，妳不是開玩笑吧！」

「絕對不是，宣讀遺囑時，妳可以跟蘇菲同時承領遺產。」

魯薏絲道：「我才不要呢，我從這兒得不到一點好處，每年都付出一大筆的維持費用。」

「不必要妳付錢的，而且每年還可以收到四萬鎊的租金，萬聖聯會付給妳的租金。」

魯薏絲仍是很吃驚，陳秀蓮笑道：「遺屬不能給妳看，我們也不便出面，這交給露露去執行，我說的絕不會錯，得人錢財，與人消災，現在妳要去執行第一件任務。」

「我知道，去證實R先生的死訊。」

陳秀蓮道：「那是我的職責，妳的任務差不多，却是執行另一個人的死刑，妳把槍準備一下　我們下去吧，要乾淨俐落，一槍斃命，否則就會引起麻煩。」

魯薏絲忙道：「要我殺人，殺誰？」

陳秀蓮道：「妳先別問，我宣佈的時候，妳就立刻執行。」

說着收起了文件，跟魯薏絲一起回到了下面的大廳中，那些會員們循例起立致敬。

陳秀蓮沒有叫大家坐下，鄭重地道：「我們的前任總裁R先生的確巳經永遠離開我們到天堂去了，祝福他的靈魂想到安息。」

大家都默然低頭，有人還在胸前劃了個十字。

露露的眼睛有點潤濕道：「他是一個可敬的好人，願上帝保佑他。」

陳秀蓮笑道：「萬聖聯會中不應該有上帝祝福的好人，但是R先生確實爲我們犧牲良多，他有一份遺囑，是分給幾個人的，請你們接過去。」

給露露的那一份很多，很長，露露看得很仔細，臉上忽現驚色。

但是她的震驚不如瓦勒的厲害。

瓦勒雖只有短短的幾行字，他看完了却臉色如土，連忙擧起紙條道：「我……否認這些指控。」

陳秀蓮道：「瓦勒，不必去管指控的內容，我只要你辨認一下，這是不是故總裁R先生的親筆。」

瓦勒的額上流了汗水道：「是的，不過……」

陳秀蓮擧手打斷了他的話道：「你承認這是R先生的親筆就行了，至於指控你的內容，那與你沒關係。」

瓦勒大聲嘶叫道：「怎麼會沒關係，那上面指控我！」

陳秀蓮一笑道：「R先生不是平白地指控，他握有充份的證據，不但有物證，而且還有人證……」

瓦勒吼叫道：「我也有人證，他們可以證明我的清白。」

陳秀蓮一笑道：「瓦勒先生，你弄錯地方了，這兒不是法庭，我們也不是審判你，萬聖聯會是一個很民主的組織，但也是一個很獨裁的組織，每一個份子在會中都能享受到民主的權利。但是如若一個人背叛組織，危害到大家的安全時，我們就會採取很獨裁的制裁方式了。」

瓦勒退後了一步叫道：「不行，妳不能制裁我，我有權提出聲辯，而且我有大多數的會員支持我的證詞。」

陳秀蓮笑道：「你不必提出名單來了，我可以代你提出，這上面的人都是你的證人，你同意嗎？」

她又取出一張文件遞過去。

瓦勒連忙接過了來，而且很快地看了一眼道：「我同意，這上面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證實我的清白與無辜。」

陳秀蓮一笑道：「瓦勒先生，我宣佈你將永遠地引退！」

瓦勒翻了眼睛叫道：「什麼，妳怎麼能作如此的宣佈，這麼多的會員都可以爲我作證。」

陳秀蓮笑道：「那張名單也是R先生要提出的證人，每一個人都曾親自簽署了你出賣組織的事實，所以我才要作對你引退的宣示！」

她的手伸向了裙下，那是一般女子別放槍械的地方。

瓦勒以爲陳秀蓮要開槍，連忙蹲身滾地，同時也伸手向腰間想要拔槍，他的動作很敏捷，只是他認錯了目標，陳秀蓮並不是他的死刑執行人。

魯薏絲才是，而魯薏絲的槍早巳握在手中了，他因爲把注意力全放在陳秀蓮身上，陳秀蓮的槍還沒有掏出，他的槍巳經取出了，所以他的警戒力較爲鬆懈，在他還沒來得及把槍口指向陳秀蓮之前，魯薏絲的槍口巳經冒出了火花。

她用的是一枝加拿大的曲尺，這種槍很不容易取準，因爲後座力很大，份量也很重，一般在軍中使用的。

但是魯薏絲却用得很好，因爲她練過功夫，手腕的勁道特別强。在黑社會中，高級的槍手才使用這種手槍，射程遠，殺傷力大，它使用的是衝鋒槍子彈。

瓦勒的前額被轟掉了半爿，幾乎沒有經過掙扎就宣告死亡了。

魯薏絲吁了一口氣，吹掉了槍口上的餘烟，然後很快地踢掉了瓦勒手上的槍。

這是一個老練的槍手的動作，一個剛死去的敵人手上握有一枝上膛的槍是最危險的事，不知道什麼時候，他的手指一收縮，也能扣動扳機，射出一顆子彈。

（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勇闖八象陣　同登觀海樓

門外人聲一笑道：「除了我老人家，半夜三更又會是那一個？大姑娘，我可以進來了麼？」

朱翠立刻聽出來，道：「是單老前輩麼，等一下！」

一面說遂即開了房門，單老人就像一陣風似的，嗖一聲鑽了進來。

他一進門呵呵笑道：「過癮，過癮……來，大姑娘，給我來碗茶吧！」

朱翠答應着，忙自親手爲他斟上一碗，不免奇怪的道：「你老人家這是從那裏來？」

單老人先不說話，把倒好的一碗茶拿起來一飲而盡，砸了一下嘴道：「杭州三十六號小龍井，好茶！好茶！」

朱翠遂即由暖壺裏又爲他斟上了一碗茶。

單老人接過來赫赫笑道：「看起來妳們在這裏日子過的很不錯，只怕高立那個老兔崽子回來以後，就不同了，大姑娘，妳可要心裏先有個提防，以免到時候措手不及——」

朱翠冷冷的道：「這個無需你老人家關照，我知道！」

想到了剛才單老人暗中救助之功，遂即當面向他感謝！

單老人道：「用不着謝我，我這是在爲自己清理門戶！哼——這些小子們平素無法無天的行爲我聽得多了，往後誰也跑不了，一個個拿他們開刀！」

朱翠道：「你老這是從那裏來？」

單老人笑道：「劉老婆子自以爲了不起，在這裏作威作福，我剛才開了她一個小玩笑，她雖然追了我半天，到底沒有讓她摸着一點根底……」

微微一頓，他才接下去道：「話雖如此，這個老太婆一身輕功，倒也着實不可輕視……姑娘以後要是遇着了她，可要千萬仔細！」

朱翠遂即將日前來時與劉嫂的一番邂逅道出，輕輕一嘆道：「看起來這裏陣勢，比起肇慶那別館來，還要厲害的多！」

單老人點點頭道：「妳說的不錯，因爲這裏的陣勢是我那雲老恩師親手佈置，自是千奇百幻，厲害無匹，肇慶別館裏的陣勢，却是出自後人之手，當然要差上一截！」

說到這裏他微微一笑，目注向朱翠道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翠與新鳳在夜裏到處刺探，却遇上島上管事之一郭百器，郭百器見朱翠漂亮遂起刦色詐財之心，朱翠見他無恥，是以全力對付，但郭百器設下奇陣，使朱翠處於劣勢，在危難之際幸得單老人在暗中傳音相助，最後朱翠才能將郭百器殺死，郭百器一死，單老人才由暗處走出，把郭百器屍身移去，遂帶領朱翠，新鳳回到原居所……朱翠在暗處聽見劉嫂和張鷹的談話，知道不樂島主高立對布達拉宮的一件寶藏志在必得，到時可能島內精英人物却隨高立前去，朱翠心想何不趁此機來消滅島上實力……

：「妳道這陣勢厲害麼？」

朱翠點點頭道：「實在厲害……今夜若不是你老人家現身引導，只怕我一輩子也轉不出來！」

單老人點頭冷笑了一聲：「妳這話倒也並非誇張，據我所知，先師雲中玉當年爲建立此海外基業，不受外力所侵，一共在此不樂島前後佈署了十一堂陣勢，這些陣勢佈署之時，足足花費了老人家三年時光，才行完成，自那時以後再也不虞爲外人所侵，這也就是爲什麼至今不樂島仍能屹立不搖，胆敢横行天下的主要原因！」

朱翠吃驚的道：「照你老人家這麼說莫非當今就沒人能破得這些陣法不成？」

單老人冷笑着搖搖頭道：「難——很可能正如妳所說，只怕當今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人能破此陣……當然，除了一人之外！」

朱翠一驚：「誰？」

單老人冷冷的道：「那人就是我！」

「啊——那可太好了！」

「只是姑娘……」單老人冷笑着道：「妳如果指望着我會親手來破這些陣勢，那可是夢想……」

朱翠微感失望的道：「這……這又爲了什麼？」

「不爲什麼！」單老人道：「這是先師身份僅留在這個世界的一些東西，我身爲他嫡傳掌門弟子，又豈能作此忤逆之事……？我絕不合作的！」

朱翠想了一下，點點頭道：「你老人家志行可嘉，只是這麼一來，妄圖與不樂島爲敵，豈非是不可能之事了！」

單老人長長發出了一聲嘆息——

「這就是我心裏難釋的一個難題……實在說我矛盾極了！」

朱翠道：「難道這些陣法，天下再也沒第二個人能夠破解開來？」

「再也沒有第二個人了！」

單老人冷笑着搖了一下頭，看着朱翠又道：「我這麼說無絲毫誇大之意……如果當年不是我親眼看見先師佈署，親耳聽見他老人家講述這些陣勢的微妙，並承教導破陣之法，我也休想有此能耐！」

朱翠點頭道：「我懂了，其實這些陣勢，破了也未免可惜，但求能知曉進出通行之法也就夠了！」

單老人看着她點點頭，說道：「不錯——只是『但求通行』這四個字說來也不容易——」

「怎麼會呢？」朱翠又爲之一驚！

單老人冷笑道：「怎麼不會呢？妳以爲這島上人，像劉公劉嫂這類老人，都能通行自如麼？那就錯了！」

朱翠茫然道：「難道連他們自己人也不能暢行無阻麼？」

「不錯！」單老人道：「談到通行無阻，眞正能如意進出這十一堂陣勢的人，除我之外，這個島上只有三位島主本人，其他人即使如身負重責的劉公劉嫂，甚至於他們的那個嫡傳弟子，也只能在有關的幾堂陣勢裏暢行自如，到了三位島主本身所居住的地方，便不得其門而入了！」

朱翠道：「原來這樣！」

她不禁心裏想到，怪不得外面把這不樂島形容得那麼可怕，不樂帮更對外揚言，沒有任何人能活着離開此島，想來必是種因於此了。

單老人頓了一下，吶吶的道：「再看看吧，第一步，我得先把你教會，讓妳能自由通行自如，這一點說來容易，只怕也得要花上妳一兩個月的時間，還得用心苦記才行！」

朱翠怔道：「要這麼久？」

「哼！還久麼？」單老人冷冷的道：「到時候你就知道了，白天人多，進出不便，只有晚上，以後每天晚上這個時候我來找妳，咱們實地走走，時間一長，妳也就自然而然的熟悉了！」

朱翠雖然心急如焚，恨不能一下子即把不樂島都摸清楚，但聽他這麼一說，却也知道事情是急不來的，只得點頭答應。

單老人遂又說道：「以後如果有什麼事，我會主動來找妳，妳用不着找我，你也找不着我……我們就這麼說定了，我走了——」

說到這裏，正待起身離開，忽然神色一凝，道：「嗯，有人來了！我得先避一下！」

一面說時，身形一個倒折，有如飛天蝙蝠般，整個身子已倒翻了起來，緊跟着他手膝並用，向天花板上一貼，唰唰一陣游行，活似一隻大守宮般地，已隱向一根巨樑之內！

這種身法的施展，朱翠確信以前不曾見過。

她的驚奇還沒有來得及平息，身邊上已聽見了極爲輕微的一絲異聲。

根據朱翠的經驗，她確信有人來了。

使她更驚異的是，這個人的輕功顯然極佳，與先前單老人來時一樣的輕微！

朱翠居住的地方至爲寬敞，臥室之外，另有會客專用的內廳，廊外是一方露台，兩側左右聯結着抄手遊廊，——此刻，朱翠就坐在廊內！

不容她起身察看，內廳的兩扇門扉，忽然地自行敞了開來，一個長身女子飄然進入。

隨着她進入的身勢之後，兩扇廊門又自行合攏，門扇的一開一合，顯示着此人高超傑出的內元眞力。

來人正是本島島主之一的「妙仙子」風來儀！

朱翠沒想到她竟會忽然在此時此刻來訪，弄不清是怎麼回事，由於方才自己殺了對方手下一人，一時心虛，祇以爲對方是興師問罪來的，心裏未免有些忐忑不安，忙自由位上站起！

風來儀一身隨便家居衣着，長髮一束斜垂胸前，黑色的及地長裙外罩着一件天青色的短拔！臉上神色並無不悅，反倒一派輕鬆自在！

「翠姑娘妳好——怎麼，這個地方妳還住得慣麼？」一面說，她笑嘻嘻的執起朱翠雙手，上下打量了一眼：「對不起，妳知道我不在島上的這段時間，上上下下許多事都有待我返回料理，所以這兩天沒來看妳！」

朱翠聽她這麼說，心裏略爲放鬆，道：「前輩太客氣了，這裏一切都好，家母與舍弟亦看來健康，多勞費心，實在愧不敢當！」

風來儀鬆下了她的手，一面坐下來道：「不要這麼說……既然這樣，妳們就在這裏住下來吧！這裏不比肇慶行館，人多事雜，難免有照顧不週之處，妳有什麼需要的東西，要是他們照顧不過來，你只管跟我說，我可以吩咐他們馬上送過來！」

朱翠搖搖頭道：「妳太客氣了，這裏什麼東西都不缺少！」

風來儀笑道：「那就好，令堂的心情可好？妳要多開釋她，再怎麼，住在這裏是安全的，曹羽那帮子人無論如何也到不了這裏……」

朱翠微微一笑道：「話是不錯，可是風前輩又爲什麼要這麼厚待我們？我們在這裏要住到什麼時候呢？」

風來儀先是沒有吭聲，過了一會兒面色微寒的道：「這妳就不要操心了……」

忽然她自位上站起來道：「我今天晚上來找妳，是要妳到我那邊去坐坐，我塡了一首新詞妳看看可好！」

朱翠原是不想跟她走得太近，可是轉念一想難得有這個機會，倒不如好好的把這島上情勢觀察一下，這麼一想也就欣然答應！

風來儀似乎很是高興，瞅着她道：「有機會我會好好帶妳到各處去走走，這裏好玩的地方多的很，妳看了以後一定會覺得這裏雖島名不樂，其實人民生活實在却很是快樂，咱們走吧！」

說完轉身向外步出，忽然在壁邊站住，兩隻眼睛注視着壁上，忽然回頭一笑道：「倒是想不到，翠姑娘妳還練有這門功夫啊！」

朱翠聽得吃了一驚，兀自鎭定道：「怎麼……？」

風來儀含笑着一指牆上道：「啊！妳看，這是什麼？」

但見她手指處的牆壁，現出了兩個清晳的掌印，由是一路而上，直達屋頂——正是方才單老人施展壁虎游牆時所留下來的——

那掌印並非染有泥跡，只是掌心濕潤，所留下的正常紋路，只在某一個特別的斜度之下；才得現出，正面而視反而難以看見。

這一點點蛛絲馬跡，亦難逃風來儀觀察之中，足見其人凡事之細心了。

由於那掌印只是中心的一小部份，看上去實不易辨別男女，這才使朱翠畧放寬心！

心念微轉，她杏目微乜，向着風來儀淺淺一笑道：「以妳所見，我這又是練的什麼功夫？」

風來儀莞爾道：「妳是孜我不住的！妳所練的這門功夫，我們叫它作『守宮盤龍戲』！」

一面說兩隻手掌霍地向着所現出的掌印上一按，整個身子向前一吸，已自貼向牆上，遂見她掌膝互施，一陣瑟瑟聲已爬向室頂！

朱翠正自担心地看出單老人藏處，却見風來儀手掌輕收，飄飄然已自屋頂落下地來。

「了不起，了不起——」

一面說時，風來儀滿懷詫異的目光頻頻在她身上轉着：「想不到妳的內力氣功，竟然練到如此精湛地步，佩服、佩服，找一天倒要與妳好好印證一下！」

朱翠聽她這麼說，心裏總算鬆下了一口氣，倒也不得不佩服單老人暗中掩藏的巧妙。

說話之間，二人已步出涼台！

驀地，一條人影快似奔電般地來到了眼前！

這人一身長衣，滿頭白髮，個頭兒不高，看上去矮胖矮胖的！

朱翠先沒有看清，容到定目再看時，才認出了來人正是不樂島上的那位大管事劉公！

劉公乍見風來儀一笑道：「原來三娘娘也在這裏！」

一面說遂即又向着朱翠抱了一下拳道：「公主萬安！」

朱翠回禮，尊稱了他一聲：「劉老前輩！」頓了一下遂即請示道：「深夜來此，可有什麼事麼？」

「這個……」劉公笑了笑道：「沒什麼大不了，不過是例行巡視一下罷了！」

一面說，遂見他移向風來儀面前，小聲的向風來儀訴說了一些什麼，後者面色微微一驚，隨即又恢復原狀，接着風來儀又關照了一些什麼，劉公遂即退下。

遙遙向着朱翠舉手爲禮，但見他矮胖的身軀，有如一縷輕烟也似的，倏地昇空而起——隨着當空的一襲微風，他身子有如斜風之中的燕子那般輕巧，翩翩然已落身於數丈之外的大樹之梢。

夜色昏暗裏，劉公身軀再一次的拔起當空，遂即掩沒於沉沉夜色裏轉息無踪！

朱翠目睹之下，不得不由衷的讚佩這個劉公，好俊的一身輕功！

風來儀似乎已看出了她的感應，當下微笑問道：「妳看他這身功夫如何？」

朱翠點頭道：「高不可測！」

風來儀道：「實在說起來，他的一身功力，並不比我差，尤其是一身輕功，只怕連我也望塵莫及！」微微一笑，看向朱翠道：「以後妳要碰上了他，動手過招時可要千萬小心，以後妳就知道了！」

朱翠心裏一動，含笑道：「他爲什麼會跟我動手？」

風來儀道：「妳才來也許還不清楚，這裏的規矩很多，誰要是不小心偶有所犯，他職責所在，便不得不出面干涉了！」

朱翠點點頭道：「原來這樣，我將儘量不冒犯他就是！啊！對了，剛才他來這裏，莫非是發生了什麼事……？」

風來儀一雙眸子在她臉上轉了一轉：「是發生了點事，我們這裏的一位海防巡營管事，忽然失踪了！」

「噢——」朱翠心裏動了一下，臉上力持鎭定道：「失踪……了。」

風來儀目光湛湛的注視着她，接下去道：「也許是我們這位大管事太多疑了，竟然以爲他死了！」

朱翠微微笑了一下，不置可否！

她知道這個風來儀心細如髮，只要一句話對答不當，或是神色有異，必將會爲她看出破綻，倒不如什麼也不說的好！

朱翠的這一點心思，果然發生了效果。風來儀實在在她臉上看不出一絲異態，遂輕輕含笑道：「來，我們去吧！」

朱翠是怕她繼續追問下去，遲早會露出馬脚，見她中途打住，也就不再多說！

當下二人步出樓廊，肩併而行，夜色裏，翡翠谷景緻如畫，點點燈光明滅樓閣，給人以無限神秘之感！

風來儀脚下放快，一逕來到了前面亭子站住，朱翠跟過去，發覺到這個亭子正是方才與新鳳去過的那個亭子，當時只是發覺出有些古怪，並不知其奧妙，既然現在風來儀主動帶來這裏，倒要問問她看看內中藏有什麼奧妙了。

二人先後走進了亭子！

風來儀抖手亮起了火摺子，就着亭內正中所懸掛的一盞燈盞點燃，一時光華大盛！

朱翠左右看了一下，說道：「這亭子好怪！」

風來儀含笑點頭道：「妳居然一眼就

看出了這亭子的古怪，這就證明妳的閱歷不同一般，妳倒說說看怪在何處？」

朱翠站起來走下亭子，在外面觀察了一陣子，又走上來向外面看了一陣，搖搖頭苦笑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看起來像是控制什麼陣勢的一個總壇所在！」

風來儀一笑道：「這就很難得了！」

「是麼？」朱翠好奇道：「可是這陣勢太神妙了，我竟然看不出一些端倪！」

風來儀冷冷的道：「妳說得好輕鬆，我不妨告訴妳吧，當今武林，只怕識得這個陣勢的人還沒有幾個——」

微微一頓之後，她才又接下去道：「除去本島的幾個首腦之外，我還不知誰能有這個本事看穿這些陣勢的微妙——妳來看！」

一面說時，只見她雙手比着一個奇怪的姿式，向着亭子四面各自比劃了一下，忽然向後退開一步。

朱翠暗中記下她這幾個動作，見她單足在地上踩了一下，頓時眼前一花，定神再看時，敢情亭外景像已較前大不相同！

雖然是在夜晚，朱翠却能清晰的辨別出；環繞着這個亭子的四週，共顯現出八處通路，俱是以亭子為中心，向外發射直出！

風來儀一笑道：「妳可看見了？」

朱翠道：「八卦兩儀陣？」

「妳猜錯了！這是『青奇八象』！」

風來儀一面微笑着：「這個名字妳大概以前也沒有聽過吧！我們現在所要走的是第一條路！」

說罷一拉朱翠衣袖道：「快！」

倏到兩個人雙雙縱身而起，落向第一條道路上時，朱翠本能的回身一看，顯然景像全非，敢情那方石亭雖然屹立如故，只是除了自己眼前所踏行的這條路以外，其它七條道路全然無踪。

夜色沉沉，除去自己二人行走的這條道路依然清晰如故之外，四週別處就像是幪上了一層大霧一般地混淆不清，濛濛然無從所見！

經此一變，朱翠才算是眞正的認識到這個陣勢的奇妙厲害，憑自己多年來於此道的認識，對於眼前所顯現的一切，竟然是「不着邊際」。有此一見，不禁令她大失自信，益加的感覺出未來道路佈滿荊棘，想要把這個島內的所有十一堂陣勢全摸清楚，實在是大非易事，想到這裏，眞是打從脊樑骨向外直冒涼氣！

眼前這條路去勢極長，其間並非全然暢通！只是風來儀輕車熟路，行走起來極見輕巧，差不多每走上一小段皆有特殊步法與變化！

朱翠先還是留心緊記，可是一程走下來，不得不知難而退，打消了緊記的念頭，敢情這些步法與變化太以複雜，若非是別有竅門，僅憑緊記簡直是不可能之事！

二人一前一後，刹息之間已前進了百十丈遠近！

風來儀停步在一道溪流之前，只見隔溪對岸，是一片青山，樹障重重，雜花滿目，可惜是夜晚，只見花樹而難見其美，只是那背山面海的超然景色，亦不難想見是何等一番氣勢！

至此，朱翠耳中已隱約聽見澎湃的浪潮聲，夜深人靜，甚至於聽得見海鷗戲潮的啁啾聲，心胸頓時為之大為寬闊！

風來儀站定之後笑向朱翠道：「妳可喜歡這裏？」

朱翠還不及答話，即見風來儀東西各比了一掌，縱身躍過眼前溪流——

朱翠忙自跟進，身子方一跳過，眼前頓時又自一亮——皓月下一樓如畫，背山瀕海而建，却有一道極盡迂迴的石板小道蜿蜒而上，直詣樓前，小道之間點綴着不同式樣的茅亭，共有七座之多，每亭之內皆懸有明燈一盞，看過去有如一串明珠，閃爍在夜色之間，尤其醒目好看！

風來儀指着那座樓道：「那就是我住的地方了，來吧，我們來活動活動一下身子吧！」

話聲乍落，她身子已如同風飄桐葉般的拔了起來，隨着她開合的雙臂咕嚕嚕一陣風聲，已落身在為首第一座茅亭之上！

朱翠這時也施展身法，驀地拔身而起，向着風來儀所落足的茅亭之上落去！

——她身子方自一落下，風來儀已第二次拔身而起，向着第二座茅亭落去。兩亭之間距離甚遠，風來儀竟然只憑着一次縱身，就落向對面亭上，這等輕功，的確是當世罕見！

朱翠情知對方這是在伸量自己輕功，明知自己輕功比對方不及甚多，却也不甘心示弱，當下強自由丹田提吸出一股眞力，施展出「巧燕穿雲」的輕功絕技連續三個起落，一直撲上了第三座亭子！

她確實沒有想到，自己輕功竟然會有如此造詣，雖然暫時沒有讓自己丟人，却已是精疲力盡。

站立在第三座茅亭之上再向前一打量，才發覺到風來儀敢情早已到達了盡頭，高高站立在最後那座茅亭頂尖，正自向着自己點手相招！

朱翠暗暗的叫了聲苦，更發覺到餘下的四座茅亭敢情每一座距離看來都長短不一，越向後距離愈遠，起先不過是五六丈距離，到達最後怕沒有八九丈之遠，如此距離，就算是自己再苦練經年，也是萬不能及！

把這些看在眼裏，朱翠不禁心裏有氣，暗忖着好個婆娘，妳明明知道我武功不如妳甚遠，前此早已較量過，何以現在硬要我當面出醜。

本想由亭上飄下來，乾脆走過去，可是無奈她生平好強慣了，尤其在這種節骨眼上更不能認敗服輸，無如以自己能力實在無把握飛越過八九丈的距離，況乎又是在夜晚，即使勉強能達到這個距離，若非能一次落足在茅亭頂尖之上，否則亦將難免出醜！

這一刹，她可眞是舉棋不定，不知如何是好了。

却見遠處亭尖的風來儀揚聲發話道：「翠姑娘，不必勉強，這也實在是難了一點！」

朱翠聽她這麼說，更不禁激發了好強好勝之心。

當時她一面打量着對亭落脚之處，一面在運功調息，正待拚着出醜也要試上一試——

忽然耳邊响起了一絲笑聲！

「妳放心吧，有我在這裏妳出不了醜的！」

一聽這聲音，馬上就認出了是誰，想不到在這個節骨眼上，單老人竟然又出現了。

對於朱翠來說，這可眞是個意外的驚喜！

然而，她立刻又想到，這個時候單老人是千萬不宜現身的，風來儀何等人物，一個不愼為她看出了破綻，那還得了？

這麼一想，朱翠不禁暗自為他担起憂來，心裏由不住暗自責備！

暗中的單老人，遂即傳聲嘿嘿笑道：「大姑娘你只管跳吧，用不着為我担心，我暗中助妳一臂之力就是！」

朱翠驚心少定，又怕風來儀生疑，當下強自提起一股眞力，運出全身勁力，陡地直向對亭上縱身落去！

兩亭之間，距離約在七丈之間！

朱翠這一奮身直躍，確實沒有把握能够躍上亭尖，然而她却是意外的達到了。

待到她足尖落實在亭頂圓珠上時，由不住緊張的出了一身冷汗！

遠處風來儀笑讚道：「好身法，翠姑娘，還有三個亭子，妳何妨都試試看？」

她的話聲方落，耳邊上立刻又接上了單老人的傳音——

「她要你怎麼樣就怎麼樣，一切都有我呢！」

朱翠聽他這麼說，只得把牙一咬，倏地縱身而起，直向對亭再一次縱身過去！

她身子方自縱起，驀地後面胯骨地位一緊，被一股莫明其妙的風力硬生生的頂了出去！——這股力道顯然甚大，以致於除了朱翠本身力道之外，還足以把她推出丈許以外！

就這樣，朱翠便輕飄飄，極其從容的落在了第五座亭尖之上！

她身子方自站定，身後一股強力的疾風又自襲到，使得她不得不向着第六座茅亭上縱去，和前次一樣，她繼續向第七座；也就是最後的一座亭子！

這一連串的輕功施展，看來一氣呵成，絲毫不帶牽强！看在風來儀眼中，的確驚訝極了，以她對朱翠的過去認識，萬萬想不到她的輕功造詣，竟會是如此之高，簡直較諸自己也並不差。

一驚之下，風來儀幾乎愣在了當場！

良久之後她才感嘆着點了一下頭道：「翠姑娘，妳好一身輕功，以前我竟是沒有看出來，眞是失敬了！」

朱翠遂即由亭頂上飄身下來——心中有愧，却是連一句客氣話也說不出來，只是向着風來儀神秘的笑笑而已！

殊不知這一笑，却又令風來儀大感諱莫如深，心中盤算道：看來這位公主輕功既屬一流境界，別樣功夫也差不到那裏，何以竟會向我輕易認敗服輸？難道說她之來到不樂島，還會存有什麼異圖不成？

然而，轉念再想，以不樂島如此神奇陣勢，高手如雲，對方孤單單一個單身少女，縱然智藝超羣，在自己監視之下，又能如何？況乎她一家老小生命，全在不樂帮掌握之中，豈又能興風作浪不成？

這些問題略一過腦，風來儀遂即一笑泰然！

「妳看——」她手指着漸次高起來的石階道：「這裏是一百零八蹬百階，走完之後就到了我所居住的『觀海樓』了！」

朱翠在她說話時，已自感覺到冷冷天風，耳中亦不時聽見澎湃的海濤聲，順着風來儀的手指向上望時，訝然驚覺到敢情二人所立處，已將是一峯之巔，風來儀所謂的「觀海樓」，事實上已是一峯之頂，只是這一帶峯巒起伏，層層相叠，非到近處是難以窺知罷了。

夜深如水，當空明月冰盤也似的懸在天上，如銀月夜映照着眼前一切，幾疑處身於瓊瑤月宮，確是令人心曠神怡，流連忘返。

朱翠看在眼裏，心中確是暗暗折服。

如此居家環境，如非是她親眼看見，簡直是難以想像，風來儀能够居住這裏，日夕感染此大自然鍾靈氣質，焉能不智高靈敏，實在令人由衷欽慕。

能够居住在這裏的人，當然絕非凡夫俗子。

下意識裏，朱翠便又對於風來儀這個人傾生出無限敬慕之心，在她想像裏一個居住在如此環境裏，而有高超意境的人，似乎不應該是個殺人越貨的壞人。

這種感觸似乎早已不祗一次的在她腦子裏滋生，她眞怕這樣下去，有一天也許就會消蝕了對於她甚至於整個不樂帮的敵意。

風來儀微微一哂：「妳在想什麼？」

朱翠一驚道：「啊——沒什麼，我只是忽然發覺出這個地方太美了！」

風來儀道：「是麼，那麼等一下妳會更覺得美，我們走吧！」

話聲一落，她身子已自輕盈的縱了起來，直落向石階之上，朱翠也遂即縱出落下。

二人併肩而立。

風來儀一笑道：「這裏台階雖然總數一百零八級，但是妳却要一級級的走上去，却是求快不能，妳信不信？」

朱翠也不答話，倏地舉步，越級向上直跨過去。

說也奇怪，她雖是大大向上跨出一步，可是倏到她脚步落下之後，才發覺到此身仍然停留在原階之上，所不同的是站立的位置略有偏差而已。

一驚之下，朱翠倏地縱身直起，再一次向上落去。

她身子才自縱起，就聽見身邊的風來儀一聲叱道：「不要——」

緊跟着朱翠的身後，風來儀突地拔身直起，直向朱翠身後襲去。

朱翠身子方自縱起，只覺得眼前景物似乎全數倒轉過來，而自己落身之處，却是漆黑一片，心中正自吃驚，耳邊上已聽見了風來儀呼叫之聲，同時間只覺得右腕上一緊，已吃風來儀緊緊抓住！

緊接着已吃風來儀硬生生的把她身子拉了下來，感覺着就像是螺絲轉兒般地一瀉直落了下來。

容到二人落地之後，朱翠再一打量，才發覺到敢情還是原來第一階石級，眞有點令人匪夷所思。

風來儀這才道：「剛才我要不是拉妳一把，現在妳必然已經困於陣內，這個陣

勢較諸剛才我們來時所經過的那個陣更要微妙得多，就是我通曉陣法，能把妳救出來，只怕妳也難免要受到傷害。」

朱翠由於前此已見識過這裏陣法的厲害，聽她這麼說並不認爲她是誇大其詞，心裏既驚又愧，儘管她生性要强好勝，也不得不暗自吃驚，未敢造次。

風來儀見她尋思不語，面有羞色，哼了一聲道：「我知道妳在想什麼，妳也未免太好勝了，妳以爲這裏陣法如此容易被人認出來麼，果眞這樣，不樂島也就毫無神秘可言了。」

朱翠冷笑道：「瞧你這麼說，難道就沒有人破得了啦？恐怕不見得吧！」

風來儀挑了一下眉毛：「話當然不能這麼說，不過我確信目前還找不出一個能破得了這個陣勢的人！」

朱翠搖搖頭道：「我不相信！」

風來儀一笑道：「隨妳怎麼想吧，怎麼，妳還有興趣到我那裏去看看麼！」

朱翠道：「正要拜訪！」

風來儀道：「妳不必懊惱，只要留意我前進的身法，三五次以後也許妳就知道怎麼走了。」

朱翠心裏着實懊惱，聆聽之下未置可否，却聽得身邊又傳出了單老人的聲音道：「大姑娘，這個機會可不能失去，不只妳要用心學，連我也要瞧瞧，妳只留意她的動作，我會隨時提醒妳就是了！」

聽見了這些話，朱翠心裏算是踏實多了。

是時風來儀已開始了她離奇的步法，只見她兩隻手緩緩向兩側平伸而出，身子風擺殘荷般地搖了幾下。

朱翠留意到她脚下的步子左四右三踏了七下。

就在這當口兒，她身子已輕輕縱起，拔上了數尺之外。

朱翠學樣兒的雙脚也踏了七下，遂即縱身而起，果然起勢如鷹，只是到一定的高度，忽似有一陣天旋地轉的變動，便又落了下來。

身子落定之後，朱翠才發覺到，敢情寸步未移，仍然站在原來位置。

風來儀咯咯一笑道：「這事情是急不得的，妳只不要貪功太切也就是了，來，再試試看！」

朱翠只覺得臉上一陣子發熱，彷彿連耳根子也都紅了，所倖天黑，看不見就是了——

「這步法叫『量九論七』，要想邁上七步，須往九步處落身！」

自然聲音發自單老人，朱翠正在連思這個問題，聽對方這麼一提，頓時大爲領悟，當下再次重來，左四右三兩雙脚一連踏了七下，霍地拔身而起，却向第九蹬石階上落了下去。

這一次果然發生了妙用，他身子一經縱起，只覺得飄若燕子，極其輕靈，徐徐飄動，已然落在了風來儀身側旁邊。

風來儀似乎甚是驚訝的看了她一眼，點點頭道：「果然聰明，只是……奇怪，妳怎麼會知道金烏門的『內三元身法』的呢？」

朱翠心裏登時一怔，隨口道：「妳說的是『量九論七』步法？」這句話不過是才剛剛由單老人嘴裏聽到，一時情急之下脫口而出。

風來儀一聽之下，似乎又爲之一怔，却是沒有再說什麼，過了一會兒，她臉上才又帶出一絲微笑，點點頭道：「很好——妳既然知道這種步法，看來眼前這個陣勢，妳應可通行無阻！」

朱翠苦笑道：「妳未免把我看得太高了，老實說，我可是一點頭緒也抓不着，還是請妳帶路吧！」

風來儀微微一笑，心裏想道，哼，妳以爲這一次有這麼方便，我倒要看看妳這個丫頭又能精到那裏去？

想着遂即點頭道了聲好，身子有如蝴蝶穿花般地向上昇去。

百十蹬台階，不過轉瞬之間，已爲她昇到了盡頭，回頭向着朱翠點點頭道：「妳試試看吧，除了妳剛才所說的『量九論七』以外，這裏面還有點別的身法，我想妳已經留意到了！」

朱翠思慮着未曾出口，却聽得耳邊上單老人的聲音道：「她說的不錯，除了剛才量九論七之外，這裏面還參了『七巧』身法，哼哼，我這個小師妹她是故意的在攷你，這是我們金烏門不傳的絕技，我如果告訴妳怎麼走法，反倒要引起她的疑心了，那時逼問妳如何知道，就糟了！」

微微停了一下，單老人才又接下去道：「不過，當然我們也不能丟這個臉，什麼七巧妳姑且不論，只聽着我說的步法往上就是！」

朱翠聽他這麼說，心裏才算安定了下來。

風來儀見她沉思不語，得意的說道：「怎麼，妳要是看不清楚，我再走一次如何！」

朱翠搖頭道：「不必了，妳這種身法實在太難了，想必是貴門獨特不傳之技，我自然難以窺出，不過，我也許可以試試看！」

話聲一畢，遂即施展「量九論七」身法，向上縱起，落身於當前石階之上。

她身子方自落下，耳邊上已聽見單老人傳聲道：「行了，這身法只適用於起步之時，再下去就不靈了，妳學過輕功中的『雲中三影』身法沒有？如果學過，就舉手掠了一下頭髮！」

朱翠依言掠了一下長髮！

單老人笑道：「這樣就好，開始之時妳就施展這種身法，當中怎麼出步，只要聽我關照就是！」

朱翠聆聽之下，身軀向下一矮，遂即施展出「雲中三影」身法，只見她身軀搖處，刹息之間幻變出三條不同身影，耳中却聽得單老人關照道：「左五右三——螳螂步，一中二跳，兩翼飛！」

這種「讀招指數」身法，朱翠昔年在師門時，亦甚熟悉，練習時只由師父報出身法名目，便能自解融化爲手眼身部，正因如此，現在經由單老人口中報出，便立刻會意，當下毫不猶豫的施展開來，刹息之間已掠昇了三四十級石階！

單老人並不遲移的立時又接報下去：「半吞一吐氣長虹，猶似劉海戲金蟬！」

「劉海戲金蟬」亦乃上乘輕功步法，朱翠自然習過，當下依言施展而出，其中

間合着「量九論七」的身法，果然輕便伶俐，刹時之間，便又上昇了數十階！

她身子才一站定，即聽得耳邊上單老人嘿嘿笑道：「好身法，想不到妳如此聰明，一點就透，最後這幾級石蹬，只須以左右交差身步，配合量九論七身法，便可上昇至頂！」

朱翠依言縱身，只見她身子一陣左右搖幌，已昇至頂上石階竟是出奇的輕鬆。

風來儀目睹之下，微微頷首道：「妳竟能舉一反三，混合運用身法，實在難能可貴！我倒是沒有想到，以如此簡單身法，也能通行無阻，可見妳心思靈巧，甚明通變之理……」

說到這裏微微點頭道：「實在說起來，你是我從來所見過最可愛的一個女孩子，我發現越來越喜歡妳了，來，我們到屋裏說話！」

一面說，遂即轉過身來，向樓內步入，朱翠這才注意到眼前已是來到了高峯絕頂之處，陣陣天風冷入肌骨，聲聲海濤發自谷底，與峯上松嘯滙集成一片悅耳樂章，聽在身中絕無煩躁，只是和諧的節拍，單調中涵蓄着某種啓發，一次次探討着什麼，她的智靈在這一刹間，似乎得到了補充，思想變得尖銳而敏感多了。

星皎雲淨，月色如銀！

皓月下這裏的一切益見分明，兩彎迴廊，一拱石門，庭院並非深闊，只是看來幽靜雅緻。

兩盞長燃燈分置在大門兩側，透過影遮的雲母石片，火光流離，宛若顫金，足行其上，彷彿踏金而行，蕭蕭山石木影，原該是幾許陰森，只因爲這裏天光特別好，明月當頭，海波在側，兩相映襯之下，只見美的一面，那陰森反倒變得可愛而雅緻了。

二人通過石門直諸而前，忽聽得「咕！」地一聲，一點黑星，直向朱翠臉上襲來。

朱翠還未能看清來的是什麼玩藝兒，即見身邊風來儀一聲叱道：「快閃開！」

說時遲，那時快！

這點黑星，有如一粒彈丸般地已向着朱翠頭上射來，星月光輝中約莫看出是一隻碩大無比的蝙蝠。

由於來速太快，朱翠簡直難以閃躲，聽見風來儀呼聲，右手倏地，駢中食二指，倏地直向着這隻蝙蝠身上點去。

雖是倉促之間，他運施在手指上的力道却也不容忽視，指力一探，耳聽得那隻大蝙蝠「吱！」的一聲尖叫，倏地斜過翅膀一瀉如箭般地直向左側黑同墨染般的澗谷中直墜了下去！

然而似乎這只是一個開始。

就在這隻蝙蝠投身落澗的一刹，空中又有一連幾聲尖鳴，五六點黑影，自不同的四面八方，一齊聚集過來，作交相投射狀，直往朱翠身上射來！

朱翠這一次由於有了心理準備，兩隻手左右同時向外一分，各自發出劈空掌力，兩側來犯的巨蝙，首先吱吱怪叫一聲，被擊的兩側分開——

而此其時，風來儀已縱身而起，起落之間，快若飛隼的已落身朱翠身邊，霍地運施雙袖，迴身一轉，已將來犯眼前的衆蝙全數擊開眼前！

耳聽得空中响起一陣淩厲的蝙鳴之聲，大團的黑影簇擁着，皓月下有如一片黑雲；却夾雜着萬千閃爍的瑩瑩碧眼——這麼大片的蝙蝠羣，却是朱翠從來也不曾見過……

她的心這一刹陡然潛昇起無比寒意，脚下情不自禁的向後退了一步。

風來儀一動也不動的靜靜向空中注視着，以她這等功力，臉上竟然也顯示着無比的驚懼之色！

兩個人只是向空中注視着！

這時四山齊應，全在尖銳淩厲的鳴叫聲中，朱翠從來不知道這蝙蝠的鳴叫聲，竟然是如此驚人心魄，一隻蝙蝠固不足畏，衆多蝙蝠便足嚇人了！

空中這大片黑雲般的蝙羣；由其眸子所顯示的點點碧光，少說也在數萬之數，果眞是向着二人一舉全數發難，就算二人武功再高，也是萬萬難以抵擋。

偏偏那大片蝙雲，只是停空不動，並不移動，數十萬隻蝙翼所搧出的風力，更形成一股巨風，上下充斥，其音轟動！

朱翠有生以來，還沒有見過這等陣仗，簡直看直了眼，兩隻脚禁不住又向後退了幾步！

面前有幾隻蝙蝠，交叉着散飛過去！

風來儀轉視向朱翠，微微笑道：「妳最好不要動，過一會也就沒事了！」

朱翠不便顯示出自己的情怯，只向着她微微苦笑了一下，再次向天空中注視過去！

那片黑雲，總算緩緩向一邊移動了。

風來儀這才像是鬆了口氣，道：「妳以前可曾見過？」

朱翠搖搖頭，再向空中望時，那片蝙蝠雲顯然已向海面上空移去！

「不要說妳從來沒見過！我也是生平第三次，」微微一頓，她才又接下去道：「想不到這羣畜牲，竟然來了這裏……」

似乎她忽然觸及了什麼，臉上的那一片笑容也爲之消失——驀地眼前人影閃了一閃，現出了一條人影。

這條人影好快的身法，只幌動間，已來到了眼前，現出了來人——長臉，獨臂，一身灰白長衣！

朱翠先是一驚，定目再看，始認出了來人竟是此間三位島主之一的宮一刀！

「噢——原來朱公主也在這裏？」

乍然發現朱翠在場，似乎有些意外！

「宮島主！」朱翠以武林規矩，向他行了一個抱拳禮！

宮一刀後退一步，單手豎掌道：「草野村夫，不敢當！公主太客氣了！」

風來儀點頭道：「二兄你來的正好，方才情形想必你也看見了？」

宮一刀嘿嘿冷笑道：「當然看見了，就是爲這個來的……妳看這……」

風來儀笑道：「我們進去再說！」

三人陸續進入！

有了前此的見識，朱翠滿以爲這裏定然較前更爲華麗，誰知却並非如此！

石堂裏佈置得出奇的簡單，除去兩列石板長座外，就只有一個圓形的蒲團，倒是四面軒窗，各垂細竹軟簾，看上去既雅且美。

（未完）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五嶽英豪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令狐楚楚抱病懨懨，此時雙頰緋紅，顯得精神異常飽滿，竟似病人即將逝世前的迴光返照之跡象。聶小青見此情形，不由暗自心慌，只得強作鎮靜，善言安慰，然而令狐楚楚自知無可救藥，將不久於人世，於是，在彌留時，便吩咐聶小青、謝小紅一些身後事，謝小紅一時氣憤，聲言如令狐楚楚不幸身故，定必把嚴慕光碎屍萬段，令狐楚楚一聽此言，不由氣憤填胸，怒斥謝小紅。謝小紅慌忙跪下，向令狐楚楚認罪，豈料令狐楚楚此時怒氣已消，不僅不再責怪謝小紅，反而將聶小青、謝小紅雙雙擁抱入懷，並將兩件身後事交代她們……

梅開冰魂谷　盎然春色濃

眞相大白

聶小青謝小紅一齊強忍極度傷心，含淚點頭，靜聽令狐楚楚說道：「第一件事兒，我死之後，屍骨不葬中原，要你們把我葬到『玉門關』外，『玄衣仙子』衛靈芝的埋骨沙堆以內！」

謝小紅「嚶嚀」一聲，雙手掩面。

令狐楚楚拍着她的香肩叫道：「紅兒別哭，人生那有不散的筵席，你們只要能把我的遺言作到，我也就含笑九泉，別無所憾！」

說完這幾句話兒以後，便自嬌喘連連，芳魂欲絕！

聶小青泣道：「姑娘，你請歇息一會兒！」

令狐楚楚搖頭苦笑說道：「我快死了，再不說，可能便將含恨九泉？」

雙手扶住愛婢香肩，勉強提聚最後氣力說道：「第二件事，便是我要你們以我所傳授的一身功力，永爲嚴慕光，許靈莎的暗中護衛！」

語音方畢，又是一口鮮血，噴得謝小紅滿臉滿身，人便奄然倒臥車中，賸下最後一絲游氣！聶小青以爲令狐楚楚已死，便一頭撲入主人懷中，放聲慟哭！

這一撲，替令狐楚楚撲出了一絲生機來！

原來，聶小青的額角恰好碰上令狐楚楚懷中所藏的那隻錦匣！

聶小青暗罵自己該死，嚴慕光贈匣時，曾說此匣有扶危濟急之力，爲何不打開一看，也許其中藏的是竟是什麼足以挽救主人性命的罕世靈藥？

心念動處，遂取出匣外密封，儘速拆開！密封一拆，錦匣一啓，聶小青不禁驚喜得呆立當地！

謝小紅見她這種神情，詫異走過一看，只見匣中藏的是一册小書，一粒異香撲鼻的白色靈丹，及一張冷金箋紙！

箋紙上寫着一筆工整瘦金書體！

「半册血神經，一粒回生藥，奉贈遠

來人，聊作還珠約！」四句詩之後，並有幾行小字，寫的是：「血神經固屬武林重寶，但靈丹更爲可貴，係家姊『天心女史』石無垢所煉『九還丹』，功能起死回生，靈效無匹，一併贈君，雖尚不足抵償痛失素心人之無限相思，但已盡妾心力報答矣！」

箋末署名爲「賤妾石無愁拜上」！

謝小紅看完箋紙，「哎呀」一聲，叫道：「青姊，這是武林中絕世難求的至寶『九還丹』，你怎麼還不趕緊餵給姑娘服用？」

聶小青臉上一紅，一面忙把那粒「九還丹」餵入令狐楚楚香唇，一面失笑說道：「紅妹不要笑我，我是因姑娘突現生機，喜歡得有點呆了！」

謝小紅笑道：「這粒『九還丹』及半册『血神經』，是那裏來的？」

聶小青「咦」了一聲笑道：「紅妹是不是樂糊塗了，這隻錦匣不是嚴相公送給姑娘的麼？」

謝小紅嫣然笑道：「這樣看來，嚴慕光還不算過份沒有良心！」

聶小青正色叱道：「紅妹說話要有禮貌一點，嚴相公是姑娘心愛之人，你不可總是直呼其名，過於放肆！」

謝小紅微微一笑，瞪着兩隻水汪汪的大眼，向聶小青問道：「青姊，你的主意，確比我多，你看姑娘和嚴相公的這段情緣，到底怎麼樣了呢？」

聶小青秀眉微揚，含笑說道：「他們兩人到頭來還不是一雙令舉世武林人物讚煞羨煞的神仙眷侶？」

謝小紅惑然說道：「嚴相公的昔日素心人『紅衣仙子』許靈莎未死，姑娘又宣稱嫁了諸葛朗，他們這些錯中出錯的結兒，怎麼解呢？」

聶小青笑道：「想解這些結兒，一些也不難，只要靈藥生效，姑娘病體復原，你去對嚴相公說明諸葛朗就是令狐楚楚之謎，我去對許靈莎說明姑娘護衛嚴相公萬里西行，黃沙弔舊的一片痴情，那怕嚴相公與許靈莎不感動得向姑娘雙雙下跪求婚麼？」

謝小紅恍然一笑道：「原來青姊是想把他們三人一起撮合，而不是把許靈莎趕走！」

聶小青失笑說道：「慢說嚴相公是正人俠士，決不肯得新忘舊，連姑娘也決不肯爲了自己，而對許靈莎有損分毫，彼此都是武林兒女，胸襟坦蕩，不會計較嫡庶名份，我料她們最多以年齡分稱姊妹，則二女共事一夫，似乎無甚不妥之處！」

謝小紅抿嘴嬌笑說道：「青姊倒眞想得周到……」

一語未畢，令狐楚楚忽然叫道：「青兒，紅兒！」

聶小青，謝小紅慌忙俯身探視，只見「天心女史」石無垢所煉的罕世聖藥「九還丹」，果然靈效驚人，就是這片刻之間，令狐楚楚臉上，業已容光煥發，病色盡褪！

聶小青含笑問道：「姑娘，妳此時心中覺得如何？」

令狐楚楚茫然說道：「我的病兒，像是好了？」

謝小紅嬌笑說道：「姑娘，妳不要躺着，且坐將起來試試？」

令狐楚楚如言坐起，果覺不但病狀盡失，並還精神倍增，同時又發現齒頰之間，猶有奇芬，遂向聶小青，謝小紅訝然問道：「青兒，紅兒，妳們給我吃了什麼東西？」

聶小青尙未答言，謝小紅便已搶先說道：「姑娘，青姊給你服了一粒『九還丹』呢！」

令狐楚楚目注聶小青，失驚問道：「九還丹是『天心史女』石無垢窮數十年心力，以百種罕世聖藥煉製的起死回生靈丹，青兒是從那裏弄得來的？」

聶小青見主人不但果已病勢盡失，並越發顯得精神奕奕，遂高興得嬌笑連聲說道：「姑娘，這粒『九還丹』不是我設法弄來，是嚴相公送給你的！」

令狐楚楚聞言，更覺愕然，向聶小青手中所捧的那隻錦匣，看了一眼！聶小青恭身伸手，遞過錦匣，並微笑說道：「姑娘所服『九還丹』，便是藏在這錦匣之內！」令狐楚楚接過錦匣，根本未曾注意那半册「血神經」，只是持着那張冷金箋紙，凝神細讀！

讀完以後，又把寫在箋紙最前面的，「半册血神經，一粒回生藥，奉贈遠來人，聊作還珠約」四句詩兒，反覆唸了兩遍，忽然向聶小青，謝小紅揚眉說道：「青兒，紅兒，你們趕緊進林，替我找嚴相公，看他是否業已遠去？」

聶小青，謝小紅雙雙領命恭身，嬌軀微閃，化爲一縷青烟，一條紅影，電掣星馳般，趕往林內！

令狐楚楚獨坐車中，手拈那張冷金箋紙，茫茫然地，自言自語說道：「什麼叫『聊作還珠約』？什麼叫『抵償痛失素心人』？這箋末署名的『石無愁』，又是什麼身份？怎麼會與嚴慕光結識的呢？」

這一連串的問號，把位足智多謀的令狐楚楚弄得心亂如麻，惑然莫解！

直等聶小青，謝小紅，搜遍林中，不見嚴慕光踪跡，雙雙返回，向令狐楚楚報告之餘，她還在口內喃喃地，蹙眉自語！

聶小青聽得令狐楚楚不知「石無愁」來歷，不禁嫣然失笑，手指那張冷金箋紙說道：「姑娘請看！這箋上好像已說明『天心女史』石無垢，便是這位石無愁的姊姊。」

令狐楚楚臉上「烘」的一熱，暗笑「情」之一字，委實誤人極深，自己爲了痴戀嚴慕光，竟會弄得這等神魂顚倒？

她一面羞慚失笑，一面向聶小青，謝小紅問道：「青兒，紅兒，你們是否已尋得嚴相公的踪跡？」

聶小青搖頭笑道：「嚴相公恐怕是走遠了？」

令狐楚楚因病體已癒，遂一躍出車，手掠雲鬢，悵然說道：「他走遠了也罷，青兒，紅兒隨我去趟『阿爾金山』！」

謝小紅訝然問道：「姑娘要去『阿爾金山』則甚？」

令狐楚楚說道：「到『天心谷』中，參謁『天心女史』石無垢，探詢她妹子石無愁住在何處？以便查明這箋紙上的許多疑問！」

聶小青含笑說道：「姑娘所說箋上疑問，是否指的『聊作還珠約』，『痛失素心人』等話兒？」

令狐楚楚點頭說道：「這幾句話兒之中，彷彿有極深含意，我非尋着石無愁問問清楚不可！」

聶小青道：「姑娘，『阿爾金山天心谷』之行，由紅妹單獨陪你前去好麼？」

令狐楚楚聽出聶小青語意，含笑問道：「青兒，你呢？你是不是要去追踪暗護嚴相公？」

聶小青點頭說道：「嚴相公走時，似是意懶心灰，精神不振模樣，有個人在暗中維護，總比較安全一些！」

令狐楚楚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青兒這種作法也好，我們雙方隨時都留下行踪暗記，倘若未能相逢，你便在明年五五端陽趕去『峨嵋金頂』便了！」

聶小青恭身領命，含笑說道：「青兒這就告辭，因爲倘若走得太晚，追不上嚴相公，便白費力了！」

話完轉身，青衫飄飄，人影如仙地，順着前往中原方向，東馳而去！

聶小青思慮雖頗周密，但她那裏想到嚴慕光會去『祁連山冰魂峪』，身爲陰素梅佳賓，與這位『幽靈鬼女』共賞雪海梅花之勝？

謝小紅目送聶小青背影，向令狐楚楚悵然說道：「姑娘，我青姊眞比我乖巧得多了！」

令狐楚楚輕撫她的如雲秀髮，失笑說道：「紅兒，你也很乖，難道姑娘方才叱責你幾句，你就傷心了麼？」

主婢二人略爲說笑，便再出「玉門關」奔向「阿爾金山」的「天心谷內」！

「天心女史」石無垢，閑中煉藥，靜裏參禪，向來不與武林人物交往，故而她這「天心谷」內，禽多解語，獸不避人，完全成了一種無機妙境！

這日，突然聽得有人在谷口施展「傳音入密」神功，朗聲發話說道：「江湖末學令狐楚楚，因事特來『阿爾金山』請『天心女史』石老前輩，賜予一見！」

石無垢雖對武林事物陌生，但却聽說過『蛇蠍美人』令狐楚楚名頭，聞聲之下，想了一想，便對身邊侍女笑道：「令狐楚楚名滿八荒，你且破例引她進來，讓我看看這位『蛇蠍美人』，到底是個什麼模樣？」

侍女領命，恭身退出石無垢所居靜室，走到「天心谷」口，只見谷口站着兩位絕色美女，一位着紅衣的比較年輕，另一位着白衣的則稍爲年長，約莫二十三四！

原來令狐楚楚因「天心女史」石無垢是絕代高人，定不喜人故作玄虛，故早早便把蒙面紗巾除掉！

傳聲通話以後不久，便見「天心谷」內，走出一個青衣侍女，向令狐楚楚恭身說道：「家主人命小婢石萍，恭請令狐姑娘，進谷一敍！」

令狐楚楚微笑說道：「天心谷中，向來不許江湖俗客涉足，令狐楚楚幸蒙石老前輩賜見，實感殊榮，便請石姑娘帶路晉謁！」

石萍既驚於令狐楚楚的天人顏色，又佩服對方的談吐風華，遂恭身施禮，一笑回身，引領着令狐楚楚謝小紅主婢二人，往「天心谷」中緩步走去！

令狐楚楚邊走邊自注意谷中景物，只見一切樹木泉石，無不淸奇出塵，尤其當這嚴冬之際，氣候居然溫暖如春，整個「天心谷」內，綠草如茵，不見絲毫黃萎！

謝小紅瀏目眺覽，向令狐楚楚笑道：「姑娘，你看這『天心谷』內景色多美，眞是好地方呢！」

令狐楚楚笑道：「紅兒，『天心女史』石老前輩是當世唯一超然物外的神仙中人，所居自屬神仙境界，你莫要只羨慕眼前景色靈妙，可看出連谷中禽獸，也受石老前輩敎化薰陶，與人爲友，毫無心機了麼？」

石萍聽得點頭笑道：「令狐姑娘的眼力眞高，我們『天心谷』的鳥兒獸兒，確實不怕人呢！」

說完，伸手向空一招，一隻羽毛極爲美觀的長尾奇禽，便自壁間飛降，落在石萍的香肩以上！

轉過一角山環，有片畝許清潭，潭作心形，在清澄見底的潭水之上，建有一座八角亭兒，亭頂以五色鳥羽覆蓋，看去玲瓏美好無比！

亭中焚着一爐妙香，並有一位身穿白衣，肩披長髮的女子，正在倚欄而立！

石萍含笑說道：「令狐姑娘，亭中站的就是我家主人？」

令狐楚楚瞥眼打量這「天心女史」石無垢，看來似是三十許人，神情高逸，使人一見之下，便不禁油然起敬！

遂搶前幾步，斂衽恭身，含笑說道：「江湖末學令狐楚楚率婢女謝小紅，參見石老前輩！」

石無垢微笑說道：「令狐姑娘莫要多禮，我又不是武林中人，雖然比你痴長幾春，也無須稱我老前輩呢！」

令狐楚楚也覺得對着這位「天心女史」石無垢，用「老前輩」之稱，有點不大適合，但一時想不出什麼其他稱呼，不由赧然發窘！

石無垢一面伸手肅客入亭，一面含笑說道：「我既願接見令狐姑娘，便不曾把你看作一般江湖俗客，你叫我一聲『石大姊』便了！」

令狐楚楚知道對於這等人物，無須矯情，遂立即改口笑道：「小妹恭敬不如從命，先謝過石大姊的對我再生之德！」

石無垢訝然問道：「我與令狐姑娘，素昧平生，今日尚係初次相見，怎會對姑娘有甚再生之德！」

令狐楚楚笑道：「九還丹可是石大姊的秘煉靈藥？」

石無垢點頭笑道：「我這『天心谷』頗秉山川靈氣，曾經孕生過一株罕世聖藥『九還菓』，但此果雖具起死回生之效，但亥時開花，子時結果，若不及採擷，一過子時，靈氣便洩，我當時因無須服食，遂採下此果，配以其他藥物，煉成三粒『九還丹』，其中兩粒業已贈人，如今只剩一粒，令狐姑娘莫非……」

令狐楚楚搖頭一笑，接口說道：「石大姊，小妹並非求丹而來，我最近曾攖重疾，已告魂遊墟墓，便是服食了一粒『九還丹』，才幸獲重生呢！」

石無垢訝然說道：「我所贈人的兩粒『九還丹』，一粒是由對方當面服食，故而只有一粒在外，令狐姑娘所得，難道是我妹子石無愁贈送的麼？」

令狐楚楚點頭笑道：「石大姊猜得不錯，那粒『九還丹』，確是石無愁姊姊所贈？」

石無垢開言笑道：「既是我妹子所贈，令狐姑娘怎地却跑到這『天心谷』來謝我？」

令狐楚楚笑道：「一來飲水思源，『九還丹』是石大姊心血所煉，自應前來瞻仰仙顏，一表謝忱，二來我也要向石大姊探詢石無愁姊姊的住址何在？」

石無垢「咦」了一聲說道：「令狐姑娘既不知我妹子的所在，怎麼獲得那粒『九還丹』呢？」

令狐楚楚遂把石無愁所書的那張冷金箋紙取出，恭身遞與石無垢觀看！

石無垢看完箋紙，詫然說道：「半冊血神經，一粒回生藥，都是我當初在我妹子下嫁石君平之時，送給她的壓粧寶物，她居然全數送人，其中理由，決不簡單，何況下面這兩句『奉贈遠來人，聊作還珠約』，更似包含了無窮隱秘呢？」

令狐楚楚遂約略說明經過，軒眉笑道：「小妹也因箋上語意，隱秘難解，遂特來參謁石大姊，探詢石無愁姊姊的住所，才好登門求教，並謝活命深恩！」

石無垢看了令狐楚楚一眼，含笑說道：「我妹子住在大漠『天心莊』，『白龍堆』千里黃沙之中，只有這一處水草豐美莊院，故而極易找尋，令狐姑娘不妨登門往訪便了！」

令狐楚楚含笑稱謝，石無垢又復笑道：「我因生性疏懶，除了我妹子有時前來看我之外，姊妹二人，竟經年難得相見，令狐姑娘既去『天心莊』，我想奉托你帶些東西，送給我妹子，及石君平妹夫！」

令狐楚楚自然應允，石無垢遂命石萍取來兩隻白玉小瓶，遞與令狐楚楚，微笑說道：「這兩隻玉瓶之內，各貯有十滴『青靈益元乳』，一瓶請令狐姑娘帶給我妹子及石君平妹夫，另一瓶則奉贈令狐姑娘，以紀念今日這場相見緣法！」

令狐楚楚知道這「青靈益元乳」決非凡物，慌忙含笑遜謝說道：「小妹蒙石大姊破格賜見，業已足感盛情，那裏還敢當如此厚贈？」

石無垢笑道：「我『天心谷』內，靈藥頗多，兩瓶『青靈益元乳』，並不是算什麼過份珍奇之物？令狐姑娘趕快收起，再若謙遜，便見虛假了呢！」

令狐楚楚聽她這樣說法，遂只好稱謝收下！

石無垢又復笑道：「這『青靈益元乳』，雖非『九還丹』之比，但也具有兩種用途，一種是常人連服五滴，便可補益元氣，大增眞力。另一種則是若受內外重傷？可半敷半服，頗收止血生肌，培元固本之效！」

令狐楚楚謹記心頭，起身告別，石無垢含笑說道：「令狐姑娘此去大漠『天心莊』，不妨與我石無愁妹子好好結交結交，我那妹子，除了不通武學以外，其餘百技兼精，尤其對於奇門陣法，陰陽妙理，暨卜筮之術，簡直有點神乎其技的呢！」

令狐楚楚連連點頭，退出小亭，石無垢也不遠送，仍由侍女石萍，恭身引導，離開「天心谷」，向大漠之中趕去！

誰知走到距離「天心莊」約莫數里，連房屋莊院，尚看不眞切之處，便見黃塵大起，有十數矯健駿馬，如飛迎來！

馬到近前，看清共是十一騎，左右八騎，全是莊丁打扮，簇擁着中央三位風神絕世人物！

正中一騎，是位年約三十上下的貂裘書生，人品俊挺，顧盼生威，眉目之間，並充溢着一片英雄豪氣！

右邊一騎，則是位身着紅衣的絕美少婦！

左邊一騎，也是一位少婦，但身着白衣，風神秀逸出塵，竟令不知見過多少絕世高人的令狐楚楚，一見之下，有些油然起敬！

十一騎本是絕塵飛馳而來，但到了令狐楚楚，謝小紅主婢身前丈許之處，却一齊勒韁止步！

那快的如飛駿馬，居然一勒即停，馬上人騎術之精，當可想見！

正中一騎赤色神駒上的貂裘書生，首先飄身下馬，向令狐楚楚，抱拳含笑說道：「令狐姑娘，芳名絕藝，久震乾坤，如今俠駕光臨，委實使『天心莊』生輝不少！石君平迎接來遲，尚望令狐姑娘恕我不恭之罪才好！」

令狐楚楚一面斂衽還禮，一面失聲問道：「石莊主與令狐楚楚素昧平生，何況我此來又屬不速之客……」

令狐楚楚話猶未了，那紅衣少婦手指白衣少婦，微笑說道：「天心莊中，昨夜燈花結綵，我姊姊袖占神課，兆主『有鳳西來』，我夫婦三人遂特意趨前接駕！」

令狐楚楚想起「天心女史」石無垢所說她妹子石無愁神卜無雙之語，遂向白衣少婦含笑問道：「這位夫人，莫非是石無愁姊姊麼？」

白衣少婦微笑點頭，令狐楚楚又復愕然問道：「夫人縱然神卜無雙，占出小妹因事前來拜謁，但石莊主又怎會知道我名姓的呢？」

紅衣少婦接口笑道：「我姊姊既然占出『有鳳西來』，我就斷必是令狐姑娘，因爲當世巾幗英雄之中，除了名震八荒的『蛇蠍美人』以外，誰能當得起這個『鳳』字？」

令狐楚楚目注紅衣少婦道：「令狐楚楚尚未請教夫人芳名上姓？」

紅衣少婦嬌笑說道：「我因昔日有誓，決不對人吐露姓名，故而連我丈夫石君平，都不知道我是什麼來歷？尚請令狐姑娘恕我失禮，你就叫我石二夫人如何？」

令狐楚楚口內唯唯，但心中好不驚訝，暗想天下那有做丈夫是不知妻子姓名之理？

這時，石君平微一揮手，身後莊丁，便牽過兩匹駿馬！

令狐楚楚知道無需客套，遂與謝小紅，雙雙上騎！

石無愁一勒馬頭與令狐楚楚及謝小紅併轡同行，並向石君平，石二夫人笑道：「我陪令狐姑娘，緩轡回莊，平哥與二妹

不妨先行，招呼他們在『雙虹水榭』之中，設宴欵待佳客！」

石君平與紅衣少婦點頭笑諾，向令狐楚楚微打招呼，便自率衆先行馳去！

共結金蘭

令狐楚楚探懷取出那隻內貯「青靈益元乳」的白玉小瓶，隔鞍遞與石無愁，含笑說道：「這玉瓶之中，盛有十滴『青靈益元乳』，是『天心女史』石大姊命我携來，贈與夫人及石莊主備用。」

石無愁接過玉瓶，神色惑然說道：「原來令狐姑娘是受我姊姊之托，我還以爲你是爲我那二妹，特來『天心莊』呢！」

金狐楚楚搖頭笑道：「小妹遠來『天心莊』，是爲了向姊姊見教一事，却非爲了石二夫人，我與二夫人，一面未識，怎會……」

石無愁不等她說完，便自接口笑道：「令狐姑娘請講，你究竟何事而來？石無愁知無不答。」

令狐楚楚覺得有點不便啓齒，想了一想，靈機忽動，遂含笑吟道：「半册血神經，一粒回生藥，奉贈遠來人，聊作還珠約！」

石無愁聽得，失笑說道：「我猜得不錯，令狐姑娘果然仍是爲那二妹而來！」

金狐楚楚詫然問道：「這四句詩兒似是夫人所書。」

石無愁點頭笑道：「令狐姑娘說得不錯！」

金狐楚楚繼續問道：「既是夫人所書，却又與石二夫人何涉？」

石無愁笑道：「令狐姑娘，我那二妹名叫許靈莎，外號『紅衣仙子』是『南嶽雙姝』之一，這個名號對你應該不陌生的吧？」

令狐楚楚聞言　簡直震驚欲絕！

但忽地想起自己化名諸葛朗，陪同嚴慕光黃沙弔舊之際，曾在那沙丘背後看見過許靈莎一面，雖然僅是匆匆一瞥，加上當時心情太壞，未能認清，如今回憶起來，確實與石二夫人彷彿。

石無愁見令狐楚楚驚訝失神之狀，遂含笑說道：「令狐姑娘聽得我二妹之名，是否大感意外？」

令狐楚楚問道：「石二夫人適才說是連對石莊主均未透露來歷，夫人却又怎會曉得她的姓名？」

石無愁聞言，遂面含微笑地，把自己巧救許靈莎，及她與石君平結合生子經過，對令狐楚楚細說一遍！

令狐楚楚聽得如夢初醒，方知嚴慕光根本未與許靈莎刦後重逢，平白被謝小紅打了一記耳光，又在「哈拉湖」畔的森林之中，受了好多冤枉悶氣！

石無愁緩轡徐行，含笑說道：「我許二妹的來歷，除了對我詳細相告以外，確實連對我丈夫，都未提過，『天心莊』全莊上下，祇知道她叫石二夫人！」

令狐楚楚秀眉微蹙，欲語未語。

石無愁笑道：「令狐姑娘如今大概對我那『半册血神經，一粒回生藥，奉贈遠來人，聊作還珠約』四句詩兒的含意，完全了解！」

令狐楚楚笑道：「嚴慕光是胸襟磊落的俠義男兒，許靈莎既已獲得理想歸宿，變爲石二夫人，則夫人便不送他『半册血神經，一粒回生藥』，他也定揮慧劍，斬斷情絲，不若再爲石莊主賢夫婦添上任何煩惱？」

石無愁點頭微笑說道：「令狐姑娘說得不錯，嚴大俠確是磊落奇男，但此事既由我一手促成，奪人所愛，自不能不略盡心意！」

令狐楚楚笑道：「夫人過於言重，你是在危急之中，救了許靈莎，那裏能說是『奪人所愛』呢？」

石無愁看她兩眼，含笑說道：「令狐姑娘是巾幗奇花，襟懷爽朗，我想略爲失禮地，問你幾句話兒！」

令狐楚楚應聲答道：「夫人有話盡管請問。」

石無愁笑道：「令狐姑娘與嚴慕光大俠的如何結識經過，以及『半册血神經，一粒回生藥，奉贈遠來人，聊作還珠約』的那張詩箋，是怎樣被令狐姑娘看見等情，能否對石無愁開誠一道？」

令狐楚楚笑道：「司馬溫公說的好：『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令狐楚楚在未曾答覆夫人所詢及的兩樁問題之前，還要先謝過夫人救命大德！」

石無愁何等聰明？聞言便即恍然笑道：「令狐姑娘豈非曾攖重疾，服了那粒『九還丹』麽？」

令狐楚楚點頭稱是，並把石無愁所詢各情，絲毫不隱地，細述一遍。

石無愁靜靜聽完，滿面歡容地，含笑說道：「這樣說來，令狐姑娘這趟『天心莊』之行，來得太好，於人於己，均有大益！」

令狐楚楚一時弄不懂石無愁的話中含意，訝然含笑問道：「夫人能否把這幾句話兒，解釋得詳盡一點？」

石無愁見令狐楚楚不明白自己所說「於己於人均有大益」之意，遂含笑解釋道：「令狐姑娘起初以爲嚴大俠與我二妹許靈莎，刦後重逢，遂毅然自斷情絲，甘心退讓！這種情懷，雖極偉大，但不必諱言地，也極痛苦，如今既知許靈莎業已有夫有子，姑娘自可與嚴大俠再續情緣，豈非於己有益？」

令狐楚楚赧然問道：「夫人說得對，但於人有益之擧，又復何在？」

石無愁笑道：「令狐姑娘，不是我當面向你奉承，無論在容貌風姿，文才，武學等任何方面，你却比我許靈莎二妹，强出不少？」

令狐楚楚臉上一紅，遜笑說道：「夫人過獎！」

石無愁看她一眼，藹然微笑說道：「許靈莎二妹雖然下嫁我丈夫石君平，並已產生愛子，但心中自此難免覺得愧對嚴慕光大俠，故而才不顧吐露來歷，想讓有關人物，認爲『南嶽雙姝』，均已一齊埋香在那座無情沙丘之內。」

令狐楚楚秀眉微蹙，說道：「石二夫人的這種想法，對於嚴慕光來說，倒是還未可厚非，但對於她師傅『南嶽神姬』崔玉，却似不甚妥當，因爲師徒之情，無殊母女……」

石無愁不等令狐楚楚話完，便自點頭

接口笑道：「令狐姑娘說得極對，你今日之來，便可糾正許靈莎二妹的這種錯誤想法！」

令狐楚楚妙目凝光，看看石無愁，但目光之中，却滿含迷惑神色。

石無愁笑道：「令狐姑娘請進，我許靈莎二妹見了有你這等絕代天人，對嚴大俠關切垂青，是否便可大大減去她心中愧對昔日情人之感！」

令狐楚楚聞言，方始恍然，暗忖許靈莎倘知自己與嚴慕光彼此鍾情，今後確實可以放寬心腸，相夫教子！

石無愁從令狐楚楚的神色之上，看出她頗以自己所說爲然，遂又復笑道：「令狐姑娘之來，本身既廓清誤會，又可使許靈莎二妹，及嚴慕光大俠，從此心情開朗，各謀本身幸福，豈非於人於己，均有大益？」

令狐楚楚含笑點頭道：「夫人委實高明，一席話兒，使令狐楚楚，茅塞頓開，受益匪淺！」

石無愁臉上現出一種安慰微笑道：「故而『天心莊雙虹小榭』的這場接風之宴，便可彼此盡吐隱衷，皆大歡喜，連我丈夫石君平，也將打破悶葫蘆，得悉許靈莎二妹來歷，否則眞若爲夫不知妻名，他心中也總有些不自在吧？」

謝小紅隨在令狐楚楚身邊，策馬前行，靜聽至此，方知嚴慕光並未對自己主人薄情負義，不由掩口葫蘆地，向令狐楚楚低聲笑道：「姑娘，這樁經過之中，原來纏夾了許多誤會，我並曾怒責嚴相公，並極爲寃枉地，摑他一掌，如今想來委實有些過意不去呢！」

令狐楚楚想起自己在「哈拉湖」畔林外，病危之際，謝小紅所說非殺嚴慕光不可等話，不禁佯作嬌嗔，白她一眼。

謝小紅陪笑說道：「姑娘不要生氣，我再見嚴相公時，向他下跪陪禮，並請他痛痛快快打我一頓就是！」

令狐楚楚嫣然失笑，主僕二人，與石無愁緩轡而行，到達「天心莊」內！

大漠之中，原少水草，但「天心莊」却似得天獨厚，不僅房屋整潔，莊院廣大，最難得的是莊中竟有一片深池，池水極清，水上有兩座拱橋，一間敞閣，便是石無愁囑咐丈夫石君平設宴待客的「雙虹水榭」！

石君平，許靈莎早在閣中陳設杯盤相待，瞥見石無愁陪同令狐楚楚走來，夫婦雙雙出迎！

令狐楚楚文韜武略，無不精嫻，自進門以後，略爲留心縱目，便看出整座「天心莊」的一房一舍，甚至一樹一石，均隱合陰陽妙理，佈有一種極爲奧妙神奇的罕見陣法！

如今見石君平出迎，遂含笑說道：「石莊主，你這『天心莊』在和平雍穆，無限天機之中　隱蘊璇璣妙理！若有江湖人物，妄行闖入，必將自投羅網，束手成擒，委實高明得使令狐楚楚佩服無似！」

石君平俊眉雙挑，朗笑說道：「令狐姑娘不要對我謬讚，石君平凡胎濁骨，一無所長，這『天心莊』中所有佈置，全是我無愁大妹的一番心血！」

令狐楚楚聞言，由衷佩服地，向石無愁笑道：「夫人包羅萬有，學究天人，可稱曠代女傑！」

石無愁笑道：「這點奇門陣法，算得了甚麽？一遇方家，便足貽笑！令狐姑娘法眼高明，還望不吝指正才好！」

令狐楚楚一面緩步走入「雙虹水榭」，一面謙然笑道：「夫人請快把這些『法眼，高明，指正』等謙詞收起，令狐楚楚宛若爝火微光，那裏敢比擬中天皓月！」

石無愁笑道：「令狐姑娘，你開口夫人，閉口夫人，叫得我好不難過！」

說到此處，目光一掃許靈莎，石君平，又復嫣然笑道：「令狐姑娘倘不見外，你便叫我丈夫石大哥，叫我石二姊，叫我這二妹爲許二妹便了！」

最後一句「許二妹」，聽得「紅衣仙子」許靈莎愕然却步，目光充滿懷疑地，凝注平素被自己奉若神明的石無愁姊姊，不懂她何以當衆洩漏了自己秘密。

石無愁向她神秘一笑，伸手挽着許靈莎纖細腰肢，走到水榭東角，姊妹二人，附耳密語！

令狐楚楚則大大方方地，向石君平恭身爲禮，叫了聲「石大哥！」

石君平含笑伸手讓座，令狐楚楚也不多作客套，便即翩然入席，謝小紅則仍侍立主人身後。

這時，許靈莎一面傾聽石無愁對自己所說的低聲密語，一面却把兩道目光，不住打量令狐楚楚上下！

令狐楚楚體會出這兩道目光之中，所含神秘意味，不禁耳根發熱，兩片紅雲，飛上玉頰！但又不能禁止許靈莎莫作打量，祇好裝作毫無所覺地，向石君平叙述一些頗饒趣味的中原武林故事！」

石君平聽得意興飛揚，瞥了石無愁一眼，劍眉微蹙，苦笑說道：「令狐賢妹，游俠四海，彈劍中原，閣下那大俠名，何等豪放愜意？石君平也早想八荒攬勝，五嶽尋山，但偏偏被我無愁大妹，管束在大漠之中，不許我進入『玉門』半步。

石無愁聽得石君平大發牢騷，遂與許靈莎雙雙走過，微笑道：「平哥，你不要大發牢騷，我從此不再對你管束如何？」

石君平對於自己這位大夫人，委實又敬，又愛，又怕，聞言之下，以爲石無愁不悅，遂陪笑叫道：「無愁大妹——」

石無愁搖手笑道：「平哥不要解釋，我不是生氣，說的是眞心話！從明天起，我便讓你與我許靈莎二妹，併轡中原，先參南嶽！」

可憐石君平直到如今才知道自己這位夫人，是叫許靈莎，不禁又驚喜地，揚眉問道：「無愁大妹，你眞讓我與二妹一同遊歷，併轡中原麽？」

石無愁忍俊不禁說道：「平哥，你這樣說法，好像我平日眞把你管束得有多厲害，讓你遊歷中原，並不算是甚麽大事，又何必還疑心我會騙你呢？」

石君平滿面高興神色地，含笑問道：「無愁大妹，你既許我遊歷中原，爲何又指定我們要先參南嶽？」

石無愁笑道：「因爲許靈莎二妹，是『南嶽雙姝』之一，她師尊便是五嶽奇人中的『南嶽神姬』崔老前輩，你們既然併轡中原，難道不應該先去『南嶽衡山』，

參師致敬麼？」

石君平恍然大悟地，點頭含笑說道：「原來如此，應該，應該——。」

話猶未了，忽又訝然問道：「靈莎二妹，一向對她的來歷姓名，諱莫如深，如今怎會突然允許由你當衆宣佈了呢？」

石無愁滿面安詳微笑答道：「因爲令狐姑娘來了！」

石君平聽得一頭霧水，看了令狐楚楚幾眼，又復對石無愁問道：「無愁大妹，你簡直好像把我困在顛倒陰陽，逆運五行，反排八卦的奇門陣中一般，弄得我糊裏糊塗！令狐姑娘此來，又與靈莎二妹，有何關繫？」

石無愁失笑說道：「平哥心中這個悶葫蘆，確已悶得太久，來來來，且讓靈莎二妹，陪同令狐姑娘閑談，由我替你把這悶葫蘆打破了吧！」

石君平驚喜萬分，向令狐楚楚告罪走過，傾聽石無愁敍述嚴慕光，許靈莎，令狐楚楚三人之間的複雜情感！

許靈莎則坐在石君平的坐位之上，向令狐楚楚含笑凝視！

說也奇怪，令狐楚楚平素何等倜儻大方，如今竟被許靈莎這兩道神秘眼光，看得嬌羞不勝，低垂粉頸！

還是她身後的謝小紅代爲解圍，向許靈莎含笑說道：「石二夫人，你這樣看我主人則甚？若依紅兒之見，你們雖係初會，彼此間却大有淵源，又均是絕代紅粧，巾幗俠女，倘若結成姊妹，豈非再妙不過麼？」

這幾句話兒，聽得令狐楚楚與許靈莎同自心中一動，四道秋水眼神，互相接觸地，盈盈一笑！

這一笑，笑散了兩位絕代佳人心靈深處爲了嚴慕光所鬱藏的一切幽思！對於以後種種，也自然而然地，互生默契，用不着再以言語，多作商議！

許靈莎首先一挑秀眉，笑聲說道：「謝姑娘這種意見極妙，但我以爲要結盟便應該把石無愁大姊，拉在一起，湊足桃園之數！」

令狐楚楚早對石無愁敬佩萬分，聞言含笑說道：「無愁大姊，是瑤池仙品，絕代高人，她那裏肯對我這江湖俗女，折節下交——。」

話猶未了，石無愁便笑聲叫道：「靈莎二妹，你先與你令狐姊姊，敍敍年庚，等我對平哥說完了經過，便來共結金蘭之約！」

令狐楚楚聞言大喜，彼此一敍年庚，是石無愁居長，令狐楚楚居次，許靈莎則年齡最幼，作了小妹！

蘭盟既定，姊妹間分外親切，許靈莎眼珠一動，向石無愁笑說道：「大姊，你似乎應該給我令狐二姊一些見面禮兒才對啊！」

令狐楚楚搖手笑道：「莎妹——。」

石無愁接口笑道：「令狐二妹，你懂不懂靈莎三妹的心思？她要我給你見面禮，也就是要你給她見面禮呢！」

令狐楚楚「哎呀」一聲，目注許靈莎，含笑說道：「莎妹，我在客中，可拿不出甚麼珍奇之物！」

許靈莎笑道：「二姊有的是珍奇之物，只怕捨不得送給我吧！」

令狐楚楚何等玲瓏？一點就透，聞言之下，立即猜出許靈莎心意，點頭笑道：「莎妹將與石大哥，南嶽參師，並遨遊中原名勝，沿途難免爲了不平之事，與江湖人物，有所爭鬥！我傳你七七四十九式佛門絕學『兜羅無象身法』，權當見面之禮如何？」

石無愁失笑說道：「靈莎三妹，簡直比鬼還精，令狐二妹的這幾句話兒，完全如她心願了呢！」

石君平一旁笑道：「令狐二妹，這『兜羅無象身法』，我能不能學？」

令狐楚楚點頭笑道：「大哥既與三妹並轡中原，我少時自然應該一併傳授？」

石君平高興得劍眉雙揚，向石無愁朗聲笑道：「無愁大妹，古人說得好：『投之桃李，報以瓊瑤』！令狐二妹答應傳給我和靈莎三妹一套佛門絕學，你却拿甚麼東西，送給她呢？」

石無愁笑道：「我有辦法，但你這做大哥的『天心莊』莊主，好像也不應該過份寒酸才對！」

石君平哈哈大笑道：「我早就猜到你會有這句話兒！」

說到此處，伸手向「雙虹水榭」以外一招，便有個英俊書僮，捧着一具銀盤，恭身走進！

石君平取起盤中一叠淡紫色的似帛非帛之物，遞與令狐楚楚，含笑道：「令狐二妹，這是一幅『天蠶絲』，用來纏住前胸後背要穴，可避一切刀劍掌力，以及歹毒暗器！煩你爲我轉贈嚴慕光兄！」

令狐楚楚知道這是一件罕世難求的武林異寶，不禁暗代嚴慕光好生忻幸地，稱謝接過！

石君平又復取起盤中兩柄帶鞘七首，遞與謝小紅，微微一笑說道：「我令狐二妹身邊的青紅二女，名震江湖，我送你們兩柄極好七首，謝姑娘自留一柄，另一柄贈給聶小青姑娘便了！」

謝小紅恭身稱謝，許靈莎見盤內已空，忽向石君平揚眉叫道：「平哥，你怎麼沒有東西送我令狐二姊？」

石君平含笑說道：「你令狐二姊的禮物，由你無愁大姊來送，她出手定然比我大方得多呢！」

令狐楚楚聞言，向石無愁搖手笑道：「石二姊，小妹受惠已多，你千萬不可再破費了！」

石無愁失笑說道：「令狐妹妹，你不要聽石大哥的話兒，我出手才不大方，只想送你一點秀才人情而已！」

許靈莎撫掌笑道：「妙極，妙極，我本來就想代令狐二姊，向大姊要這一點秀才人情！」

令狐楚楚知道這份禮物，决非尋常，但暗自思忖之下，却猜不出石無愁許靈莎口中所說的秀才人情，究是甚麼？

石無愁臉含微笑，看了許靈莎一眼，向身邊侍兒，低聲說道：「用銀盆打水，待我淨手焚香，並準備卦盒，以及文房四寶！」

令狐楚楚聽她這樣囑咐，方想起石無愁易數通神，精於卜筮，可能是要不憚費神地，爲自己一卜未來休咎！

侍兒捧來銀盆，石無愁略爲淨手，焚起一爐妙香，雙手平端卦盒，向令狐楚楚凝視有數，妙目漸闔！

令狐楚楚知道石無愁這種動作，是正爲自己，虔誠默禱！

石無愁雙目一睜，三搖卦盒，把盒中三枚金錢，傾倒在一張素紙以上！

連續做了三遍，方收好金錢，又復閉目思索！

謝小紅看得有點暗暗好笑，但目光瞥及石君平，許靈莎那種凝神肅立的愼重態度，不由略感驚疑，暗忖難道這位石夫人眞還深具前知慧覺？

石無愁沉思久久，取過一張冷金箋來，揮筆作書，寫完遞與令狐楚楚，含笑說道：「令狐二妹，這是我以先天易數，爲你所卜卦語！雖然不無微驗，但江湖游俠，種福積德，自在心田！二妹貌相清絕，惟嫌英氣稍濃，今後濟民鋤惡之際，不妨儘量與人爲善，大度寬仁，則即或有甚凶險？也當因禍得福，遇難呈祥的了！」

令狐楚楚聞言，不禁心頭悚然，因爲自石無愁語氣之中聽出，自己未來運數，似還頗多險厄？

她一面驚心受教，一面接過那張冷金箋紙，只見箋上共有八句話兒，寫的是：

「俠骨珊珊，所願偏難？
驚梅誤雪，更薦春盤！
紅瘦綠肥，愼防天老，
歷盡艱危，兩情終好！」

令狐楚楚看完以後，雖知卦語多半深奧難解，非等事到臨頭之際，方易有所悟會，但最末了的「兩情終好」四字，總算能使心中，略覺慰藉！

結盟之事既畢，盛宴遂開，宴中石君平，石無愁，許靈莎夫婦，因彼此心事皆了，均頗逸興遄飛，只有令狐楚楚表面談笑從容，內心却忐忑不定——

這使她心中忐忑的原因，自然又是爲了那位艷遇極多的「玉笛金弓神劍手」！

嚴慕光踪跡何在？令狐楚楚早就懸心，如今看了石無愁所卜卦語以後，却更添幾分憂慮！

因爲看見卦語「驚梅誤雪」一句，使令狐楚楚聯想到「幽靈鬼女」陰素梅的身上！常言道：「英雄識英雄」，則美人何嘗不能識美人？「哈拉湖」畔，森林一會，雖然雙方均不約而同地，戴了黑色面紗，但令狐楚楚早就從陰素梅的風神談吐之上，看出這位「幽靈鬼女」，不僅在武功方面，能與自己抗衡，連容貌方面，可能也是一位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的絕代尤物！

嚴慕光既失意於許靈莎，又失意於自己，心情頹廢，可想而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人，最感覺需要及最容易接受的，便是一份眞摯的同情慰藉！

陰素梅若在這種機緣之下，單獨遇上嚴慕光，而又有意於這英俊俠士，則——

令狐楚楚想到此處，不敢再往下想，臉上神色自然也就顯得有些異樣！

石君平一眼看出，笑問道：「令狐二妹，你臉色不好，可是遠馳大漠，受了風寒——」

話猶未了，便被許靈莎白了一眼，接口笑道：「平哥不要亂說，我令狐二姊的內功火候，已入化境，慢說披星戴月地趕些路程，就是把她在冰山雪窖之中，凍上十天半月，也不會感受甚麼風寒的呢！」

石君平未曾聽出許靈莎的弦外之音，轉過頭來，向石無愁含笑說道：「我不是亂說，令狐二妹的氣色，確實不好，你把『萬應葆元丹』——。」

石無愁一面自懷中摸出一隻玉瓶，一面向石君平搖頭笑道：「平哥，你這樣呆滯，太欠靈活，如何能與中原道上的那些江湖鬼蜮周旋？若非有靈莎三妹，伴你同行，我是決不願意讓你進入『玉門關』的呢！」

石君平聞言以下，猶自茫然，不知自己所謂呆滯之處，究竟何在？

石無愁看着他那副樣兒，忍俊不禁笑道：「平哥還在糊塗，太以可笑！你難道眞看不出令狐二妹的神色不屬之故，不是有病，而是身在大漠，心在中原，懸憂嚴慕光大俠的安危下落麼？」

石君平「哦」了一聲，如夢初醒！

石無愁又對令狐楚楚笑道：「令狐二妹，我適才虔參易數之際，發現嚴慕光大俠災難不少，其中最多脂粉魔刦！二妹早些趕去與他相見，也好多個照應！」

說到此處，把手中玉瓶，遞與令狐楚楚，又復含笑說道：「這是一瓶『萬應葆元丹』，能祛各種風寒惡暑，及瘴毒之氣，二妹帶在身邊，或有用處，你把『兜羅無象身法』，傳了你大哥三妹以後，不妨立即趕去追尋嚴大俠下落，我們聚首之機，還多得很呢？」

令狐楚楚聽石無愁這等說法，心中自更憂急，一面稱謝接過「萬應葆元丹」，一面立即將「兜羅無象身法」，傳給石君平，許靈莎夫婦！

傳畢身法，並且親自餵招，等他們完全記熟以後，便率同謝小紅，向石無愁等告別！

石無愁命莊丁備兩匹驕捷良駒，贈與令狐楚楚主僕代步！

令狐楚楚搖頭笑道：「石二姊，我與紅兒，均無需馬匹代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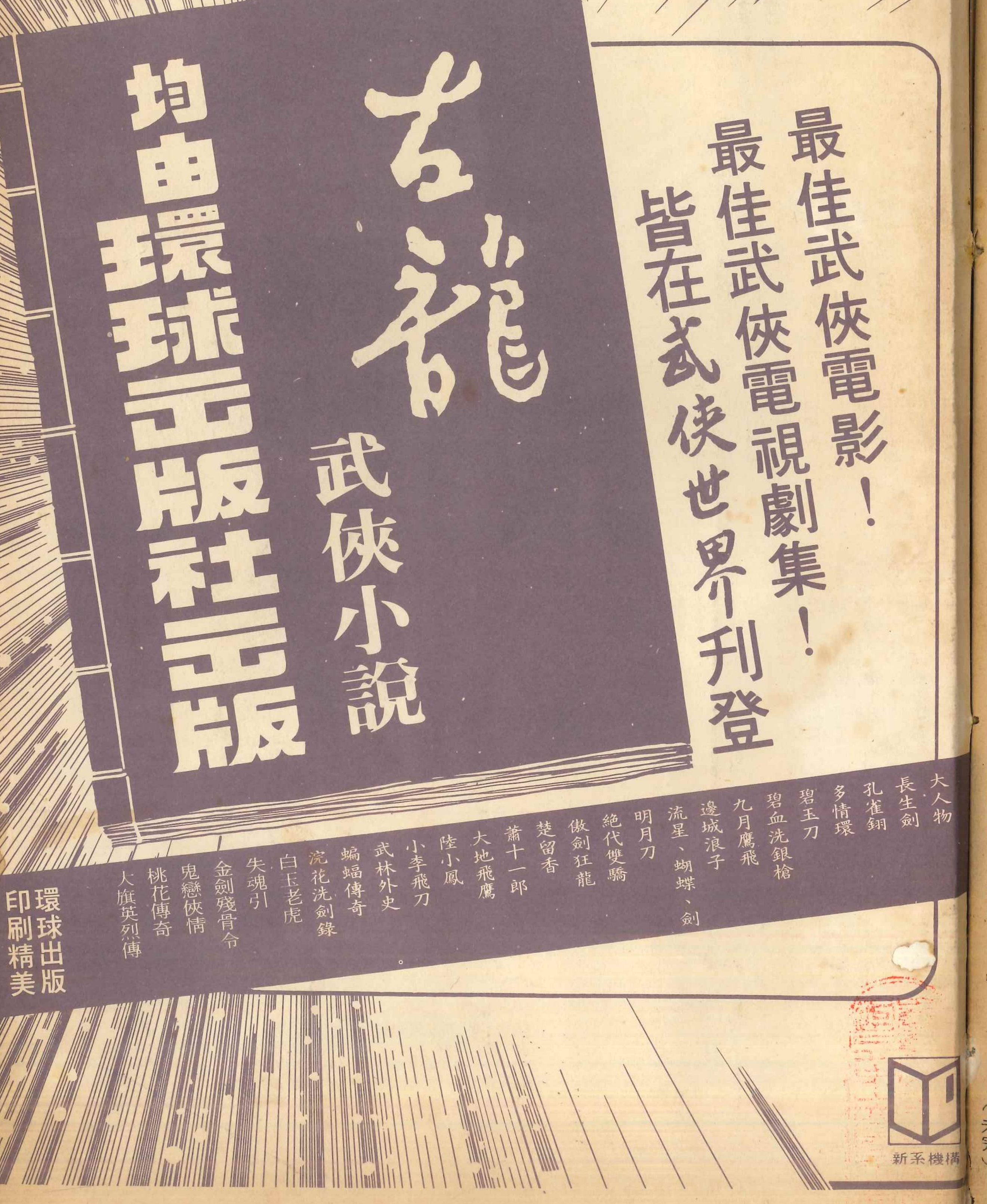
石無愁接口笑道：「我知道令狐二妹與謝姑娘，均懷絕頂輕功，脚程之快，捷於駿馬！但嚴大俠既與你們分手，又復行無定處，天涯海角，煞費追尋，若有代步，總會略減勞頓！這兩匹馬兒，只是脚力尚健，並非甚麼通靈龍駒？二妹趕快騎走，不要再謙辭了！」

令狐楚楚知道盛情難却，遂自莊丁手中，接過絲韁，竟發現不僅食物飲水，配備周全，甚至連縱轡萬里，長期追尋嚴慕光的所需金銀盤費，也已掛在鞍上，給自己帶了不少！

她自恩師示寂以後，遨遊四海，到處飄萍，何曾獲得過如此溫暖人情？不禁感激得失聲叫道：「無愁大姊，你對小妹愛護得委實無微不至——」

語猶未了，業已目中潤濕，語不成聲，心頭上充滿了離情別緒！

石無愁携着令狐楚楚的一雙素手，送她上馬，並含笑說道：「二妹不要這等惜別傷離，佛語說得好：『欲合先離，不離不合』，我不是說過我們緣會方長麼？或許你與嚴大俠，將來也要與我們同隱『天



心莊』呢？」

令狐楚楚毫不矯情地，苦笑說道：「小妹但願大姊之言神驗！在這大漠綠洲以內，悠閑長伴素心人，實是人生極樂！小妹並要奉勸石大哥，此去攬轡中原，應該小遊即返，千萬莫讓我無愁大姊，煢煢獨獨地，相思嚼盡，怨殺東風！」

話完，與謝小紅雙雙飄身上騎，向石無愁，石君平，許靈莎等，含笑抱拳，八蹄齊動地，如飛馳去！

石君平目注令狐楚楚背影，搖頭嘆息說道：「我本只以為無愁大妹，是當世中絕無僅有的巾幗奇人！誰知——。」

許靈莎接口笑道：「誰知甚麼？是不是誰知令狐二姊的天人風範，又比我和無愁大姊，强得多了？」

石君平笑道：「莎妹不要吃醋，她比你們强是未必，但——。」

許靈莎秀眉雙揚，搖手笑道：「平哥不要說了，我來講老實話！令狐二姊不會强過無愁大姊，比我則强得太多！我生平性傲，極少服人，但對於大姊二姊，却均發自內心，佩服之至！」

石君平目注石無愁，含笑問道：「無愁大妹，我看謝小紅姑娘眉間煞氣甚濃，似有重大災厄，甚至性命之虞？你所贈令狐二妹卦語中的『綠肥紅瘦』四字，是否即指此事？」

石無愁點頭笑道：「平哥居然也通起相法來了——。」

石君平接口笑道：「終日接近芝蘭，再是一身俗骨了，也總會沾染上幾分奇香逸韻！」

說到此處，忽而蹙眉嘆道：「謝小紅姑娘根骨靈秀，算得上是朶罕見武林奇花，倘若就此夭折？豈不可惜——。」

石無愁截斷石君平話頭，含笑說道：「平哥，你雖然鎭日聽我談說相法之道，略有心得，但仍是只懂皮毛而已！」

石君平聽出石無愁的言中之意，雙眉一展，面帶微笑問道：「無愁大妹是說謝小紅姑娘死不了麼？」

石無愁點頭笑道：「謝小紅眉宇之間，煞氣雖濃，故而重災難免，性命之憂似還未必，我勸他主僕今後仗劍江湖，鋤强去惡，手下無妨盡量寬仁，也就是要他們種德心田，自消災禍之意呢！」

不提石君平，石無愁，許靈芝夫婦三人的談論之語，也不提令狐楚楚主僕，自大漠風塵中，跨馬東歸的沿途經過，且先表敍「祁連山冰魂谷」之中的一片旖旎風光！

嚴慕光原來是有心而來，要想探探陰素梅底細，及這位「幽靈鬼女」，究竟有多麼狠毒厲害！

誰知他無論在陰素梅的容貌，武功，甚至雙目神光等一切擧止之上，均發現不出有絲毫邪惡成份！

連他意料中的銷魂陣仗，脂粉關頭，也均未絲毫施展！

目中所睹，心中所覺，口中所嚐，均只有一個字兒，美！

目中所睹的是陰素梅的容貌之美，及這「祁連山冰魂谷」中雪海梅花的景色之美！

心中所覺的是陰素梅對自己體貼招呼得無微不至的情意之美！

口中所嚐的則是陰素梅所釀「冷玉香露」，及一切異菓珍肴的風味之美！

人非太上，豈能忘情，獨對佳人，如何遣此？

何況嚴慕光因所結交的三位紅粧知己，衞靈芝已死，許靈莎已婚，令狐楚楚已嫁，連番失意的破碎心情之中，自然亟需溫情安慰！

在這樣的環境中，在這樣的心情下，陰素梅宜喜宜嗔，傾城絕代的倩影，遂自然而然地，在嚴慕光心房之內，佔據了相當地位！

晃眼之間，嚴慕光在「冰魂谷」內，業已作客七日！

這七日之中，陰素梅所表現的是無限體貼，而絕無絲毫邪淫蕩佚之狀！

嚴慕光本想稍作盤桓，便即離去，誰知竟在不知不覺中，被陰素梅的無形情絲，越纏越深，捨不得說出一個「走」字！

第七日的夜間，陰素梅因事暫回所居石洞，留下嚴慕光獨自一人，在梅林之中，對月飲酒！

嚴慕光斟了半杯「冷玉香露」，見梅林積雪，反映月華，便隨意抬頭，向空中看去。

冰鏡懸空，蟾華散彩，長空一碧如洗，萬里無雲，越發顯得月色佳絕！

嚴慕光又復斟了一杯美酒，目注明月，口中吟哦道：「萬古留圓相，三生證凈因——。」

才吟兩句，中心忽然機伶伶地一個寒顫，暗想自己到這「祁神山冰魂谷」之際，月僅如鈎，怎的一轉瞬間，冰輪竟滿？

原來他於悽愴悲苦的心情之下，突遇知音，致在與陰素梅纏綿溫馨的談笑之間，忘却時日！

如今，既見月圓，細一屈指，方知自己已在「冰魂谷」中，住了七日！

嚴慕光驀地一陣耳根發熱，暗忖自己彷彿又復跌落在陰素梅的情網之內！

陰素梅雖然婉變溫柔，看不出絲毫淫蕩凶惡之狀，但一來對方名列「世外八凶」，總算旁門亘惡，二來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彼此究竟相交太淺，不宜發生過深情感！

想到此處，綺念頓消，決心向陰素梅告別，回轉「北嶽恒山冷竹坪」，向恩師「冷竹先生」查一溟，訴說一切遭遇，恭聆訓誨，從此專心苦習神功，摒除一切魔障！

嚴慕光主意剛剛打定，陰素梅便彷如天上神仙，凌波緩步般，姍姍走來，向嚴慕光含笑說道：「嚴兄，今夜月色，好得很呢，你成了『獨酌無相親』，可曾『擧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麼？」

嚴慕光本想立即告辭，但見了陰素梅的絕代容光，及聽了她的嚦嚦鶯聲以後，却那裏說得出口？只是微笑說道：「陰姑娘，你這『冰魂谷』的景色，確實淸幽絕俗——。」

陰素梅接口笑道：「佔『淸』字易，佔『幽』字難，佔『絕俗』二字尤難，有了嚴兄這四字品題，越發生色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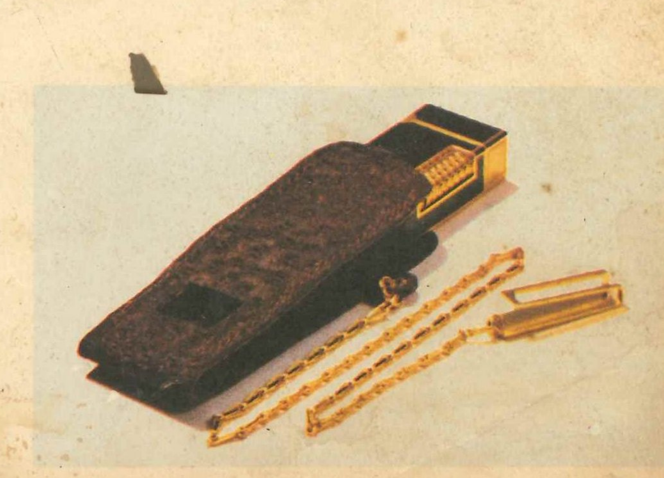
嚴慕光囁囁嚅嚅地說道：「陰姑娘，我想——。」

（未完）

PRINCE
太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最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爲事實，
太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既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時、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外型美觀，精巧名貴，
備多種款式，
任君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總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